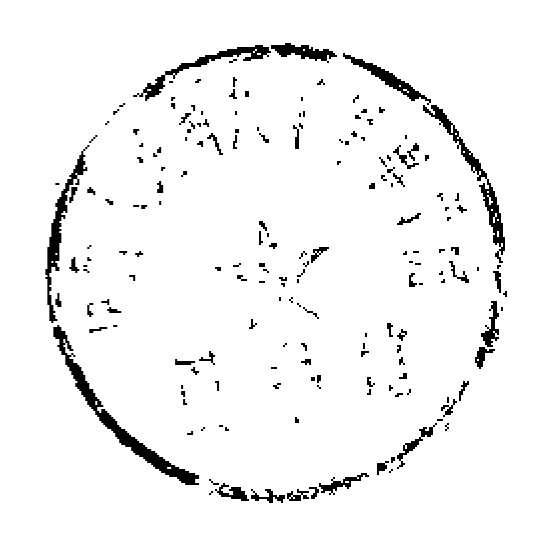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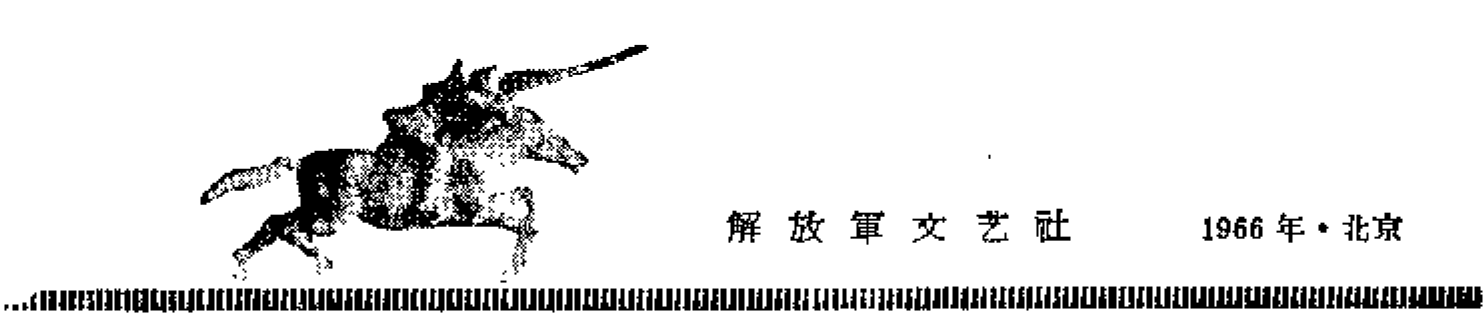

金敬迈
欧阳海之歌



欧阳海之歌

金敬迈





解放军文艺社　　1966年·北京

內容提要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的好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風，发揚三大民主，开展四好連队运动以来的嶄新面貌，成功地塑造了当代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小說中的欧阳海，既是生活中的欧阳海的眞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鋒、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是千百万革命战士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

小說描写欧阳海在短短二十三年里所走过的道路。他从渴望成为英雄而不是英雄，到已經成为英雄而不自觉为英雄。这是党的撫育和敎导，在革命部队大熔炉中經受考驗和鍛炼的結果，是革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結果。欧阳海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在对待荣誉的态度上，在自我改造的思想斗爭中，在帮助同志方面，在各种困难面前……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着，一步一个高度地朝頂峰攀登，最后終于百炼成鋼，成为一个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之歌》是偉大的毛澤东思想的頌歌，也是我們社会主义时代的頌歌。

书名"欧阳海之歌"是請郭沫若同志写的。

攝　影：唐大禧
封面設計：鐵　舟

目　次

第一章 风雪中

一 起 名

舂陵河繞过桂阳县，急急忙忙地向北流去，穿峽出谷，注入碧蓝碧蓝的湘江；在它的身后，留下了一块荒凉貧瘠的土地——桂阳山区。山区的东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西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南岭山脉了。在一块石多地少、沙厚土薄的山頂上，集居着十来戶貧苦人家，世世代代向吝嗇的地里洒着汗水。这儿，土比别的地方硬，石头比别的地方多，汗水比别的地方更不値錢……人們鄙弃地把这个穷山村称作“老鴉窩”。

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二十三，烏沉沉的天紧紧扣在山頂上。平地上初冬刚至，老鴉窩早已是严寒逼人了。从西北方刮来几团灰白色的云彩，繞着山尖不肯离去，云层順着山背漫下来，山区隐沒在一片雾靄中。几只老鴉，扑打着翅膀，匆匆忙忙自天外归巢，山上留下了一片凄凉的呱呱声。上灯时分，雪花打着旋儿，静悄悄地向老鴉窩扑来。大雪染白了屋頂，盖滿了田塍，遮断了山路。白茫茫的老鴉窩，除了呼呼的北风外，沒有一点声响。人們蜷縮在自家的火塘旁边打瞌睡——哪一个冬天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村子北边，那間石头和土块儿垒成的小屋門前，有一棵刚刚出土的小松苗，正被北风撕扯得左右乱晃，指头般粗的树干正在风雪中掙扎。看样子，小松苗怕是活不成了。屋子里边，

柴草把四壁土墙熏得漆黑，墙洞里擱着一盞昏昏不明的小油灯，黄色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床上传来几声輕微的呻吟，欧阳恒文的女人临产了。北风夹着雪花从墙縫中，从茅草屋頂的隙罅里挤了进来。床上、补釘連成片的蚊帳上，都积下一层薄薄的雪花，寒意直透骨髓。四十来岁的当家人欧阳恒文，坐在火塘旁边发呆。过重的体力劳动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担，压得他腰弯背駝，愁得他滿脸皺紋。他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回头望望床上呻吟着的妻子，心里盘算着：

“……又要添一张吃飯的嘴了！三分水田、一亩八分旱地，怎么养得活这五口之家呵……明年的日子怎么过，今年这个冬怎么熬！老天爷不睜眼，偏偏今年冷得这么早……”

“爹！我去隔壁屋里把杏婆婆請过来吧。”二姑娘玉英对坐着发楞的爹說。沒等回答，她就开門跑了出去。一陣风挤进門来，把墙洞里的小油灯吹灭了，屋里一片漆黑。

欧阳恒文在火塘里点燃了一根松明向油灯走去。

“算啦，莫点灯熬油了！今天怕还不到日子。”女人在床上說。

“攢下这盞把两盞油也熬不过冬！”欧阳恒文說着还是点着了小油灯。他焦急地望着窗外：“嵩伢子出去这么半天，也該回来了。要是他能借点把子粮食回来，你在月子里多少还有点吃的。……唉！都二十岁的人了，办事还这么不利索。”

“跑也是空跑，穷亲穷友的，你让他到哪家去借喲？苦就苦在今年种的紅薯也遭了大旱，沒得么事收成，这一下雪，怕連野菜也……”

門被推开了，玉英領着杏婆婆进来。杏婆婆在床前看了看脸色蜡黄的女人，回头对欧阳恒文說：

“都发作啦，連水还沒燒一盆！男人家先出去一下。”

欧阳恒文来到屋檐下，听見屋里边女人一声接一声地哼着。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欧阳恒文的衣服褶縫上都堆满了雪花。他象根木头似的呆在門口，脑子里乱糟糟的。生儿育女，养家活口，眼下穷得想借也借不到，拿么事来填飽肚子、熬过冬呵！……他把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抱在胸前，嘴里默默地禱念着："我們祖祖輩輩都住在这山沟里，苦撑苦熬到如今，未必到我恒文手上就……我不求金不求銀，盼只盼明年多下点子雨水，来个好年成。我和嵩伢子拼死拼活再往坡上多甩几把汗水。穷人沒得地，力气就是粮呵……"

村口传来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嵩伢子空着双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爹，我中了！"嵩伢子劈头一句。

"中么事了?!"

"中签啦！"

"签！……么，么事签？"

"壮丁签！"

"啊！……"欧阳恒文渾身一顫，下意識地一把抓住了嵩伢子。

"中午潘保长在乡公所当众开的柜。先說是刘大斗的二少爷中了；刘大斗打发人送了张帖子来，他姓潘的一改口，又說是我中了个'上上'，头三名就有我一个！"

欧阳恒文象是当头挨了一棒，晃晃悠悠地站不大稳。他明白，把嵩伢子一抓走，就算明年风調雨順，那地里的工夫靠哪个呢？……这是要了全家的命罗！

"不是說……不是說'独子不当兵'嗎？他們当官的法令，未必說改就改，說变就变啦！"爹爹急得舌头发直，話不成句地說，"你……你就不曉得跟，跟他們評評理！"

“法令？这是潘保长和刘大斗搞的鬼名堂！他拿了别个的包袱錢，硬拉我去补刘家二少爷的名字。”

“不怕，嵩伢子，我們不怕！‘独子不当兵’是上头定的法，他潘保长敢甩偏手，我就敢告他！”爹爹給自己壮着胆說，“告到区里，告到县政府，我也不怕他！”

“爹呀！”嵩伢子气得直跺脚，“他潘保长說，我媽快生了，要是生个男的，那我就不是‘独子’了，依法該‘两丁抽一’！”

“什么？生个儿子就‘两丁抽一’！……”欧阳恒文觉着天在打旋地在轉，迎面扑来的雪片，象是一把把尖刀直钻心窩。他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凉了半截，仰头望着昏黑的夜空，嘴里不住地咕嚕着：

“‘两丁抽一’……‘两丁抽一’……”

“哇——哇——”屋子里传出了嬰儿的哭叫声，哭得那么响亮，清脆。

“这……”他們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直楞楞地在雪地里站着。

門开了，玉英姑娘飞快地跑了出来，高兴地喊着：

“爹！媽生了，是个弟弟，是个弟弟呀！”

杏婆婆也从門縫里探出头来：“恭喜恭喜呵，生了个儿子！‘丁成双，日子旺’呵。快进来看看。”

“难为你了！”欧阳恒文对着杏婆婆苦笑了两声，急忙背轉身去。他撕扯着胸前的衣襟，絕望地喊着：“杀人的老天爷！‘两丁抽一’呀！……”他試着抬了抬腿，可是迈不动步子。脚下的大地象裂开了一条縫，他正从这条縫里往下掉着；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見了，滿耳响起了呼呼的风声。他心里明白：这算掉进那万丈深淵里边去了……

“哇——哇——”新生的嬰儿在昏暗的茅屋里有力地哭叫

着。这个不該出世的孩子呵，他伴随着严寒、饥餓和苦难，来到了人間。

交二更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一家人围在火塘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都沒有出声。小儿子安詳地躺在媽媽怀里。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唉！”床上的媽媽长叹了一声。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怀里的儿子，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又想。她搖搖头，无可奈何地說：“沒有别的法子好想了，看哪家有福养得起，就趁早把他送过去，免得……”

爹爹打断她的話說：“这兵荒馬乱的年月，国民党当道，日本鬼子又要打过来，还有刘大斗、潘保长逼租要人催得紧，哪个还添得起一张嘴喲！”

“那……”媽媽带着哭声說，“那只好趁天沒亮，把他丢到土地庙旁边。……儿呵，要是你的命长，总会有好心人把你抱回去的……”

“媽！”玉英哭着扑到媽媽的床前，“莫丢呵！……要丢，还、还不如把我卖了……”

“二丫头！”媽媽摸着玉英的头說，“把你卖了，还不是要‘两丁抽一’！沒有法子呵。不是做爹媽的心狠，就只当……就只当他不是媽媽身上的一块肉……”

“媽！”崽伢子悶声悶气地喊了一声。他想說，“抓丁就抓丁，豁出自己死在师管区，也不能把弟弟……”看了看媽媽的脸色，他把話又咽了回去。

“伢子他爹，天不早了，你快些拿个主意呀！”媽媽催促着說。

欧阳恒文双手托着脑袋在那里发楞，刚才的話他都听見

了。可是，他能拿什么主意呢？丢到土地庙，不等天亮就会活活冻死；不丢，抓走了嵩伢子，全家靠哪个？把小儿子留在家里，也只有餓死这一条路呀！……

全家靜靜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呼嘯而过的北风里，传来几声鸡鳴。

“伢子他爹，天快亮了，要抱就快点抱出去！”

爹坐着沒有动。媽媽把孩子托在手上說：

“嵩伢子！来，你把弟弟抱……抱出去。”

“我不抱！”哥哥低着脑袋沒有动。

“我来！”爹爹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能为他餓死全家！”他渾身顫抖着，走上前去从妻子手上接过孩子，慢慢地走到油灯跟前，眯縫着眼睛，透过泪水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看了又看：紅彤彤的脸，一头黑发，連眼睛都沒睁哩。“唉！……”他一咬牙，向門外走去。

“爹……”嵩伢子和玉英一把扯住爹爹的后衣襟，跪下来喊着：“爹呀！……”

爹爹沒有理他們。玉英又回轉头来望着床上的媽媽：

“媽！你，你沒看見，外头在下雪呀！……”

媽媽赶忙背过身子，紧紧咬着衣角，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床上传来了輕微的啜泣声。

欧阳恒文一陣心酸，两条腿象有千斤重，抱着怀里的儿子，他怎么能跨出跟前这道門檻！想起往后的日子，他跺了跺脚，喊着：“你們把手松开！”随即打开了門。

一陣冷风夹着雪花涌进門来，怀里的儿子惊醒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声哭叫，象一根鋼針刺进了媽媽的心，她喊道：

“伢子他爹！你……”

欧阳恒文停住了脚，回头望着披头散发的妻子。

“你等等，等我……再給他加上件衣服！”媽媽說着，把儿子接了过来，脱下身上那件补釘挨补釘的棉袄，細心地把儿子裹得紧紧的。

“哇——哇——”小儿子不停地哭着。媽媽急忙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他的小嘴里，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靜。媽媽目不轉睛地望着儿子，把儿子越摟越紧，恨不能在这几秒钟内，把全身的奶汁、血和爱都灌到儿子身上去。忽然，她拔出奶头，发瘋似地喊着：“快！快接过去呀！”她意識到，儿子不能留在怀里了，只要再过一会儿，母子就再也无法分开……

欧阳恒文抱着小儿子，踉踉蹌蹌地走出門去。雪扑打在他的臉上，一陣急风吹掉了他头上的破毡帽，他仍然如呆如痴地向前走着。該拐弯上路了，他找不到門口的那棵小松树。定神細看，小松树已經被大雪深深地盖住了，只留下一束松針在北风中摇曳……

前边，土地庙象个白坟包似的立在岔路口，庙門，象张黑乎乎的大口，要把这父子两人全吞了进去。欧阳恒文来到跟前，他騰出一只手来把香烛台上的积雪拂掉，輕手輕脚地放下怀中的儿子，轉身往回走去。

小儿子默默地在香烛台上躺着，也許他会从此安詳地睡过去，再也不会醒来了。

两声凄厉的犬吠撕破了沉寂的雪夜，小儿子踢蹬着小腿哭了起来。这几声哭叫拖住了欧阳恒文的脚步，使他好似从恶梦中惊醒过来……

这是第七胎了。早先的六胎冻死餓死了四个，只留下崽伢子和英妹子两人。为了那些沒能活下来的孩子，做爹娘的担了多少心，流过多少泪啊！……如今，儿子卡了，又亲手把他

扔到风雪地里……

“这是我自己作孽，还是老天爷要絕我欧阳家的后呵?”他回过头来望着土地庙，“我在做么事?糊塗呵!我这是亲手把一个活活的儿子埋到雪里去了呀!”望着土地庙，望着漫天大雪，他不由自主地返身朝小儿子奔去。……

媽媽倒在床上，听着門外的脚步声消失在风雪里了，心里象刀絞似的。这是掏走了她的心肝，挖掉了她身上的肉!十月怀胎不易呵，难得让儿子落了地，又眼睜睜地看着把他丢了。她越想越后悔，越想心越痛，只感到嘴里发咸，流不完的眼泪正往肚里淌哩!

“不!……不!……这杀人的‘两丁抽一’呀!”媽媽嚎着。她从床上滚落地下，艰难地朝門口爬去……

突然，象是一陣大风推开了两扇破門，欧阳恒文紧紧抱着儿子奔了回来：

“抽丁就抽丁，抓人就抓人，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堆!儿子沒有罪，我不能把他丢出去。我不能呵!”

全家看見爹爹抱着孩子跑了回来，反倒惊呆了，誰都說不出話来。母亲跪在地上，伸直手臂，嘴唇抖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話：

“他爹，快，快，快把他給我呵!”她象撿回来一个儿子似的，飞快地扯开衣襟，把孩子紧紧貼在心口上。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过了几天，雪刚刚停住，保长先生进山了。远远看見潘保长直奔茅屋走来，全家张惶失措，欧阳恒文連忙迎了上去。

“恒文哪!听說你屋里又添了个丁，我公事忙，还沒来恭喜恭喜哩!”保长說着就要跨进門来。

"保长先生，我們穷家穷户的，生儿养女也是劫数呵！屋子里又小又髒，沒有个落脚的地方。"欧阳恒文把身子一歪堵在門口。

"不要紧，我們公事人不忌諱这些。如今抗战时期，又提倡起'新生活'运动来了，蔣委員长規定，行人都靠左边走了嘛！……"保长用文明棍推开了恒文，正要迈腿，一只手从后边拉住了他。

"保长哇！月子婆房里进不得。'新生活'、旧生活都一样，沾了腥气要晦气一辈子的呀！"杏婆婆笑呵呵地拉住了保长，"你們当先生的，讲究的就是个功名前程。要真的誤了你老的荣华富貴，他恒文家也担戴不起。有話到我屋里去說。"說着，半拉半推地把保长請到了她自己家里。

"恒文！"保长开門見山地說，"你家露伢子中了个'上上签'，又是当众开的柜，偏偏那天联保主任也在場过了目。唉，你我虽是乡里乡亲，我潘某人是要帮忙插不上手，想敬神也找不到庙呵。听說过不几天，师管区就来要人了。"

欧阳恒文呆痴痴地站着，张了张嘴巴沒有說話。

杏婆婆递过来一碗茶，說："保长先生，不是听說'独子不当兵'嗎？"

姓潘的笑了笑："是呵，'独子不当兵'是上边定的法。可是恒文的婆娘前几天不又生了个丁嗎？这叫'两丁抽一'。我也是公事公办嘛！"

"生儿子？"杏婆婆故意把嘴一撇，說，"恒文婆娘前世沒有修来这个福，今生再也沒有这个命罗！"

"你說什么？"

"又生了个丫头片子，賠錢貨。"

"眞的？"保长放下茶碗站了起来。

“是我接的生，那还假得了！不信，我們就过那边屋里看看去。”

“杏婆婆，你这个妇道人家可不兴胡言乱語呵，如今是‘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你要知情不报，蒙哄政府，可要罪加一等！”保长威胁着說。

“我也犯不起这个法，我这就抱过来給你看看。”杏婆婆說完轉身就走。她心里盘算：硬躲恐怕是躲不过去了；只要我有胆量抱过来，他姓潘的未必肯看。

不一会儿，她果眞把恒文的小儿子抱了过来。

“是龙变不成凤，是凤变不成龙。你保长先生吃的是公事飯，让你老看眞了好交差。”杏婆婆說着眞的动手解小孩的破包被。

欧阳恒文把两只手捏得直响，壮起胆子說：“是呵，看看也好，免得保长先生不信……”

“唉呀！”杏婆婆忽然叫了起来，“这个死丫头，又屙了一身！保长先生……”

“未必是他們传錯了？……”潘保长一边想一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一把骨头一张皮。心里引起一陣恶心，連忙揮了揮手說：

“算啦，算啦！”

杏婆婆还是笑呵呵地：“保长先生，还是看一看，公事公办罗！”

“丫头就丫头，沒有什么可看的。”姓潘的轉身对着恒文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丁可以不抽，这十石谷子的壮丁捐，你是一顆也不能少！前方的将士，等你的粮食吃。”

潘保长提着文明棍走远了，欧阳恒文才喘出一口气来，只觉得两手冰凉，額头上冒出一陣冷汗。他感到渾身的骨头象

散了架一样，就地瘫了下去。

“你还蹲在这里做么事？”

“我……我……”

“你还不赶快起个名字报上去！”杏婆婆把婴儿递回到恒文手上說。

孩子出生以前名字就起好了，是麻煩药鋪的老先生起的。老大叫“嵩”，这生下来的要是个男，就单名一个“海”字，說是“高山”得“水”，日子才能过兴旺，全家图个吉利。欧阳恒文說：

“名字起过了，小名‘三三’，官名‘欧阳海’。”

“欧阳海？莫起这个海呀河的！要瞞就瞞到底。我看哪，起个丫头名字报上去！”

“那……那叫个么名字好呵？”

“他姐姐不叫玉英嗎，他呀，就叫个‘玉蓉’吧！”

“欧阳玉蓉？”恒文抱着儿子跨出門来，心里不知是苦还是甜。儿子要起个丫头名儿，这是个什么世道呵！

“哇——”欧阳玉蓉哭起来了。迎面刮来一陣寒风，把人世間的全部冷酷，都吹进这个出世不久的孩子心里。寒冷、饥餓，就象一条条无形的绳子，紧紧地捆住了这个幼小的生命。

“哇——哇——”欧阳玉蓉揮舞着小手挣扎着。他大声地喊着，哭叫着，响亮的哭叫声传遍了荒僻的老鴉窩。

二　餓死不討米

門前的小松树快有碗口粗了，欧阳玉蓉——欧阳海滿了七岁。

两年前，听說是什么“胜利”啦，抓丁反倒抓得更恶些。有

錢有势的人家，十兄八弟不当兵；缺盐少米的穷苦人，独子也要抓丁。男扮女装也沒得用呵，小海留着半长的头发，穿着一身姐姐留下来的破夹袄，还是眼睜睜地看着大哥被保长用绳子五花大綁带走了。老大刚刚被押解到鎮上，就被人按在板凳上剃了个"阴阳头"：半边留着头发、半边剃光，弄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这样，你就是长上翅膀也飞不了啦。再加上"十人連保"、"非伍不动"——不凑够五、七个人，就是屎尿憋在褲襠里也不准上茅房。哪还有人敢跑，哪还有人跑得了呵！抓大哥的时候，潘保长没有說"国难当头"，說的是"戡乱建国"。这些話小海哪听得懂哩！他懂得的，只是从那一年起，媽媽就牵着他們姐弟俩出門討米；第二年，爹爹到外乡去找活路，过年的那天，空着手，扛着根扁担回来。……他还不知道，大哥为了躲那几年壮丁，"壮丁捐"加上利錢，已經欠下刘大斗一百二十石谷；他更不知道，刘大斗和潘保长是看見他們家再也沒有油水可榨了，这才把大哥捆去"戡乱"的。

饥餓和灾难就象影子似的緊緊跟着小海全家。

又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严冬。屋頂落白了，茅草屋檐上倒挂下来一根根长长的冰凌子，象一顆顆獠牙，象一把把倒挂着的尖刀，要把蜷縮在老鴉窩的人們撕碎嚼烂。一陣风起，它們跟着嗚嗚乱叫。

小海一家五口——大哥被抓走了，家里又添了个妹子——围在火塘边上发愁。又到了揭不开鍋的时候了。

媽媽說："辛辛苦苦在地里忙了一整年，汗水都流进刘家大屋去了！唉！……"她叹了口气，"他爹，守在屋里也不是个办法，我还是带着他們几个出門討点去。"

爹爹低着脑袋沒有作声。姐姐赶忙把討米籃和棍子找了出来，說：

"走哇，媽！"

爹爹橫了姐姐一眼："你莫去！……这么大的丫头出門去討米，别个笑話。"

"让他們笑去。我不怕！"姐姐辯了一句。

"你不怕？"爹爹想发脾气又忍了回去，轉身对媽說，"丫头不小了，再出去討米……哪还有人肯上門来說亲喲！我們不能誤她一辈子。"

"我……"姐姐噙着眼泪，望着媽媽，"媽！我……我到老都跟着你……"

媽媽眼圈也紅了："英妹子，过年你就滿十九吃二十的飯了，不能再……"

姐姐哭着躲到門角里。媽媽叹了口气，拍着小海的头說：

"三三，我們走。"

玉英把討米籃和棍子塞到弟弟手里，眼泪巴嗒巴嗒地往下掉着。她望着媽媽說：

"媽，把四妹子留下来吧，剛滿月，外边又下着这么大的雪！"

媽媽把四妹子交到玉英手上，想了想，又把她抱了过来。

"还是抱着吧，抱上她好討些。要不，哪个肯施舍呢？"媽媽說完，領着三三走出門去。

姐姐赶到門口喊着："三三，叫媽早去早回来！"

漫天大雪，上哪儿去討！老鴉窩旁家旁戶的沒人施舍得起；要討米得逢墟赶集。今天的墟在沙塘，来回四十几里。走了沒几步，媽媽回轉头說："三三，我們今天到蓮溪去，那里近些。"

老鴉窩山頂上有两个黑点在慢慢移动：媽媽抱着四妹子走在前面；小海留着半长的头发，还穿着姐姐那身紫紅色的破

夹袄，牵着媽媽的衣襟紧跟在后边。

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两行脚印：媽媽的脚印子深一些；小海才七岁，脚印浅浅的，但上边清晰地印着五个脚趾头。脚印从老鸦窩鋪到蓮溪，整整十五里。

一陣疾风刮来，卷起层层雪粒跟在母子三人的后边打轉。脚印漸漸地被雪盖住了。……

蓮溪鎮上家家关門閉戶，街上一个行人也沒有。媽媽牵着小海进了街，前边就是刘大斗的刘家大屋了，紅門高墙，墙上有好多幅画，画的都是些財主，有的在下棋，有的騎着馬。小海常想："为么事他們不討米呢？"大門口还蹲着一对呲牙咧嘴的石头獅子。小海每次路过这里，总想上前用手摸一摸。獅子口里还含着一顆球哩，也不曉得是怎么含进去的。小海总是想："要是能够騎到獅子背上去，那該有多好！"……快到刘家大屋，快看見石獅子了，媽媽一轉身，牵着小海拐进一条窄巷子里。

"媽！順街上走嘛！"小海一心想看看獅子。

"大屋去不得。那里狗凶人也恶。"

"我……"

"听話！"媽媽扑打着小海头上的雪花說，"这边有討的。"

小海踩着媽媽的脚印拐进了巷子，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想望望那对獅子。

好几十家鋪面的蓮溪街上，只有一家杂貨鋪下了門板，一家铁匠炉生了火。母子三人来到店鋪門口，媽媽剛伸出手来，里边的掌柜先生就吼起来了：

"去去去！今天还沒有开张哩。"

母子三人在街上轉了个把时辰，找不到一处可开口的地方。小海的两只赤脚在雪地里冻得又紅又肿，媽媽也走得两

眼直冒金花。她在一家屋檐底下坐了下来，招呼着身边的孩子說：

“三三，过来，让媽替你把脚暖一暖。”

小海紧靠着媽媽坐着，把一双脚心、脚背都裂开了口子的小脚，伸进媽媽怀里。脚早就冻僵了，媽媽摸着这双冰冷的脚，心里在說：

“有錢人家的伢子象他这么大，棉鞋都穿破六七双了；我們的三三从娘胎落地到如今，一直是一双赤脚……”她感到渾身发紧，五臟六腑象被什么扯着似的陣陣作痛。

不知道是冷还是餓，媽媽怀里的四妹子哭起来了。几口冷风呛得她半天沒喘过气来，哭声又憋了回去，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媽媽急了，連忙掐着她的人中，发狂似地喊着：

“四妹子，四妹子！……”

“唉！”身边一声叹息，斜对門的铁匠师傅端着一碗开水走过来說，“大嫂子，你不該呀！大风大雪的，拖儿带女出門討么事来罗！今天又不逢墟，沒得人施舍打发。”

“我們是不常出来的，沒得办法呀，师傅。”媽媽接过开水說。

“出来也是受罪。走，到我炉边上去暖和暖和。”

他們三人跟着铁匠师傅来到炉边。好半天四妹子才緩过气来，张着小嘴又哭起来了。媽媽解开衣襟，把干癟癟的奶头塞进她嘴里。四妹子吃力地吸吮着。媽媽咬着牙，緊鎖着眉头。四妹子每吸一口，媽媽的嘴角就随着顫动一下……这陣陣絞痛从媽媽脸上传到小海心里，他知道，媽媽身上已經沒有奶了。四妹吮不出奶汁来，松开奶头大声地哭了起来。媽媽使劲地揉着胸脯，想再挤出一滴半滴奶汁喂喂孩子。可是糠菜都吃不飽的母亲，身上再也挤不出奶来了。四妹子仍然不

停地哭着……

媽媽臉上的痛苦，四妹子嘶啞的哭声，象一把把刀子在割小海心上的肉。他一陣心酸，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媽！……"

媽媽詫异地望着小海："你怎么了？餓了？"

"不，我不餓。"

站在一边的铁匠师傅走过来說："大嫂子，我也是个半饥半飽的人，唉！沒得办法罗。"說着从炉边翻出一个紅薯遞到媽媽手上。

媽媽不好意思再打扰别人，說了声"难为难为"，急忙牽着小海走了。到了街口，她才把紅薯塞在小海手里："三三，你吃了。"

"媽，你吃吧。"

"听話！趁热吃了你先回去。"

"媽，你先回吧！我討着一口半口就回来。"

媽媽觉得今天是有些不舒服，眼前一陣陣发黑。怀里的四妹子喉嚨都哭哑了。看样子，再也討不到什么了。她嘱咐小海說："三三，你到穷家穷戶去討，莫到大戶人家去要呵！小心狗子。"

"我曉得。"

"早点回来！"媽媽把半片破麻袋披在小海身上說，"討不到就算了，啊？"

"嗯。"小海低头答应着，心口好象被一个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悄悄把热呼呼的紅薯塞进媽媽的籃子里。

媽媽抱着四妹子，拄着棍子走远了，小海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滚着。这么大的天下，就沒有他可吃的东西，这么大的鎮子，就沒有一家可討的。他在街上走着，一心

在想：只要能討着一口吃的，我就給四妹子送回屋去。……走啊走啊，脚下的雪吱吱作响，肚子里也咕咕地叫得更厉害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团雪球砸在他的脊梁上。回头一看，刘家大屋門口的两个石獅子睜着大眼瞪着他；半开着的門縫里，有几个脑袋在晃动，里边传来嘰嘰喳喳的議論声：

"这是个假丫头！"

"对！那年他大哥想躲壮丁，他爹还給他起过一个丫头名字。"

想起了大哥被抓了，小海心底升起了一股火。他抓起两个雪团，狠狠地朝半开着的門扔去。

門吱的一声大开了。朱漆大門里涌出来一帮地主的小崽子，一个个肥头胖耳，皮袍子外边还套着馬褂，又跳又跑，活象几个皮球从台阶上滚了下来。他們笑着喊着：

"打討米的叫化子呀！打这个假丫头！"

"看哪个先打中他的脑壳！"

一团团的雪球在小海身上开了花。小海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气傻了，竟站在那里不知道躲也不知道跑。紧接着，一团雪球砸在小海的眼窩旁边，小崽子們得意忘形地叫了起来：

"打得好！"

"是我先打中的，是我先打中的！"

小海听出这是刘大斗十少爷的声音。他扔下討米籃和棍子，迎着雪球，朝那个拖着两条黄龙鼻涕的十少爷奔过去，飞起一脚，小崽子趴在地上了。小海翻身上去，拼尽全力把一团雪球狠狠地砸在十少爷的扁脸上。就在这个时候，大門里冲出来一条黄狗。

"'来喜''来喜'，上！"扁脸躺在地上叫着。

黄狗"来喜"张着大嘴朝小海扑了过来。小海轉身想拣棍

子，左腿已經被黃狗咬住。一个踉蹌，小海跌倒在雪地里。

欧阳海慢慢地从雪地里爬起来，左腿肚子上連皮带肉被黄狗撕去了一大块，血正順着腿肚子往下流着。他顾不得腿疼，紧紧捏好两个雪球准备报仇，心里在駡："你才是討米的哩！年年都是我們把租谷挑来养活你們……"

嘭的一声，大門关死了。門里传来小崽子們得意的嘻笑声。

人都跑光了，門前那一对石头獅子还朝小海瞪着眼睛。小海眉毛一揚，眼里迸出一股怒火，把雪球使劲砸向呲牙咧嘴的獅子，心里說：

"你也神气？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騎到你背上来的！哼，看吧！"

小海一跛一跛地朝老鴉窩走去。山頂上又移动着一个孤孤单单的人影；洁白的雪地上又踏出一行新的足迹，脚印清晰地印在雪地上。在左脚踩出的雪窩旁边，殷紅的血清清楚楚地渗在白雪上，也清清楚楚地留在小海心里。

回到家門口，媽媽迎了出来："三三，討着了？"

見到了亲人，小海想起了一肚子的委屈，鼻子发酸，想抱着媽媽哭一場。可是看見媽媽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又忍住了眼泪，咔的一声把打狗棍折成两截。

"媽！我不穿这件衣服，我也不討米了！我，我就是餓死也不討米了！"

"啊！有人欺負你了？儿呵，快过来給我看看。"

"媽，我打柴，我帮爹爹烧炭去！媽，你莫看我小，我能挑多少是多少，……我，我再也不討米了。"小海說完，脫下了姐姐的那件破夹袄，扭头朝柴草堆跑去。

媽媽拾起夹袄，拣起折断的打狗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細心的姐姐看見小海站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块鮮紅的血迹，急忙把媽媽推回屋里去。

柴草堆里，小海穿着一身单衣，拿起一把生銹的剪刀，連扯带抓地把半长的头发都剪了下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再也不討米了，我要砍柴去！他拿起爹爹的那把砍刀，正要往外跑，姐姐拦住了他。

“姐姐，我……”小海看着姐姐担心的样子，連忙說，“我是砍柴去，我再也不討米了！”

姐姐重复着：“是呵，再也……不討米了。”

看見弟弟血淋淋的左腿，她一把把小海摟在胸前，两顆晶瑩的泪珠挂在她清秀的脸上，断断續續地說：

“三三，这討米的事……本該是姐姐去的……”

“不，好姐姐！你莫去討，我也不討了，断了粮我們也不討。我們跟着爹爹砍柴去！”

玉英姐姐拿出一撮刚从隔壁杏婆婆屋里要来的紅糖拌辣椒，說：

“三三，你忍着点呵，姐姐給你搽点药。叫你莫到大戶人家去討嘛！……又是让狗子咬了吧！”

“莫让媽媽曉得了！”小海回答着，明亮的眼睛里閃出两股逼人的怒气。

“疼嗎？三三。”姐姐把辣椒抹在伤口上問着。

“不！……”小海紧鎖着两道濃眉回答，額头上懋出了一顆顆豆大的汗珠。

大雪还在不声不响地飄着。路上的脚印子被雪塡平了，血迹也被大雪盖住了。可是，小海心上的仇恨，却牢牢地种下了根。

三 过 年

門前的松树又长高了一截，欧阳海砍柴烧炭一年整。

大哥几年来杳无音訊。人不在了，为躲壮丁欠下的債还一天天在往上涨。地主刘满祿言明是“加二”的利，可是他大斗进、小斗出，小海全家一年的汗水所得还交不起利錢。年关将近，地主派人传下話来，叫欧阳恒文跟着到山下“去一趟”。全家知道大禍临头，战战兢兢地把爹爹送出山口。

欧阳恒文到了刘家大屋，被人領进上房。撩开棉布門帘，刘大斗正踩着烘籃半躺在虎皮太师椅上养神。房里暖烘烘的，恒文却感到渾身发冷，半天才吐出几个字来：

“我……我来了。”

“嗯，把錢交到賬房柜上去。”刘大斗咧了咧嘴，还沒睜开他养神的眼睛。

“我能交的都交了，八月十五，我就給府上送过些利錢来了……”

“我叫你把錢交到賬房柜上去！”刘大斗睜开肿眼泡瞟了欧阳恒文一眼，又閉上了。

“今年，今年实在沒得办法，求你再寬一年。”

地主嘖了嘖嘴巴沒吭声。

“……你家大业大，不在乎我这几个小錢。”欧阳恒文恳求着說，“过天把，我給府上烧两窑好炭送来。这天气看冷哪！”

地主一翻身坐了起来，肿眼泡里的黑眼珠就象死耗子的眼珠似的全鼓出来了。他吼着：

“什么？你又想拿两窑炭来混一年哪！我家大业大，开銷也大。我不能光靠烤火过日子！黃燦燦的谷种借給你，你想拿墨黑墨黑的炭来換？……算啦，今年我們本利两清，三十晚

上結賬，明年我还要图个清閑。”

“老爷，嵩伢子让你們抓走了，好几年是只字不見，这‘壮丁捐’我出得冤枉呵！借的谷子一倒手，还不是又倒回你老爷的仓里了……”恒文气得声音都变了。

“‘戡乱建国，人人有責’，上点把捐算什么！再說，送走了你嵩伢子，省了你一份口粮，我这是为了出息他。”看見恒文沒作声，地主換了副面孔說，“唉！我也替你盘算过：現錢，你一时也拿不出来；你坡上向阳的那五分地……阴阳先生說，风水嘛，还可以……”

“什么！”欧阳恒文脑子里轰的一声，象要裂开来似的。他心里在說，那向阳的五分坡地是用手创出来的，几代人辛辛苦苦往地里甩下了多少汗水呵。民国二十一年大旱，嵩伢子下头的两个儿子活活餓死了，也沒舍得卖那五分地……不能！万万不能呵！

“这地——”恒文刚开口。

“我还有客。”刘大斗站起身来，从怀里掏出一张写好的文书，“你自己再过細地盘算盘算。地呢，还是佃給你先种着，我是为老太爷百年之后用的。”走到門口他又回轉身来，“盘算过来了，只要你打上个手印，今年的利錢就算清了；不然，我們就县政府見。”

欧阳恒文明白了：这是逼債夺地呀！……他急忙抓住刘大斗的衣襟：

“你，你……你这是要了我們全家的命罗！”

門外，文明棍戳得地板篤篤直响，潘保长满脸酒气，嘴里含着根牙签走了进来。

“恒文哪！”他說，“你們这些黑脚杆子就是死心眼，你怎么想不开呢！等你嵩伢子当了大官回来，要买房子置地还不都

随你的便？听我的，打个手印算了！”

欧阳恒文把双手死死抱在胸前，連声說：“不能，不能呵！保长先生，我們山里人，沒有了地还指望什么喲。你保长办事也要凭个天理，崽伢子被你們……”

“那就随你的便罗。”潘保长用文明棍推开恒文，对刘大斗說，“滿祿，县党部的胡秘书长在厅里等你哩。”

恒文抓起文书，搶上一步拦住刘大斗說：“老爷，我把話說明了，地我是万万不能卖的；……利錢，我，我卖儿卖女、卖了我这把骨头来还你！”

刘大斗呲了呲牙：“好嘛！趁保长在場，我也把話說明：旧賬不过新岁。今天是腊月十八，三十晚上我等你的錢用。”他把头轉向保长，“要是过了期限，那我們就……呵？哈哈哈。”两人笑着走了。

欧阳恒文昏昏沉沉地走出刘家大屋，黄狗“来喜”还撵着他叫了几声。他一脚高一脚低地爬上山来，一陣陣的北风也沒能使他清醒。走一步他心里念一句：“地我是不能卖！”“地我是不能卖呀！”……上哪儿去找錢呢？他不知道。恍恍惚惚地来到那块向阳的坡地旁边，看着这块黑油油的土地，他双腿一軟，坐在地头上了。两手捧起一把黑土，土里的热呼气立刻传到他的心上。恒文透过泪水定神看了看說：“这是我們用手刨、用汗水澆出来的喲！六七代人辛辛苦苦开出了这块地，要是让刘大斗夺了去，我……我則心不甘哪！”他回过头去，望着山下的刘家大屋，咬牙切齿地說，“姓刘的，你眞下得了狠心！你这个絕子絕孙，遭天火的！”他把土不停地在手心上揉着，嘴里还在念叨，“不能卖呀！不能卖呀！”可是心里边，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完啦，完……啦！这个家……敗在我手上啦！”

腊月十八的后半天，老鴉窩北坡上冒起了一股白烟，欧阳恒文在土窑里生火烧炭了。全家上陣呵，砍的砍，挑的挑，連媽媽也背着四妹子上了山。从这一天起，爹爹整日整夜守在窑門口沒有回来过。八岁的欧阳海一次能挑二十来斤，炭刚出窑，不管哪里逢墟，他都跟着媽媽、姐姐挑炭去卖；墟鎮上整天响着小海清亮的叫卖声。偏偏老天不作美，一連几天都是好太阳，天不冷，炭卖不上价錢；有时一担炭挑出去，来回四五十里地，又原封不动地挑回来。

二十九的晚上，爹爹把床头的錢又翻出来，数来数去，不够还刘大斗利錢的零头。全家望着那几张压得平平整整的金圓券，唉声叹气地沒有睡着。几天来，为了凑够那笔閻王賬，連紅薯湯也沒舍得大口喝过。眼看期限就在明天，拿什么来保住那块向阳坡地呢？

四妹子今天晚上好象格外乖，一声也沒有哭，媽媽几次把奶头塞到她嘴里，也不大肯吃了。不知道她是可怜媽媽沒有奶了，还是她自己已經沒有吃奶的力气了。

欧阳海蜷縮在草堆里过夜。半夜里起风了，北风搖撼着破門，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他爬起身来，扛了一捆柴禾堵在門边，又多摟了几把茅草盖在身上。……迷迷糊糊地，好象是姐姐推門进来了。姐姐說：“三三，走，我带你抓魚去，你还沒有吃过魚吧。”小海一想，是呵，前些时隔壁杏婆婆就說，看神色，四妹子怕不行了，叫媽媽想法弄点小魚煨湯吃，說魚湯能够发奶……“嗯，媽媽沒有奶，怪不得四妹子整天餓得哭哩，要能給媽媽抓两条魚回来就好了。”小海想着，跟着姐姐来到水田旁边。天哪，好多魚呵！一群一群都在水面上游哩。他們伸手去抓，魚又游到田中間去了。小海卷起褲腿，对准一条大魚，扑通一下跳到田里边。哎呀！他觉得脚底下冷得鉆心，急忙

縮腿回来，只听咔嚓一声——門边上的那捆柴禾让他蹬倒了。……小海从梦里惊醒过来，发現雪花穿过門縫，已經在他的脚上厚厚地落了一层。門外，是一片銀色的世界了。

"下雪了！"小海高兴得跳了起来，"媽，你看罗，下雪了，好大的雪呀！"

媽媽应了一声："曉得了。"

"明天又是蓮溪的墟，我挑炭到鎮上卖去，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錢。"

"快睡吧，三三。"

小海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了。他把扁担、籮筐收拾了一下，对自己說："明天，我要挑四十斤，不怕，多歇几次总能挑到墟上去的。"看看天色，还早得很哩。他又回到草堆里躺下，摟了一大堆茅草严严实实地把脚盖住。冷风透过墙縫直往身上钻，冻得小海上下牙不停地磕碰着。他心里还在說："下吧，下吧！不下大点，我爹还不起賬啊！下得越大越好，越大越……"漸漸地，他又回到了梦里。……

蓮溪鎮上，小海挑着那担炭来回叫了十几趟，沒有人应他。年三十了，店鋪都上了板，門上貼着些騎着麒麟、拿着宝劍的門神；冷风中，几张沒有粘牢的写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財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在晃动。刘家大屋院子里，狗崽子們已經开始放鞭炮玩了。小海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連那一对逗人的石头獅子，他也懶得看了。

街口菜市上，还有几个老头，提着烘籃在那儿守攤子。一个老头喊了一声，小海飞快地跑过去。

"伢子，买两块糯米糍粑回去过年罗。"

小海一听，沒有理他，回头就走。

"来来来，买条魚吧，新鮮的！"另一个老头喊着。

"魚！"小海挑着炭走到跟前看了又看，他半张着小嘴还是恋恋不舍地走了。

小海在街上走着。忽然，他想起了铁匠师傅，便加快步子朝铁匠炉走去，心想："我这担炭好，师傅一定会要的。"刚刚拐弯，远远看見铁匠炉門口圍滿了人，一根黄顏色的文明棍在人群里乱晃。

"走呵走呵！这有么事好看的？'杀人抵命，欠債还錢'，这是老規矩。"保长咋呼着說，"他李铁匠欠刘家的錢也不是一天两天，他爷爷的老賬到現在都沒还清。今天大年三十，哪家不等着錢开銷？刘老爷是看在街坊們的面上，只封了他的店，哼！要不然早就送官啦！"

小海挤进人堆，看見一个保丁正把两张封条十字交叉地貼在門上，白紙黑字上边扣着两个血紅的大印。他望着封条，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人都走了。小海发現門边上还坐着一个人：弯着腰，低着头，身上只穿着一套单掛褲。

"师傅？！……"

铁匠师傅抬起头来說："伢子，你是来烤火的？……来晚了！这些，"他往身背后指了指，"这些都是别个的啦！是他姓刘的啦！"

"师傅，"小海似乎明白过来了，"不。我，我是給你送炭来的……"

铁匠惨然一笑："我沒得錢，只剩下这一身单掛褲，任什么都沒有了！"

小海想起了紅通通的炉火，想起了铁匠师傅給的热呼呼的紅薯。多少个下雪天，这里，曾經是他出門来唯一可得到溫暖的地方。如今，連歇脚的地方也沒有了。他难过地說：

“我，我不要錢。我会砍柴，我会跟爹爹燒炭了。”

“伢子，难为你这片心。快把炭卖了回家去吧，你爹爹在等你。去吧，啊？”

小海离开了铁匠师傅，覚得两条腿更重了，好不容易才挪回到菜市边上。他一个人蹲在那里，封条上的两顆血紅大印总在脑子里打轉轉。

天色漸漸地暗下来了。店鋪里传来猜拳行令的叫声，是吃团圓飯的时候了，小海眼巴巴地还在菜市上守着。

“伢子，你还沒走！”卖糍粑的老头从这儿路过，同情地說，“回去过年罗。有錢人家，腊月二十四就办齐了年貨；沒得錢的，今天哪有心思买炭烤火呵！”

另一个人也說：“过了初五再来，这几天沒有买卖。”

小海想：“不早了，媽媽該等得着急了，回去算啦……”他挑起了炭，仿佛又看見爹爹愁眉苦脸的样子；那两张扣着血紅大印的封条也在眼前轉动起来。

“我要不卖几个錢，我怎能回去呢？”想到这个，他拦住了那几个老头說：“老人家，行行好，把我这担炭买回去烤火吧。我爹爹等着錢还賬。”

老头苦笑着說：“我要是不該賬，今天也不会出来坐冷板凳呵。”

小海央求着：“买罗，我便宜点。”

卖糍粑的老头放下挑子說：“伢子，火我是烤不起，我是看你可怜。唉！你留半边炭給我，换几块糍粑回去。”

“不，糍粑我們吃不起。”

卖魚的也走过来說：“好事做到底，你把那半边炭給我，提两条魚回去。好歹也算过个年。”

魚！昨天晚上梦里边还抓魚哩。看見魚，小海好象又看

見媽媽微微抽动着的嘴角，耳边又响起了四妹子嘶哑的哭声……他下了个狠心：

“好，我只要得起一条小魚、一块糍粑。你們做做好事，給我几个現錢吧。我爹他……”

老头們相互看了看，光叹气沒有說什么，大家凑了几个錢給小海。卖糍粑的老头拿起两块糍粑塞到小海手里。

“伢子，你……早点回去吧！”

小海轉身要走，另一个老头喊住了他：

“等等，伢子，你……你再拣两条魚回去！”

小海感激地望着他們，含着眼泪拣了两条最小的魚。

小海告别了老人們往回走，他在想：“魚和糍粑都給媽媽吃吧，只要媽媽有了奶，四妹子就不会再哭了。可怜四妹子整一岁了，我就沒見她笑过。……”突然，他远远看見刘家大屋門前的那对石头獅子正呲牙咧嘴地瞪着他。小海一声尖叫：“哎呀，該不会碰見刘大斗吧！他会把魚和糍粑都搶去的。不行！”一想到这，小海急忙拐进了一条窄巷子，把东西都藏在怀里，系好腰带，这才放心地奔回家去。

天全黑了，小海才赶到山上。远远看見玉英姐姐打着火把守在山口，在等他回来。

屋里靜悄悄的，灯也沒有点。四妹子在床上躺着，大概是睡着了；爹爹捏着那几张不知道数过多少遍的金圓券，木呆呆地坐在火塘旁边；媽媽伤心伤意地在掉眼泪。小海进門就喊：

“爹，这是卖炭的錢。”

爹爹接过錢去点了点数，两道眉毛紧紧鎖在一起。他忽地一下站起身来：

“就这几个錢？”

小海看見爹爹铁青的脸，一下竟楞住了。

爹爹一把揪住小海："說，你买么事吃了？"

小海有口难辯："我，我……"

爹爹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着："你不曉得家里等錢用呵，你不曉得家里在等錢还賬呵？"他一边說一边跺着脚，"我，我……我打死你这个馋嘴的！"他把小海推倒在地上，順手抄起一根棍子。

媽媽赶过来护住小海："他爹，利錢橫豎是凑不齐了，三三一年到头沒有吃过一頓飽飯，今天过年，你，你就饒他这一回吧！"

姐姐拦住爹爹喊着："爹！要打，你打我吧！三三小，他还不懂事……"

"說！錢到哪里去了？不說实話，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

小海忍住眼泪，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炭沒人要，我看四妹子餓得作孽，媽媽又沒有奶，……我就拿炭換回来一点吃的。"說着他解开腰带，从怀里掏出那两条小魚和糍粑，战战兢兢地捧到爹爹跟前。

看見小海手上的魚，全家都呆住了。爹爹好象站不稳似的，晃晃悠悠朝后退了几步，棍子从他手上掉了下来，金圓券也散落一地。他呆呆痴痴地楞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搶上两步，一把把小海摟在胸前，嘴唇上下乱抖，半天說不出話来。是呵，小海什么时候馋过嘴呀，还不是为了那可怜的四丫头！

"爹委屈你了！儿呵，我……"恒文东张西望，好象在找什么。忽然，他捏紧了拳头，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他一边打，一边嚎着：

"我糊塗！我糊塗呵！……"

这一拳一拳就象打在全家人的心上。

“三三，你不曉得爹爹的难处呵！南坡上的那五分地……沒有啦！”恒文指着小海手上的糍粑說，“这些东西，不是我們吃的！”

“我曉得，爹爹！”小海额头上一陣冰凉，爹爹的眼泪正一滴滴地掉在他脸上。

望着糍粑，望着魚，全家想起了坡上的那五分地。姐姐在一边偷偷地哭着；媽媽倒抽着凉气，扑倒在床脚边。……

爹爹抬起了头，說：“地是保不住了，保不住了！盼只盼嵩伢子早点回来，我們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活着。”

两块糍粑，正好一人半块，这也叫一頓“团圓飯”；煨好的魚湯，清清淡淡只有一碗，姐姐端着送到媽媽的手边。

“媽，你喝了吧。”

“三三，过来！你先喝两口。”媽媽喊着。

小海沒有动。

“过来呀！”媽媽还在喊。

爹爹說話了：“叫你喝，你就趁热喝下去。”

媽媽几次把碗送到嘴边，张了张嘴又把碗放下来。这碗魚湯她怎么能咽得下去呵！她一边揉着心口一边說：

“英妹子，把碗端过去，我，我这里哽得慌。”

“媽，喝吧，四妹子等着吃奶哩！”姐姐把魚湯送到媽媽手上，轉身抱起床里边的四妹子。

“是呵，該喂奶了。”媽媽在想，“人家岁把的伢子早就滿地乱跑了，可四妹子連坐都还坐不稳。”她鼓起勇气把碗又送到嘴边。

突然，姐姐一声尖叫：

“媽！你看，四妹子她……她……”

“呵！”媽媽一惊，乓的一声碗摔碎了。她連忙从玉英手上

接过四妹子……

小屋里一陣忙乱。活了岁把的四妹子，全身已經冰凉冰凉的了。……

劳累了几天的小海，抓着半块糍粑靠在火塘边上睡着了。梦里边，他正在为四妹子抓魚哩。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魚，在他眼前游动着。他微微张开小嘴，流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他还不知道，他可怜的四妹子，已經永远不需要魚湯，永远不需要奶了。

茅屋里传出一片哭声，一家人为早死的四妹子，为失去的那五分向阳坡地，为这数不清的灾难哭泣着。

雪下得更大了。一片片鹅毛大雪，翻卷着、盘旋着，不声不响地扑向山区，扑向老鸦窩，扑向欧阳海家那間擋不住风雪的小茅屋。寒冷、饥餓、死亡，就象走馬灯似的在山区人民面前，轉了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呵，人們用眼泪迎接新生的孩子，又用眼泪送走早逝的嬰儿；一个又一个呵，孩子們空着肚子从娘胎里出来，又空着肚子离开人間……这杀人的旧社会，什么时候才坍塌崩潰；苦难的中国人民呵，哪一天才能重見晴天！

更声传来，交子时了。远处响起了鞭炮声，是送旧迎新的时刻了：旧的一年不声不响地过去了；新的一岁已經开始。

門前的松树，悄悄地又增加了一圈年輪。

四 “天兵天将”

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暴风雪鋪天盖地地扑向老鸦窩。十年不遇的大雪下了尺把厚，压得松树弯了腰，压得茅草屋頂吱吱作响，人們盼着：老天爷，該晴天了！

嵩伢子回来了，是开了小差、又在外乡当了几年长工、一

路上討米回来的。不到三十的人，头上已經斑斑点点地出現了一些白发。从那天半夜里回到家后，全家又是喜又是怕，爹爹整天把他鎖在屋里，害怕保长来抓“逃兵”。

个把月前就听說共产党要开进山里来，这几天大人們到处在低声議論。小海想凑攏去打听打听，爹爹总要瞪他两眼：“小伢子走开，你懂么事！”越是背着小海談，小海越想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呢？是人哪，还是别的么事，他不明白。

山口子上响起了一陣鑼声，潘保长带着六七个保丁突然来到老鴉窩，說是“紧急戒严”，还說共产党进了山，他保长要挨家挨戶地搜查。两个保丁各端着一条“汉阳造”闖进了小海屋里。小海觉得奇怪：我們屋里也有“共产党”？他跟在保丁后边，瞪大了眼睛想看个究竟。保丁們翻箱倒柜地搜着，看見尽是些破衣烂衫，才故意踩破两个瓦鉢子走了出去。

堆柴草的棚子里传来两声狂吼：“不准动，动一动老子就枪毙你！”——大哥被他們从草堆里揪出来了，反剪着双手拖到打谷場上。小海赶出去一看，場上还捆着十几个年青人。保长一揮文明棍：“带走！”一根长绳捆着一串庄稼人，連拉带拖地扯下山去。

老鴉窩象开了鍋，一片哭叫声，叫儿喊娘的，呼天搶地的，乱成一片。人們跟着被抓走的亲人，踉踉蹌蹌地跑下山去。

小海一边跟着爹爹往山下走，一边在想：不是搜共产党嗎，怎么把哥哥抓走了呢？他心里更糊塗了。

蓮溪鎮上的刘家大屋院子里，塞滿了刚从四乡抓来的百十口子青年人，綁沒松、绳沒解，一个个蹲在院子里交头接耳地議論着什么。刘大斗出現在台阶上，身旁还跟着两个护兵。他披着一件国民党部队的軍上衣，威风凛凛地咳嗽了一声，人

群立刻靜下来了。

“乡亲們，”刘大斗开了腔，眼珠上布滿了血絲，“今天，我把弟兄們請到这里来，是要告訴大家一个信。这些天人人都在談共产党。不錯，”他提高了嗓門，“共产党正往这边开过来了。……”

不知是惊还是喜，人群里轰的一声又乱了。

刘大斗紧忙咳嗽了几下才压住場。他滔滔不絕地从“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說到“共产党呆不长，蔣委員长很快就要回来”……最后，他一本正經地托出本意：“上峰指示兄弟我組織民团自救。只要弟兄們肯跟着我刘某人上山，躲过这三五天，班师之日，我論功行賞，好好让乡亲們过几年太平日子。刘某人說話算話，决不食言。”

“我們吃么事？”有个大胆的問了一声。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山上我早有安排，从今天起，各位的口粮就由兄弟我包下来。”

“寒冬腊月的，我們走不了呵！”有人在小声嘀咕。

“这不怕。衣服嘛，过几天就发，里外三新的棉袄；家里的事情，我自然会替各位办妥，大家只管放心。好，松綁！願意跟我走的，請往右边站。”

绳子解开了，可是人們都低着头，沒有一个人动。

刘大斗皺了皺眉头：“我这是为了乡亲們好，共产党在县城里是七家共一把菜刀，来了也沒有你們的好日子过。”看看还是沒有人动，他继續說，“兄弟我今天把話說明，哪个願意上山，欠我刘家的旧債新賬，不管是谷子还是現錢，一概不算。今后我們就两清了。”

刘大斗的这一手，象往油鍋里倒进一盏清水，人群里嘰嘰哇哇地又沸騰起来。可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沒有人想

动。有个人傻呵呵地跑到右边去站着，回头看看大家沒动，又急忙跑回人群里来。

潘保长在一边插話："欧阳嵩，你这个逃兵，胆敢站着不动？过来！"

嵩伢子横了他一眼，沒有动。

"过来！你爹欠下刘老爷一百几十石谷，你拿什么来还？这么大个便宜你不捡，你是找死呵！"潘保长对护兵一揮手，"把他捆过来！"

"让他自己过来嘛！"刘大斗說，"坡上向阳的那五分地，也算我姓刘的賞給你了。"

嵩伢子往地上一坐，双手抱住膝盖，死也不肯动。潘保长嘴一歪，几个护兵过来，連踢带打地把他押了过去。

看着大家都不想动，刘大斗气得直咬牙，他强憋着火說：

"……好吧，各位再盘算盘算。下边請吳司令給大家訓話。"

正厅的門打开了。一个滿脸横肉、矮墩墩的胖子走了出来。他把短皮袄敞着，宽宽的腰带上紧貼着两把盒子。

"吳崽子！……"有人低声地尖叫着。

人們心里明白了：这是要拉乡亲們上山当土匪。落在这个活閻王手里，怕是活不出去罗！……

吳崽子把腰一叉："本司令只說一句：情願走的，跟我上山；不想去的，就地正法。"他拿眼睛朝院子里扫了一周。

人們都躲着他的目光，又不敢动，又不敢不动。……

大門外边嘰嘰哇哇地哭成一堆，拖儿带女的亲人們来到刘家大屋門口，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半条街。他們想来看看自己的骨肉，想打听打听：这回綁人，是拉伕，还是抓壮丁？

吳崽子和刘大斗耳語了几句，刘大斗发令："只要是男人，

不管老少都放进来；妇道、細伢子，一个也不准进。"

护兵把大門打开了，人們不顾死活地往里挤。欧阳恒文好不容易被人潮推了进来，大門又关死了。小海被拦在外边，夹在一群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中，沒命地大叫着：

"爹！爹！……大哥呀！……"

紅門高墙擋住了小海的叫声，那对石头獅子正咧着大嘴、鼓起眼睛瞪着他。

小海在院子外边轉了又轉。丈把高的磚墙把他隔在外边，院里不时传来哭叫声。他苦思苦想，想不出个进去的办法。后院靠墙边有棵小树，"对，可以順树爬进去。天快点黑吧，我媽等我討个信回去哩！"他撿了几块石头揣在兜里，准备对付"来喜"那条黄狗，埋怨自己說，"唉，可惜柴刀沒带在身上！"

天黑了好一会儿了，小海攀着树跳进墙来，順着墙根往前摸。这么大的院子，他又是头一回进来，黑漆漆的往哪儿摸呢？爹爹和大哥在哪里呢？

突然，身后有脚步声，一条手电棒的光柱从身边滑了过去。小海死死貼在墙根下，連气也不敢大喘了。两个巡更的保丁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墙边談起話来。

"你听說沒有：共产党就是当年搞暴动的紅軍，正从县城往这里开过来了！"

"知道。"

"想溜就趁早呵……"声音很低。

另一个大声地回答着："怕什么！当年他們就沒有到这里来过，这次来不来还不一定哩！就算他們眞的要来，县城离这里百把多里地，够他們跑好几天的……"

"你不知道呵！"另一个打断了他的話，"我听撤下来的弟

兄說，共产党都是天兵天将……”下边的声音小得听不見了。

“天兵天将”！小海明白了，他想起老人讲古时說的故事，“……神行太保，一夜能走八百里”，“哪吒太子，脚踏两只风火輪”。……共产党怕就是这样的人吧。連保丁都怕，一定很厉害。唉！也不曉得他們到不到山里来。“共产党呵，你快点来吧！”……想着想着，他差点喊出声来，急忙捂住嘴巴。

远处有点什么动靜。“哪个？”保丁吆喝着，端枪追过去了。小海乘机一溜烟似地来到前边。

院里灯火通明，几十个火把亮着。刘大斗已經收拾停当，好几个长工正往外搬东西。台阶下捆着不少人，小海貼在一根柱子后边用目光搜寻着，“大哥也被捆在人堆里！”他想叫，又沒敢出声。“爹在哪儿呢？爹爹該不会……”

一只大手抓住了小海的后脊梁：“从哪儿进来的？”小海整个身子被提了起来。

“塞到牢里去算啦！”一个声音說。

小海还沒来得及反抗，就被扔进一个黑古隆咚的房里，眼睛里还冒着金花，什么也看不見。

停了一会，屋角上一个低低的声音在問：

“哪个？”

“爹！”小海听出是爹爹的声音，飞快地朝屋角爬过去。

“三三?!”爹爹吃惊地問。他伸出双手在黑屋里乱摸着。

“是我！”小海說，“我到处找你。”

爹爹抱住了小海，又是埋怨又是气：“三三，你进来做么事啊？唉！……”

“媽在屋里着急，我想来討个信回去。”

“三三哪！”恒文摇摇头說，“你跟爹一样，这是自己跳到火坑里来了！”

小海从爹爹嘴里知道，共产党要往山里开来了，刘大斗和吳崽子想拉人出去当土匪。如今，去是一条死路；不去，也是死路一条了。

“爹，共产党到底是些么事人？”

“共产党嘛，就是紅軍，是些打土豪的穷人。有一年紅軍打县城路过，听見过他們的人說，紅軍都是梭鏢长枪寬大刀，紅旗紅纓枣紅馬，好不威风呵……”

“他們打刘大斗不？”

“打。”

“那就不怕了。”小海心里全明白了，“爹，刚刚我听說，共产党从县城往这里打过来了。”

爹爹叹息着說：“怕只怕来不及罗。”

小海沒敢問“天兵天将”的事，也沒問共产党是不是真有“飞毛腿”和“风火輪”，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他心里盼着：“共产党呵，你踏着‘风火輪’快点杀过来吧！要不，我們就等不及了。”

共产党、毛主席領导的百万雄师，沒有踏着什么“风火輪”，是穿着草鞋，迎着漫天风雪，朝桂阳山区、朝老鸦窩、朝着欧阳海飞奔而来。

一个保丁給吳崽子报信說，共产党的先头部队已經从沙塘那边繞过来了。这个消息就象棍子捅进了馬蜂窩，引起一陣騷乱。

吳崽子脸上横肉一抖：“厉害！”

刘大斗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吳……吳……吳司令，我，我們快，快走呀！”

吳崽子慢吞吞地說：“来不及了！这些穷骨头沒法带，人多不方便。沒关系，我們繞小路走，山上有我的人。”

远处传来几声枪响。

刘大斗脸色煞白："司令，司令，我刘刘，刘某人……全，全靠你了。"

吳崽子拍了拍胸脯："有我就有你，只管放心，老弟！"他指着院里的年青人，"先把他們都赶进那排下房里去，不能让这些穷鬼曉得了我們的去向。"

刘大斗一边支使护兵把捆着的庄稼汉往下房里赶，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喊着：

"都听着！刘某人要走了，留几句話給大家。共产党是呆不长的，民国十七年他們在县城也只呆过几天，你們哪个敢动一动我刘老爷的房子、刘老爷的地，哪个敢替共产党通风报信，我杀他滿門九族！"他咬牙切齿地說，"刘某人从来就說話算話，不怕死的，你們就試試看！"

吳崽子把他推到一边："你跟他們費什么口舌！"他对护兵喊，"給我烧！"

"你，你，你……"刘大斗急得舌头象短了一截，"我刘某人可从来沒有亏待过你呀！我，我班师之日还要回来的！"

吳崽子心平气和地說："滿藤，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排下房值得几个錢！回来的时候再叫他們給你砌！"他放低了声音，"再說，不杀人灭口，我們在山上也呆不住啊！"

刘大斗又咬牙又跺脚："好！我依你的。烧！"

他們收拾好細軟，刚刚从后門溜出了刘家大屋，一股濃烟就从院里冒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天兵天将"——解放大軍踏着风雪冲过来了。

一个連长高声喊着："二排救人，救火；一、三排，跟我追！"

哭声，喊声，救火声混成一片。

关在屋里的乡亲們被濃烟嗆得喊不出声来，只听轰的一下，濃烟变成了火苗，烧起来了。眼看火苗越逼越近，欧阳恒文手足无措地摟着小海，紧紧貼在土墙上。他想起了九年前自己抱着小海往土地庙走去的情景："那一关总算闖过来了。未必雪里沒死成，今天却要埋在这火堆里……"

二排长周虎山带着四班的战士冲进院里。他虎彪彪的眼睛朝周围扫了一圈，冲着大火喊了一声："上！"边說边飞快地解下子弹袋，飞起右腿，破門而入，用胳膊夹起渾身冒烟的小海，大步跳将出来，抱着孩子就地一滚，小海身上的火灭了。周虎山又冲进火海中。……

天麻麻亮的时候，火全灭了。小海和爹爹又失散了，也沒看見大哥。他坐在刘家大屋的門檻上，心里象一鍋粥似的鬧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是哪个把我抱出来的？是哪个救的火？刘大斗跑了沒有？爹爹在哪里？是不是"天兵天将"已經打过来了？

門里走出来一个人，小海迎了上去：

"难为你，老人家，你看見我爹爹沒有？"

那个人哈哈大笑起来："老人家？誰呀……"

小海定神細看，晨光熹微中他发現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兵，自己还从沒見过这样的兵。他本能地撒腿就跑，忽然他又停下了脚，回头仔細地打量着这个兵：衣領上两面鮮艳的紅旗，帽子上一顆五角紅星，掖在腰間的枪把上，綴着一条长长的紅綢子。"'紅旗紅纓枣紅馬'……"他想起了爹爹說的話，"莫非他就是那个'天兵天将'，是那个共产党吧！"小海回轉身来，朝前挪了几步。

那个人还在笑。

小海鼓起勇气問道："你，你是紅軍，是共产党吧?！"

"是呵，"那个人走上前来，抓住了小海的手，"我叫周虎山。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

"你們真的能掐会算，曉得我們在遭难哪？"

"我們不会掐也不会算。可是毛主席曉得桂阳山区的人民在遭难，是他老人家叫我們赶来的。"

共产党真的来到了身边，小海心里千言万語不知从何說起。他想問，是誰救的火，他想知道是哪个把他从火里抱出来的。仰头看了看周虎山，觉得这一切都不用問了。他张开手臂猛地一下抱住了周虎山，张了张嘴，喉嚨里象被什么东西哽住，話沒說出口，眼泪却涌了出来……

周虎山用两只大手紧紧摟着小海。透过小海又破又烂的棉衣，他感觉到怀里的孩子在渾身顫抖，急忙脫下自己的棉軍衣，披在小海身上。棉衣上的热气立刻传遍小海全身。他把小海抱了起来，問道：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說着，順手把小海放到門前那只呲牙咧嘴的石獅子背上。

小海高高地騎在石獅子背上，他想回答說"欧阳玉萍"，話到口边又停住了。看了看身边的这个"共产党"，觉得自己胆大起来，他眉毛一揚，有生以来头一次当着别人响亮地回答道：

"欧——阳——海。"

他抬起头看，一輪太阳正从东山升起来；低头瞧，自己已經騎到石头獅子的背上来了。他伸手摸了摸獅子嘴里的圓球，又使劲地拍打着獅子的脑袋。

"我真的騎到獅子背上来了嗎？"小海心里在問着自己。他从獅子背上跳了下来，獅子还和从前一样：咧着大嘴，鼓起眼睛。小海一翻身又輕易地跨了上去。

"这是真的……"小海騎在獅背上还在想。刚满九岁的欧

阳海，他还不知道，一場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經到来！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爹爹和大哥也夹在人群里边。小海騎在獅子背上指着东升的太阳，高声喊着：

“爹，大哥，你們看，天晴了呵！”

冬天的阳光从天上洒下来，它鋪滿了山区，鋪滿了老鴉窩，也照在欧阳海的身上。

雪开始融化了。屋檐下、树下滴滴答答地掉着雪水。亮晶晶的水呵，正鼓着小泡往地里流去。

門前的松树伸直了腰，挺立在阳光下，它碧綠，嬌翠，它正在往上长哩！……

第二章　阳光下

五　变　了

暖洋洋的太阳挂在天上，老鴉窩的积雪化尽了，周圍的群山脫下白皚皚的素装，露出一片蒼綠。站在山頂往下看：梯田层层，村庄点点，弯弯曲曲的小溪，象一条亮晶晶的带子鋪在山下。是呵，誰能說山区荒凉！从山脚往上看：翠竹成林，映山紅滿地，老鴉窩在群山中傲然挺拔。誰說它是个“老鴉窩”，它象一只展翅的凤凰，正要騰空飞去。

变了，变了，一切都好象变了！山变了，水变了，連老鴉窩都变得格外逗人喜爱起来。

这些天，小海兴奋得沒有睡过一夜安生觉。夜里，他忽閃着两只大眼睛，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琢磨着这些日子来的变化：工作队的同志和“天兵天将”們搬进了刘家大屋，如今

跟着爹爹到墟上去卖柴的时候，不用繞道走了，可以大搖大摆地从大屋門前过，也不用担心黄狗“来喜”会窜出門来咬人了；墟鎮上、山里边，再也看不見潘保长和他那根晃动着的文明棍。从前，黄燦燦的谷子一担又一担地倒进刘大斗的粮仓；如今，工作队的同志四处招呼着乡亲們到刘家大屋去領救济粮，解放軍同志还帮着工作队，把救济粮挨家挨戶地送到那些沒柴沒米的穷苦人屋里……

小海从来沒遇見过这样的好人，老鴉窩开天辟地以来也沒碰上过这样的好世道。逢墟赶集或者是半路上，人們只要一碰到解放軍，总要拉着手哇一哇家常，扯上个把时辰也都有話可讲。在家的时候他們也是庄稼人哪！可是前不久有天半夜里，吳崽子、刘大斗的人出了山，搶了粮不說，还留下一句話：“再給共軍办事，鸡犬不留。”从此乡亲們嘰嘰喳喳又在議論着什么，老人們在叹息，連隔壁杏婆婆屋里明明沒有米下鍋，也不肯动一顆救济粮了……

小海眨了眨眼睛在想：“这是为了么事呢？”

大概正是为了这个小海不知道的原因，周虎山領着四班的战士住到老鴉窩来。他們在村头上支起了一个茅草棚子。解放軍眞是麻利，一頓飯的工夫，四根柱子一个頂的棚子就搭起来了。背包还沒解开，就忙着給这家挑水，給那家打柴。这下可有小海显身手的地方了，他連蹦带跳地領着同志們上了山，告訴他們：哪些枝枝能砍，哪些小树不能动，——砍柴他是老手了。周虎山笑着摸了摸小海的头，沒有說什么。哪曉得过不一会，他們每人都砍好了一大担。小海上前一看，傻了。他心里在說：“眞是‘天兵天将’！砍起柴来也个个都是里手。”

小海装成个队伍上的人，挑着柴跟在周虎山身后挨家去送。他們把柴禾送到火塘边，把水倒进缸里。乡亲們客客气

气地把他們迎进屋里来，又客客气气地把他們送出門去，嘴里說着“难为”，心里却在想：“唉！不砍柴不挑水也知道你們是好人哪；放心不下的是，不曉得你們住不住得长远呵！”

周虎山知道这个“客气”里边有問題。問題在哪儿，他一时还摸不准。一个叫欧阳德信的老头常来門口看看，好象有話要說。今天他又来了，周虎山笑着迎了出去：

“老人家，进来坐嘛！”

“不啦，不啦，你們忙……”

“不忙。来喝碗开水。”周虎山向里边招呼着，“小董，拿点水来。”

“不麻煩，我是来看看你們这个棚子的……半夜里不冷呵？”

“不冷，我們慣了。”

老头摇了摇柱子：“山里风大，这棚子……不大結实，恐怕……”下半截話他沒說出来。

“能住就行，我們还有任务……”

周虎山話沒說完，老头一轉身就走了。小董端着一碗开水楞在門口，周虎山也象掉进悶葫芦里了：

“这老头是啥意思？……”

工作开展不了，群众发动不起来，抓吳崽子的事更是“八”字还沒有一撇。周虎山和四班的战士都在納悶：水也挑了，院子也打扫了，也沒有誰犯群众紀律，为什么老乡們总是躲着呢？前些时見了面，談天說地沒个完；現在碰到一起了也說不上五句話。

“欧阳海家是貧农，苦大仇深，先把他找来問問。”說話的是小董，班里最年輕的战士，口說十七，其实十六岁还不到。他原来在团里当“小鬼”，临时調到四班来的。这几天他已經和

小海混得很不錯了，还答应給小海做个木头手枪哩。

周虎山点了点头："好吧，你叫他一声。"

"欧阳海！"小董扯着童音叫着。

一个更年輕的声音学着"天兵天将"的口气在回答：

"有！"

"你过来一下。"

"是——"小海把"是"字拉得老长。

"是"了半天，沒見小海的影儿。大伙更納悶了：往天，只要喊一声，小海就拉着"是"字来到門口，还要学着小董的模样喊一声"报告"的。今天怎么不來"报告"呢？

"小董，你再去他屋里看看……"周虎山話沒說完，門口响起一声不太对劲的"报告"。听声音就知道，小海受了点什么委屈。

小董拉着欧阳海的手問："木头手枪我明天就給你做。你怎么啦？"

"媽不让我跟你們玩。"小海撅着嘴說。

周虎山連忙問："为什么？"

"她說你們住不长远，过几天就要开拔了。……吳崽子、刘大斗他們还在山上哩！"

"哦！"周虎山心里全明白了：这里刚刚解放不久，乡亲們对解放軍还不够了解，担心我們很快又要离开，怪不得这几天救济粮沒人敢要了，怪不得老乡們突然对我們"客气"起来，怪不得那老头說"草棚不結实"，原来乡亲們怀里还揣着兎子哩！他往自己后脖頸上打了一巴掌，"咳！我們还沒有把'底'交給群众嘛！"

"小海，你快回去吧，免得媽媽說你。"

"你不是找我来有事嗎？"

“沒得罗。”

周虎山就着膝盖匆匆給連里写了一封信，叫小董跑步送去。他回头对四班长說：

“来，同志們，咱們把这茅棚子拆了！”

“干啥？”四班长問。

“重新盖个結結实实、正經八本儿的房子。”周虎山挽起袖子边說边干，“要想发动群众，抓住土匪，就得让群众相信，我們大軍在这儿生了根！要不，群众怎么信得过你！”

全班十来个人一齐动手。砍竹子的、扛木料的、搬石头的，热火朝天，边干还边唱着：

我为誰来打仗，为誰来打仗？
我为誰扛起枪，为誰扛起枪？

听見歌声，人們从屋里出来。一看：解放軍在拆草棚，心里凉了半截。

“我早就說过，他們是住不长远的，你們还不信。看……”有位“諸葛亮”叹着气說。大家站在老远的地方，难受地看着。

为了爹，为了娘，为了自己来打仗；
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

竹子砍来了，木料扛来了，大块大块的石头抬来了，看样子是要垒墻基。

“諸葛亮”有点怀疑自己：“咦？这是搞的么事名堂呀！莫非……”

人們漸漸地围到跟前来，抱着孩子的大嫂，梳着长辮子的姑娘們，也都站在一边睜大了眼睛望着。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墙基垒好了，房架又重新立了起来，四个角上还結結实实地釘了些木桩。

“哦！是在盖房子哩！”有人說。

“諸葛亮”这回眞的算准了，急忙改了口气說：

“我早就說过他們一时走不了的，你們还不信。毛主席既然把他們派来了，哪能輕易就走哩！”

欧阳德信稳稳当当地走上前去，用力搖了搖房架的柱子，又仔細打量着身边这群边干边唱的解放軍战士，两顆感激的泪珠挂在他布滿皺紋的脸上。他回过头去，对站在一边的人們喊着：

“你們站着做么事？还不赶快过来帮帮手！”

人們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帮着干了起来。

歌声在老鴉窩四山引起回响，人們的脸上也泛出了笑容：看样子，解放軍怕是眞要在我們老鴉窩住下来了！

周虎山根据連里的指示，当天就在老鴉窩开了个群众大会。老鴉窩自古以来沒有这么热闹过，邻近的几个村都来了人，連男带女总有一百好几。排长周虎山在大会上讲了話，人們記得最清楚的是：“不把刘大斗、吳崽子抓住，我們不走！”“不把这股土匪消灭得干干淨淨，我們决不离开山区。”

会上，群众的情緒象开了鍋的水。人人都想要为剿匪除害出把力，可是吳崽子、刘大斗究竟在哪里躲着，誰都不清楚。

刚一散会，四班住的房子就被老乡們团团围住。这个說，“上我屋里坐坐去”，那个讲，“二排长，有空过来玩”……亲热得象一家人。

当天晚上，在老鴉窩后坡的大树上，发現一张“吳司令”的“告示”。上边說，“有給共軍通风报信，出卖乡里者，杀他全

家"，"敢給共軍引路进山，充当奸客者，禍灭九族"。乡亲們揭下"告示"来見周排长，一致請求大軍赶快抓住这股土匪，要不，山上就沒有太平日子。

土匪已經明目张胆地出来活动了，剿匪工作必須加紧进行。

周虎山拿着那张"告示"，决定立刻到連里去汇报請示。小海在村口撵上了周排长。他指着排长手里的"告示"，小脸气得通紅：

"排长，'禍灭九族'是什么？"

周虎山說："吳崽子吓唬人，說是誰要給解放軍带路进山，他就把誰家的亲戚朋友都杀了。"

小海鼻子里"哼"了一声，眼里迸出一股火。

周虎山打趣地問："你怕不怕呀？"

"我才不怕哩！"小海說得很干脆。他想了想又說，"你們在，我就不怕。"

周虎山想，連这个孩子也担心我們住不长远。看来刘大斗在这一带作恶太多了，也难怪群众思想上还有顾虑。他拍了拍小海的头說：

"不要怕，我們决不走了。小海，你帮我們打听打听，吳崽子、刘大斗他們藏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多少枪？"

小海忽然想起来了，那天晚上在刘大斗院子里，大哥不是被他們捆着要拉上山去嗎？也許……

"走，我領你去找一个人。"小海拉着排长就走。

欧阳嵩正坐在門口修补籮筐，小海拉着周虎山跑了过来。他隔着老远就喊："大哥，你曉不曉得吳崽子、刘大斗他們在什么地方？"

欧阳嵩一下愣住了，想了好半天才說："我不曉得。"

“咦！”小海追了一句，“那天晚上我見他們捆起你来，要拉你上山嘛！”

“他們光叫我扛东西，去哪个山，我……我不曉得。眞的不曉得。”

小海急了：“大哥！刚才排长又說了一遍，他們眞的不走了。眞的！”

周虎山接过籮筐，熟练地編了起来：“老乡，你怕是忘了吧，再好好想想。想起来了，只要你給我們指个方向，我們自己去抓。”

欧阳嵩低着头半天沒有吱声。刘大斗究竟在哪里躲着，他也确实不知道，只記得那天晚上，地主交代过往“老鷹嘴”扛东西。可是老鷹嘴也是好大一片哪，万一不在怎么办？那不算自己“謊报軍情”嗎！他說：

“都，都說在太平山嘛。”

“太平山我們部队去过，搜了半个月沒有找到下落。”

“那，那我就不曉得了。”欧阳嵩把排长手里的籮筐抓过来，“排长，你忙，我自己来。”他低头編筐，再也沒說話。

小海把排长送到路口，心里觉得很不好受。他低着头一声不响，不时用手里的竹棍抽打着路边的小草。周虎山看出了小海的心思，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木头做的小枪。

“欧阳海，你要的小手枪做好了。”

“我不要！”

周虎山知道小海的倔脾气，現在不是安慰他的时候。他把木枪塞在小海手里，說：

“別急嘛！等有了‘情况’，你再来‘报告’嘛！”

周虎山大步向連部住的村子走去。小海目送着排长下了山，心里还在生悶气。

部队又在太平山搜了好几天，連个土匪毛也沒看見。上級有指示：在群众沒有彻底觉悟、不是主动要求带路的情况下，坚决不要痲煩群众。战士們心里窩着一把火。

有的說："这儿的老百姓就是落后，我算服了。"

有的不同意："哪点落后？同志，这儿是新区，老乡們对咱不够了解，当然会有些顾虑。这說明老乡受苦太深，咱們的工作还沒做到家。"

"还要怎么做？救火、救人；砍柴、挑水；送救济粮、打扫院子，哪样沒做？房子都盖了两遍还信不过咱們，就差沒把心掏出来了。"

"人家不是信不过你，也不要你掏什么心，只要你把吳崽子、刘大斗給抓来。"

"那、那、那……"

"那什么？那說明你脑瓜子里有問題，对群众的看法不全面。就你这片面性儿，能把天下的南瓜都看成扁的；汽車，叫你看也只有俩軲轆儿。"

四班长作結論："問題很明白，是咱們的工作还沒做到家，不能怨老乡們。在早，我想起咱們家乡那儿的一个地主，叫刁大馬棒的，心里还直'突突'哩。这儿才刚刚解放嘛！"

"对，我明白了。"有"問題"的那个战士說，"现在的关鍵是怎么才能找到吳崽子的老窩。只要能把他們抓到手，群众就什么顾虑也沒有了。"

战士們議論开来。有的說，山高林密，部队又是初来乍到，怎么才能找到土匪的老窩呢？只知道吳崽子在太平山，可太平山方圓这么大，誰知道他在哪儿"猫"着？大海捞針也沒这么难！再說吳崽子他們头上也沒刻着"土匪"两个字，就算見了面，还兴許点个头就把他放走了哩。总归一句話：得靠老百

娃帮忙。……战士們你一言我一語地把問題补充得很清楚。可是吳崽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慣匪，刘大斗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群众一想起他們就害怕，有顾虑，不敢提供綫索，我們总不能瞎猫去碰死耗子呵……

“我看哪，”小董說，“找欧阳海来想办法。”

“他一个娃娃家，能頂啥？”有人不同意。

“小娃娃怎么的？刘胡兰牺牲那会儿才十六岁！”小董在为欧阳海辯护。

“报告——”小海隔着八丈远就喊起来了。

周虎山迎了出来：“小海，什么事？”

“排长，我告訴你，”小海进了屋，神秘地說，“有‘情况’啦！”

“情况？”战士們都拿起枪围攏来了。性急的人，咔啦一声，頂上了子弹。

小海咽了两口唾沫，眉毛一揚，滔滔不絕地說起来：

“明天我外婆过生日。外婆八十一了，她住在大舅家里。我媽說大舅从前沒錢娶媳妇，后来当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住在舅媽娘家。舅媽娘家我去过，是姐姐領我去的，有好几十里路，还要翻一架大山哩……”

“这叫啥‘情况’！”小董打断了他的話，不耐煩地說，“你别領着我們轉磨磨！”

“莫慌罗！”小海兴致很濃地接着說，“要翻的那架山，就是太平山。”

“太平山！”小董来了点情緒。

“今天一早，媽媽給我們收拾好东西，給外婆带了二十个鸡蛋、一把干辣椒，还有……”

“行啦，这些你就免了吧。”小董又急了，“你快說正題儿

嘛！”

“好。……带上了鸡蛋，把辣椒也放进包里了，姐姐領着我正要出門，大哥把我們拦住了。他問：‘你們怎么走？’姐姐說：‘走近路，从老鷹嘴底下插过去。’大哥一听，說：‘算啦！今天不去算啦。’

“我一听，心里想：‘前天就說好去看外婆的，怎么又不去了呢？’我就对媽媽說：‘媽，还是去嘛！外婆答应过給我买根鉛笔的。’媽說：‘早去早回来吧。’……哪曉得大哥把媽媽扯到一边嘰咕了几句，媽也变卦了。我吵了半天，媽媽才悄悄地跟我讲：‘三三，那条路上恐怕不大太平。’”

战士們觉得这还象个“情况”，可是小海不說了。

“快往下讲啊！”小董催促着。

“沒得罗。”

“沒了？”小董忽地一下站起来，“你繞了这么大的个圈子，好不容易才說到点儿上，就，就‘沒得罗’？”

“这算啥‘情况’！”有的战士把頂門火退了出来，把枪又放回枪架上。

周虎山把小海說的話从头到尾想了想，說：“小海，总归一句話，你要过太平山去外婆家，哥哥說路上不太平。”

“对。就是这个‘情况’。”

“老掉牙的‘情况’了。”小董說，“咱們刚解放这儿的时候，老团长就知道太平山上有股土匪，为首的就是吳崽子。”

“那……那是排长叫我有‘情况’就来报告的嘛！刚才我爹爹还甩了哥哥一巴掌，問他为什么不早点說路上不太平的事。”

“同志們，欧阳海反映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周虎山拉着小海的手，回头对四班长說：

“换便衣。”

四班长还沒明白排长的意思，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周虎山走到四班长跟前，悄悄地說：“吳崽子很可能就在老鷹嘴那一带活动，咱們上那儿看看去。”說話的声音很低，“老鷹嘴”三个字刚够对方听見。

小海眉毛一揚，知道了排长的意思。他說：

“报告排长，我也要去！”

“你？你去哪儿？”

“老鷹嘴呀！”

“不行。我們不去那儿。我們是去蓮溪执行别的任务。”周虎山見小海还不信，又补充了一句，“眞的，紧急任务！”

小海张开嘴刚想說什么又忍回去了。他生气地掉轉身跑出門去。

老鷹嘴，嶙岩怪石，刺窩丛生，一条羊腸小道弯弯曲曲通向山頂。道上长满了尺把深的茅草，十多米以外全被树枝杂草擋住，根本看不出去。半山腰里有几只老鷹在打旋旋。周虎山叹了一声：“眞是个险地方！”

周虎山和四班长順着小路一步步登上山去。在靠近“鷹嘴”的地方，他俩爬上一棵大树，蹲在树上观察周围的动靜。从上午一直等到日头偏西了，也沒发現什么情况。四班长有些灰心了，輕声对排长說：“这四周連戶人家都沒有，土匪們吃啥？我看不会在这跟前……”

四班长話沒說完，不远处传来一陣沙沙声。周虎山看了四班长一眼，两人急忙順着树干溜下来，隐蔽到路边的草窩里。

声音越来越近了，四班长把短枪掏出来，心想：“好小子，

我看你今天往哪儿飞！”

突然，沙沙声沒有了，显然是那个人停下来了。隔不一会儿，又听見棍子打草的嚓——嚓——声。听声音，好象是土匪慣用的“投石問路”。显然那人停在原地沒有动，也在观察周围的动静。周虎山給四班长打个手势，两人順着声音摸过去。近了，更近了，他們不約而同地扳开大机头，站起身来，准备猛扑过去。誰知，他們竟象被誰使了定身法似的站在原地楞住了……

欧阳海坐在一块石头上，左手托着一对鳥蛋，右手握着小棍，揮打路边的茅草，嘴里还輕輕地嘰咕着：“我打死你刘大斗！……我砍死你这个‘来喜’……”他好象也听見了什么声音，急忙丢掉小棍站起来，从怀里掏出那支木头手枪，睁大了眼睛四处张望着。

周虎山見到欧阳海拿着木头小枪的模样，心里“格登”一下：“多么好，多么倔强的孩子呵！”他后悔早上沒有答应小海，却让他一个人进了大山。万一出了危险可怎么得了！小海是一片眞心要为剿匪出点力，而自己却沒有带他来，这对小海說来，是多么大的委屈呵！……周虎山大步跑过去，双手捧住小海的头，后悔、疼爱的心情，使他一时說不出話来。

小海見是排长，把小嘴撅得老高，好象是說：“你不是执行‘紧急任务’去了嗎？”

打这天起，部队每次进山偵察，都是小海領路。排长再三嘱咐小董：“欧阳海交給你了，出了危险，看我怎么敲你！”

小海的媽媽近来感到奇怪：每天一大早，小海說声“砍柴去了”，就上了山，非到天黑不回家；可是柴禾却越打越少。有天半夜里，媽媽起来摸着小海的头說：

“三三，这几天你眞打柴去了？”

“嗯。”

“你該沒有背着媽做什么别的事吧！”

“沒有！”小海从不撒謊，說完这两个字心里怦怦乱跳。亏了是半夜里，要是白天媽媽早就看出来了。

“屋里柴禾够烧了。”媽媽說，“明天，我們到坡上找点野菜去。”

小海沒吱声。

第二天，天还沒亮小海就溜了。

部队来到老鷹嘴附近，小董根据排长的嘱咐，紧紧跟着小海，一步也不离开；小海东张西望的，不知在想什么。約摸八九点钟，小董看見一条黄狗从他身边跑了过去。小董看了看，并沒在意，可他刚和另外一个同志說了几句話，轉眼一看，就这么一会儿，欧阳海不見了。

“咦，人呢？”小董急了，“这可怎么交代！”他滿山滿坡地找，怕暴露了目标，又不敢喊。在山上轉了一两个钟头，衣服、手、脸全挂破了，也沒見着欧阳海。小董低着脑袋来到排长跟前。

“排长，你‘敲’我吧！”

“敲？敲你干嗎？”

“欧阳海沒了。”

“什么？”不仅周虎山，在場的人都很吃惊。

小董把情况向排长作了汇报，周虎山立即下了决心。

“四班长，你带两个人在这儿监視路口；其余的同志，找！无論怎样也要把他找到。一个小时以后，我們到这儿来碰头。”

战士們分头出发去找。天哪！这么大的山，上哪儿去找呵？一窩土匪都还沒找到，何况一个欧阳海！論目标吧，他才是个不足四尺的小娃娃。

足足过了一个半小时，战士們陆續回来了。

“报告，沒有。”

“报告，沒有。”

“……”

“上哪儿去了呢？”大伙想不通。要是回家，他会說一声的；要是遇上土匪了，那他也一定会喊，只要一喊，大家也該听見了。

“該不是他回家玩去了吧？”一个战士說。

“对，刚才我就这么想的。一天到晚搜山，对他来讲有啥意思，他准是回家玩去了。”小董說完，悬在喉嚨管的那顆心，好象下去了一截。

周虎山搖了搖头說：“不会的！”他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可心里很清楚：欧阳海不是那样的孩子。

“是呵！……”小董也知道小海剿匪的决心。他急得直撓头皮。

“报告——”小海喘着粗气跑了回来。

“你上哪儿去了？”好几张嘴都对准小海吼着。

小董一把抓住欧阳海的腰带，唯恐他又飞了似的：

“排长，敲他！这小子可把我坑苦了！”

小海沒理会这些，說：“我看見‘情况’了！”

“情况？”

“嗯！这回是个真的情况。”

“那你快讲呵！”

“早上我正想爬上树去掏一对‘四喜’蛋——知道不，四喜长大了会打架哩！……”

“你就快点說‘情况’吧！”

“好，……我刚想上树，一看，身边有个黄黄的家伙跑过去

了。我一想，这不是‘来喜’嗎！”

“‘来’什么‘喜’呀？”

“狗嘛！”

小董又急了：“哎呀，你老人家别轉磨磨了，我們受不了。說正題儿！”

周虎山取下身上的水壶递給小海，对大家說：“你們让他慢慢讲嘛！”

小海沒顾得上喝水，神情貫注地說：“‘来喜’一看見我，夹起尾巴就跑。我撿起一块石头就跟着它的屁股追。我想：‘今天我非打你一石头不可！’它跑得好快喲，攆了半天也沒攆上。后来我看見它钻进了盘古洞。我正在后悔沒有打着它，一想，刘大斗恐怕也在洞里。我就連忙跑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刘大斗也在洞里？”

“‘来喜’就是刘大斗喂的那条大黄狗嘛！”

周虎山觉得有道理，問道：

“你看清楚了？”

“不看我就曉得。刘大斗的小崽子前年放狗咬过我，我死了也記得这条‘来喜’！”小海卷起褲脚，露出腿肚子上的伤疤，“你們看！这就是‘来喜’咬的。”

周虎山心里想，对呀！“餓狗不离主”。只要那条狗真是刘大斗的，那說明土匪很可能就在盘古洞里。他摸着小海的伤疤說：

“小海，等抓住刘大斗了，我們替你报仇！”

周虎山布置四班在盘古洞周围隐蔽监視，不准放走土匪，也不能惊动他們；自己带着小海去找連长。

連部屋里坐满了人，欧阳恒文和他家的老大也在。經部队反复向乡亲們表达了剿匪的决心后，老乡們心里有了底，都

主动来到連部报告情况。有的說，老鷹嘴那里过去就是土匪窩；有的讲，解放前不几天刘大斗悄悄往那里运过粮食。尽管具体地方誰都不曉得，但是大致的方向已經弄明白了。正好，这时候小海来提供了关于“来喜”的情况……这一切都和偵察員了解到的完全一样。連长想，这說明洞里沒啥吃的，“来喜”才餓得滿山乱竄。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說：

“土匪很可能要溜。馬上行动！”

听不見号音，听不見脚步声，部队悄悄地扑向老鷹嘴，連夜把盘古洞层层包围起来。四乡的群众，也拿起柴刀棍棒，守在各个路口上。

天刚亮，太平山那边响了几枪，接着又是轰的一声。乡亲們都站到山头上去看。

太阳冒出山尖的时候，小董跑回村里来。說只放了三枪，点了一个炸药包。除了“来喜”被打死以外，四十来个土匪全部活捉了。

老鴉窩忙开了。烧水的，杀鸡的，連救济粮也拿出来煮了，人人都想为犒劳解放軍尽点心意。

不知誰喊了一声：“回来了！”人們都拥到村口来。

連长打头，战士們平端着步枪走在两边；当中是一溜四十多个土匪：一个个象犯了鴉片癮似的，低头走着。

人們用眼睛仔細地在人丛中寻找吳崽子和刘大斗。眼看四十来个俘虏都过完了，还沒找着。

“沒有！”有人低声說，听口气失望得很。

“沒有！！”很多人紧张起来，“哎呀！該不会让这个禍害跑了吧！”

“走！”一声童音吸引住大伙的視綫，人們轉头向村口望去。又有三个单另捆着的押上来了：五花大綁，反剪双手，后

边跟着四把刺刀，寒光閃閃。

“吳崽子！”有人咬牙切齿地叫了一声。

“刘大斗！”有人捏紧拳头喊着。

“潘保长，你这个挨千刀的！”

欧阳海神气十足地走在前边，手里挽着一节绳子，绳子的那一头正套在刘大斗的脖子上。你看他：平端着那支木头小枪，脸上一副“天兵天将”的神气儿！人們先是詫异地想：“这个不懂事的娃娃躭，太冒失！”接着好象明白过来似的，从看热闹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陣震天的笑声，笑得那么突然，笑得那么响，吓得刘大斗和吳崽子都迈不动腿了。

笑声在四山里回蕩，笑声是那样的干脆，那样的舒暢，这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笑声。自古以来，老鴉窩的受苦人，还沒有这么笑过。以往，誰見了刘大斗敢不請安！誰又敢在地主老爷面前纵情大笑呢！

太阳升起来了，金光四射。小松树沐浴在阳光下，它好象突然間显得高大起来。

山变了，水变了，老鴉窩的人也变了。一切都变了！就遠远近聞名的刘大斗老爷也变得值不上一斤柴禾錢了。瞧！砍柴的娃娃欧阳海，端着那支木头手枪，正牵着他的脖子走呢！

六 “快长吧，欧阳海！”

自打抓住了吳崽子、刘大斗他們以来，小海干脆不在自家屋里落脚了，有时連吃飯睡觉都和战士們在一起。班里唱歌，小海跟着张嘴；同志們出操跑步，小海跟在最后头；排长晚点名的时候，小海还拉着小董的衣角站在队列里。現在姐姐也不拦他，媽媽也放心了，只是說：“三三，莫去麻煩别个罗，該吃飯了就早点回来。”小海照例不听：“那怕么事，解放軍和老百

姓是一家人！”“哪个說的？”“周排长！”——在小海的心目里，周虎山的威信比媽媽高。

战士們个个都喜欢小海。不管干什么，只要可能，总是吆喝他一道去，弄得有时排长分配任务，小海也插在战士当中喊：“我去我去！”遇着有些零星活儿——向老乡借个箩帚扁担，討个火引个亮什么的——排长有时也故意“分配”一两件給他干。

有天，周虎山叫小董給連部送信去。小海搶上前去，把右手举在眉梢上說：

“报告排长，我去！”

“你不行，来回三十多里地哩。”

“不怕，挑四十斤炭我都走过。”

“你还太小！”周虎山把信交給了小董。小董临走的时候故意挤了挤眼睛。

小海眼看着小董神气十足地出了門，回头又望了望排长，心里說：“我才比他小一点点子，跑山路，他还跑不贏我哩！”

从这以后，小海經常爱和小董膀靠膀地站在一起，还总是偷偷踮起脚后跟和他比比高矮。小董也鬼得很，每当他来比的时候，就故意昂首挺胸，次次都把小海比得灰溜溜的。

“哼！”小海嘴里不說，肚子里全是对小董的意見，連着几天，見了小董就把嘴巴撅得高高的。

“欧阳海！”这天小董按排长指示，大声向小屋那边喊着。

“有——”

“过来一下！”

“我……我不来！”

“有任务！”

“真的？”小海連忙奔过来了。

“你好好立正听着。”小董拉开架式先咳嗽了两声，然后才正儿八經地說，“上級让我向你交代一項重要任务……”

“我曉得，又是还笞帚借扁担。我不干！”

“你不干？正好。你請回吧！老实說，我还怕你干不下来哩！算啦算啦，我找别人去。”小董卖了个关子，拔腿就走。

小海見他要走，急了，連忙拉住他的皮带恳求道：

“我干得了。保险干得了！”

“你不行，回去吧！”

小海死死拉住他不放：“你先說說嘛，我一定干得了！”

“‘团长’你当得了嗎？”

“团长！团长有多大？”

“要带領几千人去冲鋒打仗，杀反动派！”

“那，那，……”小海眞的傻了。想了想才說，“那你也干不了呵！”

“这个‘团长’我早就干过了。”

“么事团长？”

“儿童团团长。你能干嗎？”

“能！你能干的我就能。”

小董心里想，这个娃娃还眞有股頑强劲哩。他說：

“行！这个任务就算交給你了。听着：儿童团团长是要把老鴉窩的娃娃們都組織起来，跑步，出操，站崗，放哨……”

小海靜靜地听着，眉毛一揚，明亮的大眼睛里滿是兴奋的光采。

第二天一淸早，打谷場上传来“一，二，一”的口令声：小海領着十来个娃娃正在出操。每个人肩上都扛着根棍子，腰上也扎着根“皮带”——有的是布腰带，有的是草绳。小海和别的娃娃略有不同，布腰带上还别着那支木头小手枪。

看热閙的人越围越多，有的小孩不好意思起来，步子乱了，“队伍”也不成行。人群里有了笑声。廖家的細伢子丢掉棍子想跑，小海火了：“跑么事！把‘枪’撿起来，这又不是‘办家家’、‘躲猫’玩。”他回头对看热閙的人說，“你們莫笑罗。我們儿童团演操——办正事哩！”說完，“一，二，一”的口令喊得更起劲了。

有人嘖嘖嘴說：“莫看伢子小，志向大着哩！”

刘大斗要押回乡里来公审了。这个消息使得平静了很久的老鴉窩一下又沸騰起来。乡亲們相互打听日期，議論着是判刑还是毙了他。小海早就代表儿童团接受了任务：站崗放哨，維持秩序。

公审大会准备在山下蓮溪鎮上的刘家大屋里开。小海头天晚上跟着周虎山来到蓮溪，部队就扎在刘家大屋里。小海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地向周虎山提出了好些个問題。周虎山都一一解答了。最后他問道：

“斗了刘大斗，他还敢不敢再找我們算賬？”

“他敢不敢都沒用。”

“为么事呢？”

“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导，只要我們把手里的枪攥得紧紧的，别說他刘大斗不行，天下的反动派不管誰来，我們也不怕它！”

欧阳海心里想：“枪是个宝貝！”他悄悄地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摸周虎山的枪。

“小海，你干什么？”

“排长，把你的枪給我看一看嘛！”

“不行。小孩不能动。”周虎山拍着他的头說，“等你长大

了再說。快睡吧！”

小海躺在床上睡不着。他还沒有睡过这样的架子床哩，上边滿是木头喜鵲木头花，連踏板上都漆成紅的，描了金。侧过头来一看，墙上有幅画：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妖精，咧开大嘴笑着，手里还夹着一根正在冒烟的香烟。他生气地掉轉头来，这边墙上也貼着一张画：一个男妖怪，两把黑胡子象刷子一样往上翹着，头上頂着个古里古怪的帽子，旁边写着好大的“仁丹”两个字。……看着这些画，小海才意識到自己是睡在刘家大屋里，也許这张床就是他家那个扁扁脸的小崽子睡过的。小海睡不着，他翻来复去地想起了很多往事，連那年在梦里給四妹子抓魚的事也想起来了。“可惜四妹子餓死了……”他叹了一口气，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

天沒亮小海就起来了。昨晚排长借給他一条皮带，小董又借給他一頂軍帽，他在一个大鏡子前认眞地打扮着。鏡子里的欧阳海什么都好，瞧，帽沿下那一对大眼睛今天格外有神，黑黑的眉毛不时想往上揚起来，脸色也变得紅彤彤的了；就是腰上那支木头手枪太碍眼，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唉！排长要給我一把眞枪就好了！”想着，他把木头枪掖到衣服里边，外边只留下个鼓鼓包包的样子，这才心满意足地跑到大門口去。

人們陆續来到刘家大屋。小海拿着木棍站在門口的石獅子背上。他瞪大了眼睛，叉着腿，看样子比他脚下的石獅子还要神气十倍。

起风了，一陣春寒来到山区，天上稀稀落落地飄起雪花来。

乡亲們扶老携幼地来了。工作队的同志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小海領着儿童团站在最里圈，一个个怒目圆睜，把手里的

木头棒棒捏得紧紧的。

刘大斗跪在院子当中，肿眼泡包着的那对鼠眼还在滴溜乱轉。工作队的同志搀扶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婆婆站在台阶上。她手里拿着一条绳子，边哭边訴：

“……儿子逼走的第三天，你又来糟蹋我儿媳妇。她，她就用这条绳子吊了頸！如今剩我一个孤老婆子，要看看不見，要活活不起，你让我靠哪个哟……”老婆婆哭着哭着昏过去了。

男人們叹息、憤怒，姑娘媳妇們有的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也跟着哭了起来。

大哥一步窜下台阶，指着刘大斗說：“你这个狗娘养的，你和潘保长串通好了抓我的壮丁，逼得我爹給你当牛当馬不說，連那五分坡地你都不放手呵！”他摘掉头上的毡帽，露出斑斑点点的白发，“我腰不敢伸直，話不敢讲……你，你还硬逼着我替你往山上扛东西，让我替你卖命呵！……”

大哥說不下去了，气得渾身直顫，两只大手在身上摸来摸去。忽然，他轉身提起台阶下边的一桶凉水，来到刘大斗跟前。

刘大斗翻起白眼珠瞪了大哥一眼，大哥突然不动了。

小海正在維持秩序，会場上群众的情緒激蕩着他。他发現坐在墙角的媽媽正在抹眼泪。“媽媽是在哭死去的四妹子哩。四妹子要不餓死該有多好呵……”小海想着，觉得左腿上的伤疤隐隐作痛。他看見刘大斗脸上还带着那几分杀气，仿佛又看見那几个穿得象皮球似的狗崽子，从大門里滚了出来，嘴里还喊着“打討飯的叫化子呀”“打这个假丫头”……一股說不出来的劲头，把小海推到院子当中。他忘記自己是維持秩序的儿童团，順手接过大哥提着的那桶凉水，对准刘大斗，劈头盖脑地澆了下去。刘大斗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坏了，渾

身湿透，象堆稀泥似的瘫倒在地上。

“打呀！打呀！”群众愤怒地吼着。耳边响起了周虎山的口号声：

“打倒地主阶級！”

“向刘大斗討还血債！”

战士們呼应着，群众呼应着，儿百个黑黑的拳头，捏得紧紧的，忽地一下举了起来。

公审大会开完了，分田分地就要开始，部队也真的要“开拔”了。小海得到消息的时候，部队已經打好背包准备上路。他一把抓住四班长：

“你們等等我呀！”

“干嗎？”

“我也走。”

“你，你算老几？”小董說。

“怎么？你們不要我了？我，我早就是‘队伍’上的人啦！”小海把剿匪带路、偵察、接受組織儿童团的任务，平时干的零星活儿……以及領着大家上山砍柴，都一一数了个全。最后反問道，“这还不算‘队伍’上的人呀？”

大伙沒回答，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等着！等我拿点东西找排长去。”小海奔回家里拿了两件衣服，刚刚出門，迎面碰見了周虎山。他一把抓住了排长。

“排长，快带我走吧！他們都不想要我了。”

“誰呀？”

“四班长、小董他們。”

“要的。怎能不要你哩！”

“那你今天就带我走，我要跟你当兵去！”

“你說說，你为什么要当兵？”

“当兵好。我要跟你們打仗去！那天你还說，有了枪就不怕天下的反动派了！”

“現在不行，你还太小。欧阳海，等过几年你长大了，能拿枪了，我一定从部队来接你。”周虎山說的是真心話。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也着实舍不得离开他。

“那……”小海把木头手枪递到排长手上，伤心伤意地說，“还給你吧！反正你也不要我了。”

“过几年我一定来接你！”周虎山解下自己的皮带，扎在小海腰上，又替他在小木头手枪的把儿上拴了一条紅綢子，最后从挎包里拿出一根花杆鉛笔：

“小海，你不是想要一根鉛笔嗎？給你！”

小海拿着鉛笔，恋恋不舍地望着周虎山。

“我走了。”周虎山背起背包說，“欧阳海，快长吧！”

小海望着排长的背影，鼻子陣陣发酸：“門前的松树都那么高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周虎山走了一截路，回头看見小海还呆呆地站在路口望着呢。他深情地又喊了一声：“快长吧，欧阳海！”

山里起了回声，声浪滚滚，好象每座山，每棵树，整个老鴉窩都在喊着：

“快长吧，欧阳海！”

七　当兵的心思

快长吧，快长吧！那門前的松树年年都在往上躥，长得比房頂还要高了。欧阳海这年才刚满十六岁。

年年想参軍，年年都落空。抗美援朝第二年，村里敲鑼打鼓地欢送走了好几个；不几年，又敲着鑼鼓，喊着口号欢迎那些抓过俘虏、繳过美国枪的战士們复員回来。可自己还在老鴉窩打轉轉。老战士們讲述的战斗故事，多少次把欧阳海的心带到那炮火連天的战場。等呵等呵，滿以为今年能参上軍，哪曉得队长不同意，支书又不肯开介紹信。說起来很有理，什么"你年齡还不够，参个么事軍"，什么"队里缺人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欧阳海想："哦，工作忙，我就算个大人；想参軍，我就还是娃娃！人家小董象我这么大的时候，早就是队伍上的'小鬼'了，可我……完了！这个軍我是参不上了。"

老鴉窩西南边有座"四州山"，老人們說，爬上山頂就能看見附近的四个州、八个县。欧阳海得閑的时候，几次爬上四州山頂，望着脚下起伏的山巒和远处灰蒙蒙的村鎮，对自己說："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兵，到边防，到战場上去呢？远处是什么样的……"欧阳海踮起脚跟向四山望着，每次每次，他都象是插上了翅膀，飞到那四州八县的上空，飞到那响着炮声的战場上……

蓮溪前些时成立了高級社，沙塘的高級社也成立了。听說老鴉窩这临近的几个村也要成立，县里还答应派工作組来。成立高級社，走社会主义道路，老鴉窩世世代代受苦的貧农下中农哪个不高兴啊。听說这个信儿，人人脸上都带笑。欧阳海更是浸沉在集体化道路的喜悅中；可是，他肚里那把小算盘也在响："等工作組的同志来了，我找他們要求要求，参軍的事也許还有指望哩！"

工作組就要到了，欧阳海主动要求到路上去迎他們。一路上他都在想：工作組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同志，不知道他們好不好說話。兴許他們一看到我就問："欧阳海，还在屋里守

着，还沒去参軍呀？”……想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結論：旣然是县里来的同志，对参軍一定支持——这是十拿九稳的。

前边过来了一个同志，背着个小背包，拿着把雨伞，不用問就知道是工作組的。欧阳海迎着他跑过去，快到跟前的时候，反倒楞住了。

“周排长！……”

“欧阳海，是你呀！”

几年不見排长的面了，这些年来，心里一直在想他，一直盼着他早点回来把自己接到队伍上去。……今天猛地一見面，反倒忘了該說什么。他接过周虎山的背包时才問了一声：

“排长，你到哪里去？”

“凤凰村。”

“凤凰村？”

“就是我們老鴉窩。县委根据乡亲們的要求，正式批准把‘老鴉窩’改名为‘凤凰村’了。”

“好呀！……排长，”欧阳海期待地望着周虎山，眼睛里滿含着感激，“你，你是来接我的呀！”

“啊？……哦哦！”周虎山想了想，拍着他的头說，“小鬼，你还想着当兵的事哩！不錯，是該惦記着这个事儿。不过現在嘛，得看工作情况。你瞧，工作一旦需要，連我这个当兵的还把軍装脫了哩！这不是，县里让我們来帮助成立高級社。”

“你？”

“不信？”周虎山搖了搖手上的雨伞，“早就地方化了。自打你們这里一解放，我就沒有离开过湖南，湘西剿匪結束以后，我就轉业到县里来工作了。”

欧阳海这时才顾上仔細地打量一下周虎山。眞是，身上的軍装都洗得发白了，一条蓝褲子卷到膝盖以上，褪了色的

軍帽上連那个紅紅的五角星也不見了；只是脚上沒变样，还和那年一样穿着双草鞋。……他亲热地抓着周虎山的手握了又握：

"排长，我等了你这么多年，这回你一定要想法把我送到部队上去。你答应过的。"

"沒有問題。"周虎山說着，眨了眨眼睛，心想，得跟这小鬼好好談談，让他明白組織高級社的重要性，还得让他在建社工作中多起点作用哩！

建社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唯独社里的会計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有人說让欧阳海来当；有的人又不同意：他还是个娃娃，全社几百口人的錢财交給他来管，不放心。意見反映到工作組，周虎山想，既然欧阳海当过初級社的記工員，可以让他試試，不行再换嘛。

社里刚把任务分配給欧阳海，他就气呼呼跑来找工作組：

"排长，"他还是习惯用这个老称呼，"会計，我，我干不了。"

"你那記工員就干得很不錯嘛。"周虎山說。

"記工員是記工員，会計是会計……"欧阳海心里就是不想干。

"你現在是記工員兼会計，这該可以了吧！"

"我，我……"欧阳海心里那把算盘又在响：参軍的事怎么办，不参了？

周虎山見他沒說話，站起来說："組織高級社，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可是我們庄稼人几千年来从沒遇到过的大喜事呀！咱們該多出一把力才对。至于你那点鬼心思，我早知道了，我負責把你那块'心病'治好。你先干着，等时机成熟了，找着适

当的人了，一定把你换下来！”

欧阳海还是沒吱声，心里在琢磨周虎山这后半句話的意思，“找着人就把我换下来……”他眉毛一扬，觉得心里有了底。

紧接着，区里开三級干部会議，社的几个干部和工作組的同志都去开会了，家里的工作交給副社长負責。哪曉得当天晚上副社长就病倒了。偏偏正赶上插紅薯的季节，又难得下了一場好雨。不能誤了农时！欧阳海找副社长研究了一下，又和几个老农商量着，决定馬上动手。他連夜把薯苗准备好了。

哪曉得第二天派工的时候遇到了麻煩。

村里有个叫傅承財的，以前做过几天小买卖，还会点裁縫手艺，合作化的时候就不太想入社，这次成立高級社，他也是带着占便宜的思想进来的。派起工来，他总是挑肥拣瘦怕吃亏，大大小小几十件工，他都看不上眼：嫌这个活路重干不了，嫌那个工分少划不来。为他足足磨了半个时辰，欧阳海已經把火憋了半天。

“承財叔，”他耐着性子說，“你莫耽誤大家的工夫罗，快拿主意吧。坡上那块包八十分，沟边那块包五十分，随你拣。”

“莫慌罗，等我再盘算盘算。”

“沒有什么好盘算的啦！工分是大家評的，不会让你吃亏的。”

“那我也要过細划算一下。这‘人不划算家不富，火不烧山地不肥’嘛！”

“只剩我們两个人啦！……你挑剩下的給我。”

“那我要坡上八十分的。”

“先說好，要保种保活，挑水除草的事也包在內的。”欧阳

海嘱咐着說。

“那……”傅承財又变了卦，“我要沟边那块。唉！五十分就五十分！”听口气他好象已經吃了亏。

干部們开完会往回走的时候，发現紅薯秧都插下去了。听說是欧阳海負責搞的，大家对他夸个不完。哪曉得刚迈进社委会的大門，迎面就碰見个告状的人。

“好，干部們都回来了，”傅承財气势汹汹地一屁股坐在門檻上，“我告欧阳海一状！”

“告他么事？”

“告他私心重、見不得人的丑事。让这个娃娃家来当記工員兼会計呀，我一百个不放心！”傅承財滿脸盛气凌人的神色。

“有理不怕人，有話慢慢讲。来，坐吧！”社长給他端了条凳子。

傅承財指手划脚地讲起来。他說沟边那块地里石头多，草也多，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薯秧插下去。按理說本該再給他加三五十分；他只要加十分，欧阳海就是不肯。欧阳海那块地原来包的就多，八十分；拿走八十分不說，又給自己加了四十分，凑了个一百二……“你們干部評評，天下哪有这个理？我呀，我就要告他这个見不得人的丑事！”傅承財結束了他的控告。

欧阳海原来就在屋子里，他坐在那里沒出声。

“小海，怎么回事，你說說看。”社长問。

“我懶得說。”欧阳海望着窗外出神。

“我能不能讲两句？”欧阳德信老头扶着門框問。

“可以，民主办社嘛，有話都可以讲。”

老头也很激动，跨进門来，嘴唇乱抖，两只手比划了好大

一会儿，也沒說出話来。

周虎山倒了一碗水送上去："老人家，你老慢慢讲，不管欧阳海有多大的錯处都可以說，社里管不了他，我們县里管。"

欧阳德信沒有理他，拍拍胸脯对着傅承財說："說話要凭良心，莫看我也姓欧阳，我們老鴉窩——哦，我們凤凰村姓欧阳的多得很。我跟他非亲非故，我跟你也无冤无仇，我也不偏向哪个，我只說几句良心話。……"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欧阳海这几天白天黑夜都在坡上忙。他用了整整两个昼夜，才把坡上那块地弄完了。第三天，又騰出手来帮劳力弱的人家忙了一整天。三天三夜他只睡了两觉。有些社員心里过意不去，說他干的活多、質量好，要把他們自己的工分补給小海四十分。傅承財呢，三天当中赶了两个墟，耽誤了一天工；他听說人們要給欧阳海加工分，今天一早，拿着工分本找欧阳海来了。

"海伢子，我那块地只包五十分，太吃亏了。"

"你靠着沟边，弄水省力气，五十分就不少啦！"

"就光凭那一堆石头，你也該給我再加三十分。"

"工分是大家評的，我怎么能給你加呢？"

"唉……"傅承財換了个話头，"明年我打算把春芝送到城里上学去，那里开銷大……你給我加二十分罗！"

"我給你加了，社里吃亏。"

"十分！"傅承財象在做买卖，把工分本递給了小海。

"一分我也不加！"欧阳海厌恶地把工分本扔回去。

"你給我加十分算了，这里又沒有外人。"

"承財叔，你这思想要不得呀！今天是社会主义，你总是为个人划算，今后怎么得了呵！"欧阳海說完往門外走去。

傅承财拦住他："哦！我总是为个人划算，你呢？"他話中有話地說，"伢子，放明白点子，你莫当我不曉得！"

欧阳海停住了脚："你把話說明了。"

"别个給你加四十分你都加了，我只要加十分就是为个人划算？"

"哪个給我加了四十分？"

"你还想瞞过去呀，有胆子的把工分本拿出来，我們一起找社长去！"

…………

欧阳德信老头喝了一口水，說："这都是我亲耳听見的，往后的事我就不曉得了。"老头說完，刚坐下又站起来补充了一句，"依我說，欧阳海那四十分該加，你那十分就不該加。"

"一个和尚一份斋，有稀有稠打起来。凭什么他吃稠的我喝稀的？凭什么他加得我就加不得？凭什么……"傅承财說得唾沫星子乱飞。

老头一拍桌子打断了他的話："他是为社里劳动，你是为个人赶墟！他是为集体，你是为哪个？"

情况都清楚了，干部們相互递了个眼色，社长說：

"看看，怎么处理好呵？"

干部們还沒讲話，傅承財又站了起来："私自乱加工分，这要当个正事办一办！"

"好。"社长对欧阳海說，"把你工分本拿出来。"

"我不拿。"欧阳海嘴巴里鼓着一口气。

"拿出来給大家看看嘛！"社长催促着。

"我眞的沒有加工分。你們也莫看算啦！"欧阳海的脸气得通紅。

"你瞞不过去了，伢子！老实話告訴你，中午你吃飯的时

候，我已經偷着看过了！”傅承財得意地对大家說，“記在最后一頁上的，还是用紅笔写的个‘一百二十分’哩！”

“好，給你看！”欧阳海把工分本往桌上一丢，轉身就走。周虎山拉住了他。

社长拿起工分本来看了半天：“这上头哪有个什么‘一百二十’？連个八十分也沒有呵！”

“紅笔写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社长指着本說：“这紅笔写的是个‘二十分’，不是‘一百二十分’！”

“咦！”傅承財接过本来一看，也傻了，“怪！”

“怎么回事？小海。”周虎山問。

“坡上那块地我是两天做完的。我才十六岁，不算全劳力，每天記十个工分就算多的了。二一得二，我就記了二十分。”

短短的几句話，說得全屋子的人都沉默起来。不用說，欧阳海不仅沒有給自己加四十分，連原来評好的八十分他都主动减去了六十。

傅承財看見沒有人讲話，解嘲地說：“嘖嘖嘖，唉！这，这都怪我这个眼睛，当时心里一慌，也沒看清楚，把二十分看成了个一百二……”

社长严肃地說：“傅承財，不能怨眼睛，該怨的是你那思想。你也要把它当成个正事办一办哩！社里跟你談过不止一次了，你那中农的发家思想要快些甩掉，要不，害了集体也害了你自己。就凭你这思想，沒把别人的二十分看成二百分，就算你眼睛不錯了！”

大家都笑了。傅承財也跟着咧了咧嘴，那样子比哭还难看些。

第二天早上，社員大会上正式选举会計。

“欧阳海。”很多人說。

“我不同意。”有个人坐在角角里喊。听声音就知道是傅承財。

“說說理由！”

“理由？……他又沒上过学堂，又沒‘毕’过么事‘业’，写写算算的事莫找他，弄錯了賬大家吃亏。……我一百个不同意。”

欧阳德信老人站起来說：“我同意欧阳海。一百个同意！”

“說說理由嘛！”

“理由？”老人楞住了，“么事理由？我不曉得么事叫‘理由’！我只懂一个理：他爱社、爱集体，办事公道，我信得过他。干脆一句話：这样的人把賬算錯了，我也心甘情願。”

老头的話博得全場热烈的掌声。

欧阳海一个人溜出会場，来到松树底下。

“欧阳海，还生气嗎？”周虎山跟了出来說，“問題已經弄清楚了嘛，社員都信得过你。”

“你信不过我呀！”

“我？”

“那年我要跟你去参軍，你說过几年来接我；这回好不容易碰到你，你又叫我等时机成熟，有了会計就把我替下来。这一下好，会計倒有了，我也別再想参什么軍了！”

“欧阳海，参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設，可是农村里也要人为保卫集体利益而斗爭呀！就拿昨天傅承財爭工分这件事来讲，你能說記工員这个工作不重要嗎？你一走，这个工作交給誰呢？只要有保卫祖国的雄心大志，早一两年，晚一两年都会实現的。”

欧阳海被周虎山問得沒有話讲了。他也明白会計这工作

很重要，可是参軍的心思怎么也放不下来。

周虎山看出了欧阳海的心思，連忙又安慰他說："参軍当然是好事罗，为了保住社会主义江山嘛！我們还要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到部队上去哩！不过你現在的年龄还不够，集体化的道路上，需要有人带头。你先为社会主义建設多鋪几块磚，再过两年，我一定送你去参軍。"

周虎山扶着欧阳海的肩膀，两人一起往回走。这时，周虎山似乎才感觉到：眼前的欧阳海，已不是几年前的小海，而是个大人了。

阳光照着門前那棵松树，留下了一大片阴影。从影子看，松树确实不小了，可是要成材，还得經几番风雨哩！

八 飞向前方

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总路綫，乘着强劲有力的东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从黑龙江边到五指山下，到处都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我們欣欣向荣的祖国呵，正沿着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航道，全速前进。凤凰村的人民頂着星星出工，踏着月光归来，意气风发地建設着自己的家园。公社成立了，公路从县城一直鋪到山脚下；工厂办起来了，山区里第一次出現了大烟囱。世世代代住在老鴉窩的人，看着自己的家乡不停地点头：这才象个"凤凰"村了！村里沒有人上过北京，人們站在山头上，感激地望着北方在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懂得我們山里人。山里苦，山里穷哇！山里要是不变，他老人家难过得睡不着呵！

欧阳海几乎忘了这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心里常念着周虎山的那句話，要为社会主义建設多鋪几块磚。記得勘探队来了，公社派他領着他們进了大山，三个来月中踏遍了太

平山、老鷹嘴、四州山的大小山头；勘探队背着各种矿石回去不久，区里的油印报紙上就出現了斗大的紅“喜”字。他还記得有天接到指示以后，他是連夜背起小行李卷来到公社磚瓦厂的。为了給社会主义大厦增添一磚一瓦，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干哪，干哪，祖祖輩輩日思梦想的不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嗎！盼哪，盼哪，望穿了眼睛，流干了泪呵！如今毛主席把我們領上了大路，順着大道往前跑吧！

金門前綫一声炮响，勾起了欧阳海的心事。我們埋头搞社会主义，敌人看了眼紅。这反动派还真的不死心哩。“好，今天是时候了！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三面紅旗，我要当兵去！”

几个月来的兴奋变成滿腔憤怒。欧阳海焦急地往蓮溪报名站跑去，一路都在想：“这回参軍是十拿十稳了：厂里已經同意了；論年龄，虽說不滿十八，可也差不了几天；論力气，挑百把斤重沒有問題。就是个子小了一些。这也不怕，听那些复員的老战士說，志願軍在朝鮮战場上打美国鬼子的时候，小个子战士又机警又灵活，专門能治那些长着‘仙鶴腿’的美国少爷兵哩！”

蓮溪报名站冷冷清清的，欧阳海想：“这回可让我赶了个好时候。”他兴高采烈地进了門。

“同志！”

“干什么？”一个兵役局的干部出来問。

“报名哪！参軍，打仗去。”

“报名？”那个干部笑了笑，“来晚啦，小伙子。”

“晚，晚啦？”欧阳海楞住了。

那位干部拿出一本花名册，拍打着說：

“前天上午名額就滿了！”

欧阳海好象掉进冰窟窿里，从头到脚都凉了。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那位干部說，“还不赶快到别处去看看！沙塘那边的名額也許还剩下几个。”

欧阳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給了自己一拳：

“我眞笨，哪里报名都一样嘛！”他拔腿就跑，边跑边埋怨自己說，“只要能够参上軍、打上仗，就是上天边报名我也不嫌远哪！”

欧阳海兴致不減地朝沙塘跑去。

沙塘的报名站干脆連大門都关着。欧阳海用拳头把大門擂得通通直响，也沒有人出来开門。“也許是沒有听見吧。”他举起了拳头又要捶門。

“你干什么？”身后有个人在問。

“我……”欧阳海轉过身来，抱歉地說，“我是赶来报名应征的。”

“应征？”

“是呵，金門开炮了，我要打仗去！”

“哦！”那个人仔細地打量了欧阳海一番，問道，“我怎么沒見过你，你是哪个村的？”

“我叫欧阳海，凤凰村的。”欧阳海觉得有希望，毕恭毕敬地站着，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补充說，“今年足足十八岁了。按兵役法……”

“凤凰村的？……我們鎭子上还有好多人沒报上名哩！連我家成伢子都晚了一步。”

欧阳海还沒明白对方的身份，恳求着說：

“那你也要帮我想想办法！我打十岁上起就盼着当兵打仗了……”

那个人打断了他的話，說：“你讲些么事哟！你当是由我

来作主呵？咳！我又不是兵役局的干部，你沒看見我还在到处为成伢子想办法嗎？……成伢子硬說是我耽誤了他报名，一天到黑釘着我吵，吵得連觉都困不成呵！”

欧阳海这才明白了对方的身份。他轉身就跑，身后还响着那个人的声音：“……小兄弟！你要是有了办法，帮我成伢子也报一个，他属小龙的，辛巳年冬月初八未时生人，滿十七吃十八的飯了……”

欧阳海赶到白城，白城的名額也滿了。

欧阳海赶到石桥，那里在三天前就“报名截止”。

欧阳海整整跑了一天，到处說好話。干部們态度倒是不錯，就是“名額有限，沒有办法”。

太阳落山了，欧阳海拖着沉得象灌滿了鉛似的两条腿，慢吞吞地往回走。也不知道是因为一天忙得沒吃飯，还是参軍的希望落了空，他簡直一步也走不动了。到了沙塘，他觉得一陣腿軟，无力地坐在一家門口的台阶上。一抬头，看見对面的影壁墙上貼着一张“通告”：

> 凡已报名的应征青年，定于本月十七日上午八时进行体格检查。
>
> 体检地点：沙塘卫生院。

看着通告，欧阳海一算日子，把右脚用力往地上一跺：“完了！今天已經十六号了，明天别个就要去检查体格，可我連名都沒有报上！”他又回到台阶上坐着，双手托着下巴想：“我怎么这么背时呢？想当兵想了整整八年了，連个名都报不上。别个去打反动派，去炮击金門，我欧阳海恐怕連炮声都听不見了。”他心里一陣难过，头漸漸地垂到胸前。“怨哪个呢？”欧阳海还在想，“怨自己报名晚了？……不，怨周排长！那年他要把我带

到队伍上去該有多好呵，恐怕我早就抓过俘虏，繳过枪了！"想起周虎山，他心里一亮堂，"我找他去！他說过今年送我去当兵的。再說他又是部队轉业的，一定会有法子。"力气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他站起来飞快地朝公社跑去。

公社党委书記周虎山正在开会，欧阳海焦急地在他房里等着。他觉得好象等了半辈子，一看，桌上鬧钟的长針才慢慢地爬过一个字。他急得滿屋乱轉，眼睛不时看看鬧钟："該不是停了吧！"可是耳朵里明明听見它滴答滴答地响着。就象过了一辈子似的，門才开了，周虎山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等急了吧？小海，坐坐坐！"周虎山把他让在椅子上坐着，就手递过来一条毛巾，"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了？"

"周书記！"欧阳海擦了一把脸，开門見山地說，"参軍的事。我今年足足十八岁了，你不是說过，等够了年龄，让我去参軍嗎？"

"那就参嘛！現在又沒有誰拦住你，刚才我还跟你們厂里說了。我看关鍵的关鍵，是你自己的态度。"

"关鍵的关鍵？"

"对，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沒有保卫祖国的决心。"

"我的决心你还不知道呵？"欧阳海委屈地說，"現在不是我有沒有决心；关鍵的关鍵，是人家报名处不要我！"

"凭什么？"

欧阳海把报名碰釘子的事，一五一十地全告訴給周虎山。越說越带情緒，最后埋怨地說："……要那年你把我带走該多好，这些麻煩早就沒有了。"

"不要紧嘛！"周虎山还是慢条斯理地說。

"你当然不要紧罗！蔣介石你早就打过了，象我这么大的时候，你軍装都穿破好几套了。可我……"欧阳海沒有說下

去。他从书記的态度上感觉到，这最后的一条門路也快完了。

“不要急，着急也不解决問題。”周虎山往书架旁走去，“你参軍这个事在我脑子里轉了不止一天啦。来，我給你找本书看看。”

“我不看！我要打仗去，蔣介石在那里搞鬼哩。等我打完了蔣介石再回来搞生产。現在关鍵的关鍵是要想法参上軍，打上仗！”

周虎山把书放在欧阳海面前：“你先看看这是本什么书。看了对你有好处。”

一个抱着炸药包的年青战士的画象，出現在欧阳海眼前：《董存瑞的故事》。他急忙拿起书来，仔細地端詳着封面上的董存瑞。看着这个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欧阳海脸上滿是兴奋和激动，目光一亮，眉梢也微微揚了起来。很快地，那兴奋的神色从他脸上溜走了。他把书放回桌上說：

“他抱他的炸药包，我扛我的鋤头。我又沒报上名，也扛不上什么炸药包！”

“别光讲怪話。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参上軍的？”

董存瑞的一些英雄事迹，欧阳海早就听說了；怎么参上軍的却一点都不知道。他眨巴着眼睛問道：

“他是怎么参的軍？”

“你看看这一段。”周虎山指着《董存瑞的故事》中“不到黄河心不死”这一节說，“你好好学学人家！”

欧阳海拿着书，結結巴巴地念不下去，說：“书記，你別难为我了，……这上头还有些字我都不认得。”

“你看个大意就行。”

欧阳海吃力地一句句念下去。漸漸地他心里亮堂了，看着看着，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說：

"董存瑞是凭他那股要杀敌报仇的坚决性，反复要求才参上軍的。董存瑞的指导員也是哭着鬧着要参軍，部队才收留了他。連董存瑞他們的老政委也是这样：在长征路上，宁願餓着肚子，也要跟着紅軍走，結果才当上了兵。"他放下书本說，"周书記，我明白了！能不能参上軍，关鍵的关鍵，在于我有沒有那股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决性。"

周虎山把欧阳海拉到跟前，认真地說：

"对！首先要提高认識，端正入伍动机。否则就算穿上了軍装，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民战士。小海，解放快十年了，人民的觉悟水平越来越高，青年人都願意到部队去鍛炼鍛炼，为保卫社会主义出一把力。党要把那些最优秀的工农子弟送到队伍上去；部队哩，当然也是願意挑选那些保卫祖国最坚决的同志到部队中来。我看这些条件你都具备。只要你真心誠意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那参軍的事嘛，……"他对着欧阳海的耳朵說起悄悄話来。

欧阳海紧鎖着的眉头逐漸舒展开来，嘴角上也挂出一絲微笑。突然，他眉毛往上一揚，双手抱住了周虎山的脖子，高兴地喊着：

"书記，你真是个好书記呵！我心里憋了快十年的那块'病'让你治好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沙塘卫生院的院子里站滿了等待体格检查的应征青年。一位白衣护士拿着一叠体格检查表走出来。她照着表念一个名字，进去一个；检查表已經念完了，院子里还剩一个青年，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

"你叫什么名字？"护士問。

"欧阳海。"

"怎么沒有你的检查表呢?"

"当然沒有。我沒报上名嘛!"

"那你快回去算了,不用在这里等啦!"

"护士同志,我打老鴉窩解放那年就等起,到今天已經等了快十年了,你还让我等到哪一年喲!"

"你……"护士为难地說,"你跟我讲沒有用呵,我們只負責检查身体。"

"那麻煩你把兵役局的干部請出来一下,让我当面跟他說說。"

"好吧,你等着。"护士說完进去了。

欧阳海老老实实地站在院子里等着。他早就想好了,現在想参軍的人太多,不經受一点考驗是当不成兵的。等,就算是对自己坚决性的一次具体考驗吧。

护士同志出来說:"兵役局的同志正忙哩,他說已經知道你的心意了,請你明年再来。"

欧阳海沒有說啥,也沒有动地方,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些青年已經检查完出来了。欧阳海看見他們有的人滿面春风,連蹦带跳地跑了出去,看样子检查的結果不錯;有的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估計是身体的哪一部分不合要求。欧阳海目送着他們一个一个地走了,自己还信心十足地等着。护士偶尔从門口路过,看見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院子里,对他說:

"不是叫你明年再来嗎?"

"今天要不让我参軍,我就站在这个院子里过年!"

护士眨了眨眼睛沒說話,赶紧跑进去把一位兵役局的同志請了出来。

"就是他!"护士指着欧阳海对兵役局的同志說,"从早上

一直等到现在。”

“小同志，”兵役局的同志說，“你沒有报名嘛！”

“同志，我們工厂里忙，抽不出空来报名。”欧阳海說，“其实我心里早就报名了。七岁那年，地主刘大斗放狗咬了我，打那个时候起，我就算报上名了！”他撩起褲脚，露出了左腿上的一块伤疤，“我已經等了整十年了，还要等到哪一天呢？”

那位干部把眼睛盯在伤疤上，然后慢慢地从下而上，看到了欧阳海那滿含着期待而又坚定的眼神。他挠着头皮在考虑什么。

护士同志递上一张表格說：“我这里刚好多一张体格检查表……”

那位干部把体检表交到欧阳海手上：

“你……你先检查检查再說吧。”

“是！”欧阳海大声应着。

“快跟我来吧！”护士同志热情地招呼着。

欧阳海三步并作两步，紧跟着护士进了門。身后忽然传来吵吵声，一个中年人被个小青年拉着走进院里来。欧阳海觉得在哪里見过他，想了想才記起他就是昨天在报名站遇着的那个人，不用說，那个小青年一定是他那沒有报上名的“成伢子”。欧阳海心里說：“小兄弟，现在关鍵的关鍵，是要看看你的坚決性如何了！”

医生把欧阳海检查得那个細呀：这儿听听，那儿又敲敲，眼皮也翻过来了，耳朵里也捅过了，連牙齿有多少都点了数……是凡能看見的地方都看了。折騰了半天，才在体检表上写了个“一般”。欧阳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眼珠一轉，決定再去找周书記。

还沒走出大門，听見耳房里有人在談話，声音透过門縫传

了出来。

“……不行呵！”一个声音在說，“你們公社我們頂多只能要十个，可是报名的就有二百多。”

“象他这样的青年到部队，一定是个好样儿的！把这样的青年送到部队去鍛炼，也是我們的义务。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你瞧瞧他今天这坚决性……”这是周书記的声音。

欧阳海听着，心里一热。他小声說：“……好书記，你为我想得真周全呵！”

工厂里出了一张大喜报，欧阳海被批准参軍了！下边还剩下媽媽那一道关口。欧阳海想，怎么对媽媽讲呢？現在这个“关鍵的关鍵”是她老人家的态度了。他决定拖几天再看。

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欧阳海才从工厂回到家里来。路上他想了很多理由，准备对付媽媽。轉过山口，看見門前那棵松树了，他反倒胆怯起来：“怎么跟媽媽說呢？”这会儿，他是又想快点見到媽媽，又有点怕，“船到桥下自然直，到时候再說。”

进了門，媽媽不在，他心里平静一些。

“三三，你回来了！”媽媽在里屋說。

“嗯。”欧阳海胡乱答应了一声，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变成乱七八糟的了。路上想好的那些話，連一句也記不起来了。他有点后悔，这一趟不該回来，直接从工厂走了，倒比現在好受些。

媽媽走了出来，眼睛不看欧阳海，低着头說：“三三，你到底还是回来了。衣服給你收拾好了，在你床头上放着。”說完，伤心地背过脸去。

欧阳海沒有料到媽媽早就知道了，更沒有想到，媽媽已經替他收拾好了行裝。打开包袱，是几件洗得干干淨淨、叠得平

平整整的衣服；那磨破了的肩膀头都用新布补好了。欧阳海最害怕的这道关口，媽媽自己闖了过来。……媽媽养育我十八年，十八个寒暑呵，天天看見媽媽囲着火塘轉，自己竟不曉得她是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媽媽！

“媽！”欧阳海喊了一声，想扑到媽媽跟前去，又怕惹得媽媽更伤心，只好站在原地沒有动。

媽媽还在伤心。她輕輕地晃着头，轉过身来瞟了儿子一眼，想說什么又沒有說出来。

欧阳海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話来安慰媽媽。刚好大哥从門外进来，欧阳海走到媽媽跟前說：

“媽！那年大哥被抓了壮丁，那是为刘大斗他們去卖命，为财主老爷們去当炮灰呀。我今天参軍，是为穷人去打仗。我是去保卫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保卫你老人家的……”

“三三，这些媽媽心里明白，那‘两丁抽一’的日子就象在昨天。那年月怕抽丁，又是躲来又是跑，生个儿子是遭一場灾；今天是挤着搶着要当兵呵。这眞是世道变了！”

“那你老还伤心做么事？”

“儿呵，眼下我又有孙子又有外孙守在跟前，你要走就走，我还有么事舍不得的？我伤心的是，参軍这么大个事，你都不跟媽先說一声！我就是再糊塗，我也不会拦你呀！三三，你这是信不过用野菜把你喂大的媽媽呵！……”

听見媽媽的这几句話，象寒冬腊月里几口开水进了肚，欧阳海觉得周身热呼呼的。他激动地扑倒在媽媽跟前：

“媽，我的好媽媽！……”

…………

一切都顺利地解决了，这反倒使欧阳海心里翻騰起来。他好象这时才发觉自己舍不得媽媽，舍不得老鴉窩，也舍不得

离开这間屋子。躺在床上，望着屋頂，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小时候，我还想数天上到底有多少顆星星哩！明天一走，我会睡在另外一块屋頂底下，只是再也不会数星星了。”他又想起了在草堆里过夜的情景，梦里抓魚，……他好象听見了四妹子嘶哑的哭声，仿佛看見了到蓮溪街上討米时，媽媽那紧鎖着眉头、嘴角微微抽搐着的苦脸。……两块糍粑，两条小魚，在眼前晃动起来，雪地上的脚印，也一个个展現在他的面前……“多么苦的日子，多么冷的天呵！万万不能让它再回来！”他觉得脸上有条冰凉的东西在爬似的，一摸，才知道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不行，我要走，我要开炮去！不能让那些吃人的家伙，带着苦日子再回来！”他激动地握紧拳头往鋪板上一捶，靜靜的小屋里发出一声有力的响声。

屋外，陣陣惊雷滚过山巒起伏的老鴉窩。……

太阳还沒露头，山里飄着一层薄薄的晨雾。欧阳海要上路了，全家送他到門口。他看了看門前的松树。松树，早已是枝大叶茂了，笔直的树干挺立着，松針傲指蓝天。十八个春秋，十八个冰雪风霜、阳光雨露，使它也长大成材了。是呵，欧阳海已經十八岁了，該是他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貢献力量的时候了。

欧阳恒文把他长滿厚茧的大手，搭在儿子的肩上說：

“三三，家里的事你莫挂記。到了队伍上，可要为我們貧农人家爭口气，事事都要干在前头呵！”

“爹，这你放心。我一定处处爭个上游！”

玉英姐从門里跑出来喊着：“三三，你的书！”說着，把那本《董存瑞的故事》递給了弟弟。

“到了地方，就打信回来！啊？”媽媽嘱咐着。

欧阳海知道是該走的时候了。他深情地用眼睛向媽媽，向松树，向全家人告別。他带着亲人們的期望上了路。

到了村口，欧阳海回过头来，看見媽媽还眼巴巴地望着他；爹爹拿着小烟袋揮了揮，好象在說：

“三三，往前走吧！”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松树上，照在媽媽他們身上，也洒滿了欧阳海住了十八年的凤凰村。

头上朝霞滿天。欧阳海觉得心里特别舒坦。他把《董存瑞的故事》放进包里，回过头来迈上了大道。一陣晨风迎面扑来，欧阳海加紧跑了几步，一面舒展着手臂，一面张开大嘴，貪婪地呼吸着家乡的空气。他仿佛在飞，仿佛在喊着：

“董存瑞！我的好兄弟，欧阳海正踏着你的脚印，跟上来了！”

第三章 战斗在召喚

九 炮声在哪方

京广铁路上，一列火車飞快地向南奔馳。列車滿載着刚入伍的新兵，滿載着欢笑和歌声。

> 我是一个兵，
> 来自老百姓，
> 打敗了日本狗强盜，
> 消灭了蔣匪軍。
> …………
> 誰敢发动战爭，

坚决打它不——留——情！

这支《我是一个兵》，很多人从刚刚戴上紅领巾的时候，就已經会哼哼了；有的人是腰里别着个木头手枪时学会的。可是今天唱了一遍又一遍，还不过瘾。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今天再唱，心情不同了，歌詞好象格外亲切。不是嗎？車厢里的哪一个“我”不“是一个兵”哩！这詞儿，就象特意为他們这些人写的。唱啊，唱啊，歌声把列車行进时发出的巨大响声都盖住了……

忽然，車厢的那头冒出来一个男高音，就象有誰下了个命令，大家都自动地閉住了嘴，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唱歌的战士叫刘伟城，他长得出奇的高大，往哪儿一站，就象半垛城墙竖在哪里。按常规，这样的大个子，早被籃球队物色去了。一身特大号的新軍装，紧紧地綳在他身上，象小蒲扇似的两只大巴掌，正一上一下地为自己打着拍子。

今年一开春，
我当上解放軍；
挎上了冲鋒枪，
軍装正合身。

車厢里会唱的同志，輕声地和着；大部分不会唱的，也随着曲調的节奏，左右摇晃着身子。

眞是乐死人，
眞——是乐死人！

是呵，參了軍，怎能不乐呢！全列車的新兵，哪一个不是經过了几番周折，才參上軍的？如今坐上了火車，又正往前边

开着，多年的願望成了現实，不乐才怪哩！……車上掌声、笑声、列車行进的咣当声混成一片。

紧靠着車窗坐着一个年青的战士。他沒有参加到这个欢乐的集体中来，手里拿着一本《董存瑞的故事》，全神貫注地望着窗外的原野：路边的树和电綫杆子，急速地朝后边倒过去；村庄和田野也都一眨眼就不見了；只是远处的群山，象跟着列車一起在移动，又象在原地打轉轉。火車已經开行一天了，穿过了多少座山，越过了多少条水呵，前边，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河哩！……战士望着窗外的大地，明亮的眼睛一閃一閃的。他輕輕地喊了一声："祖国呵！……"想了想，眉梢往上一揚，又掏出个笔記本来写着：

> 祖国呵，今天我穿上了軍装，拿起了枪，我要終身为你战斗！
> 祖国呵，我要在炮火中鍛炼成长，我要……

他觉得心里还有些意思表达不出来，滿肚子的話不知怎么說才好。是呵，自己沒有上过学堂，只念过一年半夜校，文化不高嘛！他想，还应該写几句关于打仗、杀敌、当战斗英雄的話。他把头枕在車窗上，苦苦地琢磨着。……

"喂，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又高又大的刘伟城过来問他。

"欧阳海。"他回答着，眼睛沒挪地方，心里还在想那些詞儿。

"想家啦，是不是？"

欧阳海沒理他。

大个子干脆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不要紧，我也和你一样，不光是想家，昨天还流了几滴眼泪哩！……过几天就习惯了。"

欧阳海心里想："这个同志才怪哩，你自己想家，还要我也跟着你一起想！……"他还是沒吱声。

“你家在哪儿，啊？”大个子大大咧咧地問。

欧阳海这才抬起头来仔細打量着对方。他发觉坐在面前的，就是刚才唱歌的大个子，心里說：“参軍是好不容易才爭取来的，为打仗、为杀敌人才来当这个兵，想家干什么？再說，你既然想家，干什么刚才又唱‘眞是乐死人’呢？”

“說呵，你家在哪里？”

“我沒有家！”欧阳海硬帮帮的話，象甩出来的一把石头子。甩完了，又背过臉去想他的打仗杀敌、当英雄的詞儿。

刘伟城被崩了一下。他站起来要走了，顺手揉了揉欧阳海的头发說：“小鬼！我想家的时候别人問我，也是不好意思說的。你呀，和我一模一样！”說完大摇大摆地走了。

欧阳海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在說：“我和你不一样。我們山里人，解放前受了多少苦，翻身后又尝到了多少甜！越是想到从前的老鴉窩，我越是要参軍；越是看到凤凰村的社会主义建設，我越是要到前方去打仗。”他望着书上的董存瑞，继續对自己說，“看看人家，自小来到部队上，从来不想家。我应該向他学，一心一意地多杀敌人多立功。”他想起了临走时爹爹的嘱咐、周虎山书記的談話，“对！不能惦記着家里的事，这是来为社会主义当兵，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

“加油，加油！”車厢那头又热鬧起来。

“好——一比零，刘大个胜！”

“二比零，刘大个胜！”

“三比零，好啊！”有个小战士用手当作喇叭筒在那里喊着，“喂，各位听众注意了，各位观众注意了，本广播电台第八次播音：大力士刘伟城已經三战三捷，創造了不败的紀录。誰敢和大力士扳手腕子的，請过来报名。”

沒有人去。刘伟城站起来朝車厢各处望了望，好象在問：“誰敢来？”

欧阳海一看，是他！忙把《董存瑞的故事》揣进衣兜里，边跑边喊着：

“我来！”

“你？”刚才当广播員的小黄說，“你不行。你是‘輕量級’的，人家是‘重量級’的。”

刘伟城故意挺起胸脯，望着欧阳海笑了笑。

“不管‘重’的‘輕’的，敢不敢吧？”欧阳海說。

“那就試試吧。”刘伟城滿不在乎地坐了下来，“扳不赢可不兴哭呵！”

欧阳海笑了笑，面对着大个子，自己还是有些信心的。从小打柴烧炭，十多岁上就頂个全劳力了；人虽长得瘦小一点，可干巴劲儿还有一些。他把全身的力气和心里对大个子的不滿意都憋在手腕子上。第一回合，刘伟城沒費什么劲就把欧阳海扳倒了。第二回合，双方坚持了一下，还是刘伟城胜。第三次，双方互不相让地坚持着，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向那边歪过去。欧阳海发觉对方的脸都脹紅了，而自已还留着一把劲沒使，他心里有了底。可是坐的姿势不带劲，那把力气使不出来。正想挪过身子和对方决战的时候，一不小心，又让刘伟城趁机扳倒了。

“三比零！刘大个子再传捷报。”小黄大声宣布着。刘伟城也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欧阳海坐着沒有动。他想，要再来一次，我准能赢他。他一把拉住刘伟城說：

“大个子，再来一次吧。”

“算了，小鬼！你不是对手！”刘伟城說。

“已經三比零了，捞不回本儿来啦！”小黄也說。

“我不是要捞本。刚才我琢磨到一点窍門，要是再来一次，他一定扳不倒我。”欧阳海說。他心里有把握。

“也行。”小黄說，“再来一次‘安慰赛’。大个子，来吧！”

“好吧，安慰安慰！”刘伟城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等一下！”欧阳海活动活动手臂，又把坐的姿势調整了一番，“这可是关鍵又关鍵的一次啊！”他心里嘱咐着自己說。然后，稳稳当当地握紧了对方的大手。

欧阳海用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先留着一把劲，等待大个子的进攻。沒想到大个子不是朝前使劲，而是主动地朝后边倒了下去。

“这……”欧阳海詫异地站了起来，他还沒有明白对方的意思。

“好，小鬼，算你赢了！”大个子满脸得意。

周围观战的同志轰的一声全笑了起来。裁判員小黄站起来大声宣布着：

“同志們注意了，同志們注意了！最新消息：‘安慰赛’冠軍已經产生，是由——”他問欧阳海，“你叫什么名字？”

欧阳海沒有回答，刚才刘伟城的这一招儿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先是楞住了，听見了同志們的笑声，才眞正地难过起来。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呢？扳手腕嘛，誰胜誰負都一样，你故意整我干什么……他悶声悶气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紧皺眉头暗暗地下着决心：“好，你‘让’我！我們俩在战場上比比，看看誰能多杀敌人多繳枪！”

天色漸漸地暗了，窗外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远山也只留下了一个剪影。欧阳海恋恋不舍地把眼睛从窗外收了回来。他发现車厢里有一个同志总在忙着。記得中午开飯的时候，

他也是忙前忙后，为同志們打飯送菜，帮助新同志找碗筷；这会儿，他又提着一桶开水，朝自己走来。

"欧阳海，你喝水不？"那个同志問道。

"你怎么曉得我叫欧阳海？"

"我当然曉得。我会算！"

欧阳海看見他的軍衣都洗得发白了，笑着說："我也会算，你——是个班长。"

"我叫陈永林，四班的。"陈永林倒了一碗水，递給欧阳海。

欧阳海沒有接水。他把班长拉到身边坐下："班长，我們这是往哪儿开呀？"

"前边。"

"这我知道。我是問去什么地方？"

"这个……"陈永林搖搖头，认眞地說，"这不能讲，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欧阳海不大明白。

"軍事秘密嘛！"

"哦！……"欧阳海半张着的嘴巴好半天沒合攏来，眼睛也分外明亮起来。尽管班长沒有正面解答，可是"軍事秘密"这几个字已經說明了問题，同时也給他带来了极大的兴奋；如今自己的行动与"軍事秘密"有关了，可不象在家砍柴的时候，什么"北坡"哪，"后山"哪……随随便便就把地方說出来了。"既是'軍事秘密'，想必与打仗有关系！对。"想着这些，他的心跳得格外有力，周身的血液也好象加快了速度，"哼！扳手腕子算什么，打仗才是眞功夫哩——这才是关鍵的关鍵！"

"班长，"欧阳海故意把声音放得很低，好象害怕泄露了"軍机"似的，"我們……是往海边上开吧！"

"嗯。"陈永林答应着，又点了点头。

“这我就不怕了！”欧阳海高兴得叫了起来。

陈永林莫名其妙地問：“不怕？不怕什么？……”

欧阳海沒有回答他。他正在想自己的心事：临来以前，他在周书記屋里那张密密麻麻的地图上，左找右找也沒有找到金門和馬祖这两个小島，沒想到現在自己正往那边开着哩。也不曉得大海是什么样的，到了海边，一定可以看見金門，……嗯，馬祖也行。只要对面有蔣介石，那我們还能饒了他！欧阳海仿佛已經听見了炮声，已經掐住了蔣介石的脖子，……想着想着，他咯咯地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陈永林問。

欧阳海还是沒有回答。他是在笑昨天上火車时碰見了一个老兵。欧阳海問他：“同志，我們是上前綫去吧？”那老兵說：“你胡想些什么！”說完就走了。走了沒几步，又回轉身来把欧阳海批評了两句……

“怪不得哩！”欧阳海还在想，“原来那个老兵也是怕暴露了‘軍事秘密’呵！这也难怪他，上級有規定不許到处乱讲的，要是我知道地方，也不能乱喳喳呵。‘軍事秘密’嘛！……”

“班长，”欧阳海拐了个弯儿問道，“你……打过很多次仗了吧？”

“沒有。”

“沒有？”欧阳海眨眨眼睛，心想，这个班长挺謙虚的，要能跟他在一起就太好了。

“我們的連首长都打过仗。”陈永林說，“开原战斗最著名的刺杀英雄就在我們連。他一个人拼倒了五个敌人，刺刀都捅弯了；后来他提着根爆破筒冲进了敌人的工事，用手攥住了敌人发紅的枪管，硬夺过来一挺重机枪！”

“是嗎！”

“不光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又立了几大功。不管是中国反动派，还是外国反动派，都是他手下败将。我听說临津江东上浦坊战斗，他抓了个美国佬，押着往回走的时候，半道上那个美国俘虏想跑，他一不开枪二不撵，只在背后大喊了一声：‘站住！’就把那美国佬吓瘫了。押回来以后，那美国鬼子怎么也起不了床，医生左检查右检查也不知道伤在哪儿。后来听他們俘虏自己說，这叫‘吃惊病’。按咱們中国的老說法，那叫做把苦胆吓破了！”陈永林繪声繪色地讲着，周围听故事的同志都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欧阳海完全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中。他心里在讲：“强将手下无弱兵。有了这样好的連首长，那今后就等着多杀敌人，多立功吧。……咳！跟上这支英雄部队可眞不錯呵！”

夜幕完全降下来了，窗外一片漆黑。听声音，火車好象加快了速度。欧阳海希望它能开得再快点，快些把自己拉到前綫去。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董存瑞的故事》，深情地望着封面上的英雄說：“董存瑞，你为新中国举起了炸药包，我欧阳海馬上就要为了社会主义，向敌人开炮了！”

車厢有节奏地晃动着，欧阳海带着滿脑子的幻想，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咣当咣当的震动声，把这个刚刚入伍的新兵带入了梦乡，带上了战場。他一会儿紧鎖着两道黑眉，一会儿又揚起眉梢咧嘴微笑——欧阳海正在参加一場紧张的战斗哩！前方，車头传来一声长鳴，也許正給梦中的新兵吹响了决战的冲鋒号。……

东方刚刚发白，列車在祖国南方边境上的一个小車站停下来。陈永林捅了捅睡梦中的欧阳海說：

“快醒醒！咱們到了，下車吧。”

“到了？”欧阳海揉揉眼睛，背起背包就跳下車去。身后传

来叫新兵集合的哨声，他好象沒听見似的，一口气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他想赶快看看大海，看看我們的大炮。可是前边，是座更高的大山；耳边，响着火車头喘气的声音。

大海在哪里？……

炮声在哪方？……

欧阳海木呆呆地站在山头上。这个从山沟来的、刚刚入伍的新兵，仿佛又退回到他老鴉窩的童年——作为一个娃娃，他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明白了……

十　信

“金門在哪里？”“炮声怎么沒听見？”这两个問題，把欧阳海的脑子塞得满登登的。他几次张口想問問班长和老兵們，話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如今是个兵了，要有个兵的样子，不能象在家里似的乱說乱問；再說也記不得今天是单号还是双号，沒听見炮声算什么，也許今天正赶上个“双号不打炮”哩！——幸亏沒問，要不別人又該笑話我这山沟里来的新兵了。欧阳海把“金門”“炮声”这两个問題一直憋在肚子里，从早上憋到中午，又从中午憋到日头偏西。

靠山脚有一排用竹子搭成的草棚，这就是三連的营房了。門前的黄土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斜坡上，有用貝壳鑲嵌成的四个醒目大字：“保卫祖国”。紧靠东边的那間草棚里，四班的战士們盘着腿在床上坐成个圓圈，正在开会。

“同志們，”四班长陈永林手里拿着个小本說，“从今天起，我們都是四班的同志了，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现在我們先开个班务会……”

“班务会？”大个子刘伟城插了一句。

欧阳海一看又是他，心里說：“不懂你就听嘛，問什么呢？”

"班务会，就是处理、解决有关本班一些問題的会議。"陈永林耐心地解释着，"今后班里有什么事情，我們就召开班务会来研究解决……"

陈永林还沒讲完，刘伟城又大大咧咧地搶着說："懂了，懂了！"

"今天，"陈永林接着往下讲，"我們先互相介紹介紹，认識一下：叫什么名字，哪里的人，多大的岁数，是不是……"

沒等陈永林說完，"我說，我說""我先讲，我先讲"的叫声，又把班长的話音蓋住了，会上乱成一片。

欧阳海稳稳当当地举起右手，不慌不忙地喊着：

"报告！"——这还是他在老鴉窩的时候跟着小董他們学会的。

"請欧阳海同志发言。"陈永林向欧阳海点了点头，又对大家讲，"以后我們开会发言，希望都能象欧阳海同志这样：先举手，后发言。要不，会場就乱了。"

欧阳海心里很高兴，他想站起来，又觉得站在床上不象样子，于是只往前欠了欠身子，說道：

"我叫欧阳海。湖南省桂阳县凤凰村人，今年一十八岁。"說完了，他对自己这段发言很滿意：簡单、干脆，一清二楚的。

"完了嗎？"陈永林問。

"完了。"欧阳海有点后悔：怎么把"完了"这两个字忘了呢？当年周排长領着四班在老鴉窩开会，誰发完了言，都要說这两个字的。

"是不是党員，是不是团員，什么时候加入的，都說一下。"陈永林还望着欧阳海。

"我……"欧阳海象被什么噎住了似的，停了好一会儿，才望着班长摇了摇头。他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解放这么

些年了，自己也滿了十八岁，可是連組織都沒有加入，怨只怨自己进步慢，觉悟低。唉！……他感到耳朵里嗡嗡乱叫，下边誰在发言介紹他都沒听清楚，好象是几个老同志在作介紹，完了以后，又隐隐約約听見刘伟城的声音：

"……共青团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采石場入团的。"

欧阳海羡慕地望着刘伟城，心里說："大个子虽然扳手腕子的时候整了我一下，可人家这点就比我强，入团一年多了。这可是关鍵問題，我呀，一定好好努力，一定要爭取解决組織問題。"

陈永林捅了捅身边一个小战士說："开会的时候不要看小人书。現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那个小战士急忙把小人书掖到被子底下，"我……我說什么呀？"

同志們都笑了起来，陈永林赶忙制止大家，对小战士說："互相介紹介紹嘛。"

"哦！我叫魏武跃。"

"什么？睡午觉！"刘伟城插了一句，立刻引起一陣哄笑。

"魏武跃！姓魏的魏，文武的武，跃进的跃！……今年……今年十……十六岁。"

"十六岁就来当兵啊？"

"来学习嘛，你管我多大年紀！"

"什么什么？"刘大个插嘴說，"来学习？学什么？"

"学什么都行。我想学开汽車，又想学文化，……好些人都說，解放軍是个大学校，只要自己願意学，什么都能学到手！"魏武跃认眞地說。

"那也不能带着小人书来学习呀！……"

刘大个还沒說完又引起一場大笑，班长制止了好半天，会

場也靜不下來。

欧阳海沒笑，他觉得这沒什么，想來学习这有什么可笑的？另外，更不該笑他十六岁就來参軍。人家董存瑞还不是十五六岁就当兵了，还不是照样抓俘虏、繳机枪！……想到这个，“炮声”“金門”这两个問題又在脑子里轉了起來。

轰——轰——轰轰——巨大的爆炸声从山后滚滚而来。欧阳海第一个跳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

“放炮，别管它！”一个老兵說。

“放炮！好啊——”欧阳海連鞋也沒顾得上穿，嗖地一下从窗口跳了出去，光着脚片子就往山上奔。

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得更激烈了，震得欧阳海耳朵发麻。他边跑边喊着：

“我可把你等来了！我还以为今天是双号，不打炮了哩！”“炮”声轰跑了欧阳海心里那两个問題，把滿肚子的疑虑、焦急、担心都轰沒了。

欧阳海一跑，把全班都弄楞了。陈永林也光着脚撵了出去，一把拉住欧阳海說：

“你，你要干什么去？”

“班长，我看看打炮去！”

“那里危险哪！”

“不怕，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欧阳海說完又要跑。

陈永林拦住他說：“昨天剛下火車你就不請假乱跑，今天你又……”

“今天我請假嘛！班长，快放开我，要不人家炮都打完了。”

“那有什么好看的，以后我們天天打。回去吧！……欧阳

海，开会的时候不兴乱跑。你刚入伍，这还算是头两次，以后再这样，可要受批評了。”

欧阳海跟着班长回到屋里来。他还在悶着头高兴，小声自言自語地說：“只要听見了炮声，別說批評，你打我两巴掌我也干哪。”

刚散会，欧阳海就拿起班长的自动步枪說：

“班长，快！快来教教我怎么瞄准，怎么打。”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不急还行？現在是早一天学会，早一天用呵！”

欧阳海根据班长讲的要領，一个人趴在地上练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見了，才兴犹未尽地回到屋里来。他恋恋不舍地把枪还給陈永林。

“班长，我們怎么还不发枪？”

“枪？”陈永林說，“那还早着哩！”

“那总得要有个什么……可以……”欧阳海做了个射击的姿势，“不能让手老是閑着。”

“这你放心，咱們当兵的手是閑不着的。明天就会发給你一件武器。”

“什么武器？”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陈永林笑着說。

欧阳海沒有继續追問下去。他早就懂得，武器更是属于“軍事秘密”，是不兴随便打听的。再說現在都是祖国造的，不管发什么都行。……成了，一切問題都解决了。忽然他又觉得还有点什么事沒有办，想了一会儿才意識到：“哦！該給家里写封信，以后恐怕就沒有时間办这些事了。”

欧阳海趴在床沿上，就着一盞小油灯，細心地一笔一笔地写着：

双亲大人：

来信不为别事。儿已到了前綫，儿的住址因軍事秘密不能相告。这里从早到晚炮声不断，連长是个战斗英雄，班长也是打仗的里手。儿一定努力杀敌，下封信里定将立功喜报邮給二老，請双亲只管放心，莫要挂念。

此外，还有一事稟知二老（請万万不可告訴外人！！！）：

明日上級要发給儿一支新式武器，是祖国最新制造的……

…………

他还写了几句問候哥哥姐姐的話。看看时間还早，又按同样的意思，給公社周虎山书記写了一封，这才心滿意足地躺上床去。

熄灯号一响，陈永林挨个儿替同志們掖好蚊帳，然后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了。身旁的那个小战士"睡午觉"，已經打起呼噜来。月光正好透过窗戶，照在欧阳海的床上。他悄悄地从枕头底下摸出《董存瑞的故事》，想看看董存瑞第一次战斗是怎么打的。光綫太暗，看不清，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这么几个字："董存瑞刚参軍不两天就打上仗了……"他合上书本想：我也不錯，頂多比董存瑞晚几天。

屋頂上透进一縷月光，象条带子似的垂了下来，在蚊帳上映出一个小白点。欧阳海望着它出神：前些时还躺在家里看星星呢，今天已經到了这里，明天，——是呵，明天将有什么样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这个新兵呢？……

欧阳海醒来的时候，陈永林已經把全班同志的洗脸水都打来了，牙膏也挤在各人的牙刷上。人人都感到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幸福，溫暖，愉快。欧阳海也觉得来到部队这两天当中，事事都顺遂。可是，現在心里又起了两个新的波瀾：会发給一件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参加打炮呢？

早飯以后，全連在草棚門口集合。一个滿臉黑胡茬子的同志从連部走了出来。欧阳海見他膀大腰圓，两道濃眉又黑又粗，直卜楞楞地橫在額头上。心想，不用問就知道他是連长，看一眼就知道是个战斗英雄。大胡子往队前一站，虎彪彪的象釘在那里似的。

“同志們！”黑胡茬子右手掖在腰带上，揮舞着左臂說，“連长不在，我也是今天早上才赶回来。咱們先认識一下，我叫曾武軍……”

“五斤？”有个新兵在队列里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黑胡茬子接着說：“大伙别笑，小时候我是叫‘五斤’来着。爹媽沒文化，不会起名，我也不知道自己生下来以后叫啥；赶我四岁上爹媽一死，財主要拿我卖了抵賬，是隔壁的老邻居用五斤高粱米把我贖了回来，从那才叫上了‘五斤’这个名儿。后来收养我的爹媽又死了，我跑到革命部队里来。有人說，‘五斤’太难听，換个名儿吧。首长說，这个名儿好，叫着它能不忘本。文化教員按字音給我改成这文武的武，軍队的軍，意思是叫我一輩子拿着枪杆鬧革命。我想，咱們这一堆同志当中，”他伸直了手臂，挨个在同志們面前滑过，“解放前沒有名字，或者是沒有个正名儿的人，一定不止我一个。”

欧阳海想起了自己男扮女装的童年，紧咬着嘴唇，深情地望着这位大胡子。心里的好多往事，都被黑胡茬子的这段話勾起来了。

“好了，今天不扯这些，往后在一起工作久了，大伙就会熟識的。”

曾武軍接着又讲了些工建的意义和砍树当中应該注意的事項，特别强調新同志要注意安全，防止工伤事故……这些，欧阳海都沒听进去。他亲切地望着大胡子在想：“他不是連长

是誰呢？”

陈永林扛着一大捆东西，来到四班同志們跟前，欧阳海忙上前去打听。

“班长，那个黑胡子是誰呀？”

“指导員嘛！”

“哦！……”欧阳海又仔細地看了看黑胡子。心想：“这个指导員眞不錯，一定也够厉害的，瞧他那……”

“欧阳海！”陈永林喊。

欧阳海的思路被打断了，連忙答应：

“到！”

“这个給你！”

“什么？”

“‘武器’呀！”陈永林說着递过来一把斧子。

欧阳海接过斧子一看，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这算什么武器？”

“我們工建部队全靠这个武器。沒有它，怎么能砍倒大树做支撑木？”

欧阳海似乎明白过来了，怪不得刚才指导員說什么“工建工建”，还說新同志要注意安全哩！

“班长，我，我不是来砍树的。你让我上打炮那儿去。”

“打炮？”

“对，昨天开班务会的时候人家打得多热火……”

“哦！你这个小鬼，那，那是一連在用炸药崩石头嘛！”

“崩石头？”欧阳海心里全凉了。不用問，金門根本就不在这个方向，完了，連馬祖也看不見了，一切都完了！唉！

队伍已經上山了。陈永林和欧阳海留在后边，一路上他耐心地給欧阳海解释工建部队的任务：为什么要砍树，为什么

要用炸药崩石头，以后还要干些什么……欧阳海明白倒是明白了，可是嘴角也耷拉了下来。他心里說："这下子好，关鍵的关鍵也完了！……人家董存瑞'参軍不两天就打上仗了'；我哩，参軍不两天就砍上树了。这，这不跟我小时候在家拿着小木头手枪一个样！"班长还說了些什么，他沒听进去，脑子里只有一句話在打轉："关鍵的关鍵哪……咳！这个'軍'，我是'参'錯地方了。"

欧阳海遇着了难題，天大的难題。他想，董存瑞遇到过这样的事沒有？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应該向那本书求教。他习慣地把手伸进兜里去，想掏那本《董存瑞的故事》，沒想到书沒有带来，倒从口袋里把昨天晚上写好的那两封信掏出来了。信里还写着"儿已到了前綫……这里从早到晚炮声不断……立功喜报邮給二老"，还有什么"新式武器"哩！……他难过地把信撕了，揉成一团，悄悄地朝身后使劲扔去。

信不偏不歪正好打在后边走着的一个人的头上。那个人摸着满脸的胡茬子楞了一下，"哦！"他想起来了，前边走着的，正是刚才动員时那个心不在焉的小鬼，怪不得发工具的时候，他跟班长嘰咕了好半天哩……他不声不响地弯下腰去把信拾了起来，笑着把它揣进自己的皮挎包里。

十一　百万农奴站起来

榕树又添上了一身逗人喜爱的嫩綠色的新装。早春刚刚过去，四月的南方，論气候，已經进入了漫长的夏季。

欧阳海每天扛着斧子出工，又扛着斧子回来。从工作上看，他沒有什么可挑剔的：不仅干得不坏，而且在新同志中，还算最突出的一个。至于思想嘛……思想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装着，誰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

工作完了，或者是休息时間，欧阳海总是捧着那本《董存瑞的故事》，一个人坐在山坡上看。从头到尾，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每次再看，仍然和第一遍一样深深地激动着他。看到董存瑞参軍的地方，他为他高兴；看到董存瑞打仗、繳机枪、偵察、挂帅点将的章节，他渾身火辣辣地坐不住；看到董存瑞炸碉堡的时候，他总要情不自禁地举起左手，模仿董存瑞那个震撼世界的英雄姿势，輕声地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可是一合上书本，他又感到茫然。

"唉！我要早点出世就好了！"欧阳海給了自己的后脖頸一巴掌，"人家董存瑞該有多幸福，出生在战爭年代，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参上軍，起碼还不打它几仗！现在，什么都晚了，什么都赶不上了！就算是参了軍，也只剩下掄斧子呀、砍大树呀这样的'战斗'任务留給自己了。……工作当然重要，可是一个人短短几十年的一生当中，总应該过得更有意义才对。今天，要想多杀敌人，多繳枪，轰轰烈烈当个战斗英雄什么的，那眞是难上加难了！"

这天傍晚，欧阳海刚爬上山坡，书还沒打开，就听見班长在喊他。說是看电影，叫他快点下去。

和前几次一样，一放就是两部影片：在正片《上甘岭》的前边，还加映一部反映百万农奴站起来的新聞紀录片。听說《上甘岭》演的是打美帝国主义的事，欧阳海来了劲头。——自己不能去打帝国主义、反动派，能看看打美帝国主义的电影也是好的。

两根竹竿挑起一块白布，算是銀幕。战士們席地而坐，歌声一陣接着一陣。

开始放映了，銀幕上出現了白皚皚的雪山，急湍的河流，黑压压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边的草原。解說員深沉渾厚的低

音，在欧阳海耳边响了起来：

"……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有一片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它是我們伟大祖国的西南屏障。……"

銀幕上又出現了金碧輝煌的喇嘛寺庙和肥头大耳的喇嘛。不一会儿，从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里，走出来一群骨瘦如柴的藏族同胞。解說員的声音更加沉重了：

"……居住在这里的藏族人民，世世代代过着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

同志們都悶声不响地看着。沒有議論，沒有嘻笑，不时从人群里传来几句憤怒的叫罵声。

欧阳海前几次看电影都是从头笑到尾；这次不一样，一开始他心里就不是个滋味。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模糊起来，銀幕上的景物看不明，解說員的声音也听不清了。他揉了揉眼睛，还是不行。这眼前晃动着的，哪是西藏高原，哪是藏族兄弟？明明是被风雪覆盖着的老鴉窩和桂阳山里的亲人們。他仿佛从銀幕上看到了蓮溪街上母亲那张紧咬着牙、嘴角微微抽搐着的充滿了痛苦的脸，耳边正响着四妹子嘶哑的哭叫声。……眼泪順着欧阳海清瘦的脸頰流过嘴角，一滴一滴地掉在沙土地上。他什么也看不見了……

"看！"解說員的語調里充滿了憤怒，"这是用人头做的一盞灯！……

"看！这是从活人身上扒下来的一张人皮！……

"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挖掉了这位老人的眼睛。

"看！叛匪抽掉了这个藏族青年的腿筋，使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看！……

"看！！……

"看!!……"

欧阳海看不見，也不想再看了。这世界上还有人在吃人肉、喝人血呵，那反动派还在殘害和自己过去一样的受苦人！童年时期的欧阳海，熬过了九个严寒；爹爹和媽媽，在风雪中整整度过了五十年；饥餓、灾难先后夺去了五个姊妹的生命……这样的岁月，应該早就过去了，为什么这天底下，还有穷人在受罪，在遭难呢？不行，欧阳海不能再往下看了！他好象回到蓮溪鎭斗争刘大斗的群众大会上，他已經看見周虎山那只有力的手臂举了起来。欧阳海猛地站起身来，把握紧的拳头指向夜空，拼尽全力呼喊着：

"打倒吃人的叛匪！"

"为藏族人民报仇！"

同志們呼应着。

解說員的声音变得激昂有力："……几千年的奴隶枷鎖已經打烂！……百万受苦的农奴就要站起来了！"

銀幕上，我們的边防部队，正在冰天雪地里追剿叛匪，一队队持枪的战士，越过冰河，跃上陡壁。欧阳海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他觉得行列中那个高大的战士不是别人，就是董存瑞。好象董存瑞正瞪大了眼睛，朝他喊着：

"快来呀，欧阳海！你还等什么呢？快点冲上去，我的好兄弟！"……

連部里，有两个干部正在灯下研究工作。滿脸胡茬子的指导員的对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干部，他就是三連連长关英奎。他虽不如曾武軍那么高大，倒也长得厚厚实实，带稜带角的嘴唇紧閉着，不时用手里的大蒲扇扑赶着腿下的蚊子。他一說話，就象有誰把一口洪钟敲响了，嗓音嗡嗡地：

“……这才干了几天，各式各样的問題都出来了。要我說，这工建部队就是……”

曾武軍打断了他的話：“又来了，又来了！老关，你是个連长，嘴皮儿上老缺一个崗哨，把不住关。”

“連、連长怎么的？”姓关的連长分辯着。他摘掉帽子搔头，露出脑后的一道伤疤。

“連长說話就得有个斤两，别随便乱呱呱，不定什么时候就造成影响。”

“嗬！实話告訴你吧，”关英奎压低了嗓音說，“今天早上碰見团长，我还跟他嘀咕来着，要有个平叛战斗任务啥的下来了，說什么也要考虑考虑我們老三連。拿枪的人不打仗，还叫什么……”

連长話沒說完，門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震得草棚子直掉渣。欧阳海跨进門来，象个木桩竖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立着。

“欧阳海，你怎么啦？”曾武軍站起身来問，“看电影去嘛，《上甘岭》，打仗的！”

欧阳海沒有回答曾武軍的話，冲着关英奎問道：

“連长，我們人民解放軍要是看見敌人在杀人放火，我們管不管？”

“管！”关英奎象撇手榴弹似的，厚嘴唇里崩出这么个字。

“要是看見人民在受苦受难，我們去不去救？”

“救！”

“眼看敌人在逃跑，我們追不追？”

“追！”

“那好。連长，我要上西藏去！”欧阳海說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什么什么？”关英奎反倒站了起来。他沒明白欧阳海的意思。

欧阳海站起来說：“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在杀人，我受不了，我要到西藏去！我要去管，去救，去追！”

“追？那我們这儿的工作怎么办？不干了？收摊儿了？咱們三連也撒丫子一走算了？”关英奎又敲响了洪钟，砰砰砰給了欧阳海几炮。

“我就是为打仗才来参軍的。”欧阳海不吃連长那一套，“現在有仗你不让我去打，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砍树的事，你找别人干吧。要不，等我打完了叛匪，再回来砍树。”

“嘿嘿！……”关英奎拉开了架势，准备再轰他几炮。曾武軍連忙咳嗽了两声，关連长才把話憋在喉嚨里沒崩出来，順手拿起那把蒲扇往腿上乱扑打。

“来来来，坐下来談。”曾武軍拉过欧阳海来，說，“当兵有分工嘛！比方你們湖南收稻子，有人割，有人打，有人往回挑。平叛不是咱們的任务，咱們的任务是搞工建。上級沒下命令，怎么能随便走哩！”

“我們連不去，那，我一个人去！”

关英奎故意板着面孔吼了一声：“不行！”

“連长，”欧阳海的眼泪流了出来，“你沒有看电影，你不曉得西藏人民受的是什么罪！……”

看見欧阳海滿脸激动，关英奎的心也軟了。他递过一杯水說：

“呵，就你知道，就你一个人要去？……实話告訴你，听說西藏人民在受苦，我这心里象猫爪子抓似的，我也想去呵！当兵的，誰不想打仗？”

“連长，真的呀？”欧阳海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高兴地說，“那我們俩一齐去，你好好带着我，让我多杀几个叛匪，多繳几支枪！”

曾武軍連忙接过話来說：“連长的意思是說，当兵的，应該时时記着人民的苦难。至于去不去平叛，那还得从全盘来考虑。”

“对对对。你比方現在……”老关嘴唇直卡巴，“現在上級沒批准，咱們哩，还得在这儿砍大树。听見沒有，包括我在內，沒有上級的命令，誰也不能去！”他接过曾武軍的話尾巴，好不容易才把弯儿拐了回来。

欧阳海知道再說也沒有用了。他起身就走，临出門又补了一句：

“你們不让我去，我給上級打报告！”

望着欧阳海的背影，关英奎不住地点头：“咦！这个小伙子，还眞有股子虎劲呢！就象过去咱連那个誰誰誰……”

曾武軍笑着說：“象誰？見了他我就想起你打开原的那股劲头来了！也是哭着吵着要参加战斗。”

“象我？……不不不，我那时候，比他这会儿听招呼吧！”

“算了吧！都是一个味儿，沒啥两样的。只是現在的小青年和我們那时不同，想得多，想得远，遇事有自己的主見。我們那会儿，只要干部們說个‘不’字，自己赶忙背地里去考虑、琢磨。現在就不行，比方刚才你故意綳着脸想吓唬他，人家欧阳海就不吃你这一套。……来，我給你看个东西。”曾武軍从挎包里拿出欧阳海扔掉的那两封信說，“我們刚参軍，一般地說，只記住咱巴掌大那块地方有个姓啥的地主，最大願望是抓住他报了仇就行了。你看欧阳海是怎么想的，人家开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认准了要学董存瑞，学黄继光，一心要来部队

当个战斗英雄的。……”

两个战友把揉皺了的信平鋪在桌子上，脑袋凑在一起研究着……

欧阳海回到班里，急急忙忙打好背包，又把要求去西藏参加平叛战斗的报告交給了班长，自己就坐在背包上不动了。

“报告我馬上就給你轉，現在还沒批下来嘛，你先解开背包睡觉，休息休息，呵？”陈永林說。

“批了我就走。不睡啦！”

魏武跃从蚊帳里探出头来，說：“欧阳海，快睡吧。这砍大树也是一門功夫。我原来是想学开汽車的，現在一想，学会了砍树也不錯，将来一复員，我到湖北的‘神农架’开发原始森林去。你何必一定要去打仗呢？”

欧阳海沒理他。

小魏打着呵欠說：“你要实在想打仗，明天我借給你两本打仗的小人书看看。”話沒說完，他又鉆进了蚊帳。

陈永林推了推欧阳海：“睡吧，啊，看，都睡了嘛！……再說，今天不好好休息，明天怎么上工呢？”

欧阳海犹豫了一下，很快又想：“上工当然也重要，可現在关鍵的关鍵，是上西藏打仗去！”

小魏又探出头来說：“班长，我建議咱們开个班务会解决一下。”

“班务会，就是处理本班有关問題的会議。”刘伟城在床上故意放大嗓門說。

陈永林制止道：“别讲話了，快睡你們的觉吧！”

欧阳海心里有主意：“开就开，只要能打仗去，怎么都行。我就是来打仗的，好不容易赶上平叛这个机会，要再放过去，

会后悔一辈子的。”

連部桌上的小油灯还亮着，曾指导員和关英奎連长还在灯下研究欧阳海的那两封信。

“老关，你看怎么样？”曾武軍对連长說，“革命的荣誉心强、自尊心强，一心一意要当个战斗英雄。对他这股劲头，得辯证地来看，不能只看到他毛躁的一面，把他的积极性挫伤了。”他收起欧阳海的两封信，捂着右膀子在屋里来回走着。

“怎么了？”关英奎指着曾武軍的胳臂說，“是不是又痛起来了！”

曾武軍还在思考欧阳海的問題：“現在要想办法把他引到正路上来。”

“睡吧，睡吧！”关英奎一边脫衣服一边說，“說实話，老曾，我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兵：看見有人在受剝削，受压迫，他心里难过；看見阶級兄弟在受苦受难，他心里象刀絞似的；为了受苦人，自己願意去打仗，願意到战場上去拼、去砍、去牺牲。这就是觉悟！可我那‘三板斧’沒起作用，下边該看看你的能耐了。……咦，你睡不睡？”說完他躺上床去。

“我？”曾武軍笑了一下，“我这点水儿你还不了解！打参軍到那次住院回来，整整十年沒摸过小皮包。上級說咱身上有殘疾，照顾咱，把指导員的皮包往身上一挎，問題也就跟着来了。——你睡了？”

关英奎閉着眼睛沒吭声。

曾武軍打了个呵欠，解开衣扣自語地說：“有啥办法，‘笨人先起身，笨鳥早出林’，咱們就凭这点坚持性，早起晚睡地多干点唄！——你真睡了？”他見关英奎沒有回答，又悄悄地扣上衣扣，坐到桌边上来，用一本书擋住射向連长的光綫，輕輕

打开抽屜，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

“老曾，”床上的关英奎說，“你又要干嗎？”

“就睡就睡。”

“睡你就躺下来嘛！”关英奎欠起身子說，“政委可是囑咐过好几次，是凡劳动活儿你少參加；营党委会上也交代过，让我在这方面多关心点。我这方面关心得不够，我檢討。可你自己也得自觉点嘛，同志！”

“别乱扣帽子，我哪点不自觉啦？”

“今天白天你干啥啦？你那右胳膊不好使，你就别搶着干算了，硬要挤上去掄几斧子。怎么样，这会儿胳膊疼起来了吧？同志，这对工作可沒好处！”

“对，对，我向你檢討，咱們今后注意点。”

“那你現在快睡吧！”

“这……这也不是劳动活儿，和胳膊又沒啥关系……”

“把灯吹了，上床躺着。这是生活制度！”

“行了行了，我接受意見。”曾武軍指着桌上的《毛泽东选集》說，“我看完这一段一定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一小段嘛。”

营房靜悄悄地躺在月光下，魏武跃已經从蚊帳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还有人在考虑着問題。

指导員曾武軍坐在油灯前，拿着欧阳海的那份“报告”在想：“这可眞是一块好铁呵！怎么才能把他炼成鋼呢？”

連长关英奎躺在床上并沒睡着。他在想：“这小伙子可眞倔呀！只要他轉过弯儿来，那在工建中准是一把硬手！”

班长陈永林守在欧阳海身边想：“你要不好好休息，明天怎么工作呢？”

欧阳海坐在背包上也在想："叛匪，你等着！关鍵的关鍵是上級批不批，只要一批准，你看我怎么来揍你們！……"

十二 "这里就是前綫！"

欧阳海把"报告"連着递上去三份，三份都是一个意思：我要打仗，我要去西藏。

三天来，欧阳海一收工就往連部跑，打听"报告"的下落。文书和通信員們都有点煩他了：这样的兵眞少見！硬是一条胡同走到底。关英奎和曾武軍却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好！欧阳海不是那号时冷时热的人。現在領导上的責任是，旣要做好思想工作，不挫伤他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又要对他进行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教育。只要他能把这股杀敌的热劲轉移到工建上来，那該会发揮多大作用呵！

这天是星期日，陈永林破例地放下班里一些勤杂活儿，說要陪欧阳海出去玩玩，哪怕去散散心也好。欧阳海不干，他怕"报告"批下来，自己不在，錯过了机会。出公差的走了，打球的上操場去了，班长坐在門口給同志們洗起衣服来，宿舍里空空蕩蕩的，只剩下小魏趴在床沿上写着什么。欧阳海无聊地走过去瞟了一眼，見魏武跃正在写信。信，又勾起他一桩心事来。

參軍这么久了，連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沒有写，媽媽不知道怎么惦記着自己哩！可是，可是写什么好呢？仗也沒打成，功也沒立上，連金門也沒看見。未必，未必就写"儿在部队很好，整日都在砍树"？……不行！这样的信，郵回去也会惹二老生气的。

魏武跃正埋头疾书，已經写满三大张了。欧阳海想，他怎么就有話可写，他都写些什么呢？

“小魏，你写些什么？这么多！”

“沒什么秘密，无非是些来部队后的情况、想法，和今后的打算……”

“你又有了新的打算了？”

“你听吧！”小魏从下边翻出第一頁来，念道：

“亲爱的爸爸媽媽：您上月二十八号給我寄来的小人书，我已經收到了。这两天，我觉得小人书已經不再能吸引我了。目前，除了工作以外，我最感兴趣、最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下軍棋。它比小人书更能培养我当机立断的能力，使我不再三心二意……”

“什么？”欧阳海詫异地問，“你写这些干什么？”

“我这个人最缺乏、最最缺乏的，是毅力和勇气，干什么都犹犹豫豫的。原先我特别好玩，老师总說我坐不住。于是我就拼命地看小人书，一坐一天，不吃飯，不喝水。現在来当兵了，应該培养自己的机智、果断，我想通过下軍棋……”

欧阳海沒等小魏說完就朝門外走去，心想：“我可得果断一些，千万不能犹豫，这次一定要爭取到西藏去参加平叛战斗！”身后，小魏还在滔滔不絕地讲着……

欧阳海一口气跑到連部，里边一个人也沒有。他又来到連长和指导員的宿舍門口，听見里边有人在讲話。

“……举手不悔，落地生根。”这是曾武軍的声音。

欧阳海推开一条門縫一看：連长和指导員正在“将軍”。他心里不太高兴，当連首长的，也太不关心同志了，人家急着要去打仗，他們倒好，在棋盘上打起来了……他轉身要走，屋里传来指导員的声音：

“是欧阳海吧？进来嘛！”

欧阳海沒有答应，也沒有走。

曾武軍开开門，把欧阳海拉进房里："我知道你要来找我的。米米来，先帮我一把。"說着，把欧阳海按在棋盘旁边的椅子上。

欧阳海哪有心思下棋，他象个弹簧似的又蹦了起来。

"星期天嘛！休息休息。"曾武軍又把他按了下去。

欧阳海无可奈何地把棋势一看，指导員已經占了明显的优势：当头炮支上了，左边的車沉了底，只要吃象一"将"，連长就完了。自己这边沒有問題，只有連长那匹准备"卧槽"的馬还有点威胁。但是不要紧——右边有个大車正看着它，封鎖住了"卧槽"的通路。欧阳海想：下就下吧，三几步就完了，早点下完好問"报告"的事。

"好吧，我可不大会。該誰走？"

"該連长走。"曾武軍說。

关英奎錯拱了一步卒，欧阳海馬上准备拿左車去"吃象、将軍"，曾武軍拦住了他，提起右边看着"卧槽馬"的那个車。

"不行不行！"欧阳海不同意指导員这一着。

"追！多过去一个車，多一份力量！"曾武軍說着，还是把右边的車提了起来。

"落地生根，举手不悔啊！"关英奎提醒着說。

"咱們自打学会下棋就沒有悔过。"曾武軍啪地一下，把車开到了"黄河"对岸。

"'将'！"关連长的馬"卧槽"了。这边的老将上也上不来，出也出不去。

明明是一盘贏棋，硬叫曾武軍給下輸了。欧阳海眨眨眼睛問道：

"指导員，你，你这是个什么下法？"

"你还沒明白过来？"曾武軍笑着說。

“这个車明明是該擋住那匹臥槽馬的，你硬把它开过黃河干什么？那边的兵力够了嘛！”

“是呵！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你說要‘追’嘛，有什么办法！”

“我？”欧阳海更糊塗了。

曾武軍見欧阳海那副憨厚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他仔細地和欧阳海研究刚才的棋势：

“有的車应該去追象吃，有的車应該看住要臥槽的馬，各有各的用場，不能乱动；有的部队需要去参加平叛战斗，有的部队需要在这儿搞工建，各有各的分工，更不能忘了自己的职責。刚才我稀里糊塗地把那个車开了过去，結果使老将吃了亏。”

“这……”欧阳海搔着头皮沒說話。

“下棋要全盘考虑，打仗也一样。”曾武軍接着讲，“我們能都去西藏，丢下这边不管嗎？不能！……砍树、搞工建，也是和平叛同样重要的任务。我們在这儿別看不起眼，可这是在看着敌人的‘臥槽馬’哩！棋子有分工，革命就更应該有分工了。党需要我們看住敌人的‘臥槽馬’，我們就在这儿一步也不动，死死地看住它；党需要我們去追剿叛匪，我們抄起枪就出发。一切都应該从革命需要出发，凡是革命工作都是重要的！”

“道理誰不懂呵，我，我……”欧阳海想了半天，也沒找着适当的詞儿来反駁，只好說，“我反正要去西藏！”

“这說明，道理你还沒有眞正懂得；要是眞懂道理了，你就不是这个态度了。……好，今天不談这个問題。走，我們上山玩玩去。”

“指导員！”欧阳海說，“那报告还……还沒……”

“走吧！玩玩对你有好处，也許你对那份报告会产生新的

看法哩！"曾武軍拉着欧阳海出了門，回头对連长說，"老关，棋算我輸了，家里的事都交給你了！"

紅彤彤的木棉花在枝头怒放，象一团团火球在树頂上燃燒。木棉花，把南方的綠水青山点綴得分外斑斕多彩。它紅得那么稳重，庄严，难怪人們又把它叫做"英雄花"。

曾武軍和欧阳海肩并着肩踏着青石板路朝山頂走去。一路上，欧阳海几次想找机会再問問"报告"的事，可曾武軍每次都故意地把話題岔开。他一会儿指着这棵树問欧阳海认不认得，一会儿又拔起那棵草問欧阳海叫不叫得出名字来。当欧阳海回答不了的时候，曾武軍就告訴他，这叫"大叶桉"，又叫"闊叶桉"，那种是"小叶桉"，又叫做"澳洲有加利"，树皮树叶都可以当药材；那是"苦楝"；那是"华山松"——据說是从华山移植过来的。……欧阳海只是出于对首长的礼貌，应付似的点点头；对这些树——从小就砍，現在又砍——他根本不感兴趣。

曾武軍又拔起路边的一棵草說："这你一定认得。"

欧阳海兴趣索然地看了一眼："地菜。"

"我們家乡叫地米菜，也叫薺菜。小时候在家渡春荒，搶都搶不着呵！"曾武軍摘下一片菜叶聞着，"那时候，有錢的財主們有时也用它来包一頓餃子吃，說是尝新鮮。等地米菜开出小白花了，他們就嫌它老了，不吃了。穷人們可恨不能整年拿它当粮食！"

欧阳海想起了自己撿野菜的童年。他觉得自己和指导員靠得更近了些。他指着地菜問道：

"指导員，你在家的时候，常年都撿野菜嗎？"

"撿！有年我从財主的田头上撿了点开了花的地米菜，財主硬說我偸了他的高粱槎子，把我抓住打了一頓。参軍后，我

把这些事在訴苦会上說了說，正好第二天部队就开到我們那个村去了，偏偏又赶上了斗爭財主的群众大会，咱們連长关英奎跑上台去把老財揪了下来，按在地下死揍了一通……为了替我出那口气，老关他还背了个处分哩！”

“打地主，也……也受处分？”

“这动机是好，可方式方法不对呵！再說，革命战士嘛，要有政策观念，还要有組織紀律性。比方你吧，要为西藏人民报仇，这思想是对头的，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非去不可，那就缺乏点組織紀律性了。你說呢？”

“指导員，你不是說今天不談这个問題嗎？”这回輪到欧阳海想把話題岔开了。他望着前边的一片树林問，“指导員，那些什么‘闊叶桉’、‘澳洲有加利’你从小就认得？”

“不，那是我住医院时学的。欧阳海，我在医院里躺了整整半年呵！我还以为再也不能回部队工作了，想学点子植物知識，等什么也不能干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森林去。……不能为党工作，是一个革命者最大的痛苦。住医院可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我一天到晚盼着出院。能够为党做点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們在这儿砍树，不是为地主老財修祠堂，不是为軍閥买办盖洋楼，是为保卫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工建。你仔細琢磨琢磨看，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嗎！一年四季看林子的，他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常年累月守灯塔的，他也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說它重要，是因为不管干啥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革命。”

欧阳海点了点头，似乎明白曾武軍的这一番用心了。他心里在說：“这指导員眞厉害，不光长得又高又大，虎彪彪的，肚子里也有墨水儿，不管談什么都能联系到你的思想上来。……有这么个指导員，看来，我想去西藏参加战斗的事，八成要落

空了！”

“欧阳海，”曾武軍指着山頂說，“只有百十米了，来，看咱們誰最先上去。”

别看曾武軍长得人高馬大，論爬山，他不是欧阳海的对手，跑不几步，就被远远地拉在后边。欧阳海一口气冲上了山头。

无边无际的大海呈現在眼前，层层海浪象手拉着手似的，一排又一排地向岸边滚来。海浪撞击着岩石，发出震天巨响，激起一陣白雾……大海的景象使欧阳海惊呆了，他連做梦也沒有想到海是这样的。自从知道这里不是前綫，他就連海也无心思看了。現在，他又后悔沒有早一点爬上山頂来。

汹涌澎湃的涨潮声从山脚传来，海风把欧阳海的軍衣高高揚起。他眞想面对大海喊几声，刚张口又改变主意，只是低声地喚着：“大海呵，大海！……”这时，他才醒悟到：欧阳海呀欧阳海，你就应該象大海这样，奔騰咆哮，永不平息！

曾武軍甩动着一只胳膊，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来。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額头上布滿了一顆顆豆大的汗珠。

“指导員，你……”

“沒啥！上了点年紀，比不过你們这些小青年。你快好好看看，呆一会儿，我給你讲个故事。”

欧阳海面对大海伫立着，好久好久才回过头来。身后山巒起伏，脚下的公路成了一根白綫，营房变成了几个小黃点，水田里已經冒出一片新綠。“喲！这里插秧比老鴉窩早多了！”是呵，除了这个，欧阳海好象回到了家乡的凤凰村山头，好象又重新站在四州山頂上一样，只是视綫更开闊了。那时，一眼只能看到四州八县，現在却一眼望不到边，好象整个祖国都在自己眼前。他想起一首歌里的詞来：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們亲爱的家乡。

隔身边不远，有一块石碑吸引住欧阳海的視綫。碑上的字迹已經斑駁脫落，只留下这样几行字：

……湖道光……年……英夷犯……軍由湖南統兵……英……猝至袭击全軍奋勇敌愾击退英夷者三不料海潮驟涨苦无舟楫接应遂至慷慨捐軀軍士……皆……无一逃者……

石碑上有些字欧阳海不认得，有些字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正在納悶，曾武軍来到石碑旁边。

"我要給你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欧阳海和指导員臂靠臂地坐在石碑前，面对着大海。海濤声伴着曾武軍的話音，传到欧阳海的耳朵里来。

"这块石碑上記載着一百多年以前，一支中国部队和帝国主义作战的故事。一八四一年，就是清朝道光二十一年，英帝国主义凭着它的洋枪洋炮来侵略咱們中国。当时有一支部队刚从你們湖南赶到南海边。可那时朝廷腐敗，地方官又都是些怕死鬼，跑都跑不贏哩，哪还顾得上修工事。那支部队不分昼夜赶到这里，正准备抢修工事，可是已經来不及了。

"英帝国主义派了五艘战船、两只汽艇，气势汹汹地来到这一带海面上。部队只好凭借着天然工事，在一块礁石上迎击敌人。那个时候，战船上用的是后膛炮，中国士兵的手里只有土炮土銃。尽管武器比敌人差，可是凭着中国人不甘心受压迫，不甘心被侵略的志气，連着打退了英国兵船的三次进攻。敌人急了，重新組織兵力，又开始向海岸冲击，炮弹一顆又一顆地落在礁石上，咱們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負了重伤，可是沒有一个人撤退。他們冒着炮火，继續在礁石上射击。士兵們

越战越勇，眼看要把英国战船‘摩底士底号’打沉的时候……”

欧阳海焦急地問：“怎么样了？”

“海潮涨起来了！海水涌上了礁石，涌进了他們的临时工事，渐渐地漫过了士兵的膝盖……指揮官問了声：‘撤不撤？’全体士兵只回答了一个字：‘打！’……

“为了打沉侵略者的兵船，他們在齐腰深的海水里继續开炮。海水又涨高了一些，眼看所有的土炮都快要沒法点火了，只剩下最高处还有三門土炮露出水面。一个重伤的炮手爬了上去，一連开了三炮，炮炮命中。‘摩底士底号’到底給我們打沉了！可是这些士兵們……”曾武軍突然停住了。

欧阳海急切地問：“士兵們怎么样了？”

“为了消灭侵略者，这一千多个中华儿男，誓死守在礁石上，继續射击，直到他們全部被潮水卷进海底。……战斗結束以后，人民为了紀念这些牺牲了的英雄，給他們在山头上立了这块石碑。”

“就在这里嗎？”

“对，就在我們面前。”曾武軍揚起左臂指着海上一块礁石說，“那儿，就是他們战斗过的地方。”

一块烏黑的礁石挺立在海浪中，一陣高似一陣的海潮，正鋪天盖地地从它头頂上漫过去。……

涨潮了。

欧阳海目不轉睛地望着英雄們战斗过的地方，心情象海濤似的翻滚不停。海风呼嘯，濤声陣陣，他仿佛看見了那群士兵正在开炮，他仿佛听見了当年的喊杀声。他激动地看着，想着……

曾武軍深情地說：“一百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这里抗击过帝国主义；今天，我們作为人民战士駐守在这里。”他站了

起来，目光炯炯地望着远方，“前边，美帝国主义的軍艦，还时时想窜进我們祖国的領海哩！前几天的报紙上，我們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第四十八次严重警告。四十八次了！帝国主义这么欺負我們，你想想，作为一个战士，我們肩上的担子該有多重！欧阳海呀！誰說这里不是前綫，誰說这里不是战場！”

“指导員！……”欧阳海激动得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前边是大海，身后是祖国。欧阳海，我們在这里是为祖国的南大門站崗，也是为北京、为天安門、为毛主席站崗。站在这个山头上，你用眼睛虽然看不見北京城，可是你心里应該看到她。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在壍壕里写过这样一句詩：‘我們决不后退一寸，因为，我們的身后，就是天安門。’他是用自己那顆心望見了北京城。眞正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心里就亮堂了，你就会明白：这里就是我們的战場，这里就是你为保卫社会主义杀敌立功的前綫！”

是啊，脚下的这个山头，并不比家乡的四州山高，可是欧阳海觉得自己的視野更开闊了——是指导員撥亮了他心里的那盞灯，让自己看得更远，想得更远。他认眞地說：

“指导員，你，你替我向上級把那份‘报告’要回来吧！”

“怎么，不去西藏、不想当个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了？”

“西藏我不去了！”欧阳海斬釘截鉄地說，“战功我一时也立不上了，可是我要在工建中战斗，在劳动和訓练中为人民多立几功！”

“好哇！我就等你这一句話哩！欧阳海，咱們算說定了：‘报告’的事，我正式向上級要求要求，把它撤回来。”

“行。”

“下棋的时候我就說过，你对‘报告’会有个新的看法的，你还不信；我說咱們出来玩玩对你有好处，你又不肯。”曾武軍

用巴掌在欧阳海后脑勺上蹭了一下，“現在怎么样，不騙你吧！”

欧阳海难为情地笑了笑。

“笑！笑什么？打不上仗，又沒有立上什么功，就不給家里写信了？信还是要写的！免得老人家惦記。”

“信！我……我写过了。”

“是写过了。可是你沒把它放进邮箱，是当手榴弹把它撇到山上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你爹一封信，还向我打听你的情况哩！”曾武軍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給你！还‘写过了’呢！”

“指导員，是，是你給我爹写信了？”

“你不写嘛有啥办法，我只好按照这个地址給老人家写罗！”曾武軍又把那两封揉皺了的信掏了出来，“那天，你要不拿这两封信砸我一下，我这个指导員还蒙在鼓里，摸不着你心里的底哩！欧阳海，今天回去以后，头一个任务就是好好給家里写封信。你媽媽正記挂着你哩！”

“現在……”欧阳海心里想，“現在功也沒立上，連靶都沒打过，那……那有什么可写的！”

曾武軍好象看出了他的心事，說道：“写写部队的生活情况，写写自己的进步。……至于怎么才能立上功，怎么才算是个战斗英雄，一时你还明白不了。可是打起背包不睡觉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作为一个人民战士，要有組織紀律性，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沒有自觉的紀律观念，上了战場也打不好仗。……这些，我們以后再談。回去以后就写信。”他晃晃那两封信，“只是再別象这个似的，光在信里‘車大炮’。”

欧阳海急忙搶过那两封沒有寄出的信，脸上羞得通紅通紅。他心里想：“这个指导員就是厉害！我自己还蒙在鼓里哩，他就把什么都做了，連我心里想的他都曉得！就象周排长一样。……唉！刚才，我还埋怨他只顾下棋不关心我哩，我呀

我……我要不好好多立几次功，也对不起指导員这一番苦心啊！”想到了“立功”，他問道：

“指导員，听說我們連首长里，有个立了几大功的战斗英雄，是誰呀？”

“你听誰說的？”曾武軍下意識地捂着右胳臂問。

“班长告訴我的。他說那个連首长，赤手空拳抓住了敌人打得发紅的枪管，繳了一挺重机枪，还抓过俘虏；在朝鮮战場上，他大喊一声，把那个美国鬼子的苦胆都差点吓破了！”

“你听他胡謅，沒有这个事！”

“哦！我知道了。是你！”欧阳海指着曾武軍的右胳臂說。

“我？”曾武軍哈哈大笑，“你說說看，我有哪一点象个战斗英雄？告訴你，抗美援朝那会儿，我还在炊事班，整天‘猫’在山沟里边，給前沿同志发豆芽、磨豆腐哩！”

“那是誰呢？”欧阳海还在想，“我一定要象他那样，为人民多立几功。来当兵，上了战場就应該象只老虎，这才象个兵的样子；穿上了黃軍装，就应該能打能冲，就应該爭取当个战斗英雄！——人家董存瑞、黃继光还不都是人民战士，我也应該那样！”

海潮陣陣卷来，大海还在咆哮。欧阳海迎着海风屹立在山头上，正在想他的立功計划。

第四章　前进的路上

十三　属“虎”的

阳光穿过树叶的縫隙，变成千万条乳白色的紗带，斜射到潮湿的大地上；露珠化成的地气，象薄薄的輕紗，緩緩上升。新

的一天开始了。

随着第一声鳥鳴，树林里响起了咔嚓咔嚓的伐木声。一个年青的战士，双手掄起斧头，嘴里喊着“消灭叛匪！”“支援西藏！”一斧又一斧地向大树砍去。嘩啦啦一声巨响，又一棵大树倒了下来。战士望着横躺着的大树，咧嘴憨笑，随即往手心里啐了啐，拾起斧子朝另一棵大树走去。

这个年青的战士带着对西藏叛匪的滿腔憤怒，带着創造荣誉的强烈願望，投入到伐木工作中来。工地的流动墙报上，經常出現“欧阳海”这三个字。同志們都說他是属“虎”的。

熄灯号响过了，欧阳海渾身无力地上床躺下。身子一放平，周身的关节好象都散了架，連腿上有点痒痒都懶得伸手去抓了。猛地，他想起自己和小魏的鍛炼計划——每天上床后要做二十下曲臂支撑运动。今天的計划还沒完成哩！他小声对身旁的魏武跃說：

“小魏，曲臂支撑你做了沒有？”

“沒有。”

“快做呀！”欧阳海說，“来，我数数儿，我們一起做。”

“不行。我今天太累了，再說，半夜里还有一班崗哩！……哎喲！”小魏觉得連翻身都有些吃力了。

欧阳海提醒着說：“小魏，这可是考驗毅力的时候呵！”

“对我来說，現在最沒兴趣、最最沒兴趣的就是曲臂支撑。我們俩訂的公約，宣布无效了。我劝你也好好睡一觉。一天不做，关系不大。毅力也得慢慢培养嘛！”

欧阳海想：“今天确实太累，明天再补二十下算了。”忽然听見門外有磨斧子的声音，“班长还在替大家磨斧子哩，他未必就不累？……这正是考驗一个革命战士毅力的时候！”想到这里，他一翻身爬起来，咬着牙坚持做了二十五下，这才心安

理得地重新躺下。眼睛刚刚閉上，他又仿佛看見了满山都是放倒了的大树。他自言自語地說："搬运組的人手少了些。……对！得提个意見。"他又一骨碌爬起身来，悄悄地向門外走去。

陈永林正要进屋来睡觉，欧阳海迎上去說：

"班长，我提个意見……"

"熄灯这么半天了，又爬起来干什么？有話明天再說吧。"

"不行。这意見不提我睡不着！"

"那……"陈永林把他領到一边去，"說吧！小声点。"

"搬运組的人手不够，劳动力得重新組織一下，要不会影响全連的进度。"

"領导上正在考虑，現在抽不出人来。"

"班长，你跟上級建个議，把我調到搬运組去。"

"那活儿太累，你不行。"

"为什么？"欧阳海不服气地說，"那天指导員号召党团員們主动找重活干。現在团支部正在培养我，为什么不让我响应号召？"

正在担任游动哨的刘伟城，听見了他俩的談話，走过来說：

"快去睡觉吧！欧阳海，象你这样的，能参加伐木組就不錯了。我們搬运組全是铁肩膀。扛木头你干不了！"

欧阳海心里說："为什么干不了？都是一样的革命战士，你能干的我也能干！再說，只要工作需要，干不了也要干。"他沒有答理刘伟城，轉身朝連部跑去。

关英奎和曾武軍正在研究劳动力調配問題。听見門外的脚步声，曾武軍抬起头来說：

"准是欧阳海。一定又是来提什么意見了……"話沒說

完，欧阳海进了門。

“連长，我提个意見！”

两位干部都憋不住笑了。曾武軍問：

“什么意見？”

“我請求把我調到搬运組去。”

“你？你不怕大树把你压趴下？”关英奎打量着欧阳海瘦小的身材說。

“連长，你别小看人。‘人不在大小，馬不在高低’，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能一担挑四十斤。”

“你有劲也不行。”

欧阳海心里一陣难受：刘伟城瞧不起我，你連长也看不起人！他賭气地对曾武軍說：

“指导員，我要去西藏的时候你怎么說的，說这里工作需要，說工建就是战斗……可是現在搬运組要人，战斗需要人，你們又不让我参加！我，我对你們眞的有意見了。”

曾武軍見欧阳海那一肚子委屈的样子，說：“好，这个意見我接受，你让我們考虑考虑。你先回去睡觉吧。”

“这还有啥可考虑的！……連长也在，要考虑你們現在就考虑吧，我在門口等着。等考虑完了我再睡觉。”欧阳海說完，眞的站在門外边，不肯走了。

“瞧！‘虎’劲又上来了。”关英奎望着曾武軍直眨眼睛，“沒見过！”

曾武軍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子摇了摇头：“我見过。跟你当年一样倔！”他指了指門外說，“老关，就让他去搬运組吧。你說呢？”

“行呵。”关英奎說，“叫四班长把他抓紧点儿，不能让他一个劲地猛干，伤了身子。”說着，他来到門外边。

"你还竪在这儿干什么？快回去睡觉去吧！"

欧阳海沒动。

"你的意見我們接受了。批准你參加扛木头的战斗。"

"是！"欧阳海猛喊一声，轉身就跑。积着雨水的黃土地上，传来他呱嘰呱嘰的脚步声。

曾武軍在屋里一听，說：

"这小伙子，又打起赤脚片子来了！"

欧阳海扛起一百七八十斤重的大木头滿山飞跑。为了多扛几趟，他总是抄近道，在那陡坡陡坎上爬上跳下。入伍不到三个月，一双嶄新的解放鞋，让他穿得底帮分了家，十个脚趾头有一大半露在外边了；更多的时候，他干脆光着脚丫子干，边干还边喊："消灭叛匪，加油！支援西藏，干哪！""小个子向大个子挑战罗！……"

墙报上每天都有表揚欧阳海的稿件。陈永林心里又是喜来又是愁。參軍几年来，还很少看見欧阳海这样的战士，眞能干也眞肯干。可是象他这样虎里虎气的作法，这不叫干活儿，簡直是拼命。刚滿十八岁，身子还沒发育完全哩，要是累伤了哪儿，怎么得了！他給連里提了个意見，希望連首长不要在队前表揚欧阳海；建議俱乐部，有关表揚欧阳海的稿件，一律不登；班里再配合着把他抓紧些，少給任务多批評——对欧阳海就得这样。

有天中午开飯的时候，欧阳海光着脚片子，一跛一跛地回来了。陈永林知道大事不好，抬起他的脚一看，右脚划破了一道足有两寸長的大口子。

"你怎么搞的？"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的脚划破了，你，你不知道？”

“班长，我要知道，我就不会把它划破了。刚才我才觉得右脚有点……痒痒。”

“我給你那双鞋呢？”

“放在保管室里了。”

陈永林又急又气。他說：“連里早有规定，連长、指导員又再三跟你讲过，不准光着脚干活。你，你不知道呵？”

“我……”欧阳海知道自己錯了，可是嘴里还小声嘟囔着：“我在家的时候就光脚干慣了。你也知道，我們那里不兴穿鞋干活……”

“这里是部队嘛！……好吧，今天下午你休息休息，别再干活了。”

“我不痛嘛！”

“不痛也得休息！”陈永林說完，就朝連长那儿跑去。

关英奎領着卫生員匆匆赶来。他脱下自己的胶鞋扔在欧阳海跟前，板起面孔坐在旁边一声不吭，看着卫生員給他包扎，有棱有角的大嘴上带着一股火。欧阳海偷偷瞟了他一眼，心想：完了，这一顿駡是躲不过去了。

正好三連的老炊事班长李祥挑着开水打这儿路过。关英奎喊住了他：

“炊事班长，你不是要个公差帮着烧开水嗎？把欧阳海給你。他哩，只帮着往灶膛里添柴；你哩，替我好好看着他，不准他乱跑乱动！”

“是！”李祥笑着应了一声。

連长把李祥招呼到一边去，小声嘱咐着說：

“主要是让他休息！这小兵太虎了，干起活来不要命。你可要把他盯住！”

关英奎說完朝一排走去。欧阳海滿肚子高兴，心想，連长这一关，看来又算过去了。他小声說："我还以为你要狠狠罵我一頓哩！……"

"你嘰咕什么？"关英奎走了沒几步又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告訴你，咱們俩的賬晚上再算！"

山坡上，欧阳海老老实实地坐在灶坑旁边烧开水，心里盘算着連长今晚要跟他算的"賬"。身后不远的地方，关英奎正向班长交代任务。

"……山上我刚检查过，木头都扛完了。午休以后，你組織三个体力棒点的小伙子，去把沟里那几十根木头扛到公路上来，要注意安全。明天我們就轉入正式工建了。……"

欧阳海心里还在想："連长今晚怎么跟我算'賬'呢？一定是不让我参加工建，让我一天到晚烧开水，……再不，就派我整天看家。唉，都怨自己不小心，把这个鬼脚划破了！"他賭气地把右脚往地上狠狠地踹了几踹，"……至少这一頓'批'是沒法躲了！"他欠起身子看了看，連长和同志們已經睡了，有几个同志在树蔭底下打扑克，炊事班长正在那边一心一意地修理水桶。"……任务这么紧张，我怎么能老在这里閑着不干活？干脆，趁同志們午休的时候，我去把沟里那堆木头扛出来。連长不会知道的。明天就要轉入正式工建了。……对！"他往灶膛里添了几根柴，猫着腰，躲过炊事班长的視綫，悄悄地朝沟里走去。

五六十根大木头横七竪八地躺在沟里。这些木头，是放倒以后从山上滑下来的，你压住我，我别住你，推都推不动。欧阳海脫了个光膀子，从最上边的下手。他一趟又一趟地扛着，来回全是小跑，一心在想："快点干！干完了好回去烧开水。"干哪，干哪！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間，眼看木头只剩一半

了，他对自己說："該回去了，再晚就不行了。"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喚，心里也老有一个想法拖住他：再扛一根就走，再扛一根我一定走！一根又一根地又干了好一会儿，隐隐約約地好象听見了午休起床的哨音。"喲！不早了，再不回去就真的晚了！"他囑咐着自己說。可是木头只剩下十来根了。"我的脚不痛了嘛，为什么不干完！反正要找我'算賬'的，对！干脆扛完算了。有'賬'一起算吧！"欧阳海說着，一咬牙，加快了速度，加大了步伐。当他肩头上压着最后一根木头的时候，他感到了劳动后特有的愉快和滿足，想起指导員有次說过，能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对！这話对。我看哪，劳动就是好！不仅出了活，出一身汗，还渾身輕松！"他越想越高兴，竟輕声哼起一支家乡小調来：

…………

叫声那个哟，桂花那个呵，

搶哎头名罗嘴……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小調也噎在喉嚨管里了。在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关英奎两手叉着腰，瞪大了眼睛正望着他，也許是由于激动，那有棱有角的大嘴閉得紧紧的。

欧阳海卸下木头，咧着嘴朝連长憨笑了一陣，看看对方沒有反应，連忙收起笑容，低着脑袋站在連长跟前。

关英奎确实很生气。哪有这样的战士，太不听招呼了。可当他順着公路望去，几十根大木头整整齐齐地摆在路边时，他的气又消了。他看了看身旁的欧阳海——光着脊梁，赤着脚，脚上的紗布早沒影儿了，伤口的边緣，已經被泥水泡得泛白……三个人一下午的工作量，叫欧阳海一个人在午休时間完成了。他藏住内心的喜爱，沒好气地說：

“你，你还真是属‘虎’的？”

“我……”

关英奎往地上一蹲，憋了好半天才放开那洪钟似的嗓門：

“来！等我把你背回去了，再跟你算賬！”

“連长，这……”

“你罗嗦些什么！你那双脚泡成这个小样儿了，你还能走呵！伤口里揉进了沙子，会化膿的。”他脖子一擰，“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趴到我背上来！”

欧阳海乖乖地趴在連长背上，觉得心里热呼呼的。他想說“不能让首长背”，也想从背上跳下来，可是他还是老老实实地任凭連长背着，一直沒敢开口，也一直沒敢动弹。……

关英奎把欧阳海交給了卫生員后，回到工地上来。他拦住那三个正要往沟里去扛木头的同志說：

“不用去了！你們各回各的班吧。”

“怎么啦？”曾武軍走过来問。

“我算服了！”关英奎滿意地說，“老曾哪，有他这么几把硬手，轉入正式工建我心里也有底了。……他压根儿就沒烧开水，一个人跑到泥坑里，把那堆木头全扛出来了！”

“又是欧阳海？”

“除他还有誰！这个属‘虎’的！”关英奎还在不住地点头，“一个連队，应該有这么几只‘虎’！”

“干嗎只要几只‘虎’？全連百多口子应該都变成这样的‘虎’。”曾武軍也滿意地点了点头。“不过单有这股虎劲，那还远远不够！”很快地，他又摸着胡茬子，好象在考虑什么别的問題。……

十四 “我来算一个！”

紧张的工建任务开始了，打錘成了全連一大难題。十二磅的大錘掄起来一陣风，要不偏不歪地正好砸在鋼釺上，劲使小了不起作用，大臂掄錘又很难打准。不少新同志見了大錘就有些胆怯。今年补充的新同志比較多，让他們很快地跟上队，打出老同志的水平来，这是工建任务能否提前完成的关鍵。連里决定組織一次示范表演，一来打消新同志的顾虑；二来摸摸大家的底。

晚飯后的自由活动时間，魏武跃一个人呆在俱乐部里研究軍棋的战术，欧阳海进来就喊：

“小魏，快！看看示范表演去。”

“不行。”小魏指着軍棋說，“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不研究出来我决不休息！”

“表演馬上就开始啦！”

“你先去吧。”小魏眼睛都沒挪地方，“我現在最头痛、最最头痛的是如何消灭对方的‘品’字形的地雷。”

“行啦！”欧阳海說，“你現在最要紧、最最要紧的是如何把兴趣轉到打錘上来。”說着拉起小魏就往外跑。

房前的平坝子上，围滿了前来参观的同志。几个过去打錘的能手，相继出来表演了一番，叮当叮当砸得火星直冒，嘿唷嘿唷的，打得新兵直吐舌头。有的說，老兵就是不簡单；有的讲，革命部队嘛，什么样的人才都能培养出来！……关英奎問新同志中誰敢出来試試。

“我来算一个！”欧阳海从人群里蹦了出来。

“你？”負責掌釺的那位同志急忙站了起来，“你以前打过嗎？”

“沒有！”欧阳海往手心上啐了两口唾沫，虎里虎气地握住了大錘就要打。

“那……”那位同志有点为难。欧阳海的虎劲是全連出了名的，胆儿也大。可是打錘不比别的，万一有一錘打偏了，那掌釺人的两只手就别想再要了。

是呵，欧阳海敢打，可是誰敢替他掌釺呢？同志們相互看了看，誰都沒有上去。小魏笑着說：

“我們連要是再有个属‘虎’的就好了，两人凑一对儿。”

关英奎瞪了他一眼：“你来嘛！”

“我是属‘鼠’的。”小魏边說边往后躲，“我跟他凑不到一起去。”

連长想了个办法。他去找了一把长鉗子，用鉗子稳住鋼釺，让欧阳海試試身手。

欧阳海揮动双臂，掄起十二磅大錘朝鋼釺砸去。力气倒是不小，可是一連三錘都打在地上，鋼釺的边也沒碰着，长鉗子倒被他砸弯了。周围爆发出一陣不太友好的笑声。关英奎說：

“欧阳海，看来光有虎劲还是不行。你先在一边多看看。换个人来吧！”

刘伟城大摇大摆地走出队列：“好久沒摸了，我也来試試吧。”說完，掄起铁錘就打，只听叮当叮当，一声接着一声，錘錘都砸在鋼釺上。一口气打了几十錘，他才停下手来，赢得了一片掌声。

“不簡单，不簡单！你打得很不錯哩，比起老同志来也不次。”关英奎夸奖着說。

“不行了，連长！我在采石場干了两年，那时候，嘿嘿，打个一百多錘是常事。”刘伟城笑呵呵地說。

欧阳海躲到一旁咬着嘴唇埋怨自己："我就是笨，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干不好！人家打得叮叮当当的，我連一錘都打不上。連里需要打錘的人，我又有劲使不上。"他羡慕地望着刘伟城，"……象他那样多好呵，拿起錘来就能打。战士嘛，就应該是这样的。……不行，我得撵上去！他能干的我也能干，还要比他干得更好！"他忽閃着眼睛，暗暗下定了决心。可是，怎么才能够练出一身打錘的硬功夫来呢？

要练吧，沒有人敢給自己掌釬；再說，老耽誤同志們的时間也不好。怎么办？欧阳海决心先把刘伟城的本領学过来再說。可是大个子有时候爱理不理的，有些話听起来也刺激人，什么"这也是一門技术"，什么"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我在采石場学了三个多月还……"这些事，欧阳海都憋在肚子里。施工的时候，他别人不找，专找刘伟城配对，替他掌釬，再不就有意識地站在刘伟城旁边，仔細揣摸他的动作。这样不声不吭地干了好几天，漸漸欧阳海心中有了底。

連着好几天，午休的时候，陈永林总也看不見欧阳海在床上躺着，晚飯后的游戏时間，球場上也沒有欧阳海的人影。原来小魏替欧阳海設計出了一个练打錘的窍門：在房后的一个大树墩上，用粉笔画个小白点，他特意从仓庫里借来一个十八磅的铁錘，一有空，就掄起铁錘拼命地朝小白点砸去。这样既练了臂力，又练了准确性。每次都一直练到胳臂抬不起来了，小魏劝他休息休息，他还要坚持打。几天以后，胳臂又紅又肿，特别是晚上上了床，胳臂火燒火燎，疼得他渾身冒汗。每天必須坚持的二十下曲臂支撑运动也只得暫停。他弄了块凉手巾敷在又紅又肿的胳臂上，紧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哼出声音来。

有一天，班长发現欧阳海吃飯的时候，連着掉了好几次筷

子；出操的时候，两臂甩动的幅度也不合要求，糾正了几次都改不过来。他琢磨欧阳海一定又出了什么問題。直到洗澡的时候，陈永林才发現，欧阳海的两只胳臂又紅又肿，滚烫滚烫。他把欧阳海叫了出来，指着胳臂問：

“怎么回事？”

欧阳海憨笑着說：“……练……练的。”他向陈永林汇报了自己的“窍門”和决心。最后要求說：

“班长，你替我掌釺，我保险打不着你的手！”

“胳臂都肿成这样子了，你就不知道痛？”

“我只試几錘，看看行不行。”

陈永林被欧阳海这股頑强劲所感动，只好替他掌釺。欧阳海掄起大錘就打，叮当叮当，班长喊了几次才住手。

“班长，我們班再要成立突击組的时候，你让我也算一个嘛！要不，我跟你配对，向全連挑战！”

“干什么？”

“上級不是号召說，要突破打錘这一关嗎？营长还說，为了破除打錘的神秘性，要組織全营的新老同志交流經驗来提高工效哩！”欧阳海想了想又問，“对了，我們連誰在經驗交流会上表演？”

“可能是刘伟城。”

“班长，你去建个議，让我也去試試嘛！”

“你？”

“我保险不給我們班、不給我們連丢丑！交流經驗不就是为了推动工作嗎？刘伟城能干的，我也能干！……再說，小个子打好了，那推动作用还大些哩！”

“等你胳臂好了再說。要不，我馬上就找連长汇报去，刚才他还問到你哩。”

"别，班长！你可别汇报……我，我一定好好休息，不再练了！我要再不睡午觉，你汇报什么都行。"

陈永林抿着嘴笑了笑，沒吭气。

經驗交流大会就在工地現場举行。几个兄弟連队围成个圓圈，营首长也来了。

这次打錘全是用十八磅的大錘。一連的老张最先出場，他先介紹了一些打錘的要領和自己的体会，接着就一气打了一百五十錘。人群里发出一片"嘖嘖嘖"的贊叹声。二連的代表也不錯，打了一百三十几錘。三連打錘的能手刘伟城出場了。今天他特意穿了件胸前印着大紅"奖"字、下边还印着"采石場贈"的白背心。他叉开双腿往場子当中一站，笑咧咧地用眼睛把周围扫了一圈，繪声繪色地談了些他打錘的体会和窍門。从他談話的口气和那副自信的神态来看，赶上一連、二連的代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有人向营首长介紹說他是个新兵。营长滿意地点着头，示意开始。

刘伟城先拉开架势，掄了掄胳臂，又象运动員似的，左搖右擺地活动活动腰腿，然后才不緊不慢地打起来。

"……五十六、五十七……"营部的书記数着数，"……九十九、一百！……"

数到"一百五十"的时候，人群里起了議論。有的讲，差不多了，有的說，看样子还有点后劲。……

"……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

刘伟城放下铁錘，滿头大汗地回到队列里。掌声、笑声、贊叹声跟着他一起涌来。一連、二連的代表也赶来握着刘伟城的手，向他祝賀。有人低声說："采石場的嘛，那誰能比得了！"

首长就要开始总結并分析他們三人的优缺点了，欧阳海小声地对身旁的陈永林說：

“班长，你快建个議，让我也上去試試！”

“二百啦！”

“我知道，不怕！”

陈永林还不摸欧阳海的底，为了保险起见他沒吱声。

看看班长沒同意，欧阳海想：“我应不应該出去試一試呢？……应該！刚才还有同志說，‘采石場的嘛，那誰能比得了！’这說明还有人对打錘信心不足。我应該出去打一打！”

“报告！”欧阳海跃出行列，“首长，我来算一个！”停了停，他觉得这句話不妥当，又补充道，“我沒啥經驗可介紹的，我只想試試看。”

“能够打得好，这本身就是經驗。来吧，来吧！”营长向欧阳海点着头說。

“是！”欧阳海大声应着，連跑带跳地过去拿起铁錘。大家都楞了：这个属“虎”的，又要出什么洋相？陈永林那顆心，忽悠一下被提了起来。

掌釬的同志一看是欧阳海，放下鋼釬走到一边去。同志們都笑了起来。欧阳海进退不是，拿着铁錘楞在那里，脸唰地一下紅了。

“我也来算一个！”关英奎迈着大步走过来。他拾起地上的鋼釬，稳稳当当地竪在石头上，仰起头来，信任地望着欧阳海，好象在說：“属‘虎’的，你只管放心地打吧！”

欧阳海感激地望着連长，还沒等营长說“开始”，就掄錘打了起来。他一錘又一錘，重重地砸在鋼釬上。有人在議論：“劲倒是不小，可惜使得太猛了，过不了五十！”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欧阳海还在继續打着。

他一錘比一錘更加有力。又有人在說："还眞有点子'虎'劲哩，不过，頂多也就百把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这会儿欧阳海不仅錘錘有力，而且速度也加快了。掌釺的关英奎只觉得手心陣陣发麻，震得虎口直痛。

打到一百七十几錘的时候，欧阳海觉得再也沒劲了。铁錘不是十八磅，象是突然間增加了几倍似的，每掄一錘，都要費尽全身的力气。"这可眞是关鍵的关鍵啊！"他鼓励着自己继續打下去。可是力不从心，速度也漸漸地慢了下来。

"加油啊，欧阳海！"小魏在队列里大声喊着，"你現在最要紧、最最要紧的就是别松劲！"

"对，再加把劲，为沒有打过錘的新兵立个榜样！还差十錘就赶过刘伟城了！"有人鼓励着說。

小魏的提醒，同志的鼓励，使欧阳海渾身是劲。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一定要赶过刘伟城！一定要对得起掌釺的关連长！为了鼓起新同志打錘的勇气，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百九十九、二百、二百零一……"人群里起了一陣騷动。有的說，眞沒想到；有的讲，旣然敢出来，必然有两下子。陈永林悬着的那顆心，这会儿才放回到原处。

书記数到"二百三十"以后，同志們反而靜下来了。大家都咬着牙，暗暗地替欧阳海使劲。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合着书記的声音小声数着："……二百三十五、二百三十六……"

掌釺的关英奎先前也在暗暗替欧阳海使劲。这会儿，他好象猛地一下明白过来：糟！这小伙子"虎"劲又上来了！他怕欧阳海好强伤了身子，不断地用眼睛向他示意。欧阳海誤会了連长的意思，一下比一下打得更猛，速度更快。

过了二百五十以后，营长、連长都劝欧阳海算了。欧阳海

反倒觉得渾身是劲，十八磅铁錘的分量，这会儿倒象减輕了許多似的，只需要机械地一下一下往下砸就行了。

“停住！”关英奎擰着脖子喊。

“最后三十錘！”欧阳海欲罢不能。

叮当叮当，象連珠炮似的声音，震得大家目瞪口呆。很多同志热情地随着欧阳海的动作，每掄一圈喊一声“加油”。欧阳海在书記數到二百八十下的时候，才兴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四班的战士一拥而上。班长递过来水壶，小魏递上条毛巾，还就手扯了一张芭蕉叶子替欧阳海搧着……不少新同志又議論开了：

“这說明打錘幷不神秘！”

“欧阳海和我們一样，他能干，咱們也能干！”

“…………”

“大家靜一靜。”营长制止住同志們的議論，轉身向欧阳海問道，“你不会沒有經驗的。說說你的体会是啥？”

“我的体会就是把大錘当成武器，把鋼釬看成是蔣介石的脑袋瓜。”欧阳海說，“这样嘛，胳臂上就来了劲，打多少也觉得沒打够。”

“好！我看这点体会最重要！”营长满意地說，“难怪他一口气打了二百八十錘，因为他思想里有敌人。这一点值得我們全营的新老同志都来学习！”

“对！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同志們异口同声地說。

欧阳海心里幷不满足。对着树墩，他打过三百多錘，今天还有股劲沒使出来哩。

小魏一边替欧阳海搧着风，一边在人群里搜寻刘伟城，小声說：“采石場的，怎么样？你能干的，我們小个子一样能干！”

欧阳海深深吐了一口气。

这时，他才感到渾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十五 大紅花

星期六下午，党团活动刚刚結束，俱乐部里就热鬧起来了。部队刚刚轉入正式工建，指标就不断被突破。为了鼓起全連更大的干劲，連里正敲鑼打鼓在为庆功晚会做准备：有的在扎大紅花，有的在练节目。文娱委員小黃一边打着竹板，一边对着籬笆墙在独自排练：

"……欧阳海，个儿不大，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心想学董存瑞，要去西藏把叛匪杀。自打安心工建后，虎里虎气有办法。扛起那个木料滿呀滿山跑，掄起那个铁錘二呀二百八。論干劲，他数第一，打錘标兵也是他。入伍刚刚三个月，胸前戴上大紅花。大紅花，大紅……"他忘了下边的詞儿，只好又从头开始："欧阳海，干呀么干劲大……"

欧阳海正在隔壁伙房里帮厨。小黃的快板透过籬笆墙，一个劲地往他耳朵里钻。他听了心里又好受又有点不好意思。来到部队才三个月，前不久加入了共青团；昨天，班务会上又給他評了个三等功。虽說还要等党支部最后批准，可是小黃已經在练节目，估計这个功是評上了。下边該做些什么呢？首先得給家里写封信，汇报自己在部队的进步，把立功喜报寄回去，让爹爹也高兴高兴。另外，还要到鎮上去照相，最好能把枪带去，打开刺刀照一张冲鋒姿势的，那样神气些。还要买一本描写黃继光的书，結合学文化好好讀一讀……想着想着，欧阳海心里忽忽悠悠的，恨不得馬上动手去办这些事。正好班长陈永林走过来說：

"欧阳海，伙房沒啥事情了，人太多了也轉不开身子。你这两个月够辛苦的啦！今天休息休息，等着会餐吧。"

“班长，要說忙都一样；要說辛苦，你們当班长的可比我們累多了！”欧阳海說着四下看了看，发現帮厨的同志确实多了些，这才跑回寢室去。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身新軍衣，匆匆忙忙地換上。刚刚准备去請假，又停住了脚，觉得应該先写信才对。等把信紙平鋪在床上，准备动笔写的时候，他又楞住了：“万一党支部沒批准怎么办？那不又得象前次那样，把写好的信扔了！另外，昨天晚上指导員給我談得挺好：要防止驕傲，要继續努力。……是呵，組織紀律性方面經常出毛病，身上的缺点还不少哩！”他看看窗外，“太阳都快落山了，上哪儿去照相去？再說，也不准擅自带枪出去照相呵！……咳！”他揪揪自己的耳朵，“班长也評上了三等功，人家在伙房忙完了，又去打扫猪圈去了。我为什么就想到这些事上来了呢？指导員对我讲的話，为什么我就記不住呢？……”低头看見自己一身新軍衣，他羞愧地赶忙把它脫了下来，轉身朝猪圈跑去。

“不是让你去休息嗎？你怎么又来了！”陈永林正在切猪草，見欧阳海进来，迎上前問道。

欧阳海赶紧拿起一把菜刀說：“我……我也来帮着切切猪草。”說完，心里噗通噗通地跳个不停，好象刚才的心思，全被班长看出来了。他悶声不响地蹲在那里切猪草，再也沒好意思抬头，連手指被割了一下，都沒吭声。

庆功会和娛乐晚会同时举行。俱乐部里张灯結彩，好不热鬧。两盞大汽灯照得滿屋通明透亮。紅底金边的光荣榜上，写着全連二、三十个立功受奖同志的名字，头一个就是“欧阳海”。

营的首长还在开会，同志們一边拉着歌子一边等。欧阳海看見光荣榜上自己的名字时，連忙低下头来望着脚尖，心里有股說不出的滋味。

一个挎着討米籮、拿着打狗棍的穷孩子，十冬腊月衣不蔽体，光着两只脚，从漫天风雪中走过来了。如今生活在溫暖的革命部队里，各級組織在关心、培养自己，多少同志在帮助、指点自己！班长和老同志們起早貪黑，事事干在头里，处处为全班作榜样，自己作为一个新兵，只是在大家的带动下做了一点工作——也就是多扛了几根木头，多掄了两下铁錘——还要評功，还要戴上大紅花！

……欧阳海慢慢地抬起头来，迎面一排領袖象的中間，毛主席他老人家好象正用慈祥的眼神望着他。他抑制住内心的感激，輕輕地喊了一声：

"毛主席呵！"

大会开始了。营、連首长都讲了話，意思是要保持荣誉，功上加功。这时，欧阳海才发現正面墙上貼着两行醒目的标語："虚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他对自己叮嚀着："我刚刚起步，可不能在半路上摔跤哇——这是关鍵的关鍵！"

"欧阳海！"关英奎拿着名单朝下喊了一声，打断了欧阳海的沉思。

"到！"他慌忙答应着站起身来，不知如何是好。陈永林推了他一把，他才想到应該走上台去。营长把大紅花給他别在胸前。这时台下响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掌声。欧阳海低着头，站在台上不敢朝下看，觉得渾身不自在。扛木头、打錘的时候，自己可以喊着"我来算一个"，主动搶上前去；戴花跟那些事不一样，站在台上，連手脚也不曉得怎么放着才好。接着，連长继續叫着立功受奖同志的名字，掌声不断传来。欧阳海象在做梦似的，鬧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連长喊到"刘伟城"三个字时，他才抬起头朝下瞟了一眼。

刘伟城跨着大步走上前来，脸上还带着那副得意劲。戴

完花后，他正好直挺挺地竖在欧阳海的旁边。欧阳海觉得刘伟城今天胸脯挺得特别高，样子也特别神气。看見大个子这副模样，一股不服輸的劲头从欧阳海的心底涌了上来。他心里暗暗地說："你别这么神气，我們今后再比比看，看誰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节目开始了，欧阳海的心情变了。他想起临参軍那天，爹爹嘱咐的話："到了队伍上，事事都要干在前头呵！"是呵，現在总算沒有辜負爹爹的期望。想着想着，大紅花、冲鋒姿势的相片……又都在脑子里活动起来。

熄灯号吹过了，营房又恢复了平静。月光悄悄地从窗戶口洒进来，欧阳海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他在想："相片，明天到鎮上去照；信，抽空就写。再有……再有几天，爹爹、周书記都該收到信了。在第一封信里，就能看見立功喜报，他們該怎么想呢？……"

欧阳海伸出手去把軍衣上的大紅花取下来，凑着月光看了又看。說它象花吧，它并不太象；說它好看，也很一般。可是現在意义不同了。"今后，我要干得更好、更出色，还要多多地立它几功！当兵嘛，就得当个好样的。"欧阳海还在想，"現在一时半会儿打不上仗了，可是，只要把訓练、施工这些任务完成好，那就跟打了胜仗、繳了机枪一样。和平环境里一样出英雄！……"

換崗的同志輕輕地从欧阳海床边走过去。該睡了！可是連半点睡意也沒有，側过来、翻过去还是睡不着。他习惯地拿起《董存瑞的故事》，专找董存瑞立功的那段看：董存瑞繳了挺机枪，胸前挂上了第三顆奖章……欧阳海想，这才叫眞正的光荣嘿！我算什么？又沒有繳过机枪，又沒有炸过碉堡，和他比起来，只能算是刚刚学着走路。……不过不要紧，誰都是从第一步开

始学起的！我现在已經开始迈腿了。……迷迷糊糊的，他觉得自己正在一条路上走着，不，好象是正在天上飞着……忽然，听說是师里服务社照相的同志来了，班长叫他快去，他拿起枪就跑。到了照相机跟前，冲鋒的姿势摆好了，可就是刺刀打不开，这才糟哩！哪有冲鋒不上刺刀的呢？沒办法，只好肩着枪照一张算了。照相的同志叫他“自然一点”，“笑一笑”，他不同意，扛着枪笑干什么！应該带着一股为了保卫祖国随时准备跟敌人拼刺刀的神气！他正想使自己更严肃一点的时候，眼前灯光一閃，照相的同志把相片递到他的手上，說这是“快相”。他拿起照片一看哪，老天爷！那肩上扛着的哪是一支步騎枪，明明是一挺刚刚繳获的美国造的重机枪！手上还提着两箱美国子弹哩，和那位打开原的战斗英雄一模一样。欧阳海看着看着，不禁笑了起来……

从窗口洒进来的月光慢慢地移动着。它照着欧阳海微笑的脸，也照着他手中的大紅花。

曾武軍輕手輕脚地替欧阳海掖好蚊帳。透过蚊帳，他看見欧阳海手上的大紅花和满脸的笑容。曾武軍沉思着：这个年青的新兵向前迈了一步，立下了第一次三等功了，可是革命的路途还长着哩！立功，可以說是革命路上的一个加油站，有的人，把鼓励当成力量，推动着自己，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有的人，却从荣誉当中找到一张思想上的躺椅，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路边喘喘气，休息休息了。目前，荣誉給他带来了些什么？他在向往着什么？梦中的欧阳海，又在笑什么呢？……

月亮躲进了云层，窗外传来一两声虫鳴，营区是多么安靜。可是，指导員还在床前沉思，欧阳海也还在梦中微笑。……

十六 擅离岗位

南方的八月間，驕阳似火。中午时分，太阳把树叶都晒得卷縮起来。知了扯着长声聒个不停，給悶热的天气更添上一层煩躁。

欧阳海独自一人守在营房里。他把鋼笔杆放在嘴巴里咬着，轉悠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正在憋一份心得。同志們都上工去了。連长罰他"再看一天家"，好靜下来琢磨琢磨自己的缺点。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輪到欧阳海在家値班——看守营房，打扫环境卫生，整理內务。他好动不好靜，对这样的工作不太感兴趣。加上爆破組正遇上个难題——爆破中的"殘眼"消灭不了，而他又是爆破組的骨干，那里正需要他。还有，自从刘伟城调到一排去以后，大个子他們那个組进度快、质量好，几次評比都領先。再說，他們又是和一排挑了战的。想到这些，欧阳海怎么也呆不住了。他再三向班长建議，說不用留人看家算了。班长不同意。欧阳海来到了連部。

"連长，我提个意見。"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意見？隔不几天就一个呀！"关英奎故意吓唬他，"不行，有意見明天再說。"

欧阳海拿眼睛盯着連长，綳着脸沒有說話。

关英奎感到意外：这小伙子的意見从来是憋不住的，怎么今天一吓唬就不吱声了呢？他問道：

"怎么啦？我这么一說，你有意見也不提了？"

"不提？"欧阳海气鼓鼓地說，"你要不让我提意見，我就找营长、找团长提去！"

"对嘛！"关英奎滿意地說，"一个战士就应該是这样的，有

什么意見都能及时向組織提出来。这才是对工作負責。你說吧。”

欧阳海明白刚才連长是逗自己，央求着說：“营房里有游动哨了，还留人看家干什么？我的意見是让我跟着一起去出工！”

“不行！今天这个意見可不能接受。”关英奎戴上防险帽，严肃地說，“部队嘛，什么时候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因为沒发生什么問題就麻痹大意起来。你拿这个防险帽来說，戴上它安全些，但是不一定准能碰上石头。要是等石头掉下来再戴，那就晚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那……那换个人看家不行呵？”

“我知道你在家呆不住。欧阳海，上次的‘賬’我还沒有跟你算呢！你可要記住。”关英奎說完，匆匆忙忙上工去了。

欧阳海看見連长也不同意，只好回到宿舍里来。他整理完內务，打扫好环境卫生，还把全班的枪支擦拭了一遍。又找来一大捆稻草，搓了些草绳，把晒衣場上的架子捆得結結实实的。忙了半天，一看，日头还沒过午哩，还有整整一个下午怎么熬呵！他坐在門口，无聊地摆弄着手中的草绳。忽然他想：炮眼里有水，炸药的劲就不肯往里钻，所以放炮后才留下些“殘眼”，影响了工程的进度。要是在炮眼里先塞进一截草绳，既可以把水吸干，又能让炸药的劲充分发揮出来。只要这个办法能行，那不解决全連的大問題了嗎？……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急急忙忙朝工地跑去。

到工地他就忙开了：找同志們研究，找組长談；見了車就推，見了錘就打。他一心一意准备試驗，忙得把什么都忘了。忘了看家的任务，也忘了連长要找他算的那笔“賬”。直到試驗成功，同志們都說他发明了“空心爆破法”，这才高高兴兴地跟

着同志們一齐收工回来。

回到宿舍，欧阳海把刘大个找了来，准备和他一起研究継續改进的办法。話刚刚开了个头，通信員就跑过来了。

“欧阳海，連长让你到連部去。”

欧阳海以为是有关“空心爆破法”的事，赶忙朝連部走去。他前脚刚迈进門，关英奎冲着他說：

“去！把你的枪拿来我检查检查。”說完，把两片嘴唇綳得紧紧的。

欧阳海想：检查武器嘛，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他不慌不忙地往回走。他那支枪从来沒出过故障，也是全班擦拭得最好的。回到班里，往枪架上一看，糟了！整整齐齐、烏黑錚亮的一排步騎枪当中缺了一支，偏偏是自己那支从不出故障的“5608874”沒有了。

“班长！你，你看見我的枪沒有？”

“沒有。我哪知道你的枪，今天又不是我看家。”陈永林話中有話地說。

欧阳海急得滿屋轉。門背后、床底下都找遍了。

“同志們，”他声音里滿是惊慌，“你們誰見我的枪了？‘5608874’，誰看見了？”

“沒看見。”同志們个个都很认真。

“一个战士，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武器。我还沒听說哪个战士把自己的枪弄丢了。”小魏說完憋不住想笑，急忙背过脸去。

“不要紧，这問題自有看家的負責。你去找他問問嘛。”小黄說。

“那……那……”欧阳海手足无措地楞在枪架跟前。

陈永林走过来說：“欧阳海，丢失武器这可是严重事故！”

"是啊，这是个关键性的問題……"欧阳海說着，瞪大了眼睛望着班长，希望能从他脸上找到点安慰、启示，或者是别的什么；最好能看見班长咧嘴一笑——这样，什么严重問題都沒有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場玩笑。可是，班长黑乎乎的脸膛上，沒有半絲儿笑意。

"你这个同志才怪哩，一个劲儿地看着我干什么？还不赶快到連部报告去！"

"报告！連长，我的枪不見了。"

"把你們看家的同志找来。"

欧阳海沒有动。

"去呀！"

"我就是看家的，今天該我值班。"

"好嘛！"关英奎虎彪彪地往前跨了一步，放开了喉嚨，敲响了他那口洪钟，"我問你，看家的任务是什么？"

"看守营房，注意武器、弹药、营具的保管及营区的安全。"

听見欧阳海回答得很麻利，关英奎更火了，"钟"也"敲"得更响："你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不好。"

"具体点說！"

"我丢失了武器。关鍵的关鍵，是我沒有經过請示就离开了崗位。"

"你請示过。可是領导上并沒有同意。那你为什么还要擅离崗位呢？"

"警惕性不高，責任心不强。"

"还有呢？"

"沒有了。"

“沒有了？……”关英奎紧閉着嘴唇走到一边去。他想，組織紀律性問題，对欧阳海来說，是个老問題了。听四班长說，刚入伍那天，一下火車就发現少了一个新兵，原来他跑到山頂上去看什么“金門”去了。以后又是想去西藏参加平叛战斗，硬是打起背包不肯睡觉……这些問題，都沒能及时认眞地解决一下。今天，他又擅离崗位去搞“空心爆破”。刚才爆破組长汇报說，这个办法很好，把“殘眼”的問題解决了。原以为欧阳海会用这理由为他的失职行为辯护的，可他根本沒提这回事……

“这点很不錯！”想到这个，关英奎张开紧閉着的嘴唇大出一口气，心里的那股火全灭了。他从門背后把那支“5608874”号步騎枪拿出来放在桌上說：

“炊事班的同志去送飯，从你們門前路过，看見屋里沒有人，他請另外一个同志把飯挑去，自己替你値了半天班。这是他临走的时候从你們班上拿来的，偏巧就拿了你这一支。他原来是想吓唬吓唬看家的同志——当然，这种教育办法不一定好。要是那个同志沒有替你値班，要是坏人闖进来，那将造成什么样的損失？你回去好好想想，待会儿我們再算賬！”

晚点名的时候，关英奎集合全連讲話，他首先代表工建指揮部表揚了欧阳海的工作积极性，創造了“空心爆破法”，这对工建进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狠狠地批評了欧阳海擅离崗位的无組織无紀律行为。最后特别提到：“……欧阳海并沒有拿他創造了‘空心爆破法’来为他的失职行为辯解。这一点很好，値得我們大家向他学习。

“今天就讲这些。欧阳海留下，其余的，解散！”

“杀——”

欧阳海象怀里揣着个兎子似的等着連长“算賬”。关英奎把他拉到操場边上坐下来，問道：

“欧阳海，你认为你的組織紀律观念怎么样？”

“不强。”

“我看，很不强！这是个老問題了，可是你一直沒引起重視。我也有毛病，沒有及时找你談談。今天晚上我給你讲个故事。”

欧阳海神情貫注地望着連长。

“抗美援朝战爭中，有一次，为了夺回一个高地，上級命令一支部队趁天黑摸到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起来，为的是保持战斗的突然性，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总攻的时間，定在第二天的黄昏。……”

“那要潜伏多久呵？”

“将近二十个小时。别看时間长，只要潜伏成功了，胜利就攥在我們手上。当然，只要有一个人暴露了目标，那就会影响战斗的胜利。同志們訂了一条潜伏紀律：即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也决不暴露目标。就这样，一支好几百人的部队，在敌人的陣地前潜伏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整整十个小时过去了，沒有一个人动一动。敌人也不知道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埋伏着这么些‘定时炸弹’。

“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突然，有顆燃燒弹在一个战士身边爆炸，燒着了那个战士腿上插着的伪装。一开始火很小，他只要打个滚就能把火扑灭。可是他想到了潜伏紀律，想到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就一动也不动地让大火燒遍他的全身。直到光荣牺牲，他还坚持在原地沒有挪动一寸！有这样好的战士，敌人怎么可能发現我們这支潜伏部队！等战斗一打响，二十分钟就把高地拿下来了。这个伟大的战士就是……”

“邱少云！”欧阳海激动地喊着。

“是他。这是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誠和高度的組

織紀律观念的表現。值得我們对照自己的缺点认眞地去想一想。"

关英奎讲完了，看見欧阳海在低头沉思，心想，"快馬不用鞭催，响鼓不用重捶"，象欧阳海这样的战士，只要点一点，他就会明白过来的。

关英奎起身要走了，欧阳海拉住他，焦急地說："連长，你說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了，我今后一定堅決改正。……就是我老也坐不住，一呆下来就想动。这可怎么办呢？"

关英奎笑了起来："这好办！为了磨一磨你这个靜不下来的性子，明天罰你再看一天家，回去你跟班长說是我讲的。"他严肃地說，"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識上来解决。明天你在家里好好琢磨琢磨这个問題。想通了，写份心得給我。"

……知了还在树上叫个不歇气。欧阳海放下鋼笔，揀起一块石头，朝树上扔去。嘎的一声，知了不叫了。可还沒等欧阳海拿起笔来想心得的事，它又叫了起来，叫得比刚才还响，还聒耳！

"叫吧，叫吧！"欧阳海生气地說，"我今天就坐在这儿专門听你叫！"

炊事班长李祥担着一副空桶从工地回来，看見欧阳海那副发愁的样子，打趣地說：

"欧阳海，工地沒开水了，帮我們送一担去。"

"眞的？"欧阳海站了起来。

"当然眞的。"

欧阳海突然想起了什么，稳稳当当地坐了下去，嘴巴又咬住那支写心得的笔杆。

"去不去呀？"李祥笑着問。

"你給我走开！"欧阳海拿起小板凳吓唬他，"告訴你，我現在关鍵的关鍵是組織紀律性，沒有連首长的指示，别說是送开水，不管干什么我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生了根，一寸也不能挪动！"

"不錯，是不錯！今天比昨天就有进步。"李祥竪起大拇指，回伙房去了。

太阳就象用釘子釘住了，一动也不动。欧阳海觉得这一天比往常要长几倍。又一想，不对！我这不是从思想上、认識上解决問題。邱少云一心只想到战斗胜利，就不觉得潜伏的时間太长。我只要对看家的任务有正确认識，哪怕这一天有一年那么长，我也該坚持在这里！

突然远处响起了鑼声，打断了欧阳海的沉思。他側过头来听了听，好象有几个老乡在对面坡上大喊大叫。由于距离太远，听不清喊的什么。

欧阳海还在想：要是昨天，我一定跑过去看看。今天嘛，說什么我也不能够擅离崗位！

"……来人哪！……水渠……漏水啦！……"老乡的喊声，断断續續地飄过来，鑼声也更紧了。

"什么？水渠漏水啦！"欧阳海忽地一下跳到門口。听得更清楚了，是对面坡上的水渠漏水了，老乡們正在鳴鑼呼救。

"……邱少云要是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董存瑞会怎么想？……他們也不去嗎？……不！他們一定会去的。犯錯誤我也要去！"

欧阳海跑到伙房喊了一声："李班长，看家的任务交給你了！"沒等李祥回答，他就朝出事地点飞奔而去。

坡上的一条水渠漏水了。水順着岩壁嘩嘩往下淌，岩壁

上被水浸蝕了的松土，眼看要塌下去，严重地威胁着坡下十多間民房。要不赶快堵住缺口，民房就沒救了。偏偏社員們都下地了，只剩几个老头在家。欧阳海一赶到，顾不得脫衣服就跳进缺口中，接过老乡递来的稻草、石头，加上自己的这一百来斤，才把水拦住。堵好了缺口，欧阳海又跟老乡們一起，把岩壁上的松土刨下来，才完全解除危险。

日头偏西的时候，欧阳海拖着疲倦的步子往回走。他想：心得还沒写好，又擅离崗位，不知道李班长替我看好家沒有，不知道我那支“5608874”还在不在。批評是躲不过去了，恐怕大小还要背个处分！……可是，当他回头看見坡上的水渠和岩壁下的民房时，提着的心又放下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为了这样的事，就是挨頓批評、背个处分也值得！”

“什么值得不值得的？”一个象钟似的声音在耳边响着。

欧阳海一回头：关英奎叉着腰，曾武軍摸着胡茬子，都站在身后望着他。

“連长，指导員，你們处分我吧！”

“干、干嗎处分你？”关英奎問。

“我擅离崗位，又犯了組織紀律性的錯誤。”

“欧阳海呀欧阳海！”关英奎生气地說，“看来我昨晚上跟你談的那段話白談了，邱少云的故事也白讲了！”

“我，我是考虑过不去的。”

“不！”关英奎气得脖子都擰起来了，“干嗎不去？你应該去！昨天你做錯了，你还以为自己对了；今天你做对了，你又以为自己錯了！”

“我对嗎？”欧阳海眼睛一閃一閃的。

“当然对！組織紀律性和維护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不矛盾的，它是为了让一个战士更好地、更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不是

为了捆住战士的手脚，該动的地方也不敢动。”

“嘿嘿……我，我也这么想过。”欧阳海眉毛一扬，憨厚地笑了起来。

“别笑！”关英奎把嘴唇又綳紧了，“这說明你还沒有眞正領会邱少云的精神，我还得从头跟你再讲讲……”

站在一旁沒开腔的曾武軍說：“算了，你快让他回去准备东西，打好背包，听候命令吧。”

“干什么去？指导員！”

“你不是要求处分嗎？”曾武軍說。他的脸上藏不住对这个小战士的滿意。

“什么处分都行。要我离开我們連队，我……我有意見。我不能接受！”

“明年部队要轉入軍事訓练了，連里决定調你到集訓队学习去。这，你也不接受？”

“我……”欧阳海跟着两个連首长一齐笑了起来，“是，是眞的叫我去集訓队呀？”

“眞的。明天一早就要集中，晚上我再找你好好談談，你先回去准备吧。”

“是！”欧阳海敬了个礼，撒腿就跑，晚风揚起他的衣服，在身后左右乱摆。

关英奎和曾武軍滿意地盯着欧阳海漸漸远去的背影。背影逐漸消逝在黃昏的薄雾中。

“眞是个好战士呵！”关英奎贊叹地說，“他身上总有那股火辣辣的劲，坐不住、閑不着，見了工作他就干，遇着了危险，搶着也要上！”

曾武軍摸着胡茬子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說：“是呵，就是跑得还不太稳哪！”

十七 "小老虎"

碧綠的耒阳河水，推动江边的一輪水車，永不停息地轉动翻滚，时間随着奔騰的江水，进入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柳树还沒抽芽，大地寒意未去，欧阳海带着五个"紅五分"，从集訓队回到連里来。

連队就跟家似的，老呆在那里，总想出去走走；眞要离开了，又牵腸挂肚地想得慌。几个月不見面了，連长和指导員都还好吧！同志們怎么样？小魏大概早就琢磨出挖掉对方"品"字形地雷的方案来了。他現在最感兴趣、最最感兴趣的又是什么呢？一班的刘大个子可能长得更高了，一定又取得不少新的成績。……别看在一起的时候鬧过点小意見，眞要是你东我西的不碰头，就象心里缺块什么哩！欧阳海远远看見了营房的大門，心情越来越急切，步子也越走越快了。

"报告！"欧阳海直挺挺地站在連部門口。

"你回来了！"关英奎迎出門来，仔細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战士，只見他一身带补釘的軍裝收拾得干凈利索，又黑又紅的脸上象上了一层釉似的放着光，个头儿也壮实些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間呵，和那副爱打赤脚的模样比，已經大大不同了。他一把抱住欧阳海，連人带背包，把他提进連部来。

"怎么样？"

欧阳海从挎包里拿出集訓队的鉴定，递給連长。

"好！"关英奎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有劲，"回来得正好，連里决定让你担任四班长。"

"我？"

"对。四班是全連的訓练先行班，你可要好好地干出点名堂来！"

“連长，我不行。我連兵还沒当好呢！再說，我，我不喜欢去領导别人。”

“什么什么？不喜欢……这干工作能光凭你喜不喜欢？我关英奎要‘不喜欢’当这个連长，未，未必我就不当了？同志，这是工作需要！你拿小魏来說，他是个一会儿喜欢軍棋，一会儿喜欢小人书的，自打部队轉入正式訓练以来，他就爱上枪了，射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能說这只是他‘喜欢’什么嗎？这是进步！”

“我，我是說我不会領导别人。”

“什么会不会！一开始誰都不会，慢慢学嘛！刘伟城和你一起入伍的，最近也有很大的进步，那股傲气也少多了，現在他是一班长。你比他缺个胳臂少个腿儿？……”

望着連长紧閉着的嘴唇，欧阳海沒有再說什么。可是入伍还不到一年哩，这班长班长，一班之长，刚满十九岁的欧阳海，能領导好一班十几个同志嗎？能搞好工作、完成任务嗎？

当天，老班长——現在的二排长陈永林主动找欧阳海談了一晚上。談的当中，排长把这几年当班长的体会逐条地介紹給他，談得又生动又具体。欧阳海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排长一走，自已再冷靜下来一琢磨，又觉得什么經驗也沒弄明白，脑子里只留下了八个字：模范带头，以身作則。他干脆把那一条一条的經驗撇开不管，认眞回忆起平素老班长的表現，想到了他給同志們磨斧子，悶声不响地切猪草……“記住这些就行了。关鍵的关鍵是少說話，多干活儿。再說，刘伟城能干好，我也一定能干好！”欧阳海暗自下定了决心。

天还沒亮，小鳥还沒出窩，刺骨的冷风中传来清脆的起床

号声。号音刚落，关英奎远远看見欧阳海带着四班跑步到操場边上来。他們利用今天的早操时間练习攀登陡壁。

离操場不远的一座小石山，新开出一面八十五度左右的陡壁。这是給同志們练习攀登用的。欧阳海安好了保险绳索，交代了攀登时应注意的事項，特别强調“三点固定”的要領，然后让同志們开始攀登。他发現小魏悄悄往后躲，就大声喊着：

“魏武跃，出列！”

小魏慢吞吞地走到陡壁下边，刚把保险绳系在腰間又連忙把它解了下来：

“班长，我們练练瞄准，要不跳跳木馬算了。我現在最沒把握、最最沒把握的就是攀登陡壁。”

欧阳海心里直发毛：前两天連长还表揚你在这些方面有进步，說人的思想一提高，胆也大了。怎么現在又……他憋住火問道：

“你不是已經攀登过好几次了嗎，怎么今天反倒沒把握了呢？”

“我每爬一次，这担心就增加一成。”小魏指着山半腰的那块光滑石头說，“那儿最危险，光光溜溜的連根草都沒有，三点固定万一有哪一点沒固定好，非摔个鼻青脸肿不可！”

欧阳海从心里往外冒火：这就算危险呵？指导員說，解放战爭初期咱們的大炮很少，攻城打寨的时候，子弹貼着头皮飞，手榴弹就在身边炸，上哪儿去找保险绳？就那样，人家冒着炮火一样攀上了九十度的城墙，一样抓俘虏繳机枪！欧阳海本想把这段故事再給大家讲一讲，一想到自己“少說話，多干活”的决心，便改口說：

“你看着，我先来一遍！”說着，系好了保险绳，嗖嗖几下子

就攀上了陡壁。紧接着，用滑绳下降，三下两下又跳了下来。

"攀登陡壁，一要細心，二要大胆。心很細胆不大，你根本上不去；胆很大不細心，上去了也得摔下来。把这两条一結合，那攀登陡壁容易得很！"

看見班长的示范动作麻利干脆，同志們挨个都上去了。小魏好不容易爬到那块光滑石头的地方，就停在那儿再也不敢往上爬了。

"继續上啊！"欧阳海在下边喊。

"这，这里确实不保险。……"

"你先下来！"

欧阳海把小魏喊了下来，仔細告訴他如何利用光滑石头上的一道裂縫固定支撑点。最后說：

"这怪我上次教得不細致。你看着，我再来一遍！"

欧阳海系好了保险绳，带着一股火往上攀。刚爬了四五米，一脚沒踩稳，哧溜一下滑了下来。正好拉保险绳的同志沒做思想准备，让他貼着岩壁一直滑到地上，手磨破了，下巴上也蹭掉了一小块皮。

同志們急忙围了上来，"班长，班长"的喊个不停。

欧阳海自己也知道这一跤摔得不輕。他想：小魏胆子本来就小，对攀登陡壁又有顾虑，我要是不咬咬牙再攀登一次，那这一跤就吓得他这一辈子也爬不上陡壁了。他撣了撣身上的灰，分开众人站了起来。

"刚才怪我要領沒掌握好，光有大胆心不細，其实那个地方是很容易固定的。現在我再来一遍。"

小魏見班长的下巴都滲出血来了，担心地說："班长，快休息休息吧，你那下巴……"

"下巴沒問題。蹭破点皮就不打仗了？你好好看着！"欧

阳海慢慢地往上攀登着，由于刚才手上破了点皮，現在每爬一步，都痛得厉害，爬不几步就渾身冒汗。他咬着牙終于順利地攀了上去，又順利地滑了下来。他摘下帽子擦汗，脑袋上热气騰騰，就象刚揭盖的蒸籠似的。

"上吧！我在下边給你保着险！"

"行！"魏武跃說，"我現在最缺乏、最最缺乏的就是你这股頑强劲。我……"他二話沒說，突然脫下棉衣，嗖嗖几下就爬到了那块光滑石头的地方。在那比較危险的地方，他来回上下了几次，直到把动作摸熟了，才攀上了岩頂。同志們在下边情不自禁地为小魏的頑强鼓起掌来。

欧阳海在一旁揉着下巴滿意地看着。他心里說：

"少說話多干活就是有作用。战士对班长，不光听他怎么說，关鍵的关鍵，是看他怎么做！"

关英奎站在操場边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走上前說：

"四班长，攀登陡壁，安全措施是馬虎不得的。为什么不把安全措施准备得更細致些？"

"我們以后多注意。"

"小結我来做。去，上卫生員那儿抹点二百二去！"

"是！"欧阳海应了一声，揉着下巴走了。

关英奎瞅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語地說：

"行！有他这股劲头，用不了多长时間，就能把一个班都带起来的！"

柳树抽芽、滿山回青的时候，师的作訓部門来考核班的战术动作。上級指定三連的四班去参加考核。連长关英奎把欧阳海叫来，給他交代了任务，叫他沉住气，不要慌，考好了更

好，考坏了也不要紧。欧阳海集合全班，也給大家交代了任务，叫大家沉住气，不要慌，考好了更好，考坏了不行。“只准考好，不准考坏！”欧阳海对着全班又崩出来这硬帮帮的八个字。

战术場上布满了紅白小旗。科目并不复杂：要求全班迅速、隐蔽地通过“敌人”炮火封鎖地段，拿下山头的碉堡。关英奎指着山顶上的一面小蓝旗問：

“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全班一个声音。

作訓科长把小旗一揮，欧阳海領着全班跳下土坎，貼着水田的边边扑向山头。

“停！”科长又一揮旗，全班都趴在水田里紋絲不动。

“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

“右前方有棵大树，正面是个小土包子，这里是敌人的射击死角，火力发揮不了，便于我們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欧阳海一字一板地回答着。

“好！”科长滿意地对关英奎点了点头，“开始！”

欧阳海两眼盯住前方，嘱咐着身后的小魏說：“你跟紧点，一步也别拉下，照我的动作干！”

“是！”

全班在水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山头跑去。小魏刚跑到水田中間，右腿陷到泥里去了，一着急，光把脚拔出来了，鞋却在泥里埋着哩！“咳！这最倒霉、最最倒霉的事算叫我遇上了！”他想撿鞋，抬头一看，全班已經接近山脚，只好光着一只脚板跟了上去。

山上滿是带刺的小灌木丛，蒺藜扎得小魏直咧嘴。他眞想停下来用什么东西包包脚。可是看看身前的班长，渾身增

添了勇气，他一步不拉地朝山头爬去。

紧跟着四班的科长、連长和参謀們，对四班选择这条路綫，以及通过水田的动作都十分满意。科长发現小魏的脚上已經滲出血来，急忙赶上去。

“停止！”

“干什么？”

“你的脚破了。”

“不怕！”小魏还在往上冲。

“你負伤了！”

“輕伤不下火綫。”小魏說着又窜出去好几步。

科长連忙脱下自己的胶鞋扔給小魏：“穿上！”

“我不要！”小魏头也不回，喊着杀声冲上山头。

“杀——”山頂一片喊声。欧阳海拿着一面小蓝旗回来了，这表明“敌人”的碉堡已經拿了下来。

根据参謀們的观察，四班这次考核可以打个“上游”：突破道路的选择，跟进的速度和接敌动作，都合乎要求。科长笑着对关英奎說：

“关連长，你的这一撥兵还眞有点虎劲哩！”

关英奎不好意思地紧閉着嘴，既沒笑也沒吱声。

科长走到小魏跟前說：“小同志，你告訴我，剛才給你鞋你为什么不要呢？”

“打仗嘛，哪顾得上这个。再說，你看看我們班长！”小魏指着站在一边的欧阳海說。

科长順着小魏的手指望去：一个滿脸娃娃气的年青班长，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道濃眉下边，那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里，流露着他对自己班里战士的滿意神情。往下看，他也是一双赤脚片子，而且正悄悄地把脚往草窩里藏哩！

科长指着欧阳海的赤脚問:“怎么回事呀?”

“首长，我們准备工作做得不好，事先检查不够。我的鞋……也掉在水田里了。”

“哦!”科长回头望了望小魏，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了。“是呵,有什么样的班长,就有什么样的兵!”

科长和参謀們刚走,关英奎把欧阳海叫到跟前来,綳着脸說:

“我交代得不够細致,我检討。可你們为什么事前不把准备工作做好?为什么不多检查两遍?去!把鞋替我捞上来。待会儿再上我那儿来一趟。”

欧阳海領着四班唱着歌儿往山下走去。关英奎这时才无限感慨地說出他心里的話:

“光着脚冲上了滿是刺棵的山头。好呵!一只小老虎,已經带出一群小老虎来了!”

曾武軍从师里开会回来，一进門，发現桌上放着一迭同志們的立功喜报。欧阳海以他突出的訓练成績，再次立下了三等功;他領导的四班，还立了集体三等功，并被評为全师的“战术标兵班”。

“好呵!”曾武軍兴奋得在屋里来回踱着，他自言自語地說,“参軍刚滿一年,按說还算个新兵哩,就已經連續立了两次三等功了,这在訓练、施工和日常劳动的情况下,确实不容易!但是,党把这百十口子年青人,把欧阳海交給我們支部,难道只要他們做出了这点成績就滿足了嗎?……不!一个干部、一个支部书記的責任,应該远远不止于此。”

曾武軍坐了下来,想起欧阳海曾經說过,他要立志做个战斗英雄的話。他想，一个人民战士应該有这样的志願。他們

这一代人，和过去的青年是大不相同了，在他們的脑子里，就沒有什么七侠五义呀、黄天霸之类的神奇鬼怪的故事，代替它們的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英雄人物。英雄們的光輝形象成了年青人学习的榜样，甚至有些人連做梦也梦見自己和这些英雄人物在一起。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无数战斗故事的熏陶，使得任何一个拿着木头手枪的新中国的孩子，也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这种可貴的自豪感，发展起来，就形成他們对战斗英雄的敬仰。但是有的同志，他們过多地看到英雄轰轰烈烈的一面，羡慕英雄的事迹和他們得到的荣誉；对英雄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地工作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誠的高貴品质认識不足。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欧阳海早有这个向往，在一年当中連續两次立功，他对这些荣誉是怎么想的，他对“战斗英雄”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曾武軍又站了起来继續思考着，无意間发現自己的枕头边上放着一份入党申請书。拿起来一看，是欧阳海写的。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深邃的眼睛里包含着少有的兴奋。他想：向党递上申請书，这是一件庄严的大事，它表明一个战士开始下定決心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給人民，交給党了。它是一个新的起点——立志做个无产阶級先鋒战士的起点。它是給自己吹响的一声冲鋒号——鞭策、激励自己在共产主义大道上，加快速度，勇往直前。……看来，欧阳海并沒有满足自己的那点工作成績，而是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得跟上去呵！”曾武軍望着申請书說，“支部得对他提出一个新的尺碼——用共产党員的标准来要求他。假若今后在工作中，他还象过去一样，只是单純地带着那股虎劲的話，那就不能放过，是該敲打敲打这只‘小老虎’的时刻了。”

十八 敲 打

夜間实弹射击是早就安排好了的，連长說在两三天之內一定要进行，具体时間，听候作訓部門的通知。这次夜間射击，要求严，难度大——接到命令后，要在两个半小时之內奔襲三十五里到达指定地点，在完全陌生的場地上对隐現靶进行射击。小魏这两天特别高兴，一心盼着夜間射击快点到来；有些同志的心里却沒有底。欧阳海觉得根据四班这几晚上預习的情况来看，打好这次夜間射击是完全有把握的。

熄灯号吹响好一会儿了，同志們还沒有睡着，躺在床上眯起一只眼睛在琢磨夜間瞄准的要領。忽然，房頂上响起了辟里叭嗟的雨点声，有人估計夜里不会有情况了，这才放心地側轉身来，准备好好睡它一觉。

"同志們，"欧阳海輕声嘱咐身边的战友，"可别因为一下雨就麻痹大意，也許領导上专找这个天气来考驗我們。睡着了也得竖起耳朵，注意集合号音。"

"班长，你只管放心，"小魏說，"不管上級让我們什么时候打，我保证优秀！"

"你这話别說得太早了。"欧阳海提醒他說。

"别的我不敢讲，要說夜間射击，我現在最有門儿、最最有門儿……"

"行啦！不管你有門儿沒門儿，你在床上好好把要領再琢磨几遍。把你那下軍棋的劲头都……"

"不要讲話。"曾武軍制止道。他正拿着手电到四班来查舖，听見声音，輕輕走到欧阳海床前。

"你还想叫大家瞪着眼睛守一夜，不休息啊？"

"我，我是想让同志們提高点儿警惕性儿。"

曾武軍沒有再說什么，輕手輕脚地走了。他在想，欧阳海在这一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他总比别人想得多、想得远，难怪四班在各方面都比較突出；只是这里边还多少带着点爭强好胜的情緒。……

半夜十二点整，营房里响起一陣緊急集合号音。四班手不忙、脚不乱地跟着全連出发了。他們头頂暴雨，脚踏泥濘，完成了夜間的实弹射击。

雨过天晴，太阳还沒出山，东边的天上刚刚映出一片燦烂的朝霞，四班的战士唱着歌儿返回营房。尽管一夜沒合眼，可你看他們一个个挺着胸脯，滿面紅光。不用上文书那儿去打听，光看看他們的眼神儿，听听他們的嗓門儿，就能知道这次射击打得不錯，不用說至少是全班总評“优秀”。

日落西山紅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
胸前紅花映彩霞，
愉快的歌声滿天飞。
咪嗖啦咪嗖，啦嗖咪斗来……

一路上还沒唱够，回到营房，湿衣服沒换，一边擦枪一边还在唱。欧阳海故意绷着脸对大家說：

“静一静！我觉得这次夜間射击我們还不够过硬，个别同志让天黑雨大吓住了，沒有打出最高水平。大家說是不是？”

同志們知道班长这会儿的心情——总評“优秀”还要怎么的！——沒有人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是歌声更起劲了：

夸咱們枪法数第一。
一、二、三——四！

連部的文书跑进来："嗬，这么高兴哪！"他悄悄地对欧阳海說，"四班长，你們副业生产的'上游'完了。叫人家撵过去啦！"

欧阳海心里有把握："不会的！"

"不会？射击完了，你們是一路唱着歌儿回来的；刘伟城他們一班，是沿路打着猪草往回走。刚刚报来的数字，整整比你們多一百斤。"

文书的声音虽然很小，可是大家都听見了，就象卡达一下关了收音机的电門一样，歌声突然齐刷刷地停住了。

"是嗎？"同志們都觉得問題严重。欧阳海的眉梢也在額角上跳了几下，他心里埋怨着自己說：

"人家的工作做得多細致呵！为什么我們就沒有想到这一点呢？"

文书把統計表递給欧阳海說："炊事班这几天又忙着做飯，又要忙着夜間射击的預习，沒有时間打猪草，猪圈里的青飼料不够了。司务长让我統計統計，說下午要来次評比，好促进促进哩！刚才我計算了两遍，你們自己看吧！"

統計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一班整整比四班多一百斤。

"那我們也不止这个数呵！"欧阳海指着統計表說，"规定每个人要打……"

"班长，这事怨我。"小魏說，"我以为这几天最主要、最最主要的事就是夜間射击，把打猪草的事放下沒管。我的那份任务还沒完成哩……"

"你怎么不早說呢？"

"这副业生产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战术，又不是射击。这个'上游'让給一班算了。再說，他們这种态度也不够正确，多少有那么点錦标主义。"

"不！"欧阳海說，"不管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們自己訂的計划沒完成。这可不行。我們四班向連里保证过，不光是战术、射击、刺杀、扔手榴弹要爭个'上游'，打扫卫生、副业生产，再加上給墙报投稿、参加文娛活动，都不能落在别人后边！訓练先行班嘛，不样样跑在前边还叫什么'先行'？"他想了想，心里有了主意。拿起鐮刀对大家說，"枪擦完了的跟我走，我們快去快回来！"

"班长，"小魏說，"我們現在去突击，怕，怕不太好吧。指导員嘱咐过，让我們回来好好休息休息，說不定今晚还有任务哩！"

"任务？打猪草这个任务我們还沒有按計划完成，还是先考虑考虑这个吧。"欧阳海說，"再說猪圈里青飼料又不够了，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呵！"

欧阳海領着几个同志正要出門，外边响起了值星排长的哨音：

"各班注意了！抓紧时間睡觉，今晚可能还有夜間科目。"

欧阳海在門口楞住了。他想，晚上可能有工作，不能耽誤同志們的休息。可是先行班不能落后，一定要打两担猪草来补上。再說猪圈里正缺青飼料，多打点猪草总不会錯。他轉身对大家說：

"你們抓紧时間休息，别因为昨天晚上射击成績还好就万事大吉。我一会儿就回来。"

欧阳海到值星排长那儿請了个假，說是班里的副业生产还留了个尾巴，需要突击一下，回头他就上了山。营房附近的猪草早就让同志們打光了，他一口气跑出十多里路，滿山滿坡到处找。昨晚上的那場大雨把坡上弄得又湿又滑，他摔得渾身是泥。好不容易打了一担回来，称了称才一百二十多斤。尽

管評比可以得个"上游"了，可是猪圈里青飼料确实不多了，他觉得这会儿无論如何也不能躺上床去睡觉。他舀了碗凉开水在伙房門口坐了下来，准备歇口气再上山去。

刚刚坐下来，上下眼皮就在打架。昨晚来回奔襲了七十多里地，前几个晚上为了預习夜間射击，也一直沒好好休息。按說今天是該睡一觉，晚上可能还有科目哩。可是連里对訓练先行班期望多大呵，要求我們为全連做出个榜样来，那再困再累也不能辜負連里的期望。欧阳海跑到水管子那儿用凉水淋了淋头，然后又提起鐮刀，清清爽爽地上了山。

快开中午飯的时候，欧阳海又挑着一大担猪草回来。試試肩膀头上的分量，他知道今天的猪飼料基本上解决了。任务完成了，評比也不成問題了。

欧阳海在沟边把猪草洗得干干淨淨的，准备直接送到猪圈里去。刚拐进大門，一个声音在說：

"回来了，放下来歇歇吧！"

"指导員！"欧阳海放下担子說，"你昨天晚上跟着我們跑了一夜，今天也不好好睡一觉！"

"我刚睡了一会儿，有人还根本沒睡呢！"

"我，我可是刚起来不一会儿，睡不着就……"

"什么睡不着？你就沒打算睡嘛！魏武跃已經向我汇报过了。"曾武軍把欧阳海拉到身旁来坐下，继續說，"看見猪草不够了，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間去打猪草，这是好的。总想把班里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事事都要爭个'上游'，这也是好的。要是为了評比、为了爭第一而耽誤了休息，甚至影响到晚上的工作，那就不对了。我相信，这三方面的原因你都有，哪个为主，哪个为次，你应該好好想想。欧阳海，入党申請书你已經递上来了，对自己的要求应該更严格些。作为一个决心把自己的

一切都献給党的同志，你应該特别想一想：你这一上午的劳动中，究竟有沒有为了評比而爭第一的思想？为什么一定要赶在評比之前来打这两担猪草？你对訓练先行班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欧阳海低着头沒有回答。他在想：看来小魏是对的，他劝我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突击。自己思想里也多少有点不服輸的劲。难道，难道这样做不对嗎？……

"連里是想通过訓练先行班来带动全連，要求你們为其它的班作出榜样。"曾武軍接着說，"但是最首要的，是希望你們在思想上、风格上走在全連的前面，而不是要你們处处去爭第一。党要求我們人人都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但是为了爭第一而突击的这种做法，党是从来不提倡的。"

欧阳海呆呆地望着那担猪草和自己的滿身泥浆发楞。从指导員那严肃的神态来看，他知道自己錯了。究竟錯在哪里，他还不十分明白，也沒有完全想通。

十九 "响鼓也用重錘敲"

省里要召开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級指示从三連选派一个好班长去列席会議，并給民兵代表們作刺杀示范表演。支委会正在研究这个問题。多数支委同意欧阳海去：論刺杀技术，他是全連最拔尖的；其它无論战术、射击、投弹、体育各方面，也都是班长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个别支委的意見是让刘伟城去，論刺杀他虽然不一定比欧阳海强，可是最近的进步比較大，同时也稳重些。

"是呵，欧阳海太毛躁了。"一个支委說，"遇事爱提意見，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影响。"

"爱提意見并不能算是缺点嘛！"支部书記曾武軍說，"只

要是为了帮助領导，改进工作，爱提意見还应該算作对革命負責的优点哩！”

“那我同意让欧阳海去。”那位支委說。

曾武軍看看大家沒什么意見了，站起来說道：

“我的意見是让刘伟城去。这个同志工作一貫不錯，思想方面最近也有很大进步。特别是在驕傲自滿这个問題上改正得比較快。至于欧阳海，他的問題我考慮了很久。不錯，这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但是有些爭强好胜。荣誉对他目前来說沒有什么好处。”他把最近打猪草的事談了談，最后說，“在他鬧着要去西藏的时候，我們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在他做出不少成績的时候，我們也不能忽略他不足的那一面。哪怕是些細枝末节的小事，也不应該放过。特别是現在，当他正在申請入党的时候，为了对一个同志的进步眞正負責，那就应該对他要求得更严格一些。”

“欧阳海已經很不錯了！”关英奎說，“遇事想爭个第一，而且能爭到第一，这就不简单。老实說，我最怕的是那号战士：工作沒干好，他也不太在乎，挨了批評，他还是不緊不慢儿的。我看还是让欧阳海去，响鼓不用重錘，給他点两下他就会明白的。要不，会挫伤他的积极性。”

“积极性也得有个正确的思想基础嘛。你呀，老关！从表面看，你对欧阳海很厉害，动不动就瞪眼珠儿，克。其实，你对他还太嬌慣了点。一个战士越是不錯，对他的要求就应該越高，这样他才能进步得更快。‘快馬不用鞭催，响鼓不用重錘’的說法并不一定恰当。响鼓也用重錘敲敲，那声音不就更大了嗎？”

关英奎笑了：“怎么？我，我对他还不厉害？”

“你是当着面厉害，背后就心軟。不管在哪次会上，你都

很少談到他的缺点和不足。”

“你这說的倒也是事实。”关英奎点着头說。

“我說的只是个人的意見，你們大家再考虑考虑。”曾武軍接着讲，“欧阳海凭他淳朴的阶級感情出发，为什么革命这个問題已經基本解决。怎么革命，怎么才能象主席教导的那样作一个純粹的人，这还要靠他自己努力，靠我們支部多花点心血哩！”

关英奎想了想，說道：“我同意老曾的意見，派刘伟城去列席民兵会議。至于会不会挫伤欧阳海的积极性……”

曾武軍接过来說：“那看我們工作做得怎么样。做好了，不但不会挫伤他的积极性，反而能使他在現有的基础上再大大提高一步。这个工作，”他对一位支委說，“陈永林不在，你們党小組抓紧点，多找他談談。”

那位同志点了点头。支委們都同意了这个意見。

“那就这样决定了。”关英奎說，“支部正在培养他，这就算是对他的一次具体考驗吧！”

考驗来到欧阳海的头上了。

从关英奎宣布刘伟城去参加民兵大会起，欧阳海就低着头沒有吱声。班务会上就这个問題进行討論的时候，一向发言成套的欧阳海只說了句“大家談談吧”，就再也沒話說了。

…………

大操場上，杀声不断，关英奎正領着刘伟城和另外几个同志在练对刺。刘伟城就要到省里去了，在大会上除了取經以外，还要拿出点真功夫来，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民兵們练习刺杀本領，否則还叫什么“示范表演”呢？

膀大腰圓的刘伟城，穿着满身防护盔甲，威风凛凛地站在

那里。几个战士輪番上去，都被他一一刺中。关英奎揮舞着小旗；文娛委員小黃是义务广播員，他扯着嗓門大叫：

“一比零！”

“二比零！”

“三比零！又垮了一个。誰再上？”

“連长！連长亲自出馬！”

关英奎摆了摆手說：“我不行。”

“同志們！”一个排长向周围的同志大声喊着，“让連长上！打开原的时候，他一个人捅死了三个敌人。那不是，”他指着关英奎的头說，“他脑袋后边还留着一块‘光荣疤’哩！”

关英奎紅着脸說：“誰告訴你的？那次我差点叫敌人捅死了！亏了咱們……”

曾武軍搶着說：“我证明！他那次确实捅死过敌人，不过不是三个，是三个半——有一个叫他把腸子挑了出来，捂着肚子跑了。”

“来，呱嘰呱嘰！”随着排长的話音，場上响起了有节奏的鼓掌声。

“好吧！”关英奎想，刘伟城左边总有空当，提醒了几次他都改不过来，得让他吃点亏才能引起他的重視。他换好了防护衣帽，对站在一旁的曾武軍說：

“老曾，我怕眞的干不过他哩！”說完他平端着枪，拉开了架势，透过防护帽，两只眼睛虎視眈眈地瞅着刘伟城，等待他的进攻。

刘伟城知道連长的功夫。他原地琢磨了一会儿才猛地一枪刺过去。关英奎早料到他有这一招儿，瞅准了空子，順手一撥，当的一声，刺中了刘伟城的左前胸。

“一比零！”小黃喊着。

观战的同志也跟着叫："姜还是老的辣！"

"老将出馬，一个頂俩！"

"……"

第二回合，关英奎沒占着便宜，三几个来回就被刘伟城回敬了一枪。

"一比一！好一个旗鼓相当。現在就看最后一枪决定胜負了！"小黃說。

第三枪誰都不輕易出手。眼睛看眼睛、枪尖对枪尖，围着一个不存在的圓心打轉轉，都想找出对方的破綻再刺，就这样相持了好一会儿。关英奎忽然大喝一声，就象一个炸雷劈了下来，震得地都发顫。刘伟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楞了，正在犹豫，关英奎的枪尖又朝左边奔来。他凭着个子大、力气猛，好不容易才躲过了这一枪。可是尽管他左撥右擋，进进退退，仍然摆脫不了被动局面。急中生智，他也怪叫一声，順势把枪刺了出去。关英奎眼看躲避不及，干脆迎身而上，两个人同时刺中对方。

掌声、叫好声一直平息不下来。

小黃反倒急了，他喊着："这，这可怎么算呀？……干脆，一点五比一点五，和了。"

关英奎摘下防护帽說："不！应該算我輸了。战場上，我們提倡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平时的訓练中，我們也要鼓励主动进攻的精神。刚才这一枪，是大个子主动，按規定应該判大个子胜。另外，他刺得比我勇，比我猛。他快而不乱，勇中有謀。不过也还是有毛病，只是我还治不了他。告訴你們吧，要是咱們指导員那年不挂花，他才是眞正的一把手哩。打开原的时候，他那把刺刀在全师都挂上号了。不是他，我这脑袋恐怕早就不存在了！要是他上来嘛，还能跟刘大个拼一

陣子。”

“老关，你出我的洋相干嗎！”曾武軍說。

“大个子进步得可真快呀！”有人讲。

“看来，一时半会儿沒有人能治得了他。連連长都輸了嘛！”有人附和着。

“你們先等等，我去找个能治大个子的人来！”关英奎跑回营房，冲着正在屋里看书的欧阳海說：

“走，跟刘大个子练练对刺去！”

“我不行。”欧阳海还捧着书本不放。

“什么态度？刘大个正缺你那两下子，他左边老有空当，得让他吃点亏才能引起重視。快！捅他几枪去。”

“連长……”

“嚕嗦什么？快来吧！”

操場上正在議論誰敢再上去拼一拼的时候，一个披挂停当了的战士，跟着关英奎跑来了。他分开众人，站在場子中間；个子虽小，可弓箭步拉得有精有神儿，防护帽紧紧扣在头上。一时还认不出来这是誰。

“这是誰呀？”

“还眞有不怕‘死’的！”

“旣然来了，手里必定有‘金刚钻’！”

“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嘛！”

战士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

“准备！”小黄关照刘大个一声，“开始！”

刘伟城象块碑似的竪着，眞有一副风吹不倒、雷打不动的气势。正当他选好了有利地形，仔細观察对方弱点的时候，小个子猛不防来了一个“突刺”，出枪是那么迅速、有力！刘伟城的防左刺还沒完成，就突的一声挨了一枪。

“噢！……一比零！”

小黄話音未落，刘伟城端枪冲了上去。小个子原地不动，以逸待劳。他的防右刺和突刺，跟得比机枪的連发还要紧，突突两下，就象同时伸出来两支枪——一个擋，一个刺。刘伟城的左胸脯上又挨了一枪。

“二，二，二——比零！”小黄的声音都变了个調儿。

这两枪刺得干淨、利索，完全出乎刘伟城的意料。他还沒来得及想想失利的原因，小个子又冲了上来。他拉开架势，决心和对方决一胜負。哪想到小个子虛晃一枪，不等刘伟城下手，就猛地一撥，刘伟城只觉得手心一麻，左胸前又是当的一声。

“三比零！好哇，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小黄高兴地喊着。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精彩！”小魏也喊着，“这是我見到的最精彩、最最精彩的三枪。”

关英奎招呼着他們俩說：“来来来！我們研究一下。”他走近刘伟城，指着左胸說，“大个子，刚才这三枪，都刺中你的左边，这說明……”他話沒讲完，小个子已經不在了。

曾武軍和同志們一样，被刚才小个子的熟练枪法吸引住了。等他轉眼看見小个子哧溜一下从人縫里钻走了，場子上只剩下刘伟城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时，他才想起来：糟！思想工作沒跟上。

欧阳海回到宿舍，刚刚脫下防护衣帽，曾武軍就跟着他进来了。

“欧阳海，你的枪法不錯哇！”

“嘿嘿。”欧阳海笑了一声。不知道他是同意指导員的話还是不同意。

“可是象你这样的做法，我們不提倡！”曾武軍生气地說，“练习对刺是为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不是为了比出个誰胜誰負就完。刘伟城是誰？是你的同志，是連里派出去的代表！他代表全連，也代表你欧阳海！他有了不足的地方，我們是赶紧給他指出来，帮助他进步呢，还是象你这样，刺完了三枪轉身就走？”

“我……”

“不錯，刘伟城的刺杀技术不如你强。可是对待这样一个还存在某些不足的同志，我們能采取你这样的态度嗎？要知道，他这个代表是代表全連、代表部队去做工作，帮助他就是帮助工作，就是帮助了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显然你那不服气的想法，妨碍了你正确地来认識这个問題。欧阳海，也許我把問題看得严重了一些，我认为透过今天这件事，反映了你对‘代表’的认識还不够正确，你过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荣誉了，所以你沒有想到应該帮助刘伟城克服他刺杀上的毛病。就算是荣誉，欧阳海，我們一个革命者是从来都不去計較它的。我們要比对党的忠誠，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們从来不和自己的同志比荣誉。”

欧阳海还从来沒見指导員这么激动过，也从来沒有受过这么严厉的批評。曾武軍的这几句話，使他感到問題很严重，但是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緒来。

“……打开原的那次战斗中，咱們的关連长——那时还是个新兵——和另外一个同志繳了一挺重机枪。那时候，繳了重机枪是要立大功的。战斗进行得非常紧张。战斗結束以后，两个人都弄不清那挺重机枪究竟是誰最先繳过来的。領导上要給他們記功，他們俩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誰都不願要这个功。欧阳海，他們为了什么？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

介石'，为了解放全中国！——这对他們来說，比十个'大功'还重要得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他們才参軍，战斗，負伤，伤口还沒好利索又继續冲鋒、战斗。我們今天呢，除了台湾省，全国都解放了，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鼓舞着我們，我們应該比当年的新兵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对呵！"

曾武軍見欧阳海把脑袋垂到胸前沒有說話，继續讲下去：

"上次为打猪草的事我就跟你談过，让你遇事都好好想想，应該考虑得更全面一些。把本班的工作做好，固然能起到带动全連的作用，热心帮助那些比自己差一点的同志，不更能起到推动工作的作用嗎？一个同志，既然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那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該是在这个崇高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的，都应該无愧于自己向党表示的决心。你今天再好好想想：你知道了刘伟城的不足，不給他具体指出来，刺完三枪轉身就走了，究竟对不对？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加有利？"

刚才对刺的时候，欧阳海是刺中了刘伟城三枪。怎么刺中的，刺中了什么地方，他当时的感觉并不具体；而現在指导員对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个字，都象一支支的枪直奔他的心窩而来，使他在痛的同时，也深深意識到："我是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了！連长說得清清楚楚，让我和刘伟城练练对刺；指导員讲得明明白白，让我干什么都想一想。为什么我刺完了三枪轉身就走，为什么我在轉身的时候，沒有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呢？……咳！我眞是糊塗呵！工作当中有了一丁点成績，眼光应該看得更远才对。可是我……"欧阳海紧皱着眉头对自己說，"不要紧，只要我能从現在起，遇事都想一想还来得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准备向指导員傾吐自己心中的悔恨。可

是指导員不在了。……

文书站在欧阳海的面前問：

“指导員呢？刚才不是在跟你談話嗎？”

欧阳海莫名其妙地点点头：“是呵，刚才是，是在这儿的，可……”

“咳！这么大把年紀的人，还跟我‘躲猫猫’玩！”文书晃动着手上的一张表格說，“上級要干部們塡个表，立功受奖这一栏，指导員就是不肯塡。听說連长比較了解，我去問連长，連长說記不清了，起碼立过五大功，叫我还是問指导員自己；我来問指导員，指导員又干脆躲着不見面！……”

欧阳海心里忽地一下，好象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腦門儿，心也跳得更紧了。他望着文书手上的那张表格，自言自語地說：“看样子，指导員就是那个战斗英雄，就是那个繳机枪的好同志！人家見着荣誉不肯要，我，我在做些什么蠢事呵！”

鸡叫第三遍了，欧阳海在床上痛苦得睡不着。他从扳手腕子、打錘、打猪草想到白天刺的那三枪，这一年多来，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入了团，立了功，当了各式各样的标兵，受了不少次嘉奖，自己还以为是在一条英雄的大路上朝前跑着。其实，不仅很多地方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还在后退呀！……想到这里，欧阳海打了个寒噤。“眞怕人哪！毛主席要我們做一个高尙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我做了些什么呢？……”他觉得对不起周书記，对不起連长、指导員，也对不起刘伟城同志。他从枕头下抽出一本书来，望着封面上抱着炸药包的董存瑞，各种問題又涌上心头：怎么才能当上眞正的英雄？什么样才算是眞正的英雄？該不該立志当英雄？……这些問題，欧阳海还

沒有完全弄明白；有一条他明白：要把自己想的一切都告訴党，請求党的批評和帮助。

欧阳海迫不及待地坐起身来，把紙平鋪在膝盖上，借着手电的亮光，滿含着羞愧的泪珠，給支部写检討。

敬爱的党支部：

今天我才发現，我距离一个党員的要求太远太远了。

…………

鸡又叫了两遍，曾武軍也还沒有睡。他在桌前一边翻看欧阳海历次的思想小結，一边在想：一个十九岁的年青战士，要他把問題考虑得那么全面，是不太可能的。有一些爭强好胜的思想，也是难免的。何况今天是連长让他去对刺的，他只是沒有主动地去帮助刘伟城而已。这么重的批評，对一个入伍才一年多一点的兵来說，是不是过了？他受不受得了？会不会挫伤他那股“虎”劲和积极性，使他今后失去进取的信心呢？……这些問題，曾武軍也还沒有完全得出答案来。

窗外操場上，传来一陣噼噼啪啪的格斗声。曾武軍抬头望去：晨光熹微中，有两个黑影在对刺。只見小个儿的黑影不时停下来讲解什么，接着，又刺了起来。尽管天色还暗，看不清是誰，但是曾武軍从那一大一小熟悉的身影上感觉到，自己苦恼了一夜的問題，已經基本解决了。

“喲！天都亮了！”曾武軍熄了灯，站起身来。他望着操場上那两个对刺的身影，心里头有股說不出来的舒坦劲：一个政治工作者，最首要的責任，莫过于正确地貫彻党的方針、政策，使党的意图在工作中得到体現；最大的愉快，也莫过于看見了同志們在党的指引下，不断进步，大步向前。他慢慢地踱到窗前，迎着一陣带潮味的晨风，深情地望着那个虎里虎气的小个

子。望着望着，他情不自禁地說：

“眞是个自觉的好战士啊！”

第五章　骨硬心紅

二十　紧急任务

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大地上，知了又躲在树叶底下，搧动着音膜，尖声怪气地叫起来：夏天到了。这是欧阳海来到部队后的第二个夏天。就在这个时候，一場新的战斗来到中国人民面前。

人民解放軍和全国六亿人民一起，意气风发，斗志昂揚，用战斗的姿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号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这一天，关英奎正率領全連在山头上演习“連进攻”，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全师合练作准备的。他右手高举着指揮旗，两眼紧盯着腕子上的手表，秒針刚刚跑到預定时間，指揮旗猛地劈了下来。随着三发紅色信号弹升起，爆破手突上去了，炸药拉响了，硝烟弥漫中，司号員吹响了冲鋒号，同志們打开刺刀，跃出塹壕……突然，一陣急促的馬蹄声从山下传来，騎兵通信員隔着老远就喊：

“关連长，命令你們停止演习，馬上返回营房！”

“什么？”关英奎大声問。

騎兵通信員已經来到跟前，人和馬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匆匆忙忙把一紙命令遞到关英奎手上，头也不回就翻身上馬。馬蹄声又由近而远。

关英奎眼瞅着命令，两道眉毛蹙成一条直綫，棱角分明的嘴唇紧绷着。他朝司号員喊：

“停！”

司号員莫名其妙地望着連长，把銅号举到嘴边，停了停，又放下来了。

“吹呀！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馬上返回出发地。”关英奎揚起指揮旗，气呼呼地喊。

一陣急促的紧急集合号音使全連都楞住了……

三連在返回营房的路上走着。战士們望望班长，班长把目光集中在排长的脸上，排长們不时瞟一瞟連长的眼神；人人都想从对方的脸上、眼睛里找到答案：为什么突然停止演习返回营房？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关英奎把命令掏出来又看了两遍，上边只有簡短的几句話：停止一切操課、演习，准备接受紧急任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部队的整个部署，从命令上看不出是什么原因，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突然把全年的正常訓练停下来了呢？”他心里也在問着自己。对部队来說，临时改变計划是家常便飯的事，“敌变我变”嘛！但是这次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上午团里还通知說，調指导員去政治干校学习以后，让自己和支委們研究一下，如何搞好下阶段合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哩。現在說变就变，要求得这样急促，时間又这么紧迫，这在关英奎的印象里，好象只是在战争年代才发生过。他自言自語地說：“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問題了！”

一辆指揮車迎面飞馳而来，在和部队擦肩相遇的时候，停住了。

“是三連嗎？”一个头发花白的首长問。

“是！”关英奎迎了上去，“政委！我們……”

"关英奎，不要想不通，也不要胡猜乱想，訓练嘛，我們总会有时間搞的。現在不光是你們一个連队，我們全軍都要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完成这次紧急任务。"

欧阳海瞪大了眼睛望着首长，嘴里重复着：

"紧急任务！……"

"我們要去为一座刚刚搭起架子、連設計图紙都被人带走了的国防工厂，鋪設一条铁路。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施工任务，这是一場新的战斗。告訴同志們，沒有什么了不起，天是塌不下来的！我們每一个党員，每一个革命者，一定要在新的困难面前挺直腰杆！因为……"老政委停了停，小声对关英奎說，"因为那座国防工厂，現在要完全靠我們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建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沒有資料，我們中国人也一样能够造出来的！……我只知道这点情况，上級也只告訴了我这么一点。你和同志們要把它当成个战斗任务接受下来。"

軍政委的这几句話，使关英奎更加明确了任务的重要性。他回味着政委說的話："天是塌不下来的！……每一个革命者，一定要在新的困难面前挺直腰杆……用自己的双手……"他好象明白了什么似的，一步跳上路边的一块大石头，放开他洪钟似的嗓門儿对全連大声喊着：

"跑步前进！"

全連整好了行装。保证书、决心书象雪片似地飞到关英奎手上。欧阳海拿着四班的决心书和他自己的第三次入党申請书来到連部。

"你来得正好。"关英奎接过他的申請书說，"东西都准备好了嗎？"

"好了！"

"明天有車上医院去，你就跟着去吧。支部希望你能服从

治疗，安心休养。”

“連长！”欧阳海叫了起来。

“服从命令听指揮！”关英奎也吼了一声。停了停，他才换一副口气說，“你现在是个老兵，是个班长啦。刚才我們和卫生員一起，把你的情况研究了一下，你的慢性腸炎不能再拖了。先住院去，治好了再来嘛。我們在工地等你。”

欧阳海刚要张口，关英奎拿起一迭材料边走边說：

“我現在忙得很，沒有时間跟你磨。你自己想想去。想通了，明早坐車走；想不通，我找人捆也要把你捆到医院去！反正你得住院去。”說完，人已經出了門。

“我現在关鍵的关鍵是住医院嗎？”欧阳海搖了搖头，不行呵！这次紧急任务我一定要参加。再說班里的工作还沒搞好，前几天又調来一个叫高翼中的新同志，一到情緒就不够稳定；班里又缺个副班长。我要去住院，四班交給誰？高翼中怎么办？……欧阳海感到自己离不开四班；他也知道四班需要他。可是連长已經把話都說死了。怎么办呢？……

他跑去找卫生員小李，嘴皮都磨薄了，小李說他作不了主；他跑到卫生所找张医生，什么理由都談了，张医生說，明天去医院的几个同志，由他負責带队。……該找的都找了，該說的話都說了，就象沒找沒說一样。欧阳海垂头丧气地回到班里来。

“班长，我提个意見。”高翼中坐在打好的背包上，对刚刚进門的欧阳海說。

“說吧。”

“到底什么时候出发，工作有沒有計划？”高翼中拍拍身子下边的背包說，“背包打好这么半天了，午休也沒休成，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嗎！”

欧阳海心里正憋住一股火沒处发泄，一听这个意見，就象往火上泼了一瓢油，渾身火辣辣的，連头发根都想炸。他沒好气地說：

“到底什么时候出发，这由上級决定。打背包，是任务需要。沒有睡成午觉，革命也不能再赔你一个。”

“班长，你发什么火呢？我听别人說，当一个人遇上件事，既拿不出办法，又說服不了对方的时候才会发火。这是无能的表現。”高翼中故意輕飄飄地說。

坐在一边的魏武跃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說：“高翼中同志，你这是干什么？情况这么紧，未必你就感觉不出来？上級叫我們作准备，我們就好好准备，这是一个战士最起碼、最最起碼的觉悟。”

高翼中不以为然地瞟了他一眼：“觉悟？……”

欧阳海气得赶紧跑出門去。他害怕控制不住自己，又和高翼中頂起来。現在他心里更加明确了：不能离开四班，一定要想办法到工地去！就是挨批評，受处分，也得参加到这次紧急任务中去。

曾武軍从团政治处赶回連队的时候，連里正进行最后一次行装检查。他自己也忙着收拾起来。关英奎过来問道：

“回来了！你在团里听說什么沒有？”

“沒有。主任只說让部队去修路，究竟为了什么，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老曾哪！那咱們怎么向同志們讲，支部怎么动員呢？”

“上級既然沒有具体指示，那就說明有些情况不需要我們知道。我看向全連动員的时候，就說去修路，为革命修路！”曾

武軍說着，想起了一九四八年黑山战斗之前，有一天支部书記告訴他說，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背弃了本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今天，又有人在那里嗡嗡叫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列宁主义万岁》，对自已說："应該好好学习学习这三篇文章，应該組織全連的党員們认眞地讀一讀。現在問題已經摆……"

"忘了問你了，老曾哪，"关英奎担心地問道，"你去政治干校要学多长时間？你这一走……"

"什么？……哦，哦！"曾武軍的思路被打断了。看見关英奎滿脸的焦虑和担心，才明白过来，"老关，我是要走呵，不过不是去政治干校，是跟着你，跟着連队一齐到工地去！"

"眞的？"

"当然是眞的。情况来得这么突然，任务这么紧，主任說，一切为了这次任务，一切为了国防工厂，让我們在这次考驗当中来学习政治。"

"眞是这样就太好了！"关英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用力搖了几下，說，"老曾，原来我听說这次調学的同志，一学就是一两年，而且学完了以后还不一定回原单位。我眞担心你这一走，咱俩就分手了哩！从个人来說，咱們出生入死一起呆了十几年，从来沒有分过手；从工作来說，这次任务可眞要你这个支部书記叫劲儿哩！我只担心你的身体，怕……"

"身体沒有問題，主要是先得把眼睛擦亮。光凭我們这点水平，是弄不明白当前的风云变幻的，得靠它。"曾武軍指着《列宁主义万岁》說，"我建議在出发以前，組織全体党員好好再讀几遍。"

"好！抓紧时間，"关英奎說，"我这就去找人。"

傍黑的时候，淅淅瀝瀝地下起雨来。不一会儿，雷声隆隆，閃电不断，蚕豆大的雨点，砸得房頂噼啪作响。閃电把天地万物都刷上一层慘白色，烏云已經貼到山头上来了。

接到命令后，部队頂着暴雨，迎着閃电，踏着滚滚雷声出发了。

約摸走了四五个小时，大概是半夜了，一个黑影从后边竄到关英奎跟前来。

“連长！”那人大声叫着。

“誰呀？”关英奎也大声問道。

大风大雨盖住了他俩的声音。一道閃电，关英奎看清楚了：身旁走着的是欧阳海。

“你！”

欧阳海不停地抹着脸上的雨水說：“連长，你批評我也行，处分我也行，不管多重的批評、多重的处分我都接受。你只答应我这一回，让我跟着部队上工地去吧。在这場战斗面前，我，我不能住院去！”

关英奎沒有回答。他想：“这么大的雨，他到底还是跟来了。让他回去吧，辜負了他一片为国防工厂而战斗的心意；让他跟着走吧，誰知道前边有多大的困难！他带着病能吃得消嗎？”

“連长，我一定不給部队添麻煩。到了工地，我天天值班看家也行。……你实在要我回去，那，那我就服，服从命令……上，上医院去。”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見，可是听声音，欧阳海这几句話是含着眼泪說的。

“老关，我看……让他跟着去吧。到了工地，我們再找医生想想办法。”身旁的曾武軍小声說。

“到了工地，我再找你算賬！”

“是！”欧阳海高兴得一跺脚，濺起一洼泥水。他撒腿朝班里跑去。

“小黄！”关英奎朝队伍里喊着，“别行哑巴軍，領着大伙唱个歌！”

“我来起个头。”曾武軍向路旁跨了一步，朝着行进中的队伍，放开了喉嚨：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几十年来，这首无产阶級的战歌，激励过多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呵！在冲鋒陷陣的时刻，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它能燃起我們心中的熊熊大火，鼓起我們向旧世界斗爭的必胜信心！

这是最后的斗爭，
团結起来，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現！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閃电雷鳴之中，一曲雄壮有力的歌声在和风暴搏斗！

从来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

一队雄伟的人流，奔向新的战場；一支高亢的战歌，震撼着夜空，在三山五岳間激蕩。战士們踏着泥濘急速前进。一道閃电劈来，照亮了欧阳海带着憨笑的面孔。他正注視着前

方，紧踏着曾武軍的脚印，信心十足地前进着……"

二十一　揚帆远航

大雨連續潑了两天多才勉强收住，但头上仍然是烏云盖頂，看不到一絲儿蓝天。

部队趟过了一条小河，正沿着公路行进。几天来，在大雨和泥濘中急行軍，已經使同志們疲憊不堪。腸炎引起的腹泻，消耗了欧阳海的体力，他觉得一步比一步艰难了。前方，一匹枣紅色的战馬，迎面飞奔而来，騎兵通信員传来指揮部的指示：各連連长到前边去开会，部队原地休息待命。

同志們不管路边是泥是水，就近找一块地方坐了下去。欧阳海屁股还沒沾地，就忙着了解全班同志的情况。有的同志背包完全湿透了，行装的重量足足增加了一倍；更多的同志成了"泡"兵。魏武跃見班长朝自己走来，連忙把打滿了血泡的双脚，藏到雨衣里边去。

欧阳海已經看見小魏这笨手笨脚的掩飾，走上前說：

"小魏，够嗆吧！"

"我沒啥！参軍一年多来，我觉得最輕松、最最輕松的行軍就数这一次。你还是多关心点同志們吧。"小魏的脸上，强装出一副不自然的笑容。

欧阳海心里暖烘烘的，他被小魏这极其平凡的表現所感动。多快呵，前些时，他一会儿喜欢看小人书，一会儿喜欢下軍棋，是个完全凭兴趣办事的小鬼，現在，也懂得了要克服自身的困难，适应革命的需要，为集体分忧了。脚上打了泡还要继續行軍，这本是部队的传統。但是在小魏身上表現出来，却使欧阳海深深感觉到，在这次困难面前，人人都想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分担国家的重担，誰都是用战斗的姿态，来迎接这次緊

急任务的！他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把小魏的米袋子抓过来扛在自己的肩上。能为战友們減輕一两負担，作为班长，心里也是舒坦的。路还要往前走哩。

“你說，”高翼中蹺起自己的脚板，問身旁的小魏，“脚为什么会打泡？”

“长途行軍，最忌諱、最最忌諱的就是穿新鞋。咱們俩犯了忌諱，那还有不打泡的？”小魏說，“这全怪我們的准备工作沒做好，事先考虑得不周到。”

“不。”高翼中俏皮地說，“新鞋旧鞋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由于脚板和地球磨擦的次数太多了，超过了它力所能及的限度，这才使得皮和肉分了家——皮肉之間的空隙，我們把它叫做‘泡’。”

小魏笑着說：“嗬！到底是高中生，說起話来都曲里拐弯儿的。”

“这是科学。干什么都有一定的限度：吃飯吧，一次只能吃六合——零点一三二加侖，这是胃里最大的容量；走路吧，一次也不能走得太远。超过了限度，违反了科学，就会带来痛苦。”

“小高，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你的这門‘科学’对我們也不适用。”欧阳海走上前說，“按你这么讲，那长征也不科学了？紅軍过草地的时候，上哪儿去找‘六合’米来吃？可是他們吃了野菜、草根，甚至吃皮带，还照样打胜仗！老紅軍战士，哪个脚上沒有血泡？可是他們踩着血泡，照样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这……这……”小高沒詞儿了。

欧阳海接着說：“只要是斗爭需要，别說是脚上打了几个泡，就是两条腿打断了，也要往前爬。这也是一門科学——革命的科学。老紅軍凭着这門科学打胜仗，我們今天，还要凭着

这門科学打胜仗！”

“对！我‘投降’了。班长說的这个科学，好象比我那‘科学’还要科学些。”高翼中的这几句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欧阳海从挎包里拿出一小块肥皂，递給高翼中說：

“你快抓紧时間把鞋里的沙子抖一抖，袜底，鞋边上打点肥皂。这虽然不怎么‘科学’，可是能起作用。要不你又該怪什么和地球磨擦的次数太多呀、皮肉分了家呀……怪来怪去沒有用。”他說完自己也笑了起来。

前方传来了继續前进的号音，同志們唰的一下站起来，准备再往前走。关英奎从前边赶了回来，他一面揮手拦住大家，一面喊：

“同志們，我們已經到了，这里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到了？”同志們都感到詫异。这时才想起来看看周围的环境：两山之間的一块洼地，前无村后无店，四周連一戶人家也沒有；身旁有一条簡便公路，沿着小河伸向山里去。部队难道就在这个光秃秃的地方扎下来？住在哪里呢？

关英奎指了指周围，对曾武軍說：“老曾，指揮部分配我們就在这里扎下来，要在洼地上垒起一道和小山一样高的路基。时間紧得很，軍区刚又来了指示，要我們一定爭取提前通車！”

簡便公路上，一辆載重汽車駛了过来。司机停下車来加水。欧阳海跟着关英奎和曾武軍朝汽車走去。

“同志，”关英奎問，“这車上拉的是什么？”

“你自己看嘛！”司机沒好气地說。

关英奎揭开車上的雨布，发現里边躺着一堆刻着外国字的大机器。

“怎么？”欧阳海指着那堆机器問，“拉走干什么？沒，沒用了？”

"图紙带走了，主要的部件都不供应了，留下这堆破玩意儿有啥用？"司机的火更大了，"放在厂里还占地方哩。"

欧阳海紧皺着眉头，关英奎和曾武軍也都沒有再問什么。这时，他們似乎眞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

司机同志起車要走，从車窗里探出头来笑着說：

"解放軍同志，等着吧！要不了多久，我会把咱們自己出的机器拉回来的！"

"工人老大哥，你說得对呀！咱們提前把路修好，等着你把咱們自己造的新机器再运来。"曾武軍說。

关英奎想起了老政委的話，冲着远去的汽車大声喊着：

"天是塌不下来的！"

部队立即动手砍竹子，割茅草，一个下午就把簡单的窩棚搭好了。欧阳海一边干，一边想起周排长他們在老鴉窩搭草棚的情景来。那时候觉得"天兵天将"眞了不起，現在自己也成了"天兵天将"。工作需要，革命需要嘛。十多年过去了，好象現在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当年的周虎山和四班的战士們。如今自己也是个四班长了，老鴉窩的劳动場景又浮現在眼前。当年，他們为了剿匪；今天，我們为了建設，目的都是一个：要建成社会主义，要高举紅旗把革命进行到底。一首儿时学会的歌子在脑子里縈迴着，他大声地唱了起来：

> 我为誰来打仗，为誰来打仗？
> 我为誰扛起枪，为誰扛起枪？
> …………
> 为革命，为祖国，我为人类求解放！

这支普普通通的解放軍部队，在荒山野地里駐扎下来了。

他們——穿上軍装的青年工人和貧农下中农的子弟，在这場新的战斗面前，能拿出来的，只是自己那把力气和一顆赤誠的紅心；能完成的，也不过是一小段铁路路基。这对全国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来說，对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設来說，是太微小太微小了。可是，对这个連队說来，他們知道担子有多么重，困难有多么大。

工作还沒开始，困难就先到了。

垫路基以前，要把沟里、田里的稀泥松土挖走，然后才能鋪上石头。可是只运到了一部分工具，挖泥用的铁鍬不够分配。司务长望着一小堆工具发愁。他对前来領工具的班长們說，每班只有两把鍬，叫大家克服困难先干着。欧阳海扛起最后两把鍬往回走的时候，一班长刘伟城才赶来。

“属虎的，在哪儿領工具？”

“工具？”欧阳海知道铁鍬已經沒有了，說，“大个子，你跑哪儿玩去了，这时候才来！我正准备給你送去哩。”說着，把自己的铁鍬递給了刘伟城。

“那就謝謝啦！”刘伟城扛起铁鍬就走了。

欧阳海只拿着两把使不上劲的十字鎬回到班里来。他把几个骨干分子找来，交代了情况，研究了干法。过不一会儿，他拿来了脸盆，飯鉢，茶缸子，同志們就用它在稀泥里挖着。这样，速度还是慢。欧阳海一下跳到水田里，用自己的双手，靠那十个手指头在泥里刨起来。刨呀，刨呀！……这双拿过打狗棍的手，这双砍过柴，烧过炭，握过鋤头把子，长滿了厚茧而又年青的手呵，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它握起枪杆，掄起斧头；今天，当有人妄想逼着我們跟他走，这双手沒有合十作揖，而是深深地插到泥里边来，为了高举无产阶級的革命紅旗，它一把土、一捧水地劳动着！指甲縫里塞滿了淤泥，手都泡肿了，

它还在坚持着。就这样一捧又一捧，一盆又一盆，一担又一担地挖走了一层泥，戽干了一片水。論方式，当然落后一些，論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眞理，为了革命而劳动。那些十指尖尖、听着电子音乐、跳着搖摆舞的青年人，怎能和这一代风流人物相比！有人把安逸、享受当成幸福，为了活命，竟能够认敌为友，出卖无产阶級的利益；有人认为，幸福就是劳动和斗争，宁願自己多吃点苦，也要为天下受苦人战斗終身。

"高举革命紅旗，干哪！"欧阳海的这声呼喊，变成了全工地的口号。四班在喊着，全連在喊着，整个工地都在喊着：

"高举革命紅旗，干哪！"

工間休息的时候，刘伟城到四班的工地上取經来了。他发現欧阳海正用两只手在泥里刨着，再一看，整个四班連一把铁鍬也沒有。他这才明白过来，忙把欧阳海拉到一边。

"屬虎的，你，你这是干什么？"刘伟城指着欧阳海沾满稀泥的双手說。

"沒，沒干什么呀！"

"拿着吧！"刘伟城把手里的铁鍬塞到他手上，"四班长，我們两个班可是挑了战的。这样，我們就算是比赢了，心里也不好受呀！"

"大个子，我对你眞有意見了。你想到哪儿去了？"欧阳海生气地把铁鍬又扔回給刘伟城，"反正都一样，我們班不用手刨，你們班也得用手来刨，关鍵的关鍵是工具不够嘛。听司务长說，过两天，大批的工具就运来了。"

"对，对，对呀！……"刘伟城激动得一个劲儿地点头。他紧紧握着欧阳海的双手，半天沒有放开。这两双手，从扳手腕子起，經过了扛木头、打錘、刺杀，还从来沒有这样紧紧地、亲

密地握在一起过。眼前的形势，使得这两个战友都明白了自己过去的不足，更深地懂得了为什么要开展竞賽、互助、評比、挑战；为什么既是“对手”，又应該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战斗。因为我們重任在肩，目标一致；因为我們要自力更生地建設出个样子来，长一长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

天擦黑的时候部队才收工。小魏跑来报告說，他发现有一小块地方稀泥还沒清除干淨。

欧阳海問：“是誰干的？”

“小高。他沒有干过这种活儿，工具不够，又为了搶时間……”小魏撅着嘴巴嘟囔着說。

高翼中低着脑袋沒吭气。

欧阳海說：“小高，这可不行！‘百年大計，质量第一’嘛。”

“那怎么办呢？”有个战士問。

欧阳海斬釘截铁地說：“返工，重新干！”

“来不及了，要返工也明天再干吧！”

欧阳海看看天色，是晚了。他說：“我先去連里汇报一下。”

那个战士拉住欧阳海小声說：“班长！工程进度刚刚統計过了，晚上要評比呢！明天，明天我們抽个休息时間，悄悄补上算了。”

“你說呢，小高？”欧阳海問道。

“我說……我說还是去汇报吧。”小高低着头說，“都怪我！我想头两天嘛，总得爭个第一，再加上工具又不得劲，以为留点稀泥沒大关系。这种认識本身就，就不科学。”

“对。我們是在建設社会主义，忽視工程质量的事我們不能干。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要不得！”欧阳海在劝說大家，实际上也是批評自己。

欧阳海饭也沒顾得吃，急忙来到連部，向連长、指导員詳詳細細地汇报了。最后說：

"明天我們一定利用休息时間返工，把这一段补上。"

关英奎指着統計表問："那今天的評比怎么評呢？"

"給我們的进度画个零，給我們四班評个最下游。这样，既教育了我們，又警惕了大家。"

"刘伟城他們完成了三十多立方。你們一班、四班是挑了战的呵！"曾武軍笑着說。

"指导員，这个事我們已經想过了。該什么是什么，干革命工作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为了图虚名。大个子他們記三十立方是应該的；我們記半个立方，心里也觉得对不起社会主义。"

看見欧阳海那严肃认真的样子，曾武軍摸着胡茬子心滿意足地笑了。看样子，欧阳海已經不再把个人、小单位的荣誉放在心上，大踏步地跑到正道上来了。这个小战士啊，从里到外通明透亮，变得更加純粹了。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正象一只小船，几經曲折，冲出滩多水急的峽谷，来到寬闊的大海上。現在，他可以揚帆远航了。……

二十二 心 意

雨不停地下着。雨水掺着汗水，使得同志們渾身上下、里里外外，整天都是湿漉漉的。窩棚里积着两三寸深的水，屋頂又噼里叭嗒地漏个不停，从来到工地起，被子就从来沒有干过。雨水严重地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影响了同志們的身体；运輸被隔断了，器材不能充分供应。更严重的是，大雨把靠河的两个公社那些眼看可以到手的粮食，全都漚烂在田里了。

省里撥来的救济粮，一时还沒有运到，部分群众的生活，

遇上了暫時性的困难。部队党委决定，节約粮食，支援受灾的群众。

工程一天比一天紧张，劳动强度也一天天增大。但是，就从曾武軍传达党委决定，号召大家节約粮食这一天起，每当开飯的时候，欧阳海总是盛滿一碗飯夾几筷菜就走了。問他上哪儿去，他說去連部看报紙。直到同志們吃完了，他才把碗洗得干干淨淨的回到班里来。魏武跃見欧阳海日益消瘦的臉頰，心里起了疑。这天，欧阳海端着碗又要走的时候，魏武跃拦住了他：

"班长，在工作上，你从来都是拣最重、最最重的担子挑；身体方面，也得注意点嘛！"

"我怎么不注意……"

魏武跃指着欧阳海手里的碗說："这一碗飯你就够了？你也太神了……"

"看你說的，一来我这腸胃病还沒好利索，医生嘱咐过不能多吃；二来我飯量本来就不大；三来嘛，連长、指导員的飯量小，每次我上連部看报紙，都順便替他們'打扫战場'。小高不是說，胃里边只能装'六合'嗎？我那胃里头至少也塞进去七八合了，弄得我呀……"欧阳海留住半截話，哈哈大笑起来。

欧阳海清朗的笑声，是那么真切、自然，使小魏也只好信以为真。他說：

"眞的？"

"肚子可以装假，干活儿摻不得假。你看我这劲头，"欧阳海說着，一使劲把路边一块大石头推进沟里，"怎么样？"

是呵，干起活来，欧阳海一貫拣重的干：挖土費劲的时候，他拿着铁鍬不放；挑土吃力的时候，他总把扁担扛在肩头，而且喳呼鬧喊，有說有笑；休息十分钟还总忘不了給大家出个节

目。小魏想：单从这方面說，班长讲的也許是眞的。可是他的脸盘一天天瘦下去了，这也是眞的呀。

下午，小魏有意識地紧跟在班长身后，看看他究竟怎么样。哪想到他干得比平常还要猛。工間休息的时候，同志們都坐下来喝点水，喘喘气，他又来了一段自編自演的快板。尽管既不合轍又不押韵，可是把班里的好人好事都数到了，逗得全班乐呵呵的。休息以后，小魏发觉，有次担子上肩的时候，欧阳海紧鎖着两道黑眉，牙也咬得紧紧的，还是站不起来。小魏連忙上前帮他一把。这时才发現班长的外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唔……这說明体力下降，虛汗增加了。”小魏心里說，“看来，不能光听班长怎么讲，得探个究竟，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开飯的时候，欧阳海端着碗又要走了。临走前还故意說了声：“小魏，我到連部抓紧时間看看报紙去。”

小魏心里有主意，沒有拦他。

从班里到連部只有十来步远。欧阳海边走边吃，还沒到連部門口，那一碗飯就吃完了。他先在門外把碗洗干净了，然后才走进連部去。

“又来看报紙了？今天报紙还沒送来。”关英奎說着把头轉向曾武軍，“老曾，我听說六号桥又冲掉了，老百姓的房子也淹了不少。”

“是呵，我听副团长讲过。还說要赶紧組織一撥人，把部队节約的粮食和同志們捐献的衣服給公社送去。”

关英奎說：“这事我已經交給司务长了。”

“連长，我也算一个！”

“你？你跟我好好呆着！我正琢磨，过几天把你送到医院去哩。”关英奎說着还瞪了欧阳海一眼，“张医生給的药，你是

不是都按时吃了？”

“早吃了！一天三次，飯前两片。”

“飯呢，这么快就吃完了？”

“早完了！我不論干什么，都图个‘快’字。”

“来，再加一点。”曾武軍說。

“不行了。三碗干飯一碗湯，再加，就从鼻子眼里漫出来了。我們班的小魏和小高，飯量都不怎么样，每次都让我‘打扫战場’。……”

小魏站在門外听得一清二楚。他想进去，又觉得进去不好。那顆心，就象被什么揪起来了似的陣陣作痛。班长呵，好班长！担子你拣重的挑，生活上从来不計較。身上的汗水沒干过，你却担心把同志們累着了。睡觉你守在門旁边，擋住风、遮住雨，唯恐冻坏了战友們。上工号一响，你跑在最前头，收工号吹了半天，你又落在最后边。为了早一天修通这条路，你忍饥受寒心甘情願。这小小的一碗飯，表达了你对灾区人民多么深的心意！小小的一碗飯呵，說明了一个革命战士骨硬心紅意志坚！……

“咦！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欧阳海刚出連部，发現小魏在門口站着。

“不干什么。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哦……”欧阳海渾身不自在起来，“今，今天报紙还沒来。走，我們俩下盘軍棋去。我刚琢磨出一个挖‘品’字形地雷的新办法。”

“算啦！我現在觉得最沒意思、最最沒意思的就是下軍棋。你也别拿什么‘品’字形的地雷来打岔，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你又知道什么了？”

小魏一把夺过他的碗說：“走，我們上連部去。”

“别别别！”欧阳海知道賴不过去了，求饒地說，“我今天确实吃不下，眞的！”

“吃不下也用不着在首长跟前說謊呵！不行，我得汇报。走，找指导員去！”

“我接受你的意見还不行嗎！有問題，有問題我們回去开班务会解决。”……

从这以后，开飯的时候，欧阳海再也不端着碗去連部“看报紙”了。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志們曉得了班长的这件事，还是大家的飯量突然下降了，尽管为了多节約一些粮食支援灾区，炊事班再次削减了下米的数量，但是四班打回来的飯从来沒吃光过。四班如此，全連也如此，不管伙房下多少米，飯还是吃不完。弄得連首长和炊事班，反倒为如何才能动員大家把飯吃下去而費神了。

有一天中午，欧阳海和連长、指导員在工地研究加快进度的問題，过了开飯时間才赶回来。值班員告訴他們說，飯留在伙房里。欧阳海进伙房一看，桌上只摆着两个人的飯菜。他知道是班里的同志忘記通知伙房了，便轉身走出来。

关英奎、曾武軍和欧阳海是前脚跟后脚，只差几步路。他們刚走到門口，欧阳海已經出来了。

“欧阳海，你吃得也太快了。”关英奎說。

“我这个速度，就是打仗的时候也餓不着肚子。平时为战时着想，我这是练出来的。”

曾武軍早就听說过欧阳海让飯的事，拦住他說：

“四班长，我有个事想跟你談談。”

“等一会儿我上連部来找你。飯都凉了，你們先吃吧！”

“进去边吃边談嘛！”

“指导員，我看还是……”

曾武軍不由分說地把欧阳海拉进伙房里来。一問炊事班长，一切都明白了。

关英奎拿起筷子沒有說話，曾武軍望着桌上的飯菜出神，欧阳海象段木头竪在那里。三个人都沉默着。

炊事班长一边擦汗一边检討："这都怪我們工作太不細致，以为就两位連首长沒吃。……我这就給你們下面条。快得很，一会儿就好。"

"不用了。时間来不及了，我也不太想吃，再拿一份碗筷来吧。"曾武軍說着，接过炊事班长递来的碗碟，把桌上的飯菜分成三份。

关英奎、曾武軍、欧阳海三个人，低着头，默默地合吃着那两份飯菜，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关英奎吃着吃着，忽然放下筷子說："你这个同志啊！……"下半截話沒說出来，又悶声不响地吃起来。

欧阳海大口大口地吃着，不时偷偷瞟連长和指导員一眼，飯菜是什么味道，他根本不曉得。他心里直后悔：唉！今天这事儿弄得不好，本来是很小个事，不該让連首长为自己担心的，太不該了！

曾武軍拿着筷子一动也沒动，他吃不下去。今天这个事，說明同志們的反映是真的。他望着低头吃飯的欧阳海，見他象犯了錯誤似的，脸上紅一陣白一陣，心里想：多么自觉的战士呵！一碗飯是个小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但是党和政府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我們吃飽、吃好，千方百計地組織灾区人民生产自救，战胜灾害。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能主动地、一口一口地省着来减輕国家的負担，这是多么难能可貴！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飯，欧阳海却是用它表达了为祖国、为人民分忧的心意！这种可貴的克己让人的精神，是作为

人民战士的一种本色代代相传下来的。在井岡山头，在长征路上，在反动派封鎖边区最困难的年代，在一把炒面一捧雪的朝鮮战場，誰都是宁願自己多吃一点苦，尽一切可能去关心、溫暖同志們。我們这么大的国家，要革命，要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人民，要把革命紅旗高高举起，沒有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是不行的。通过这一碗飯，让我們看到了这个战士广闊的精神世界。

是啊，就在这同一个时期內，全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幼，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劳动人民，誰都是用这种精神来对待自然灾害的。为了自力更生地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为了履行我們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偿还抗美援朝时打美国佬欠下的債务，为了坚持眞理，中国人民踢开困难朝前走，高举紅旗干革命。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样的威胁能吓倒中国人民！我們伟大的祖国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战胜呢！

号声响了。关英奎、曾武軍、欧阳海和全連的同志們，精神煥发地涌向工地。革命的精神支持、鼓舞着他們，这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力量。

又一次紧张的劳动开始了。

二十三　入　党

烏云滾滾，从四面八方翻卷而来。云层越来越低，几乎要貼着地面，整个天空就象一只倒扣过来的黑鍋，紧紧压在人們头上。风卷起地上的树叶、杂草滿天飞舞。沉悶的雷声在远处轰鳴。一場狂风暴雨就要来了。

路基已經修起十几米高了。战士們站在这一寸一寸壘起来的路基上，望着前边小河里渾浊的激流和头頂上翻卷而来的烏云在担心：該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約摸下午四点钟，天

色就开始发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部队赶紧收工回家。不到五点钟，天就完全黑了下来。

小河边上，有座临时搭起来的器材仓庫，里边装着刚从船上卸下来的器材和仪表，还沒来得及往工厂运去。支部紧急动員全連的同志赶到那里，用草席、雨布把仓庫堵得严严实实的。又新打了些木桩，用背包带和绳子，把房子的四角死死拴住。等这一切搞完，同志們回来躺上床的时候，已經是夜間十一点整了。

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别的原因，曾武軍觉得右臂特别不得劲。每当阴雨天总是这样的。“可是今天，”他再三地嘱咐着自己說，“曾武軍，你可一定要挺住呵！在这关鍵性的时刻，你不能由于这点病痛就去休息……”

风好象停下来了，远处不断地传来雷鳴；銀色的閃电，时时照亮夜空。人們等了半天，雨幷沒有下下来。欧阳海躺在床上，不时望望窗外，带着担心进入梦中。

半夜两点多钟，雨下起来了。开始还是一滴一滴地下着，值班的战士，还能听清雨点砸在黄土地上扑扑喇喇的声音。轉眼間，雨声連成一片轰鳴，天象裂开了无数道口子，暴雨汇成瀑布似的水柱，朝大地傾来。人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窩棚里已經积了一尺多深的水，鞋也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紧接着，一声喧天巨响，耳边传来万馬奔騰似的水濤声：山洪暴发了！河水猛涨，路基也被冲塌。战士們在水里搏斗着，看不見，听不清，水声、雨声和雷声攪成一片。……

欧阳海站在漫及膝盖的水里，把漂浮着的被子、蚊帳，用绳子拴住。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見，他抓住什么算什么，一心只想尽量让国家財产少受点損失。忽然，他隐隐約約听見远处有呼喊声。大风大雨使他听不清楚。他急忙丢掉手中的衣物

赶到門边。听清楚了，是指导員的声音。他正在河边上喊着，喊声夹在雷雨声中断續传来：

"……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們……器材仓庫……共产党員們……"

"器材仓庫？糟了！"欧阳海涉着深水，迎着喊声，朝仓庫摸去。

傾盆而下的大雨使河水暴涨。大水漫过了堤岸，仓庫正处在山洪暴发形成的激流之中，屋架經不住洪水的冲击，已經开始傾斜了，木桩有的被大水拔了起来，绳子已經挣断。咆哮着的洪水，正不停地向它冲击着，只要再晚一会儿，只要再来一股大浪，所有的器材連同整个仓庫，都将随波漂去。

欧阳海赶到时，水已經漫及胸脯。情况十分危急！他拼尽全力，朝窝棚的方向喊着：

"同志們！仓庫危险啦！"

关英奎聞声带領同志們赶来。他們拥进仓庫，扛起装着仪器的木箱朝門外走去。大水冲得他們东倒西歪，站立不稳。急流中，他們涉着深水，艰难地、一步一个踉蹌朝高地緩緩地挪动着。

水还在继續上涨，仓庫傾斜得更厉害了。房架已經发出嘎吱嘎吱即将断裂的声音。

"同志們，这样太慢了！我們赶快排成队，把仪器一箱一箱地传送出去！"曾武軍大声喊着。"我算排头的第一名。跟着我，用胳膊組成一条传送带！快，快！"

欧阳海听慣了指导員慢声細語的讲話。曾武軍这几声洪亮的喊叫，象几顆炸雷，盖过了风雨声。他吃惊地发現这声音不象指导員的，倒更象那位打开原时繳过重机枪、抗美援朝时吓破敌胆的战斗英雄。这时，曾武軍高大的身形，滿脸的

胡茬子，两道直卜楞楞的大眉毛，和他平时慢声細語的讲話，才在欧阳海脑子里統一起来。他想起了指导員平时不太灵活的右手，他想起了多少个深夜，指导員在油灯底下苦讀苦学有关政治工作的指示、文件……对！是他，一定是他！原来日夜景仰的那位战斗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

欧阳海朝指导員身旁一靠，大声地应着：

“我排第二个！”

“我第三！”

“我第四……”

“我……”同志們爭相呼喚着。

队伍排成一字长蛇。一箱箱的器材、仪表，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手上，木箱飞快地往安全地带传送着。

欧阳海不时被大浪打得左右搖晃。他恨不能在脚上釘上两顆釘，让自己在激流当中生根不动。

“小心！重的。”欧阳海一边提醒着，一边递过去一个特大的木箱。

“属虎的，你这‘輕量級’的小个子够嗆吧！”刘伟城接过木箱說。

“大个子，是你呀！”欧阳海听出声音来了。他說，“沒問题。有指导員和你在我两边，别說是大水冲不动，天塌下来也能把它頂回去！”

是呵，几十个战友在洪水的冲击下坚持着，这几十双手臂拉成的一条綫，慢說是洪水，任何力量也冲不断的。

这条由手臂組成的传送带，不是搬磚递瓦，而是在搬运几十斤重一个的仪器箱，加上洪水的冲击，人人都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不用誰說，通过这一送一接的动作，大家都能相互感觉出来。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曾武軍負过伤的右臂疼得钻

心，好象再次断裂了一样。他知道快要挺不住了。为了鼓舞大家也鼓舞自己，他喊着：

“同志們，咱們唱个歌吧！”

“好！”

小黄領着大家唱了一个又一个。可是唱着唱着，传送的速度又逐漸慢了下来。

“同志們！”曾武軍喊，“决不能让国家財产遭受損失，要拼尽最后一把力气加快传送速度！来！我們唱国歌。”他放开喉嚨为同志們起好了調：

起来！不願做奴隶的人們！……

同志們齐声歌唱着。在一片漆黑的雨夜里，在浪濤滚滚的激流中，这支庄严的歌曲，鼓起了同志們和大自然搏斗的勇气和信心。仪器随着国歌的节拍，飞快地传送到安全地带。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們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眼看木箱就要搬光了。忽然，远处传来了嘩嘩的波濤声——一股更大的洪峰，带着呼嘯狂奔而来。

排在最外边的关英奎一听这声音，知道不好，連忙大声喊着：

“同志們，赶紧手拉着手，撤！”

随着关英奎的这声呼喊，刘伟城一把捏住了欧阳海的左

手。就象在火車上扳腕子时的感觉一样，欧阳海感到伸过来的手是这样有力。可是当他伸出右手去抓指导員时，只觉得那边空蕩蕩的，指导員已經不在了。

“同志們，快冲出去！”仓庫里传来一声叱咤风云的喊叫。

一道閃电，把眼前的景物照得分外清晰：共产党員曾武軍用他負过伤的手臂，用他整个身子，全力支起就要傾倒下来的房架；仓庫里的几个同志刚刚冲出門来，抓住了伸向他們的手，一股大浪从人們头上漫了过去……

閃电的余光消逝了，整个仓庫和曾武軍那高大魁伟的身影也随着看不見了……

“指导員！……”欧阳海在风浪中喊着。

“指导員！……”同志們喊着。

沒有回答。

“指导員哪！”欧阳海吃力地呼喚着。可是耳边除了风声、雨声、奔騰叫嘯的浪濤声之外，听不見曾武軍叱咤风云的呼喊，也听不見那慢声細語的回答。

“同志們，快！我們的指导員……”

大家艰难地围攏过来，无数双手从房架底下抬起昏迷不醒的曾武軍。一分钟也不能拖延，必須馬上搶救。

“帮一把，把他托到我背上来！”这是关英奎的声音。他背起曾武軍，在同志們的帮助下，从深水激流中，一步一步在黑暗中摸回去。……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水也退了。路基被山洪冲开了一道三十多米寬的豁口，整个仓庫都被大浪卷走，但是器材基本上都搶救了出来。除了指导員，搶救器材的同志都安全脫险了。

曾武軍躺在床上，还处在昏迷中。

欧阳海領着全班去寻找被冲走的衣物。等他回到住地时，只見連部門口围满了人，有医生、护士，团的首长也来了。从人們脸上可以看出，曾武軍的伤势很重。一个医生从屋里走出来，小声对团长說："右臂折断，內臟也受伤了，現在开始大口吐血，估計是肺动脉破裂了。"

欧阳海觉得一股凉气从背后襲来，渾身发冷。他使劲地擰着手上的軍帽，嘴里喃喃地喊着："指导員，指导員呵！……"

經过一陣搶救，曾武軍勉强止住了吐血。团首长和医院联系上了，很快就派救护車来。为了让曾武軍安靜一会儿，人們都漸漸散去。

天又黑下来了。欧阳海吃不下飯，咽不下水，焦急地等在連部門口。房里边，曾武軍脸色蒼白，半坐半躺地倚在床上。关英奎焦急地在一边来回踱着。

"老曾呵！一听那动静，你就該知道是洪峰下来了，不能再……"关英奎急得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当时的情况那么危急，我能让那几个同志都被捂在里边，自己先往外跑嗎？"曾武軍强打起精神說，听声音，他好象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說你那右臂負过伤，使不上劲。"

"那又有什么。老关，你替我想想，自打那年負伤以后，組織上花了多少心血呵！給我治，培养我学文化；照顾我的殘疾，是凡劳动活儿都不让我参加；看着我摆弄枪支不方便，又調我改行搞政治工作……千方百計地让我把伤养好了，好为革命做点工作。人长着一双手，就是为了給革命多做工作。今天，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要不把这只手上的力气全使出来，那我当初为什么要治它，那我还留着这只治好了的手干什么呢？"

关英奎沒有說什么，他心里在讲："对，是应該上呵！"望着老曾滿脸的胡茬子，他想，誰都会这么做的。这些年来，老曾一直是支部的一面旗帜。那年負伤以后，他凭着一顆紅心和那只左手，照样在战場上冲、杀、拼、砍、抓俘虏；改行搞政治工作以来，他模范带头、事事走在前边，把整个支部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記得他常說："这世界上还在受苦的人太多了！一定要革命，一定要更快地把共产主义革命推向胜利！"……十多年了，自己一直为身边能有这样一个好战友、好同志而感到庆幸。这次搶救器材中，他又为全連作出了榜样。只是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工作、战斗了……想到这个，关英奎叹了口气，急忙背轉身去。

曾武軍好象看出了关英奎的心事，安慰地說："你放心，老关！我这点伤能治好的，我一定爭取早一点把伤治好，我还是要回到三連来的。我們俩膀靠膀地一起工作。一旦打起来了，咱俩还象过去一样，幷排儿冲鋒，共同繳机枪！……"为了緩和一下气氛，他輕輕地笑了两声，很快地，又捂着嘴巴咳嗽起来。

关英奎上前給他喂了两口水。曾武軍停了停，继續說道：

"当然，我思想上也作了这个准备：一旦治不好，那也沒关系，革命工作千千万，总会有我的活儿干的。看树林子，守灯塔，不都是革命工作嗎？只要这顆心不殘废，一条胳臂能干的工作多的是哩！"

曾武軍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了。关英奎替他把枕头墊高了些。曾武軍极力控制住自己，話音里滿含着爽朗的声調。

"这回要眞是'革命到底'了，那也沒啥！人嘛，总有一死，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年也不算短。……老关！說实話，我心里只有一椿事放不下来：打改行搞政治工作以来，

我文化低、觉悟慢，怎么学也沒能跟上队，党交給我这指导員的担子，我还沒挑起来哩……不行！”他充滿信心地說，“我还不到彻底休息的时候，我一定要爭取回到連里来。現在任务沒完成，我不能‘撤退’！”

一陣激动，使欧阳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在門口輕声地哭了起来。

“是欧阳海嗎？进来！”曾武軍在屋里說。

欧阳海輕輕推开門走了进去。他流着眼泪，道出了全連战士的心意：

“指导員，我們在工地等着你！”

“你这个属‘虎’的，今天是怎么啦？革命战士嘛，哪能輕輕易易把眼泪往外拋呢？”曾武軍带着笑容問，“說說，东西都找回来了吧！班里的同志有沒有碰伤、鬧病的？”

“都挺好的。”欧阳海抹掉了眼泪，坚定地說，“指导員，你放心地去治疗吧，我們一定加倍地工作，一定把这条路提前修通！”

“对，应該这样。”

远处传来了汽車喇叭声，关英奎起身迎了出去。

曾武軍吃力地用左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份入党志願书，眼睛里閃出异常兴奋的光采。他說：

“欧阳海，党委已經批下来了，让我正式通知你：党接受你为中共預备党員。預备期一年，从支部大会通过的那天算起。現在，你可以正式参加組織生活了。”

“指导員，……”欧阳海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曾武軍同志，共产党員欧阳海向党保证：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不死，我就为党的事业战斗終身！”

听声音，汽車已經在門口停下来了，曾武軍說：

"支部本来派我找你談一次話的，現在已經沒有时間了。記住，一个党員每时每刻都应該是这样：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我們这个时代充满了尖銳复杂的斗爭，斗爭需要我們这样。我們的前輩們，整整战斗了一生。我們这一輩，我們的下一輩，下十輩人，还要继續斗爭下去。那些什么'个人幸福'、'物质享受'，不是我們所要考虑的。一个党員，不能光看見自己，要眼观全国、胸怀世界。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只有有了这样的抱負，才能称他为共产党員，他們也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希望。今天世界上出現的那些怕死鬼們，他們是不配称作共产党，也不配称作共产党員的。"

欧阳海目不轉睛地望着支部书記，好象把这些話都一字一句地刻在自己的心上了。

曾武軍欠起身子，指着桌上的书說：

"这三本《毛泽东选集》，作为我祝賀你入党的礼物。支部要跟你談的話都在上边。欧阳海，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它会擦亮你的眼睛，让你认清世界。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去工作、战斗！"

欧阳海双手捧起指导員送的《毛泽东选集》，深情地望着封面上五个金色的大字。曾武軍接着說：

"你不是总在向往激烈的战斗生活，立志要当一个战斗英雄嗎？欧阳海，照我看，仗是有得打的。作为一个党員，上了战場当然应該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这个，我相信你能够做到。"他加重了語气說道，"可是更重要的是在还沒有打起来的今天。你想想，我們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思想，也要和我們自己存在的缺点进行斗爭。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們站得稳，认得清，首先在自己的思想里打个胜仗。

这个战斗可不比战場上平和呀！”

欧阳海說：“那次上党課你說过：兴无灭資，这就是激烈的战斗！”

“对，是激烈的战斗。”曾武軍指着欧阳海手中的《毛泽东选集》說，“指导我們进行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法宝，就是毛泽东思想。一个同志，只要他时时不忘毛主席的教导，处处为党的利益着想，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經常把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并且說得到，做得到，那他就是今天的战斗英雄。我們学习董存瑞，不能只看到他立过多少次功，挂过多少顆奖章，首先是学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敢于粉身碎骨的思想。长征战士张思德，不声不响地为党工作着。尽管他是由于塌窑而牺牲的，党同样认为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因为一个革命者身上最可貴的东西，不只是他的貢献大小和获得荣誉的多少，而首先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欧阳海，如何正确地看待董存瑞和张思德，是你目前关鍵的关鍵。”

关英奎和护士們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把曾武軍抬上了救护車。車上还响着曾武軍稳重有力的声音：

“老关，冲垮的路基得赶快垒起来！完工的日期一定要提前呵！”

汽車开走了。欧阳海捧着指导員留下来的《毛泽东选集》，望着远去的汽車，思潮象大海里奔腾叫嘯的波濤，翻滚不停：

指导員呵！你走了，你給我留下了学不完、用不尽的东西。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員，就应該象你这样。今天我們在建設着社会主义，不象战爭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桥型碉堡要用生命去炸，有那么多的机枪火力点要用胸膛去堵。但是哪一个崗位上都需要你这样的好党員，抛弃一切个人的私念，胸怀寬闊，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这样的同志，哪怕他胸前沒

有奖章，哪怕他沒有得到立功喜报，那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汽車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共产党員曾武軍用他坚实的步子一步步走过来的那条英雄的革命大道，却清晰地在欧阳海眼前展現开来。

二十四　奚去組长

青山綴上了片片紅楓，工程进行到最紧张的阶段。笔直的路基垒高了，搬石运土更加吃力。洪水造成的返工，搶去了可貴的时間，眼看按期完工已經非常困难。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很多同志又由于不适应水土而病倒了。

工地上，担土挑石的人流穿梭不停。欧阳海在想：上午的进度太慢了，应該設法在下午补起来。他嘱咐負責上土的同志，給他实实在在地装上一滿担。装好了，又夺过鍬来自己往上加了两鍬，这才挑起来往路基上奔去。可是沒走多远，他的速度就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了。他本来就是带病来工地的，紧张的劳动使他身体逐漸虚弱下来；腸炎在半个多月以前又犯了。为了能继續留在工地劳动，他瞞着速首长，瞞着卫生員，也瞞着全班的同志。他真担心今天坚持不下去了。可是曾武軍那緩慢有力的声音，又在耳边清晰地响起来：“一个党員，每时每刻都应該是这样：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想到自己是一个党員，想起指导員的这些話，力量重新回到他虚弱的身体上来。

“干哪！”欧阳海喊着、叫着，挑起担子奔上路基。刚上到一半，他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喚，身子左右摇晃，脚象踩在棉花堆里，迈不动步子。他知道不行了，連忙站住大喘了几口气，心里提醒着自己說：“要坚持住，要坚持住呵！很多同志病倒

了，欧阳海呀，你万万不能在这关鍵的关鍵时刻……”話还沒說完，他觉得天黑了，地陷了，一头栽倒在斜坡上。

“班长！”走在后边的魏武跃，一把抱住欧阳海。只見他渾身湿透，脸色蒼白，手心都冰凉冰凉的了。

欧阳海醒过来一看，自己正躺在魏武跃的臂肘上。他想起了刚才的情景，連忙推开小魏站了起来，装出一副无所謂的样子說：

“眞倒霉，一脚踩空了，摔了一跤……”

“什么什么？”

“我說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班长，你又来这一套了！沒人再相信你这些鬼点子啦！……还‘不小心’哩。走，我們找連长去。”

“别，别别别……”

“那我們上医生那儿去。”

“我，我眞是不小心摔倒的。你想嘛，这，这人有失手，馬有——”

“班长，你这是干什么！两条路：一条是告訴連长，一条是回班里躺着。任你自己挑。”

“好好好，我回班里躺着。……摔一跤都不行！”欧阳海嘟囔着回到班里来。

宿舍里已經躺着好几个同志了。欧阳海前脚刚进門，后脚跟就被卫生員小李踩住了。

“快躺着吧！早就叫你休息你不听。我再跟你讲一遍，鬧腸胃病的人，身体里无法吸收足够的热量，过多的体力消耗就一定会虛脫。怎么样，現在信了吧，沒話讲了吧！”小李說着，把药和开水都送到床边放着，連体溫表也塞到欧阳海的腋下来了。

欧阳海知道是魏武跃叫小李来的，心里又窝火又不敢說什么。这总比让連长知道强一些。

“三十七度七，你看你看，連体溫也不正常了！”小李取下体溫表說，“好好躺着，两个钟头以后我再来检查。”

欧阳海老老实实而又不太甘心地在床上躺着。这时，他才发現高翼中正蹲在門口，一个人无聊地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欧阳海想：“全班十来个人，一下就躺倒了两个，剩下的同志就更吃力了。这样下去，铁路怎么能按期完工呢？不行！連长知道就知道吧，反正我得上工去！”他一翻身坐了起来。

“班长，你躺不住了吧！三排也有几个同志病了，我們上那儿找他們一起甩两把去。”高翼中拍打着手上的扑克牌說。

欧阳海摇了摇头：“我这会儿不想去。”他停了停，試探地說，“小高，你要是觉得悶得慌，我們俩上工地去吧，給同志們上上土，再不就修补修补籮筐。这也算是一种休息嘛！”

“你就在屋里休息算了。班长！我老早就对你有个意見。”高翼中把扑克牌放到欧阳海床边上說，“你就是不太尊重科学。从生理上讲，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可你总是蛮干。娱乐可以調节身体各部門的机能，你又不干。两个人一样‘爭上游’。来，我們‘劳逸結合’一下！”

“小高，我看你这会儿精神挺好的，我們还是去找点輕活儿干干。任务这么紧张，同志們都挺累的，因为一点小病就呆在屋里，心里也难受嘛！”

“难受我也得呆着。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来考虑問題。上級也說身体是革命的本錢嘛！”

欧阳海一听，心里有点火。他拍拍胸脯說：“这个‘革命的本錢’是用来干革命的。現在革命需要我們加紧工作，党号召我們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来建設社会主义。知道不，

听說提前完工已經非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怎么能够因为有点小病就心安理得地躺着哩！”他把小高最近的表現和同志們对他的意見都談了談，最后說，“小高，你好好想想，你思想深处是不是有点怕苦怕累……”

“我怕苦怕累？”高翼中打断他的話，分辯道，“誰不願多做工作？誰都想！要是現在革命需要我去开飞机，你看我能不能堅持！……可是現在那些不怕苦不怕累的同志也不过是多挑了几担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說，我在家休息也是医生批准，連长同意了的。”

欧阳海眞的火了：“多挑几担土沒什么了不起？那……那你就躺着休息吧！”說完扭头跑出門去。

欧阳海站在門外，心里又是气又是后悔。气的是小高这个同志怕苦怕累不說，还有一套理論根据。按照他的想法，要是遇到隆化的桥型碉堡，要是遇到上甘岭的机枪火力点，他能拿出自己的“革命本錢”扑上去嗎？眼前，革命只要我們多挑几担土，多流几滴汗水，可是他連这点“本錢”都不願拿出来……可是冷靜一想，又觉得自己刚才的态度不好。他是有点小病，不該把他平时的表現和今天的事扯到一起。再說自己是个党員，又是他的班长，对一个新同志怎么能这样呢？对新同志要有耐心，应該一步步地帮助他、启发他。領导上囑咐过好几次，要自己耐心些，别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欧阳海又回到屋里，对小高說：“刚才我說話的声音大了些，我向你检討。”說完，自己倒在床上悶声不响地看起书来。《为人民服务》已經学了好几遍了，他回味着主席的話：“我們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是呵，小高从大城市的学校里来，我从桂阳山区的凤凰村来，我們是来自“五湖四海”。可是他在“徹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这句話上，做得就很不够。劳动强度稍稍大一点他都不干，这能算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嗎？……想到这里，他觉得刚才对小高的态度基本上是对的。等想到"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时，又对自己的态度产生了怀疑：我这算不算关心，算不算爱护呢？……当然不算！可是他自己也太"爱护"自己了。

同志們不声不响地收工回来了，听不見往天的歌声和嘻笑。欧阳海从小魏嘴里了解到，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好，全連各个班的指标普遍下降。闹腸胃病的同志越来越多，人人都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欧阳海一边听一边想：路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就要影响国防工厂的建設。欧阳海呀欧阳海，骨头硬不硬，就看你能不能在这关鍵的关鍵时刻，违反小高的"科学根据"，創造出实际經驗来，就看你能不能拿出曾指导員的革命干劲，咬牙挺住！

連里几个干部連晚飯也沒有吃，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議，研究如何提前完成任务的問題，也全面了解一下同志們的健康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情况很严重，但是任务一定要提前完成。这不是一般的工程，这是一場战斗！它关系到靠我們自力更生建設的国防工厂，能不能按期建成。这可是长革命人民志气的大事，应該拿出奋发图强的精神来战胜眼前的困难。具体做法上，有的提議各排成立突击組，开展紅旗竞賽。有的认为这样做目前怕行不通。

"是要认眞考虑一下，"关英奎站起来說。自从指导員住院以后，他好象大病了一場，眼窩深深凹进去，带棱的嘴角也无力地耷拉下来了。"成立突击組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支部一号召，肯定有人出来挑起这个担子。問題是突击組能不能坚

持得住？”

关英奎的話有道理。突击組能否挺得住，誰都沒把握，因为干部們自己也感到体力跟不上了。

“报告！”欧阳海站在門外喊。

“进来吧。”

“連长，这是我們全班的建議书。”欧阳海把手里的紙条交給关英奎，“我們建議在全連开展一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紅旗竞赛。”

“好！”关英奎把他拉到桌子边坐下，說，“你仔細談談，連里正在研究这个問題。”

“班和班之間赛进度，比质量；炊事班和卫生員比搞好伙食、照顾好病号；干部之間——我們这是乱想的——比組織分工、劳力安排。按天評比一次，流动紅旗跟着最先进单位走。”

“我再替你补充一点：把連部的勤杂人員充分发动起来，让那些体力弱一些的同志，負責修补工具，搞好后勤。这不等于又增加了两个班嗎！”关英奎問道，“你們說呢？”

“这点我們倒沒想到。”

“你們的建議不錯，好！”关英奎連声夸奖着这个十九岁的小班长說，“問題是你們班能不能坚持住呵？”

“这要看怎么說。按常規，我們連拉回去休养半个月，也不为过；可現在是什么时候！”欧阳海的声調变得格外有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嘛！从这个道理上讲，我們班能够坚持住！任何一个革命者，都应該坚持得住。”

欧阳海的建議使干部們增强了信心，支部决定立即开展紅旗竞赛。在研究了具体措施以后，关英奎站起来强調說：

“首长說过，这次任务是一場新的战斗，要求我們每一个革命者，拿出最大的力量来。这次竞赛一定要搞起来。支部

号召全体党員，要干在头里，干部在工地指揮的时候，也要扁担不离肩膀头。”

晚上，举行全連軍人大会。关英奎拿着一面写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紅旗，宣布突击組的竞賽条件和評比办法。連长的話音刚落，欧阳海跳上台去，一把把紅旗抓在手上，大声說：

“同志們！这紅旗給我們四班突击組先借来挂一天，希望其它班的老大哥們早点从我們手上夺过去。不过嘛……”他向台下的小魏挤了挤眼儿。

魏武跃从人群里站起来喊道：“我們不答应！”

四班的十来个战士，忽地一下都站了起来，齐声喊着：

“我——們——不——答——应！”

就象在会場里点燃了一挂鞭炮，全連各个班都叫了起来。这个喊“等着瞧吧”，那个說“大話别說得太早”……咋呼鬧喊，十分热烈。关英奎怎么摆手大家也靜不下来。

“靜一靜！靜一靜！”他放开那洪钟似的嗓門叫着，“紅旗先借給四班挂一天，有能耐的，你們明天就去夺嘛！”

坐在台下的卫生員小李，一見連长眞的把紅旗給了四班，連忙站起来說：

“报告，欧阳海他——”

魏武跃沒等他把下半截話說出口来，就一把把他拉回小板凳上坐着，神秘地說：

“革命需要！”

“你这个同志才怪哩！”小李朝他直眨眼睛，“头先你說，欧阳海目前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怎么这会儿……”

“同志，这会儿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国防工厂、铁路！”小魏小声說。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这个……”小魏想了想，“这也是革命需要！懂嗎？”

清脆的軍号声传遍整个工地，欧阳海第一个挑起双担奔跑起来。

“高举革命紅旗，干哪！”欧阳海喊着。

“高举革命紅旗，干哪！”四班呼应着。

“干哪！……”整个工地沸騰起来了。刘伟城率領一班奔跑着；关英奎領着連部的勤杂人員奔跑着；一行行的人流，在路基的斜坡上边川流不息。喊声、笑声中还夹着一些善意的挖苦話和亲昵的叫罵声。

第一天晚上評比，紅旗是欧阳海突击組的。連着一个星期，誰也沒把紅旗夺走。整整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呵！欧阳海突击組的紅旗不倒。

欧阳海，他象顆刚刚出膛的炮弹，带着呼嘯，有力地奔跑着。他就象根本沒有生过病。他就象从来不曾疲倦过。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搶回了可貴的时間，眼看提前完工不成問題了。全連为欧阳海的突击劲头感到詫异，就連最熟悉欧阳海的关英奎也觉得这个战士不可理解；他哪来的这么猛的干劲呢？……

有一天晚上，关英奎查完鋪回来，发現草棚門口有个黑影。他急忙走了过去。

“誰呀？”

那人沒回答，起身要跑。

“站住！”关英奎捏亮了手电，“欧阳海！你在干什么？”

“沒，沒干啥。”欧阳海惊惶失措地抓起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往背后藏。

关英奎夺过来一看，是白天换下来的一条內褲，欧阳海正偷偷在洗……

“你！……”关英奎只是叫了一声，沒有再說下去。他想起了欧阳海的慢性腸炎，想起了这一个多月的突击竞赛，他也找到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答案：一个共产党員，当他认清了目前的形势，懂得了自己挑几担土，修一段路，是紧紧地和全国自力更生的伟大事业結合在一起的时候，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干劲来自对党的忠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責任感！

这是多么惊人的毅力呵！每天十多次腹泻，加上这么艰苦的劳动，欧阳海都挺住了，战胜了。欧阳海，用他无比頑强的意志，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級解放事业，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誠。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个骨硬心紅的坚强战士。

新党員欧阳海在英雄的大道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他昂首挺胸，闊步向前。

二十五　第三次立功

两山之間的洼地变了模样：一道高大笔直的路基，巍然矗立，两条烏黑发亮的铁軌伸向远方。通車的日子临近了。

欧阳海独自一人在铁路上走着。他不时停下步来，用手摸摸铁軌的銜接处，不时又跳到铁軌旁的泥地上使劲踹几脚——他害怕路基不結实。很快地，他又为自己的幼稚行动感到可笑。难怪他哟，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头垒起来的铁路上，就要通車了，成千成万吨的物資、器材，将要通过它，运到我們自力更生修建的国防工厂里去，他怎能不在兴奋之中，又提着顆心呢！

前边不远，有个铁路工人正在路边挖着什么。欧阳海紧

走两步赶了过去。

“老大爷，干什么呢？”

“挖个坑坑，栽个牌牌。”

“我来！”欧阳海接过镢头挖起来。等把木牌栽好了，才发現上边写着：

严禁在铁路两旁牧放牲畜

“这是什么意思？”欧阳海指着木牌問。

老工人讲：“就是不准放牛放馬嘛。”

“哦，怕它們把路边的树苗啃了。”

“不光是这个。”老工人說，“牛馬的皮又厚又滑，火車压不烂，要是叫它們闖上来了，那要出严重事故！”

“严重事故？”

“翻車。”

欧阳海摇摇头笑了：“我又不是个細伢子。老大爷，你哄我做么事罗？”

“哄你？眞的罗。解放前，我在粤汉路一个小站上当检道工。一列火車刚出站就压着一条水牛，从車头到車厢，翻了八节，死伤几百号人哪！”

“那是碰巧的吧！”欧阳海还是不信：那么重的火車头，还能害怕牛馬的皮？不可能。

“不是碰巧！我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几年，亲眼見到一次，耳聞的，总有那么七八次。”

“呵？”欧阳海从老工人那严肃认眞的語气中，感到問題的严重。他說：“那，那可要小心哪！”

“就是。这一带刚修好铁路，老乡們不懂，牲口又容易受惊，弄不好就会出事。”工人指着木牌說，“这种牌牌要多栽几

块，还要开开会，請公社的干部向老乡們讲讲哩。”

“走！”欧阳海扛起木牌說，“我跟你一路去栽。”

“不罗，前头我們有好多人哩。”

远处传来小魏的喊声：“班长！……欧阳海！”

欧阳海告别老工人往回走，心里还在想着牲口皮厚，火車压不烂的事：“是呵！一条铁路，修起来虽不容易，可是修好了以后，还要多少人为它操劳呵！”他不时回轉头，深情地望着老工人的背影。

“班长，連长找你好半天了。”小魏跑到跟前来說。

“什么事？”

“不知道。好象說要找你算賬。”

欧阳海明白了。他想起出发的那天晚上，連长在大风大雨里喊过：“到了地方我再找你算賬！”来到工地以后，尽管医生一直不停在給他治病，領导上又一再强迫他休息，可他却沒能很好地服从組織的照顾。现在，几个月拖过去了，“賬”也眞該“算”了，唉！……他急忙跑了回来。

“欧阳海！”关英奎站在窩棚門口对他說，“收拾东西，准备住院去。”

“是！”欧阳海回答了一声，二話沒讲就进了屋，眞的整理起东西来。

“出来出来！”关英奎早准备好欧阳海討价还价的。見他这么老老实实就答应了，反倒使他感到意外。“你，你沒有什么意見嗎？”

“沒——有！”

“也沒有什么要求？”

“嗯……”欧阳海犹豫了一会，干干脆脆地說，“沒有！”

“不錯。有进步。”关英奎滿意地笑了笑，“我替你提个要

求吧，等参加了通車典礼再去住院。怎么样？”

欧阳海死盯住連长紧綳着的嘴唇，在考虑他这句話的可信程度：是故意逗我呢，还是眞的？想了想觉得不保险。他說：

“連长，我心里可沒敢有这个意思。”

“我說的是眞話！……你这个小鬼，今天倒学乖了。告訴你，明天上午通車！”

“明天通車！……这是眞的呀？”欧阳海兴奋地問。

“眞的！指揮部刚刚来的电話。”

欧阳海高兴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

“同志們！我們的铁路提前通車了！提前通車了！”

同志們都放下手中的活計，欢呼，跳跃。整个窩棚都喧騰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部队就来到铁路边上。俱乐部的彩旗打出来了，鑼鼓也搬来了。团里还組織人連夜搭起一个松柏彩門，两边写着一副对联：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两根鋼骨舖天下
高举紅旗永世革命一片丹心为人民

横批是四个大字：

骨硬心紅

鑼鼓已經敲了一通又一通，还不見火車开来，大家急得象什么似的。小魏歪着脑袋把耳朵貼在铁軌上，說是这样能听見远处的火車声。

“听見了沒有？”急性子的人在問。

“别吵！这玩意儿最忌諱、最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旁边吵

吵。”小魏象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发明創造，非常严肃地制止大家，“你們都走开点！”

有的同志一边往后退，一边关心地間：

“你这办法……行不行啊？”

小魏急忙摆摆手，继續认眞地趴在铁軌上。他紧鎖着眉头，煞有介事地呆了好一会儿，忽然叫了起来：

“注意！来了，来了！”

大家伸长了脖子朝东边张望着。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連个影子都沒看見。

“火車呢？”大家追着小魏找他要。

“奇怪！我刚才就是听見了的嘛。”小魏一边跑一边說，“人家听得淸淸楚楚的，那边的一个大个子站长把小旗一揮，喊了一声：‘开車！’”

“哦！”大家知道上了当。有人說，“就算能听見火車，你还連站长揮旗、說話都听見了？快抓住他，墩这小子！”

关英奎把欧阳海拉到一边坐下，問道：“欧阳海，让你去住院，你眞的沒意見？”

“眞的沒有，連长。”

“那就好。为你住院这个事，政委已經批了我好几次了。我这个人你知道，毛手毛脚的，指导員一走，工作又忙点，把你住院的事也……好，不談这个了。”关英奎换了个語气說，“好好去休养一个时期，把身体养好了，有多少革命工作在等着我們去做啊！”

“是！”

“这次一定要安心休养，不要記挂連里的事，等彻底好利索了再出来。啊？”

“連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治病。我把曾指导員送給我

的三本《毛泽东选集》都带着哩，我结合着认字、学文化把主席的书好好讀一讀。”

“对。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党員，光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須懂得如何去奋斗。毛主席在书里边把如何革命、怎样斗爭……这些眞理都总結出来了。学好了，革命路上无阻擋；学不好，当个普通的战士也不够格儿！”

“是。”

“你……”关英奎想說什么又咽回去了。停了好半天，才慢吞吞地說，“你到了医院，打听一下……指导員，到底还能不能再回到連里来。”

曾武軍送走两个多月了，全連都在惦記着他。前些时听說伤势还沒有徹底好。最近支部、革命軍人委員会都派人到医院去慰問过，据主治医生讲，曾武軍需要长期休养，治好以后，也不能回部队工作了，至少是不能再回到連队里来。因为他的健康情况已經无法适应战斗連队的紧张生活。可是同志們都不甘心，都盼着指导員早一天出院，早一天回到連里来。

“欧阳海，我差点忘了告訴你。”关英奎换了个話題，很明显是为了要冲淡刚才的气氛，“支部决定給你記一次三等功，給你們突击組評了个集体三等功。营党委已經批下来了，过两天就正式宣布。”

“連长！”欧阳海一下站了起来，“我……”

“喜报发下来，我替你邮回家去。”

“不！連长，别寄了。”

欧阳海入伍还不到两年，就連續立了三次功。头两次他是那样的高兴，觉得自己很不錯，离“战斗英雄”不那么遥远了；这次立功，却使他心里忐忑不安。他在問自己：我究竟做

了些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值得党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么大的荣誉給我呢？和指导員、連长及其他干部当然不能比，就拿周围的同志来說，不管是小魏、大个子，还是其他的战友們，誰都是拼尽全力去完成任务。在紧张的施工中，人人都怨自己只生了一双胳臂，一双腿，不能为革命挑更重的担子。一条铁路修成了，这是多少人的劳动，多少人的汗水的結晶呵！自己只不过和大家一样，担了几筐土，垒了几方石。光凭自己，就連半根铁軌也鋪不成。何况班里还存在問題，对高翼中同志的帮助也不够。用一个党員的义务来衡量，哪一条都还需要自己继續努力。他深深地感觉到：立功，不是在胸前挂上了一朵紅花，而是在肩上挑起了一副重担；不是让你拿着紅花站着不动，而是要求你挑起重担往前跑。因为人民給你的荣誉，就是对你的鞭策，对你提出更大的期望。

关英奎見他低着头在想什么，深沉地說："欧阳海，火車头是个了不起的东西，要是它甩掉了車厢，单独往前跑，那就沒有多大的用处了。一个党員，一个班长，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把群众带动起来。"

欧阳海明白了連长的批評，默默地点着头。

长长的列車，发出粗壮的排气声，緩緩地开过来了。鑼鼓敲了起来，彩綢舞动着，口号声此起彼伏；铁路两旁的人群象煮滚了的水。

司机从車窗里探出头来，紧张地注視着路面。他的神情立刻感染給所有在場的同志，大家都靜下来，連气也不敢大喘了。火車将从大家亲手垒起来的路基上开过去，就象从自己手膀子上駛过一样，它能不能經受住火車巨大的压力呢？

火車緩慢而又平稳地开过去了。战士們从心底爆发出一陣欢笑。劳动的成果已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了——这是革命

者最大的愉快。欧阳海看見車上裝滿各式各样的大木箱，上边清晰地印着方方正正的汉字：

北京机器制造厂
沈阳机械厂
上海仪器厂
…………

关英奎看着看着，想起了刚到工地来的那天，碰着一位汽車司机，把一堆刻着外国字的、缺少主要部件的机器拉走的情景，心里不觉自豪地笑了起来。抬头看，彩門上边那副对联，正迎着朝阳放着金光。"这真是坏事变成好事罗！"他輕輕地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的話真是千真万确呵！有了您，我們还怕什么呢，天是塌不下来的！"

欧阳海跟大家一起，兴奋得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当他突然发觉高翼中正站在自己身旁的时候，想起了刚才連长关于"火車头"的談話，就象被馬蜂在喉嚨管上螫了一針，立刻沉默下来。小高沒有跟着整个列車往前跑，在半路上停下来了，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車头，沒有尽到責任。工作上出了問題，可是党沒有批評反而又給了荣誉。作为一个党員，班长，自己工作得太不好了！怎么才能回答党的信任，不辜負党的期望呢？……

火車加快了速度，朝着新建的国防工厂飞奔而去。欧阳海周身的血液，也随着列車的节奏奔騰起来。他在想：共产党員就应該是个"火車头"，只有这样，共产主义的理想才能早日实現。我得爭取早点出院，快点回来，缺点等着我去改正，任务等着我去完成！

第六章 "火車头"

二十六 阶級兄弟

軍委扩大会議《关于加强軍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議》乘着东风传下来，传遍了全軍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指战員的心里。看吧！营区里到处张貼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奋勇前进"的标語，房前房后都竖起了"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的木牌。听吧！同是一个連队，今天步伐更加有力，口号比过去更加雄壮，連歌声也比往日更加清脆嘹亮了。軍委、林彪同志遵循毛主席的建軍思想，領导着人民解放軍在非常无产阶級化、非常战斗化的道路上，加快步伐，向前飞跃。

欧阳海踏着这个新的时代节奏，精神焕发地从医院赶回連队里来。

一进营房大門就碰見了关英奎。

"你回来了！"关英奎用挑剔的眼光，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着欧阳海。然后不太相信地問，"这么快就出院了？"

"連长，还快呀？一个多月啦！"

"好利索了？"

"全好了。"

"不、不是开小差回来的？"关英奎綳着脸說。

"不是。"欧阳海急忙把出院证交給連长，簡单地汇报了住院的情况，"……我上个月底就盼着出院了。"

"那干嗎不等下午坐車回来？"

"連长，这一个多月可把我憋坏了。我想，哪怕早一分钟回来也是好的。所以我搞了个小演习，来了个三十公里急行軍。"

“不錯，有股三八作风的劲头。”关英奎这时才使劲地握着他的手，“連里正缺人手，領导上决定你担任三排的副排长。”

欧阳海吃惊地半张着嘴巴望着关英奎，心里有点犯愁。他記起連长曾經对他說过，火車头是个了不起的东西，要是它甩掉了車厢独自往前跑，那就沒有多大的用处了。当干部，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把群众带动起来……他想：“副排长的任务，是要和排长一起，拉着一个排往前跑呵，我……”

关英奎見他半天沒吱声，問道：“怎么，是不想干，还是沒兴趣？”

“干革命，哪能光凭兴趣？我，我是干不了呵！”欧阳海說的是眞心話。作为一个班长，还沒能带着全班往前跑，这副排长的担子……

“有啥干不了的。我們当战士那工夫，营长团长也都才二十郎当岁。听說紅軍时期，十八岁的师长就不止一个！”

参軍还不滿两年的欧阳海，确实被“副排长”的担子难住了。他想：“自己要經驗沒經驗，要文化沒文化，怎么挑得起来呢？”

关英奎好象看透了欧阳海的心思，从抽屜里拿出一封信来，說道：

“老曾前几天給我来了一封信，給你捎来一样东西。你看看吧。”

欧阳海接过来一看，是上級印发的林彪同志最近的亲笔題字：

讀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話，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欧阳海，我們現在該有多么幸福！軍委、林彪同志替我們把前进的道路指得多么明确。人民解放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几十年来的成功經驗所充分证明了的。"关英奎指着林彪同志的题字說，"只要我們切实按照这四句話去做，把毛泽东思想眞正学到手，那我們就能够搞好今后的一切工作。"

"可是我这点水平……"

"水平是慢慢提高的嘛，怕什么！有了困难，遇上了問題，可以直接向毛主席著作求教。战爭年月，难得得到一篇油印的主席著作，同志們在塹壕里互相传着讀；今天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出版了。只要我們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处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那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拦住我們，还有什么样的担子我們不敢挑哩！"

欧阳海望着林彪同志的题字，心里在深深責备自己：老說要听毛主席的話，为什么不能自觉地做到呢？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談判》里說得清清楚楚，"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担"，还說"……享受让給人家，担子拣重的挑"……这些話自己还記得，为什么不能事事、处处按这个指示去做呢？愚公敢搬山，我連"副排长"这副担子都不敢挑，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員、革命战士？

"連长，我坚决服从命令，希望支部多帮助我。我一定事事、处处都按毛主席的指示来办。"

"对，应該有这样的态度。你現在是副排长了，連里对你的要求会更严一些。目前你們三排就数高翼中的問題比較多一点，可不能象过去那样，甩掉了这节'車厢'自己往前跑。記住，作为一个副排长，最主要的是政治挂帅，抓好活思想。部队馬上要进行阶級教育，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問題。"

“是！”欧阳海忽閃着两只大眼睛，正在琢磨連长的这个指示……

龙騰虎跃般的連队，突然换了一个气氛。操課后，开飯前，同志們滿含着憤怒在唱新学会的《誰养活誰》。球場旁边的喇叭筒里，經常传出楊白劳和喜儿悲憤的歌声。部队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懂得剝削就不懂得革命”，正广泛深入地开展“两忆三査”运动。

支部书記关英奎动員以后，同志們都低着头在搜寻那些漸漸被忘却的往事。欧阳海作为排的忆苦典型，正在准备发言。他拿着一个小本，独自在操場上徘徊，一时还想不出該从哪里談起。解放才十来年，变化有多大呵！經济上的翻身眼先不算，光从政治上讲：如今全家都是当家作主的公社社員，社里有个大事小事，誰都可以过問，誰都可以管。那年选人民代表，連媽媽都用选民证領来一张选票，在她信得过的人名上画了个圓圈圈；过去連做梦也遇不到这样的事呵！……可是忆苦会上，总不能光談这些事嘛！

欧阳海继續在操場上来回走着。他不断地問自己：从哪里談起呢？……

走着走着，欧阳海觉得脚下軟乎乎的有点滑。低头一看，才发現自己不知不觉走到操場边上那滩积着雨水的洼地上来了。鞋被打湿了，湿土地上踩出了一行脚印。这一行脚印，不就是从老鴉窩到蓮溪那十五里风雪地里走过来的嗎？这一行脚印，把欧阳海带回到蓮溪鎮上挨門乞討的悲慘的童年。媽媽那紧皱着眉头、嘴角微微抽搐着的痛苦面影在眼前打轉，耳边好象又响起了四妹子嘶哑的哭声……他翻开小本，想赶紧把这些事記下来，想了想又把本子合上了。十几年的岁月流

过去了，可是这些伤心的往事就象发生在昨天，閉上眼睛都能看得見，伸手就能摸得着。記什么呢，欧阳海家的苦事苦情是倒不尽、訴不完的！

俱乐部换上了素装，墙上貼着許多同志的家庭血泪史和醒目的标語。同志們一排排地坐在小板凳上，个个都低着头在想什么。

欧阳海站在前边，低头望着脚尖在述說自己风雪中的童年。他从差点被扔到雪地里談起，談到起名，男扮女装，以及哥哥被抓丁，討来的姐姐嫁不出去；又談到窑門口的风雪，刘大斗家的恶狗恶人。他沉痛的控訴和同志們隐隐啜泣的声音混成一体。

“……我家四妹子就是那年年三十晚上活活餓死的。初一一大早刘大斗夺了地不算，还把我爹爹抓到乡公所吊了好些时。我媽去到鎮子上，用剪刀剪下她自己胳臂上的一块肉，送給地主的小崽子煨湯喝，这才把爹爹换了回来。……那时我还不曉得我媽生我們兄弟姊妹九个，在我出世前后，就餓死了五个！从我記事到解放，我就不曉得什么叫‘暖和’，什么叫‘飽’。餓了，喝一瓢凉水；冷了，往身上加一把草。那老鴉窩的寒冬腊月冷死人哪！我家苦撑苦熬，要不是来了共产党，我欧阳海还不象那五个姊妹一样，早就冻死在山里了……”

听着欧阳海的苦情，勾起了同志們各自的伤心事，有人哭了起来，有的同志捏紧拳头，一拳一拳地向地上砸去。三連浸沉在一片悲憤中。

欧阳海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继續說道：“媽說我这条命是从雪里撿回来的，我說我这条命是共产党給我的。今天，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革命需要我去牺牲，我起身就把命

拿出去。同志們！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人吃人的社会，普天之下，这五大洲还有多少象我过去那样受苦的人哪！……”

欧阳海結束了自己的控訴，一脚輕一脚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同志們哭声不断，会开不下去了。关英奎站起来，宣布休息十分钟，让大家冷静一下。

一个声音从人堆里传来：

“我憋不住了，同志們！”随着喊声，一个战士踉踉蹌蹌地跑上台去。

一开头，他比較平靜地叙述着。他家住在汉口，娘早死了，爹爹給一个开医院的外国老板当听差。三十年里，起早貪黑地替这个外国老板卖命，还是塡不飽一家三口人的肚子。当牛当馬累到老年，得了吐血病，被一脚踢开不管，最后死在医院的大門外边，剩下他們姐弟倆沒吃沒喝。忽然那外国人发了“善心”，要介紹姐姐到他的医院里去当什么“看护”。

“……我起初还以为那个外国人不錯。”那个战士說着說着声音变了，“沒想到姐姐有了工作，身体反倒变得更坏，每次下班回来，脸色和她的罩衣一样蒼白。有时坐在板凳上好好的，一站起来就昏倒在地上。我問她是不是病了，她光是哭不肯告訴我。有天，医院的老門房把她背了回来，这时我才曉得，外国人不是让我姐姐去当什么‘看护’，她……”那战士紧咬着自己的嘴唇說不下去了。

欧阳海猛的抬头往台前一看，完全沒有料到，发言的战士正是高翼中。他急切地問：

“你怎么不說了？你快讲呵！”

“……我姐姐小时候得过好几次重病，外国人說她的血里

边有好几种免疫力，让她当'看护'，就是为的抽她的血。难怪他发起'善心'来，他是把我姐姐当成了一架造血的机器！……欧阳海的媽媽用胳臂上的肉还賬，我姐姐用身上的血换回一点伙食錢。旧社会誰把我們当人哪！"高翼中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說，"可是我今天，流点汗我嫌累，多干点工作我叫苦……我、我还对得起誰喲！"

这一句話一行泪的控訴，象无数顆尖針刺在欧阳海的心上，他激动得站起来喊着：

"記住这笔民族恨！"

"高翼中的苦就是我們大家的苦！"

"为阶級兄弟报仇！"……

悲痛化作憤怒，仇恨变成力量。不再有人哭泣，不再有人叹息。一双双充血的眼睛望着地下，一个个握緊的拳头揮动起来。俱乐部里口号震天。整个三連沸騰起来了。

……高翼中在床上躺着，两只眼睛又紅又肿。欧阳海端着一盆面条进来。

"小高，一天多不吃飯怎么行？快起来把面条吃了。"欧阳海盛好一碗送到他的床前。

"謝謝你，副排长，我真的吃不下去。"

"少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錢。"

"身体是革命的本錢"这几个字，象一股暖流传遍高翼中全身。他羞愧地低下头去。

欧阳海端着面条立在床边，脑子里思潮起伏，心潮滚滚：

"我住在老鴉窩山上，他住在汉口城里。两个人相隔千百里，可两个人的命运就象一条藤上的两个瓜，一样苦来一样甜。我身上带着阶級苦，他身上带着民族恨，天下哪里都有受

苦人！……

“这躺在跟前的，不就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和阶級兄弟嗎？前几个月，他也是这样躺着，那时候，我就沒有一句好話对他說，沒有一次好脸色給他看。这不单是工作方法問題，更重要的是阶級感情問題。是我在感情上沒有把他当成同志，沒有把他当成自己的阶級骨肉呵！

“周排长、曾指导員，在我不会走的时候，搀着我走；刚会跑的时候，領着我走上正道。为了我这个貧农出身的欧阳海，誰曉得曾指导員有多少个晚上睡不着呵！自己做的那点子工作，是党把着手教的；自己立的那几次功，是首长和同志們用心血澆灌出来的。这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无数双阶級兄弟的手，为了革命的事业，在拉着自己往前跑。

“可是我，却沒有象指导員对待我那样来对待高翼中同志。他从城市来，我从农村来，是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們从五湖四海集合到一起来的。毛主席教导我們：‘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不从阶級观点出发，不带着阶級感情，怎么能讀好主席的书，怎么能眞正領会主席說的这些話呢？我对不起支部和曾指导員的期望呵！……”

想起了党对自己的深情，欧阳海流出了眼泪。他紧紧抓住小高的手說：

“高翼中同志，过去是我錯了。我对不起你，向你承认錯誤。旧社会里，我們俩都是受苦人；今天，我們是革命的好同志。我的那些态度，你不要再記在心上了。”

“不，副排长，是我不对，我忘了本呵！”

“小高，不能怪你，是我还沒有眞正懂得什么叫做阶級

兄弟。”

两双受过苦的手握在一起，两个战友用眼睛无声地倾吐着对自己过去缺点的悔恨，表达着今后的决心。

革命同志的阶級感情，通过这两双紧握着的手，交織到一起来了。

二十七 买 书

星期六晚飯后的操場上一片欢騰。操課了一天的战士們，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劲头，练习手榴弹满天飞，练刺杀的吼声如雷，打籃球的咋呼鬧喊、又蹦又叫，吵得房檐上的麻雀都不敢归窩。

爱蹦爱跳的欧阳海，在球場上出現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也想去打打球，玩一玩，可是心里边有个事放不下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还跟不上队哩。每当他想玩玩的时候，就提醒自己說：“我比不得别个，人家拿起主席的书都能讀。我呢，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好多字认不得，有的会认不会讲。曾指导員說过，‘笨人先起身，笨鳥早出林’，我要多下点子功夫才行呵。”

欧阳海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带上一本《新华字典》，繞过球場来到后边的土崗上。他想再学学《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在医院里讀过两遍，只知道有个愚公要搬走門前的两座大山。毛主席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文章上还說了些什么？自己还沒有弄懂。

彩霞滿天，映得书上一片金黄。欧阳海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念着。念两句他就要停下来想一想，琢磨話里边的意思。一九四五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是个什么形势？为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爭还沒結束的时候，就能预见到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必然胜利？……他激动地对自

己說："毛主席眞是英明！天下大势，他老人家看得一清二楚，革命的車輪，按照他老人家的指引前进！"說着，他又迫不及待地往下念着。念到"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这一句时，发現"駁"和"叟"这两个字还不认識。他想翻字典找找，可是天已經暗下来，字典上的小字也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唉！"欧阳海叹了口气发起愁来，"一个游戏时間一晃就过去了，对这篇文章的精神还沒領会到哩！我要有小高那点文化該多好呵，那学习的进度也許就快得多了！"他在想，自己只断断續續地上过一年半夜校，眞正的学堂大門还沒有跨进去过。現在的这点子文化，还是从报紙上，几本革命故事书上，一个字一个字认会的。那时候只想知道个大意，好多不会认的生字放过去了。如今，作为一个党員，光是那些打仗、当战斗英雄的事，已經塡不滿自己的脑子了，应該懂得更多的道理，应該知道更多的事。无产阶級要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員是要鬧世界革命的，不把毛泽东思想眞正学到手怎么行呢？

"都看不見了，你还在学习呀！小心变成近視眼。"魏武跃拿着一本书走过来說。

"跟不上队，不学怎么行！"欧阳海指着他手上的书說，"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天天这个时候都坐在那块石头上学！"

"我跟你不同。"小魏說，"我过去糊塗，一会儿迷在小人儿书上，一会儿又迷在軍棋上，比同志們落后了半个世紀。好不容易对射击有了点兴趣，自己也以为是找对了方向了，沒想到过不好久，对当个特等射手又看得淡薄了。"

"认識問題总得有个过程嘛！"

"对。最初我怪自己年紀小点，不懂事。后来又怨自己沒毅力，干什么都是热一陣冷一陣的，还說这是天性。为什么不

懂事，为什么没毅力？現在我才明白：我这个人最缺乏、最最缺乏的不是别的，是这个！”小魏搖晃着手上的书說，“政治觉悟，毛泽东思想。”

欧阳海心里說：“对呀，小魏！你現在算找着关鍵的关鍵了。”細一看，发現小魏手上拿的是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急忙問道：

“第四卷！你在哪儿买的？”

“我媽媽給我寄来的！”

“你媽媽？”

“是呵，”小魏认真地說，“我媽的思想現在也提高了，不光給我寄书，还叫我以后写信的时候少說废話，多談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哩。”

是呵，透过小魏以及他們母子間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不仅我們部队在大步前进，整个社会风气都在改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也更加广泛地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作为一个人民战士，作为一个共产党員，不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真要象小魏說的那样，落在时代的后边去了。想着这个，欧阳海問道：

“小魏，我想請你媽媽替我买一本第四卷寄来，不曉得麻煩不麻煩？”

“这有啥麻煩的。”小魏想了想，問道，“哎！上个星期天，你不是請假到鎮上去买过第四卷了嗎？”

“我那天……因为一点小事耽誤了，沒买着。”

“哦！不是我怕麻煩，刚才我听司务长說，明天一早集上的新华书店有第四卷出售，这比我媽媽寄来快多了！”

“真的嗎？”欧阳海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急急忙忙跑回宿舍，把压在枕头底下准备寄給媽媽的那五块錢揣在兜里，轉身

来到連部。

“連长，”欧阳海冲着关英奎說，“明天不是星期天嗎，我想再請个假到街上去一趟。”

“干什么？”

“还是去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才小魏听司务长說，新华书店明天有卖的。”

“行。”

“我想……我想早点去排队，要不又会扑了空。”

“行，早去早回，飯后連里要召集班、排长們开个会。”

“是！”

曾武軍临走时送給欧阳海《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那时第四卷还沒出版。后来听說出了，正在工地上忙，沒空去买；等他住院的时候，就哪里也买不到了。欧阳海从图书館借过一本学了几天，知道里边有很多重要文章，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如何向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斗爭的論述，更是指导当前斗爭的法宝。今天听說有卖的，他心里能不高兴嗎！請假的事已經和值星排长又談了一次，錢也准备好了，欧阳海躺在床上就盼快点亮天。他害怕睡过了时間，又起来告訴站崗的同志半夜三点钟叫醒他。他盘算着，二十多里路，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到，赶到书店天还不会亮，排队就可以排上前几名。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才重新上床。

和往常一样，每当心里有点事就睡不着觉。他睜着两只大眼睛一点睡意也沒有。想起《毛泽东选集》，又联想起曾武軍来。那次去住院的时候，曾指导員已經轉院了。前不久他来信說，伤势有了很大的好轉。也許現在已經走上一个新的工作崗位，正在为党的事业继續战斗哩！可就是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唉！”欧阳海叹了口气，“要是能一直跟着曾

指导員，該有多好！”

“还沒睡着！”这是关英奎的声音。他又来查鋪来了。他挨个儿替同志們掖好被子，又輕輕地走了出去。以往，上半夜都是曾指导員来。他睡觉晚，又有些事情要办，总是在各个班、排看一遍之后才上床的。如今，指导員不能来查鋪、查哨了。……欧阳海也正是从曾武軍走的那一天起，才正式參加党的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員。曾指导員說得多好呵：“活着，为党的事业战斗；死，为党的事业献身。”他眞是个好榜样。我就应該象他那样，时时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听說他也是一天学也沒上过。要向指导員学，就得象他那样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要把干劳动活儿、掄錘、砍大树的劲头，也用到学习上来！想到这些，欧阳海觉得曾武軍还在自己的身边，还在用他的模范行动指导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

欧阳海刚要睡着，又翻身坐了起来。屋外传来雷声。下雨了。

欧阳海一边穿衣服一边想：“如今要讀毛主席著作的人太多了，去晚了一定排不上队，应該是熄灯号一响就到书店門口去等着的。对，馬上就去！”他披上件雨衣，頂着大雨跑出門去。

雨越下越大，走了沒多远，棉褲下边就全湿透了。半夜一点来钟到了鎮上，街上一个人也沒有。赶到新华书店，門口也沒有人。欧阳海心里很高兴：这回一定能买得着。他坐在門口的台阶上，想起了上个星期天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情景。

……那天，欧阳海起了个大早，带着一本《紀念白求恩》飞快地朝新华书店跑来。半道上，发現路边的一个小亭子里有一个手提包。“咦！誰把包包放在这儿干什么去了？”欧阳海提起包来朝四周喊了半天也沒人应他。手提包沉甸甸的，打

开来一看，里边装着两个大方盒子照相机，十多个胶卷，还有个黑黑的什么机器。“这么貴重的东西弄丢了，那位同志該有多着急啊！”欧阳海小心翼翼地提着手提包在亭子里等着。哪曉得，太阳都升起老高了，还是不見人来。“再不来，我买毛主席著作就排不上队了！”他开始着急起来，想在这儿留个紙条自己去买书，又担心人家赶来找不見提包会更着急。“也許是位归国的侨胞遺失的，也許是哪位同志急着赶到哪儿去工作的，我把包包提走了，不就誤了人家的时間嗎？等！一定得在这儿等他回来。”欧阳海掏出《紀念白求恩》学了起来。开始他还有点性急，越学心里越踏实。毛主席說得多好，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負責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买毛主席著作是为了学习，很重要，可究竟是个人的事。有人不小心把照相机忘在这儿了，我要是对工作极端負責，对同志极端热忱，就应該守在这儿等他。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沒有人回来寻找手提包。他站了起来，想把手提包交到派出所去，心想：“等这么半天都沒有人来找，估計一时不会来了。再說赶到书店也許还有点希望。”走了沒两步，他停下来問自己：“那位失主会想到去派出所領取提包嗎？万一想不到，他就会更着急的。我这是为自己买书着想，还是在为丢失东西的同志着想？……”他又重新回到路边坐下来。“要象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儿等！这就是具体地向白求恩同志学习，这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日头偏西了，失主还是沒来，可是归队的时間到了。欧阳海只好把手提包交到了团部。后来听說由团部找到了失主。

欧阳海想，尽管那天自己在路边等了大半天，第四卷也沒买着，可是觉得那次重讀《紀念白求恩》，学得具体，感受也深些，好象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文章的含意了。

……想着想着，欧阳海在台阶上打起吨来。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一看，身后有一位老大爷撑着一把油紙雨伞正給他遮着雨哩。后边已經排成了一条长龙，男女老少都有。

“难为你，老人家。”欧阳海感激地說。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嘛。”老头笑呵呵地說，“小兄弟，你来得好早呵！”

“我是半夜赶来的。老大爷，您也是来买毛主席著作的？”

“嗯。”

“給哪个买呀？”

“自己买罗。‘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嘛！”

欧阳海心里热呼呼的，現在眞是人人都在求进步呵。不讀毛主席的书，就象火車头上沒有煤沒有水一样，无法前进。他說：

“老大爷，你老排前边吧！”

“一样罗，头几名都买得到的。”

天刚亮，书店的門就开了，后边的人一个劲地往前挤。欧阳海刚要进門，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員拦住了他。

“对不起，同志們，书昨天晚上已經提前出售了。”那位同志指着門前的一块木牌說，“我們已經貼了通知，請大家不要排队了。”

木牌上的通知被大雨淋了一夜，什么字也看不清，只留下些斑斑点点的墨迹。书店的工作人員一看，“喲”了一声，連忙抱歉地說：

“沒想到昨晚下雨，把通知澆成这样了。这怨我們工作不

細致，耽誤了大家的时間。”

“什么？不是說好今天卖的嗎？”

“我們来这么早都沒有啊！”人群里七嘴八舌地議論着。队不成队、行不成行地都挤到門口来了。

那位同志解释說：“‘东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啊。昨天晚上七、八点钟就有好几百人来排队，大家都心甘情願在門口等一夜。我們怕耽誤大家的休息和今天的工作，請示了上級以后，决定提前出售。沒办法，要讀毛主席著作的人太多了。”

“唉！”人們发着各式各样的議論，惋惜又懊丧地走了。欧阳海觉得淋了一夜雨也沒有这一瓢凉水厉害。他恋恋不舍地还站在門口。

“同志，眞的沒有了！”

“那，那我买几本单行本吧。”欧阳海說着进了书店。他早就想好了要給小高买几本单行本的。他站在书架旁边找书，湿透了的棉衣还一滴滴地往下滴着水，不一会儿地上就湿了一大片。

“同志，你衣服都湿透了！”

“对不起，我馬上就走。”欧阳海說。

“不，我是說，你把衣服先脫下来烤烤。”一位工作人員說，“你从哪来？”

“我是半夜一点多钟从营房赶到你們书店的。沒想到别人比我更早，还是沒买到。”

“你在哪里过的夜？”

“就在你們大門口。”欧阳海付完单行本的錢，准备走了。

“同志，你等等。”那位工作人員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来說，“这是我自己学习用的，还沒有写名字。你要是急着用，你就先拿去学吧！”

“那……那怎么行？”

“拿去吧。”

“那不耽誤你学习了？”欧阳海想要，又不太好意思，伸出两只手刚想接书，又連忙縮了回来。

“不要紧，我們已經向上級反映了，很快又有一批第四卷运来，等有了我再买嘛。”

“同志，謝謝，謝謝你了！”欧阳海付完錢，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到帽沿上說，“敬礼！”

天放晴了。欧阳海拿起书朝营房跑去。太阳鉆出云层，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一道长长的身影从地面上飞快地掠过。从他跑过的地方，传来一陣輕快的《三八作风歌》：

人民战士歌声嘹亮，

…………

毛泽东思想閃金光！

…………

二十八 “問題在哪里？”

欧阳海提前回到了連里，銷了假，书还沒放下就赶到連部开会来了。

按季节說，山上的茶籽都落地了。連里听說后山公社忙着修水利，山上还有些茶籽沒拣完，决定組織一支輕騎队去完成这个任务。一来免得国家的財富烂在山上；二来助民劳动是軍队的本份。

关英奎向班、排干部們刚一宣布这个任务，欧阳海就嗖地一下跳了起来。

“連长，这个任务交給我！”

关英奎想：拣茶籽的任务交給欧阳海是比較适合的。他干劲足，模范作用好，又能吃苦。更重要的是，应該让他在单独执行任务中去鍛炼一下。这是一个好的干部"苗子"，应該及早地培养培养他。

"好吧。"关英奎回答道，"任务重得很哪！只能抽訓练預备期这十来天的时間。"

"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除了班、排长以外，你可以随便挑选六个战士一起去执行。"

"还是連里指定吧。"欧阳海开玩笑地說，"由我来挑，那我都挑好的。"

"当然要挑好的！"关英奎认眞地說，"不挑几个好样的小伙子去，你欧阳海本事再大也完不成这个任务。"說完，他拿眼睛盯着欧阳海：挑选人員的問題交給你，看你怎么来处理，这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驗哩。

同志們听說有这么个任务，都紛紛提出自己的請求。有的在保证书上写下自己的决心；有的說，自己在家的时候年年都拣茶籽。欧阳海有自己的想法："火車头"要带动"車厢"，要拉着它們一起跑。上次把高翼中甩掉了，这次嘛……他毫不犹豫地把小高的名字写在最前边。

欧阳海拿着名单来找排长商量。陈永林指着小高的名字問道：

"欧阳海，让，让小高去嗎？"

"是呵，我想让他跟着去鍛炼鍛炼。"

"去鍛炼一下当然很好。"陈永林想了想又說，"不过他这几天的情緒又有些波动，我想找他好好談談。你再考虑考虑：是带他去呢，还是把他留給我？你这次任务重，我担心你忙不

过来，影响了工作。”

是呵，小高要是到了山上又犯起毛病来，那問题就大了！排长这一提醒，使欧阳海拿不定主意。带不带他去呢？現在刚刚經过“忆苦”教育，小高有了轉变。他一直呆在大城市里，要能让他拣拣茶籽，会有很大的好处。問題是时間紧，任务重，人手又少，万一他耍起小脚气来，就会影响整个工作。再說，排长能力强、經驗多，把小高留在排长身边，就会更保险些。对！关鍵的关鍵是完成任务。为了愼重起見，欧阳海拿笔在“高翼中”三个字的旁边画了个問号。

晚点名的时候，关英奎向同志們作动員，他讲明了这次助民劳动的意义，交代了任务和出发时間，最后让欧阳海出来宣布名单。虽然这个季节去拣茶籽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同志們都希望能有自己一个，这是个鍛炼人的好机会呀。大家伸着脖子望着欧阳海，关英奎也紧閉着嘴唇在一边瞅着欧阳海。

欧阳海順着名单往下念，高翼中在队列里慢慢低下了头。他自己也知道，虽然写了申請，可是根据过去的表現，誰会挑中他呢？另外，听說拣茶籽很苦，他对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也沒有多大的信心。

欧阳海念到第五个名字以后停住了。脑子里就象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說，关鍵的关鍵是完成任务，一切都要从任务来考虑；一个讲，关鍵的关鍵是帮助同志共同进步。一个說，完不成任务怎么交代？一个讲，火車头甩掉了車厢就不叫火車头。……都有道理，怎么办呢？这时，好象有一个庄严洪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

共产党員对于落后的人們的态度，不是輕視他

們……而是亲近他們，团結他們，……鼓励他們前进。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担。

毛主席的教导，使欧阳海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完成任务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任务，使一个同志提高对劳动的认識，彻底觉悟过来。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高翼中。”欧阳海大声地宣布第六个名字。

高翼中楞住了。别的同志也觉得奇怪：三排副怎么挑中了这位同志呢？……

关英奎滿意地望了望欧阳海，小声对身旁一位排长說：“行！小伙子，經受住了考驗，是个‘火車头’的样儿！”

山上一間小学校的耳房里，住进来七个解放軍战士。当天他們連唱带鬧地上了山，晚上，却一个个悶声不响地回到房里来：有人只拣回三、五斤茶籽，有的干脆空着手。人人皺着眉头撅着嘴，連玩笑話也听不見了。

“头一天嘛，”欧阳海安慰大家說，“当然拣得不多。过两天摸着門路了，就会多起来的。这是規律。”

第二天，天黑了好一会儿，欧阳海才扛着大半麻袋茶籽回来。进屋一看，地当央只放着小小一撮茶籽，同志們的脸色比昨天还难看。高翼中一个人坐在墙角上，眼圈紅紅的，看样子好象刚刚哭过。

欧阳海心里怦怦乱跳，問道：“怎么了？”

沒有人回答。

“出什么事了？”

有个战士端着一碗飯过来說:“你看看吧!”

不用看就明白了,欧阳海隔着好远就聞到一股焦糊味儿,飯煮得又窜烟又夹生,根本不能吃。难怪同志們不高兴呢,忙了一天,肚子还是空的嘛!他想問今天是誰留家值班做飯,話到口边又忍住了。問什么,高翼中嘛!

“唉!这副排长的担子,我怕是挑不起来,連六七个人拣茶籽这么点小事都抓撓不开。我光想到拣茶籽,就把做飯的事忘了。为什么我事先沒有想到小高不会做飯呢?为什么我总是要碰了釘子才轉弯?”欧阳海心里埋怨着自己,不声不响地端起飯盆朝伙房走去。

不一会儿,欧阳海又端着一盆热气騰騰的飯进来。

“来吧,同志們,这是特制的燴飯:要多軟有多軟,沒有牙的老太太也能吃。”

这句玩笑話也沒緩和房里的气氛。个个耷拉着脑袋吃飯,眼睛只瞅自己的鼻子尖。欧阳海真的急了:为什么都不說話呢?飯后开了个全体会議,会上还是沒有人发言。

“有什么意見,大家讲出来嘛!”

同志們沒有吱声。

“今天飯吃晚了,怪我考虑不周到,我向同志們作检討。大家給我提提意見吧!”

还是沒人讲話。

欧阳海急得一头汗。从当班长那天起,他就害怕开会的时候沒人发言。可是那时有了問題可以到連部請示。今天找誰請示去呢?

“从明天起,做飯的事包給我了。”欧阳海說。

“你?你光留在家里做飯,不拣茶籽了?”有人問。

“不,我早点起来做,中午給大家带点干粮,晚上我們現做

現吃热呼的，耽誤不了拣茶籽。"

"当前最主要、最最主要的活思想不在这。"小魏站起来指着地上的茶籽說，"用你的話讲，关鍵的关鍵是拣茶籽的任务完不成。你看，都两天过去了，才这么一点点。"

"是呵，現在都什么时候啦！根本就不是拣茶籽的季节。"有人說。

"就算有茶籽，也早就让人拣光了，我們就是拼了命也不頂事。"

"我同意这个意見，我的活思想就是这。"

同志們七嘴八舌地說了半天，尽管都是泄气話，欧阳海心里反倒有了底。他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对大家說：

"同志們，把书拿出来，今天晚上，我們利用'天天讀'的时間，再学学《愚公移山》。"

同志們就着小油灯看了一遍，然后由魏武跃站起来大声朗讀着。讀到"我們宣传大会的路綫，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时，欧阳海提了个問題："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怎么样？"

同志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都沒吱声。欧阳海自問自答地說：

"我也說不全，大家多补充。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話。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还沒投降，美帝国主义还在扶持蔣介石积极反共。蔣介石的几百万准备打内战的軍队，有的在封鎖咱們边区，有的还躲在峨眉山上沒下来。我們边区加在一起才一亿多人口，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条件多困难呵！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了革命即将胜利，看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因此号召全党同志，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大

家說，在拣茶籽中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泄气，这算不算听毛主席的話，这算不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不算！”小魏第一个跳起来喊着。

“这道理誰都同意。”有人小声嘀咕着，“可是山上沒有茶籽，你就把愚公請来，他也沒办法。”

“誰說沒茶籽！”欧阳海把自己拣回来的茶籽往地上一倒，說，“这是什么？”

“哪拣的？”

“为什么我就沒碰上？”

“怪事！”

冷冷清清的会場变得活跃起来。欧阳海介紹了自己的經驗：陡坡下边，悬崖边上，刺窩里头，多的是。那些地方路不太好走，老乡沒拣过。他拿起《毛泽东选集》說：“拣不着不怪别的，关鍵是我們自己有沒有‘愚公’的那股劲头。要‘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嘛！”

同志們扯着嗓門叫着：

“只要有就不怕了，别說是下陡坎、钻刺窩，就是上天边去，也能把它摘回来！”

“我的活思想沒了！”

“干脆，明天晚上評比，誰要不够五十斤，誰就别回来吃晚飯。”

小魏拍打着自己的額头說：“平时我們口头上总說‘人的因素第一，人的因素第一’，一遇着具体問題，馬上又把困难摆在第一位了。学习，最沒出息、最最沒出息的就是学了理論不能指导自己的行动。”

欧阳海說：“从学到用，也得有个过程。”

“得加速这个过程。”小魏說，“明天咱們就評比評比，誰拣

得最少，誰就是《愚公移山》沒学好。”

除了高翼中以外，都表示了态度。欧阳海把小高領到屋外，两个人坐在一块石头上。

“小高，是不是大家又說你什么了？”

“那倒沒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高翼中犹豫了一会儿，說道：“副排长，昨天我拣的茶籽最少……”

“头一天嘛！不要紧。”

“今天我把飯也煮夹生了……”

“头一次嘛，都这样。”

“我发觉我自己……”高翼中只說了半句話。

欧阳海想，这个同志眞不錯，已經懂得检查自己了。他想安慰他几句，話沒出口，高翼中說出了下半句話：

“……我发觉我自己不是干这个的。”

“什么？”欧阳海的脑子好象要炸。这是什么“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副排长，你干脆让我回去算了！反正我在这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欧阳海眞的抓瞎了：这可怎么办？才干了两天就要回去——火車刚出站，“車厢”就自动脫了鈎……

“茶籽我不会拣，飯我也做不好，干脆換个人来吧。回去以后，我还可以好好准备准备，迎接軍事大练兵。这样对工作、对訓练都有好处。”高翼中說完就进屋去了。

欧阳海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心里空荡荡的。他望望天，天上的星星直眨眼。“这可怎么办呢？”他噗地給了自己一拳，“唉！我这算个什么‘火車头’啊！連这节‘車厢’都带动不

了……我能想个什么法子留住他呢？”他呆呆地在石头上坐着、想着，搜肠刮肚地想回忆回忆指导員平素是怎么工作的，遇到問題是怎么处理的。想了半天，連个影子也沒想起来。“这副排长的担子，我就是挑不动呵！”想起挑重担，他又想起了林彪副主席的题字，一拍腿站起来：“我呀，就是糊塗。首长說要带着問題学毛主席著作，我有了問題解不开，怎么反倒把这把金钥匙忘了呢！”

屋里靜悄悄的，同志們都睡熟了。欧阳海点燃了小油灯，在桌前翻讀《毛泽东选集》。鸡叫二遍了，他还紧鎖着眉头在发愁：从《愚公移山》上，好象找不到解决高翼中思想問題的答案。他連茶籽都不願意拣，你給他讲愚公怎么把山搬走的事有什么作用？訴苦会上他表示了决心，我鼓励他；他想来鍛炼，我带他来了；他茶籽拣得少，我安慰他；他把飯煮夹生了，我重新煮一遍……这些該做的工作都做了，也沒有起作用，那还有什么办法！看来高翼中的思想問題不是《愚公移山》可以解决的。

欧阳海继續往下讀，讀到“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时，他想：高翼中身上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逆流”呢？他又觉得这样来比喻不恰当。突然記起《矛盾論》里边有些話是針对这个問題讲的，便急忙翻开《矛盾論》，找到了“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一段。他想：高翼中出身好，小时候受过苦，又經过了忆苦教育，上进心当然是他的“新的方面”，会“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的，这是他的“主流”。怕苦怕累的思想当然是“旧的方面”，会“由大变小”的，这才是他的“逆流”。要求进步的思想一定会战胜怕苦怕

累的思想的！……想到这里，欧阳海心里責怪自己說，是我自己沒有看清小高的“新的方面”和“旧的方面”，是我自己沒有抓住主要矛盾，是我自己沒有学好《愚公移山》这篇文章，缺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帮助高翼中同志。

“我呀！”欧阳海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額头說，“我怎么只想到从毛主席著作中去寻找解决别人思想問題的答案，而沒有首先想到，讀毛主席的书是用来解决自己的思想問題呢？火車头靠煤、靠水才能带动車厢；人要多讀毛主席的书才有前进的力量。我这个‘火車头’上的‘煤’太少了，所以我走不动，所以我动不动就想把‘車厢’甩到一边去。这关鍵的关鍵在我自己身上呵！”

村里的雄鸡又唱了一遍，三星都偏西了。欧阳海慢慢合上书本，心里好象有了主意。

二十九　源　泉

欧阳海只是和衣往床上靠了一会儿就爬起来了。等同志們起床的时候，飯菜已經做好，而且还給每人烙了两块餅，作为中午的干粮。大家匆匆忙忙吃完飯，拿起麻袋就往外走。

“小魏，可别忘了你昨晚保证的那‘五十斤’呵！”欧阳海嘱咐着說。

“你放心吧，忘不了的！”听声音，魏武跃已經跑出十几步远了。

高翼中坐在打好的背包上沒有动，看样子是等待副排长答复他昨晚提出的問題。

欧阳海故意装着不知道，心里早有了主意：我要想方設法把你“新的方面”調动起来，一定要让你的“主流”起作用。同志們都走了，他拿起两条麻袋說：

“走哇！”

“我……我还是回連里去。”

“才来两天怎么能回去呢？等完成任务以后，我們一起走嘛！”

“不，我想今天就走。連里的工作挺紧张，反正我在这儿也干不好……”

“回不回的問題待会儿談。”欧阳海拉着他的手說，“走，我带你上山玩玩去。”

綠油油的茶树漫山遍野，一棵挨着一棵。树上已經沒有什么茶苞了，偶尔有几顆炸裂出来的茶籽散落在地上。

欧阳海領着高翼中象是无目的地走着，見了茶籽他也沒弯腰，两个人眞的在山上閑逛起来。高翼中无精打采地跟着他，觉得这山上沒啥好玩的。小高的心情欧阳海已經感觉出来了。突然，欧阳海朝一棵大树跑去，只見他脫掉胶鞋嗖嗖几下就上了树頂，不一会儿，手里捧着个鳥窩跑了回来。

“这是什么？”高翼中指着几个带麻点的蛋問道。

“四喜蛋。”欧阳海說。

“四喜？”高翼中第一次听說这个名儿。

“我們村里都这么叫，学名叫……叫什么‘知时鳥’，就象小喜鵲那样。公四喜特别喜欢打架，叫得也好听。”欧阳海学了两声，“嘰——喳——嘰——喳喳喳……”

高翼中觉得并不好听。他应付地說：“我沒見过。我在武汉只看見过鳥鴉、麻雀、老鷹、燕子，别的都是在动物园里看見的。”

“我們山里才多哩！各式各样的。”欧阳海和他边走边談，“我七、八岁上山打柴的时候就喜欢掏鳥窩。再过个把月，蛋一孵出来就掏不着了。听說有的地方，財主們拿四喜来斗架，还

輪田輪地哩！”

“是嗎？”高翼中来了点兴趣，“怎么斗？”

“我沒見过。”欧阳海領着他来到一个陡坡边上继續讲，“小时候我抓来两只四喜，想喂大了看它們打架。好不容易等它們长大了，我一放出来呀……”

“飞了？”

“沒有，它們不肯打。”

“为什么呢？”

“一个是公的，一个是母的嘛！”

欧阳海这几句話，逗得高翼中象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正好陡坡下边的茶树根上，鋪满了炸裂开来的茶籽，欧阳海跳下陡坎，不声不响地拣起来。他跪着双腿，用两只手去拣，一会钻进刺丛，一会又从刺丛里爬出来，很快就提着小半麻袋茶籽回来了。

“小高，你看看这个，”欧阳海从口袋里又掏出四个鳥蛋来，“这叫‘黃豆雀’。放在火塘旁边孵三七二十一天，小鳥就出来了。光吃虫子，不吃粮食。小时候我喂过两只。”

高翼中沒好意思再問“黃豆雀”的事。他接过茶籽掂掂分量，說：“你真行，你随随便便来几下子就够我忙一整天的了。”

“这有什么！”欧阳海不屑地說，“敲鑼卖糖，各干一行。我从小就干这个，慣了。什么事情都一样，好比你拿起书来就能讀，叫我就不行。”

“会认几个字有什么用！”

“用处太大了！多讀书多懂道理，进步就更快些。”欧阳海拿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讀》說，“可是我連这上边的好些字都认不得。不讀主席的书，怎么进步，怎么提高呢？小高，你教我认认字吧！”

其实，书上那些难字，欧阳海早就查过字典了，但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高翼中教着又认了一遍。

"唉！光会认也不行呵！"欧阳海感叹着，"毛主席有些文章，我还理解得不深、不透里。小高，你当我的小教員吧，每天晚上給我讲一課。来，你先坐这儿休息休息，順便看看这些文章，今天晚上就开始給我上課。我再到那边去拣点茶籽去。"

"讲什么？"高翼中問。

"什么都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都可以。学生听老师的嘛！"

"那……好吧。"高翼中接过书无可奈何地說。心想，今天是回不去了，明天再說吧。

"你别跑远了，过一会我就回来。"欧阳海說着，纵身跳下一个陡壁，消逝在刺窩杂草之中。

高翼中眼望欧阳海的背影在陡壁下迅速地消逝了，心里想："他怎么一天到晚都是高高兴兴的呢？他都想了些什么？未必他就沒有苦恼？"一連三个問題，使高翼中觉得他不能理解这种人，"……唔，也許是沒有文化，又不爱用脑子，当然想的問題不多，苦恼也就少了。"他对自己給欧阳海下的这个結論相当滿意。忽然，坡下传来悉悉窣窣的声音，是小魏和另外几个同志在下边。高翼中急忙把身子紧貼在树后，唯恐被他們发現。那几个同志也怪，恰好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拣起茶籽来。有的說："今天完成五十斤够嗆！"有的讲："那我們再学学《愚公移山》，……今天，說什么也要超过副排长！""不行，要和他比，咱們不是对手。""为什么不行？人的因素第一嘛！"……高翼中听見这些議論，恨不能把头钻到地里去。过了一会儿，小魏他們吵吵着走了，他才敢把身子探出来。"对！人的因素第一。今天反正是回不去了，我多少拣儿顆吧。"想着，他就在左

近的树下拣起来。

一粒一粒的茶籽散落在地上，要想拣上几十斤也确实不容易。高翼中拣了半天，一看还不够欧阳海刚才拣的十分之一，信心又从他脑子里溜走了。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回到草地上躺下，順手拿起《毛泽东著作选讀》来看着。

太阳照在山坡上，草地里蒸发出一股特别醉人的泥土味。高翼中默誦着今晚要讲的課：“《愚公移山》，全篇共分六大段，文章結构严謹，文字通俗易懂，中心意思是……是……”一陣困意襲来，他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云彩在天上飄动，地球在不停地旋轉。高翼中醒来时已經是中午时分了。他发現身上盖了件棉衣，欧阳海正在一旁用枯树枝生起一堆小火，四块餅在火上烤得吱吱直叫。

“醒了！”欧阳海說，“快起来，我們俩該吃中午飯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高翼中发現欧阳海身旁放着鼓鼓的一袋茶籽，不觉脸上羞得通紅。心里想：他是受苦人出身，我也是受苦人；他长着一双手，我也有一双手；虽然他參軍比我早一些，可我也是自願到部队来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向他看齐呢？晚上……老天爷！晚上我还要給他讲課，我連文章的中心意思都还不明白，到时候怎么給他讲呢？……

欧阳海递过来两张餅說：“你大概早就餓了吧！”

高翼中觉得自己不配吃这頓中午飯，可是手已經伸出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說：“我还好。”他接过餅子低头吃着，挺香的油餅他吃不出味道。心里在想：今天那頓晚飯，我怎么回去吃哟！

“小高，”欧阳海三两口把餅子咽下去了，說，“我把这袋茶

籽先送回去，你再休息一下，等我回来領你到那边山梁上玩玩去。”

“不！副排长，”高翼中連忙拉住了他，“我想，我想今天反正是回不去了，干脆我跟你一起去拣点茶籽吧！”

“那太好了！”欧阳海把麻袋扔到地上說，“走，我俩組織个‘互助組’，今晚跟他們好好比一比！”

天黑下来了。魏武跃借了杆秤，把他拣的茶籽称了一遍又一遍，不多不少五十五斤，超額百分之十。他滿意地朝門外看了看說：“副排长怎么还沒回来？同志們！我估計，他多半是沒有完成任务，不好意思回来了！”

“誰說的？”欧阳海扛着一麻袋茶籽，接着小魏的話尾巴进来了。小高跟在他后面。

小魏就手接过欧阳海的麻袋。麻袋一过手，他心里更有底了：副排长頂多四十来斤，要想爭个上游啥的，今天可沒他的份罗。

吃罢晚飯开始評比，小魏信心十足地坐在一边。

“四十五。”“五十一斤半。”“又一个五十一斤半。”……

“嗬！五十五。”

“我觉得，”小魏得意地說，“从結果来检查我們当初的保证，是最能、最最能說明問題的。”

“这回你有話說了。”欧阳海說。

“不光这一次，哪次不这样？”小魏兴奋得脸上紅彤彤的，摇晃着脑袋唱了起来，“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别慌，看看我們的！”欧阳海說着，跑出門去又扛了一袋回来，“称吧，这是我和小高俩人的。”

小魏見欧阳海又扛了一袋回来，已經吃惊不小，再一听說高翼中也拣了茶籽，就更傻了：

"你……你們俩的？"

"当然，互助組嘛！"

称的結果，"互助組"一共一百一十二斤，平均每人五十六斤。

"怎么样？小魏，你那个上游还差半斤加半斤哩！"

"只要起到了促进大伙的作用，咱們当不当'上游'都沒关系。"小魏望着高翼中，話中有話地說，"而且希望你們这个互助組继續保持'上游'！"

高翼中刚想說什么，欧阳海連忙捅了他一下，轉身拿出一副扑克牌招呼着大家說：

"来吧！有劳有逸，我們来几把'爭上游'。"

七个战友沒說啥，坐在床上亲密地围成个小圓圈。……

大概是半夜了，高翼中躺在床上，把欧阳海要他讲的那三篇文章想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自己实在无从讲起。他欠起身子，看見欧阳海还俯在桌上写什么。

"副排长，你还不睡呀！"

"哎呀，是不是点着灯你睡不着？"

"不。"高翼中披上衣服走了过来，看見桌上有一大堆小学生的练习本。他問，"你在改算术作业？"

"我上对門老师那里借报紙，看見他桌上有些作业沒改完，明天又等着要发。……我在家当过两天記工員，想学着改一改。"

"副排长！……"

"你不知道呵，我們山里穷得很，小时候我盼哪盼哪，一直

沒有上成学，直到現在我路过学校門口还总想进去看看。我帮着改改作业，不就象我自己坐在課堂上学算术一样嗎！”

“你……你就眞的不累呀！”

“累当然还是有一些的。可是象我这样的人，大事干不了，小事就应該想法多干一点。眼前的事，不管大小都是革命工作。拣茶籽是助民劳动，改作业也是关心小朋友的一番心意。曾指导員說过，活着就是为了干革命嘛！干革命哪有不累的呢？只要多想工作少想自己，那这点累也当不得什么了。”

是呵，毛主席說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班长和班里的其他同志不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嗎？想到这个，高翼中說：

“副排长，那三篇文章当中，你只是有个别的字不认識；我呢，可以說連一句話也沒有弄懂。我……我沒法給你讲毛主席著作，你还是让我来改几本作业算了。”

“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們这个互助組还要保持荣誉，继續爭个‘上游’哩！”

“我睡不着。”高翼中拿过几本作业，坐在欧阳海的对面改了起来。小学二年級的作业不过是些簡单的加减乘除，他很快就改了十多本。抬头看見欧阳海每改完一本，就在后边一笔不苟、端端正正地写上：

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天天向上。

看着欧阳海的这几个字，高翼中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他只上过一年半夜校，我整整讀了十年书。滿以为自己这个高中生懂得多、会得多，拿着那点科学常識到处卖弄，对这个不滿意，对那个看不惯。其实那点书本知識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他把那点記工員的常識拿出来改作业，这不光是看誰

算对了沒有，而是想到了应該教育小朋友听党的話，在培养下一代。他想得多远呵！我还以为他沒有文化，不会动脑子，所以沒有理想也沒有苦恼。其实，他把什么工作都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就为这个，他少睡觉，多干活儿，辛辛苦苦拣来的茶籽分給我一半……我呢，我把眞正的革命工作抛在一边，整天躺在自己的梦境里，靠那些胡思乱想来安慰自己，反倒以为聪明，不一般。忆苦的时候下过决心，一碰到具体困难就又犯毛病。我算个什么受苦人出身，算个什么革命战士？

“副排长！”高翼中激动地站起来說，“茶籽是你拣的，今天那个‘上游’我不能要。”

“为什么？你不也一起拣了嗎？”

“我不配……”

“誰拣都一样！”欧阳海搶着說，“明天你多拣些不就补上了？再說，我們俩是‘换工’，我还等着你給我讲讲《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哩！”

“我……”高翼中的眼泪涌了出来，心里在說，我怎么能給你讲《愚公移山》？是你把我这座“山”搬倒了；我怎么能給你讲《为人民服务》？是你的具体行动告訴了我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我怎么能給你讲《紀念白求恩》？是你毫不利己专門利人的精神感动了我；我怎么能当你的小教員？是你在教我应該怎样去讀毛主席的书呵！正是你，督促我看完了这三篇文章，才使我刚刚懂得，为什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人怎样才能进步……他擦着眼泪，使劲地給了自己一拳，說：

“明天早上你叫我一声。”

“干什么？”

“你当我的小教員吧！白天，教我做飯、拣茶籽；晚上，領着我讀毛主席的书。我要一切一切都从头学起。”

欧阳海深情地望着他，心里說：好呵！“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了，“主流”在起作用了。有了这个决心，再坚持下去，不光能学会做飯、拣茶籽，連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也可以用肩膀头扛走的！

十天后，营里来人把一包一包的茶籽給公社送去，他們完成了預定的指标，还超額一千多斤。欧阳海領着六个战友，滿面紅光，唱着歌儿返回营地。他背包还沒放下就来到連部，向支部书記关英奎汇报了这些天的工作情况，特别提到高翼中的进步。

关英奎滿意地望着欧阳海：不錯，这个小“火車头”拉着整个列車，安全到达了目的地了。可是他自己还有些什么突出的事迹呢？关英奎知道欧阳海自己是不会讲的。他想找几个同志来問問。当看見欧阳海深深凹进去的眼窩和滿是伤痕的双手时，他打消了再去問問的念头。光看他的眼睛就知道，这十来天中他操了多少心，只睡过多少觉；光看他这双手就能知道，那几千斤茶籽是怎样一粒一粒地拣回来的。

欧阳海回排里去了。关英奎还在想：这个季节去拣茶籽，还超額完成了任务，眞得費把力气哩！欧阳海的这股劲头是哪儿来的呢？……他无意間打开了欧阳海遺忘在桌上的挎包。挎包里有几本卷了角的毛主席著作，上边还带着一股煤油味道。

关英奎拿着那几本《毛泽东选集》，心里边亮亮堂堂的，觉得一切都不必再問，一切他都明白了：

“火車头”在向前飞奔，我們部队，我們整个祖国都在向一个新的高度飞跃。那移山塡海的社会主义建設，摸爬滚打的练兵高潮……都需要物质力量、精神力量。而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就在这里，就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之中！

第七章　家乡行

三十　“大哥呢？”

山清水秀的舂陵河两岸，田里冒出一抹淡綠；布谷声声，水車轔轔，悠揚的山歌在田間飄蕩；插秧的季节到了。桂阳山区的人民連續遭受了三年天灾，还是信心十足地在和老天搏斗，向大地要粮。县委书記、机关干部、公社的領导同志都挽起褲腿来到田里，和社員們一道弯背插起秧来。

> 嘿喲！上下齐心力量大喲，
> 春旱夏涝我不怕呀；
> 老天你百日不下雨，
> 我車干那个河水把秧插。

水田里映出一个矯健的战士身影，正飞快地向凤凰村走去。超期服役的五好战士欧阳海返乡探亲来了。

多么面熟的山，多么面熟的水呵，多么面熟的一草一木又都出現在欧阳海眼前。拐过前边那个坳子就是蓮溪鎮，再爬十五里山路就到家了。一想到家，不由得他加快了脚步。

来到刘家大屋門口，欧阳海停下步来。在这个大門口他曾經轉过多少回呵！如今院墙还是老院墙，好象矮了一截；石头獅子还蹲在那里，也远不如从前那么神气了，只是口里还含着那顆会动的石头球，还瞪着那双无光的大眼睛。看看这些景物，欧阳海不觉笑了起来。多快呵，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院子里传来讀书声，欧阳海才发觉刘家大屋門口挂着块新牌

子:"蓮溪中学"。想起侄儿和外甥都該上小学了,他来到百貨公司买了两个綉着"天天向上"的书包。出門一看,天色不早了,"我得先看看老排长去!"想着,他又急急忙忙朝公社跑去。

欧阳海一心想快点見到老排长。他想:"我是周虎山书記看着长大的,四年以前,也是周书記把我送到部队去的,虽說这几年一直沒断了通信,可是信上說不清什么問題,这次見了面該有多少話要向书記談,有多少問題需要向老首长汇报請示呵……"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的同志說,周书記最近一直在各个大队里忙,正在抓全社抗旱救灾的問題。欧阳海在书記屋里留了个条儿,然后直奔山上而来。

一輪夕阳刚要下山的时候,欧阳海爬上了山头,激动的心情使他加快步子跑起来。到了村口,眼前的景物使他呆住了,两条腿也随着停了下来。村东头新修了一个平平展展的打谷場,幼儿园的孩子正在那儿做游戏;土地庙扒掉了,代替它的是"凤凰村閱覽室";一抹夕阳正照在一排新砌的整整齐齐的瓦房上,"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語上面映着一片阳光。他在問自己:大哥来信叫苦說,山里遭了旱,家里生活有些困难。可眼前哪有什么"灾区"的景象?他用目光从这排房子中一間間扫过,找了两遍竟看不見自家那間草房。直到在一幢带搁楼的磚屋門前,看見了那棵熟悉的松树,欧阳海才輕輕地喊出声来:

"凤凰村,你变了!松树呵,你也长高了。"他向四山望了望,好象在說:家乡呵,欧阳海回来看你来了!

"媽!"欧阳海直挺挺地站在媽媽跟前喊着。他向老人家行了个軍礼。

媽媽正在吃飯,連忙放下筷子,眯縫起眼睛,上下打量这个刚进門的解放軍。

"媽,是你老的三三回来了。"欧阳海亲亲热热地又补充了

一句。

媽媽望着他，还是不相信，又过細地端詳了一陣，好半天才說：

“三三，是你呀！”說着撩起衣襟擦起眼泪来。

“媽，我回来了你还哭呀！”

“儿呵，我，我这是高兴的！”

欧阳海放下挎包紧挨着媽媽身旁坐下。媽媽埋怨地說：

“你要回来也不先打封信招呼一声。”說着，她东张张、西望望，刚給儿子倒了一杯水，又連忙拿起碗来去盛飯。高兴得把筷子也碰落地上了。

“餓了吧，快吃！不曉得你回来，今天也沒有到墟上去割肉。我先給你炒几个鸡蛋吧。”

欧阳海端起碗来想，我又不是客，还要給我擺席呀？他拦住媽媽，指着桌上的菜說：

“媽！不用啦。我們家的伙食搞得很不錯嘛！”

“你說么事？”媽媽沒听懂。

“我說我們家的飯菜已經很有水平了，味道也好。”

“那你快吃，快吃呀！”

欧阳海觉得好笑，怎么能一到家就吃飯哩，再說下車的时候刚吃过，这会儿肚子还是飽飽的。抬头看看媽媽那双眼睛，他心里明白了：这碗飯非吃下去不可。这会儿的任务就是多吃几碗，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

媽媽坐在桌边，目不轉睛地望着儿子，心滿意足地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吃着，不停地夾起菜来往儿子碗里送去。

欧阳海吃完了，推开碗筷問：“媽，你看我是不是胖了些？长高了好多吧！”

媽媽打量着儿子搖搖头說：“看不清哪！”

屋里是暗了一点，欧阳海拉着媽媽来到門口，自己站在松树下說："你老好好看看，該是和信上說的一样吧！"

媽媽眨了眨眼睛沒說話。

"是不是胖了呀？"

"我看，高是高了些，这脸上也不怎么見胖。"

"媽！我就是变成一条大牯牛回来，你老人家也不会嫌我胖的。"

媽媽抿着嘴，还在打量这个壮壮实实的儿子。她想："队伍上就是能出息人，这才几年不見，三三就大变样了！"想着想着，难得地笑出声来。

掌灯的时候，全家大大小小都回来了，把堂屋挤得滿滿的：爹爹在一旁含着小烟袋，侄儿們戴起叔叔的軍帽、扎起腰带在人群当中走"正步"，媽媽在灯下納着鞋底。欧阳海給大家讲了讲部队的生活情况，全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媽媽几次放下針綫张张嘴，好象要問什么事。

欧阳海已經感觉出来了。他說："媽，你老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

"我呀，就問你一桩事……"媽媽把要問的話留在肚里沒全說出来。她回头看了看爹爹，好象要从他脸上看出自己的話該不該讲似的。

"有事你就問嘛！"爹爹說。

"三三，你这回回来就……就不走了吧？"

"媽，要走噘！頂多住一'炮'天就該回部队了。"

"住十天就走？不是說'三年期滿'嗎？"

"我信上不讲得清清楚楚，我这叫超期服役。是我自己情願的。这次是請假回来看看。"

媽媽点了点头，說："你多当几年兵我倒是情願罗。我是

想，这难得回来一趟，就不兴在屋里多住几天？”

“不行呵，媽！部队任务紧、工作多，离不开呀……”

“你們部队上的規矩我曉得。我是說回来一趟，路上就要耽搁好几天，你跟部队打封信，告个假，要是首长答应了，你就多住两天。”

“那怎么行！”欧阳海說，“今年我本想不回来的，是連长說离家快四年了，回去看看老人家，硬給我买好了車票，还把我送上了車。媽，我这也是代表連里的首长和同志們来看望你們的。住上十天八天还不够呵？”

爹爹发言了：“听听，人家队伍上的礼性多周到。三三，回去的时候莫忘了問候問候他們。我們社里也是忙，不得閑到队伍上去看望同志們。”他轉身对媽媽說，“你們这些女人家，就只曉得問这些事。三三沒回来你們盼他回来；一回来又想留他多住些时，这日后他还敢不敢再回来了？”

媽媽笑了笑，沒吱声。欧阳海說：

“媽，等世界上沒有帝国主义、沒有受苦人的时候，那我一回来就不走了。莫說多住几天，你們就是拿棍子打我，我还不走哩！”

“听說快了，是不是？”姐姐問。

“是快了。”欧阳海认真地說，“帝国主义活不多久啦。只要我們加紧搞好工作，那它就完蛋得更快些。”

媽媽点了点头，說：“是呵，那天开会我也听見干部們讲，說好多个外国还是‘旧社会’哩。可怜，他們那里的老百姓日子怎么过呵！”

“所以罗，媽！我这回回来只能住‘炮’把天，要赶紧回部队去工作。早天把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好，那世界上的受苦人就更有指望、更有盼头啦！让他們的‘旧社会’也早点垮台。”

几句話把全家都說乐了。媽媽觉得儿子的話有道理，加緊納起鞋底来。大家又問了些别的事，看看时間不早了，欧阳海从挎包里拿出几件礼物，分别送到各人面前：給媽媽的是五尺青布，給爹爹买了双套鞋，侄儿和外甥一人一个书包。欧阳海又从包里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两个笔記本，四下里看了看，才想起一直沒有見着大哥。

"大哥到哪里去了？"

"他呀……忙噉！"爹爹的口气不对，說完使劲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几下。

"开会去了？"

"开鬼的会！"爹爹更火了，"他要开会倒好了。"

听見爹爹是这么副口气，欧阳海沒有再問下去。他估計大哥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惹得爹爹生了气。"究竟是什么問題呢？"他在想……

天还沒有大亮，欧阳海扛起锄头往外走，媽媽喊住了他。

"三三，你做么事去？"

"上工。"

"你就不曉得养息两天？"

"我不累，我又不是回来享福的。"欧阳海說着还是出了門。临探家前就向支部作过保证：一、参加集体生产；二、正确处理家庭及个人問題；三、按时归队。另外，还准备向大队支书要求要求，让支部分配一点工作給自己干干。党員嘛，不管走到哪里，都应該主动找工作做。現在正是农忙的时候，哪能守在屋里享清閑呢？

地里还沒有人影，看天色还不到上工的时候。欧阳海信步来到松树下边。松树更高了，树皮好象包不住軀干，裂开一道道縫，变成片片魚鳞似的小圆块。"难怪叫'魚鳞松'哩。"欧

阳海扶着树干想，“多快呀，树都长成材了，它是天天都在往上长呵！人能不能天天都进步，一步也不停呢？”

欧阳海在地里干出了一身汗，才听見上工的钟声，社員們都来了。他連忙朝一个老头跑去。

“德信爷爷，你老人家好哇！”

“喲！海伢子，是你回来了。”

“昨天回来的。”欧阳海問完了老人家的飲食起居，說，“德信爷爷，我問你老一个事，我大哥出了么事毛病？”

“他的事呀……你要开导开导他哩！”

欧阳海想，果然是有了問題！他气呼呼地放下鋤头，准备馬上去找大哥，刚要迈腿又停住了。他想：“还得先摸摸情况。毛主席說，‘調查就是解决問題’，我一定要找个时間好好了解了解。”

吃完中午飯，欧阳海上山砍了一担柴給德信爷爷送去。进了門和早几年一样喊着：

“爷爷，給你老人家送柴禾来了。”

“哎呀，难为你难为你，我还有烧的。”

“留着慢慢烧嘛。”欧阳海把柴禾放在火塘旁边說，“路上我就想好了，这回回来，我一定要給你老打千把斤柴禾，打不够数我就不回去。”

“海伢子！”德信爷爷把他拉到对面坐下，說，“你出門四年还是老样子，沒有变哪！”

“是呵，沒有长进。”

“不罗！我是說你还沒有忘記庄稼人的根本。”老人摇了摇头說，“你大哥不象你，有些变了，……”

“爷爷，你老跟我好好哇一哇罗。”

欧阳德信点燃了一袋烟，慢慢地說：“山里虽說連着遭了

几年灾，可是有党，有人民公社，我們万事都不怕！头两年瞞裔伢子还好，打今年开春起，他就变了模样。傅承財这个人你还記得吧？”

“記得。”欧阳海說。

“他是个手艺人，”老头接着讲，“在旧社会，也还是吃过点苦。那年月，光有点裁縫手艺也吃不飽，只好走东闖西地跑起小生意来。这几年山里一旱，他就坐不住了，整天忙着赶墟。你大哥一見也动了心，說么事‘吃飯靠集体，花錢靠自己’，那顆心就沒放在地里头，总想到四乡去赶墟抓点子現金。”

“現金？”

“就是現錢罗。”老人激动地讲，“虽說拿自留地里的那点子东西到墟上去卖算不得么事，可眼下我們山里遇了旱，不把生产搞好，那秋后吃么事？拿么事来支援社会主义？一个貧农，心思不在地里这就不对嘛！”

“咳！”欧阳海气憤地給了自己手心一拳。

“……当然罗，要怪也不能怪你大哥，他是受了影响，让别个牵着鼻子跑的。跟么事人就学么事样，跟着屠戶学不成皮匠。他是个本份人，我才把这些話告訴你，你要好好說他几句。要象傅承財那号人，我干脆就叫社里开他的会。”

欧阳海心里完全明白了，大哥无心搞生产光想赶墟，这是让那几个“現金”迷住了，这就是忘本嘛！怪不得他总在叫苦，总說日子不好过呢！忘了根本，那口里就是含块冰糖，也不曉得么事叫甜。“好嘛！”欧阳海心里說，“等着我跟你算賬！”

天黑的时候，大哥扛着两捆烟叶子从墟上回来。見到了分手四年的弟弟，他高兴地喊：

“三三，是你回来了！”

欧阳海沒理他，眼睛冷冷地看着那两捆烟叶說：

“好大的瘾，买这么多烟叶回来！”

大哥笑了笑，口气也不自然了：“这，这是别个的。我是帮忙……”

“帮哪个的忙？社会主义的？队里的？还是帮資本主义的忙？”

大哥楞住了，怎么一見面就这样呢？記得三三过去不是这样的。他說：

“三三，你，你好象变了！”

“我倒沒变。”欧阳海火气十足地說，“我看你好象变了！”說完，他扭头朝大队跑去。

大哥望望弟弟的背影，望望烟叶，十分尴尬地楞在那里。

三十一　野　菜

公社党委书記周虎山和大队的几个干部正在开会，研究如何搞好生产、夺取秋后丰收的問題。欧阳海滿头大汗地跑了进来。

“周书記！……你在这里呀！”

周虎山連忙站起身来，紧紧握着欧阳海的手說：

“回来了！昨天你刚走我就回去了，看見了你留的紙条。正好今天要到这里来研究抗旱搶种的問題，准备开完会去看看你。”

“书記，我正想明天去找你哩。”

“你？你恐怕早就把我这个老排长忘了吧！那年想参軍的时候，坐在我屋里不肯走，現在穿上軍装了，留个紙条儿就跑了。……”

“老排长，你莫冤枉人罗。我早就想好了要跟你汇报汇报的，刚好今天又遇到个新問題。”

“什么問題？”

欧阳海把哥哥的問題以及群众对他的反映，詳細地談了，最后說：

“我是来請示支部，这个問題該怎么处理的。”

“不錯！到底是解放軍，这組織观念就是强。”周虎山滿意地說。他把欧阳嵩的情况和公社对这些問題的看法都談了。最后試探地問：

“情况就是这样了。你看看，怎么处理好呵？我們先听听你的意見。”

“要我說……”欧阳海想了想，說道，“先开会斗他一頓。一个老貧农，家乡遭了灾不一心一意搞生产，这算什么貧农！”

“这怎么行！”周虎山說，“你哥哥的問題主要是对抗灾搶种、搞好生产信心不足，所以才想去抓几个现金。这是个思想认識問題。当然，也是受了資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两条道路斗爭的反映。不过对他这样苦大仇深的同志，应該‘和风細雨’地帮助才对嘛！你回来得正好，帮着队里做点工作，我們也好借借你的东风，把生产高潮搞起来。”

“那我們就先給他开个家庭会，通过新旧对比来开导开导。”欧阳海回答着。

“对嘛！这才是解决問題的办法。至于东山大队那个傅承財，要狠狠批評他一頓。这个人的自私自利思想太严重。他的女儿倒不錯，就是抹不开情面，不敢向她父亲的思想展开斗爭。你不也认識她嗎？要好好帮一帮。具体作法……”周虎山看了看表，对大队支书說，“你根据咱們刚才研究的那个精神，好好和欧阳海談談。我不能参加了，要赶到东山大队去开个会。他們还在等我哩！”

周虎山打着火把走了。支书把欧阳海让到桌边坐了下来。

“当兵的，本来該让你好好休息几天的，你旣然找上門来了，那我們也就不客气地抓抓你的‘公差’了。”

欧阳海掏出个小本說道：“支部书記，有任务你就只管分配。具体該怎么做，也希望支部多給些指示。”……

第二天，欧阳海沒有去上工。他根据昨天晚上和支书研究的結果，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忙了一上午，把被褥、床单、毛衣、胶鞋都摆了出来，又把暖水瓶、鏡子、鬧钟……这些日用品摆了一堂屋。一件件东西都整理好了，他左打量右打量，好象又想起什么来了，从屋后搬起梯子要上擱楼。

媽媽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不明白儿子的意思。

“三三，你这是做么事呀？”

“媽，你莫管，有用就是了。”欧阳海在楼上回答，把擱楼上的东西翻得乒乓乱响。

“媽，我的籃子呢？”

“哪个籃子？”

“討米的那个籃子嘛。”

“討米的？早就烧了！你要那个籃子做么事？大哥屋里有新的，好几个哩。”

“我要的就是那个討米籃！”欧阳海找了半天，拿着半截棍子下来。

“媽，这根棍子你莫又給我烧了噘，留它几十上百年有好处！”

媽媽不曉得三三今天是犯了什么邪。嘴里小声咕嚕着沒敢拦他。

欧阳海挎着个新籃子出了門，走不多远又轉回来嘱咐說：“媽，这些东西哪个都不准动噘！”

中午吃飯的时候，爹爹进門看見堂屋里摆滿了东西，不高

兴地問：

"这是做么事？"

"三三弄的，还說不准人动。"媽媽回答。

"人呢？"

"出去半天了，也不曉得去做么事。"

"嗯？"欧阳恒文在堂屋里看了看，"哦！……"他想起了支书刚才說，要通过回忆对比来教育教育老大。他低头吃完了飯，把自己一套嶄新的棉衣棉褲也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快吃晚飯的时候，欧阳海才滿头大汗地跑回来。他圍着火塘又忙起来。

媽媽指着鍋里問："三三，你在做么事呀？"

"煮药，治病的。"

"你不舒服了？三三，看把媽心里弄得七上八下的，快找个人来看看吧！"

"媽！是别人'病'了，我要給他治一治。"欧阳海說完，头也不抬又忙了起来。

就在欧阳海忙上忙下的时候，隔壁也有一个人正在忙着。

欧阳嵩把几捆烟叶子打开平鋪在地上，按成色分成几小堆，又捆了起来。他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烟叶子想："明天是沙塘的墟，該不会又象前天在白城那样脫不了手吧。傅承財已經催了好几次了！"想到这里，他眉头抖了几下。"群众已經有了反映，說我对生产不热心，再不盘算插秧的事就更交代不过去了！……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再說，他也帮过我的忙。就这一回啦！"

欧阳嵩提起烟叶子，对站在一边的大嫂吼着："你站在这里做么事，还不赶快給我做飯？今晚我有事。"

"有事有事，你又要往哪里跑呵！三天两头不落屋。"大嫂站着沒动。

"我这也是为你們忙。"

"忙么事？鞋跑破了好几双，鬼都沒見到一个！"

"到时候我賠你的鞋錢。"

"火鉗罗！"大嫂撅着嘴在火塘边做起飯来。"爹这几天把个脸垮了一尺多长，我看你日后怎么收場！三三也回来了，你瞞得过今天还瞞得过明天？"

"你莫嚕里嚕嗦的。"欧阳嵩扛起烟叶生气地說，"我也不麻煩你，我到东山吃去。"

"他們家的飯就那么香？我看你是让鬼迷住了。难怪别个讲，跟么事人学么事艺，跟着黃鼠狼学偷鸡。"

欧阳嵩想起傅承財正等他去商量赶墟的事，沒有心思跟她吵，扛起烟叶就走，正好碰着从門外进来的欧阳海。

"大哥，又在为别个忙哩！"

"啊！你来了。坐，坐呀！"欧阳嵩只好收住了脚，可是烟叶子还沒放下来。

欧阳海把眼睛盯在烟叶子上問："你要到哪里去？"

"我……我想到东山去一趟。前年开春，东头的傅承財搬到东山大队去了。他叫我去……"

欧阳海有心試試大哥。他說："是去开会吧？那你忙你的。过两天我再找你。"

"会倒不是么事会，有一点子小事。"大哥乘机下了台阶，說，"你要不是急事，过天我們好好哇一哇。"

欧阳海拦住他說："既然不是去开会，那我想今天晚上就跟你哇一哇。"

"那，那也好。"欧阳嵩无可奈何地把烟叶丢在地上，說，

“你先过去，我还沒吃飯。”

欧阳海扛起烟叶說：“媽給我們做好了。走哇，大嫂，我們都过去。”

欧阳恒文全家老老小小十几口人都来了，堂屋里热热鬧鬧，有說有笑的。欧阳海把大哥安排在桌边坐下，說：

“大哥，我找你来是打听几样东西，要不了好长的时間。等这个事完了，你再忙你的去。”

“不忙，不忙。”大哥說着拿眼睛四处看了看，爹爹果眞是垮着个脸。屋子里象杂貨鋪似的摆满了东西。他心里怦怦乱跳，想：不是說找我来哇一哇嗎？怎么把全家都找来了！怪……

“爹！”欧阳海不慌不忙地說，“有几样东西我认不得了，想找大哥来問問，又一想这些东西跟全家都有关系，所以把你們都請了来。这算是开个家庭会。”

“好罗。有事你就只管讲！”爹爹心里明白。

“部队上的同志找我打听几种野菜的叫法，这几年吃飽穿暖，把小时候认得的野菜都忘了。今天我上山挖了一些回来，想让大哥再告訴我一遍。”

“唉！是这么回事呵。”大哥的心这会儿才算落了地。他不滿地瞅了欧阳海一眼，心里說，“这种事也来找我？村里哪个不认得！”

“大哥！小时候是你領我上山挖的野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欧阳海把籃里的野菜倒在桌上，“不曉得你还記不記得它們！”

大哥觉得这个事太好办了。他站起身来拿着野菜說：“这个是‘张綠老伞’，这个是‘檀树叶’，这是‘禾架菜’，这是‘野芹菜’、‘馬良丹’、‘鵝的秧’、‘野黄瓜菜’、‘且且草’……”

欧阳海气愤地說："你还都认得呀！"

"当然认得罗！"

"认是认得。"欧阳海也站了起来，"只是你把它們的苦味道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大哥想說，"这些野菜我还会忘？我比起你三三来，多吃了一二十年哪！"

欧阳海本来很冷靜，他想根据支书的指示，通过回忆对比来教育大哥。可是一見到野菜，那挨門乞討的日子和凄风苦雨的童年，又在脑子里浮現出来。他抑制住自己的悲痛，領着大哥，把屋里解放后新添置的衣物、用具都看了一遍，最后拿起那半截打狗棍說：

"我們这个屋里摆着两个社会：一个新社会，一个旧社会。大哥，你好好想想，旧社会里我們有什么？年成好，肩上一根扁担；年成不好，手里一根打狗棍。……如今山里連着遭了三年灾，政府把公粮也免了，把救济粮送上門，为的是不让我們再去挖野菜。这样好的日子我們还不知足，拿着国家支援来的优良谷种，不一心一意搞生产，跟着别个去抓'現金'，这不是忘了野菜的苦味道是什么呢？"

屋里沒有人出声。大哥蹲在地上，两只手托着下巴，羞愧地低着头。

"媽，你把一九四八年那个旧历年我們是怎么过的，給大哥哇一哇。"欧阳海望着半截打狗棍說。

"那，那是哪一年？"媽媽問。

"就是戊子年。四妹子……餓死的那一年。"爹爹說。

媽媽撩起衣襟，擦擦眼泪，望着老大說："乙酉年你让潘保长抓走以后，家里这日子呵，就过不下去了……"象一口凉气从喉嚨里灌了进去，媽媽的話刚开头，声音就被哽住了。她

想說，戊子年的年成还不算坏，可是全家照样沒吃沒喝；她想說，怎么牵着三三、背起四妹子到蓮溪鎭上去討米，可是討回来的殘茶剩飯，連四妹子也喂不活；她想說，寒冬腊月烧窑卖炭，为了保住那五分地，可到了，地还是归了姓刘的……她想說的事情太多了，不知从何說起。“我……”她几次张了张嘴，却什么話也說不出来。

欧阳海給媽媽倒了一杯水送去，催促着說：

“媽！你說呀！”

“好，我說。”媽媽咬了咬牙，“……年三十晚上四妹子餓死了，初一早晨，刘大斗派人来要賬。你爹拿不出錢来，他們夺走了那五分地还不算，硬說誤了他年三十的期，把你爹爹抓到乡公所，吃了两个月的官司。后来是刘大斗的十少爷一口痰上不来，先生說要拿‘人股’煨湯喝，我才赶忙跑到蓮溪，用……一块肉，把你爹爹换了回来……”

“奶奶！”一个侄儿問，“么事叫‘人股’？”

“就是人肉哎！”媽媽回答着。她卷起袖子，露出胳臂上杯口大的一个疤……

媽媽手臂上的疤，欧阳海看过无数次了，每次望着它，都象看見一股股紅的血正从媽媽的胳臂上涌了出来。欧阳海的心縮紧了，胸膛好象要爆炸。他噙着眼泪望望媽媽，捏紧了拳头，猛一下砸在桌上。

姐姐想过去安慰媽媽几句，話沒出口，自己倒先哭了起来。

欧阳嵩恨不能找个什么地方躲起来才好。欧阳海忍住悲痛对他說：

“大哥，那一年你是怎么过的？”

欧阳嵩确实想不起那一年是怎么过的。他只記得被抓到

湖北，带着那颗半边头发半边光的"阴阳脑壳"跑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不曉得怎么才能回家。身上又半个盘纏也沒有，想打长工也沒人要——誰見了他的头都躲得远远的。餓得快不能动了，爬到地头上挖了两个紅薯，又让財主抓去死打了一頓，还說要送官。幸亏当时还穿着一件半旧的夹袄，把衣服脫給了財主才算完事。从此躲在山上的一个破庙里不敢見人，直到头发长出来了才下山。那些日子……对了，那些日子就是靠"馬良丹"、"且且草"才把这条命保住。可是今天让他說什么好呢？……

"唉！"欧阳嵩叹了口气，"那些年的事早过去了，不說也就算罗……"

"嘴里可以不說，心里可不能忘呵！"欧阳海把大哥扶到椅子上来坐着，指着侄儿們說，"除开他們，我們哪个都是老鴉窩的野菜喂大的。你比我早出世十几年，比我多吃十几年的苦；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大哥呀，你应該跑在最前头！"

"你莫讲了，三三！大哥糊塗，对不起你。"

欧阳海觉得自己也有責任。总是强調工作太忙，很少給家里写信，对大哥的关心也不够。关鍵的关鍵是自己对阶級斗爭还认識得不足，还不能时时刻刻都記住：两条道路走哪条，对任何人来說都是个考驗。抬头，他望見堂屋当中貼的領袖象，說道：

"大哥！要讲对不起，你对不起給我們带来好日子的共产党，对不起引我們走上正路的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把救济粮送到我們口边，实指望我們能生产自救渡荒年。你看，連县委书記、机关干部都下到田里插秧来了。我們一个庄稼人，吃着国家的粮食，不搞集体生产，光打算自己的小日子，那明年还好意思伸手找国家要？全国六亿多人，人人伸手要，党又从哪

里拿粮食来給大家呢？社会主义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不能把社会主义吃空了。我們更不該跟着别人走邪路。大哥呀，我們祖祖輩輩是貧农！”

这些道理欧阳嵩懂得，恨只恨自己一时糊塗忘了本。他站起来說：

“千不怪，万不怪，怪我自己忘了本。三三，你說我該怎么办？”

“支书昨晚有指示，办法还是老办法。”欧阳海說，“把老鴉窩的那些貧农找来，让大家給你洗个滚水澡，你自己也干净干净，完了，赶快車水灌田，先把秧插下去。”

“我这就去找人。”

“等等。这烟叶子是哪个的？”

“傅承財的。他說他裁縫活計忙不过来，托我赶墟的时候順便帮他卖一卖。”

“周书記昨晚赶到东山大队去了，說要研究如何帮助傅承財的問題。以后呵，你多搞生产，少管这些閑事。你这种帮忙是又害了集体生产，又害了他。”

“是呵。我，我找人去！”大哥拔腿要走。

“莫慌，支书已經替你把人集合好了。”欧阳海拦住他，轉身到火塘边把鼎鍋端到桌上来說，“你不是还沒吃飯嗎？我也沒吃。刚才我煮了一点野菜，我們俩一人一碗。大哥！你、我，还有我們这屋里的十几口人，不管日后吃什么山珍海味，心里也不能忘了吃野菜的苦日子。忘不得呵！”

爹爹站起来說：“来，大家都吃一点。几代人都是靠它活过来的，今天再尝尝有好处！”

全家一人一碗，真的吃起来了。野菜当然有点苦，可是今天吃着格外不同。救济粮就在身边的坛子里滿滿地装着，坐

在欧阳家新砌的磚墙瓦屋里吃野菜，它能吃出旧社会的苦，也能品出新社会的甜；不仅如此，欧阳家几代人的酸甜苦辣，好象都包在这几口野菜里边。

欧阳嵩吃着吃着流出了眼泪，他在想：耽誤不得了，秧一定要赶紧插下去。

欧阳海看見侄儿們一边吃着一边皺起眉头，他对自己說：“好！看来这几口野菜比送給他們的书包有用得多。这是人身上不可缺少的政治营养。”

屋外起风了，松树上掉下几顆松果来。别看它們现在只是靜靜地躺在泥里，很快地，它們就会破壳，发芽，生长，变成一片蒼翠的小松林的。

三十二 “我叫解放軍”

在大队党支部书記的主持下，凤凰村生产队的貧农会整整开了一个通宵。欧阳嵩在会上作了检討，几个老貧农和德信爷爷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接着，欧阳海給大家讲起时事来。他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如何欺負我們，讲到国内自力更生后的大好形势。看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也忘了时間，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讲了，連在路上看見县委书記下田插秧的事也沒漏掉。窗戶紙发白了，他才停住嘴。支部书記站起来說：“这个会开得不錯，欧阳海一回来就为我們的生产点起了一把火。現在就看我們能不能战胜干旱，夺取秋后的好收成了！”散会后，大家从会場直接来到田里，直到看見了綠油油的秧苗，心里那股欢快的劲头才突然爆发出来。

天上只有几片朝霞，太阳还沒有出山，凤凰村的上空早已是歌声不断。

布谷声声传四方，
紧擂战鼓震天响；
要夺灾年大丰收，
車水耙田插秧忙。

一不叩头求菩薩，
二不烧香敬龙王；
单凭人民公社好，
双手平地砌天堂。
…………

插秧的行列里，有个黄衣黄裤的解放軍战士在和社員們肩并肩一齐劳动。他插得快、插得匀，不一会儿就把同伴們远远甩下了一截。有人說："好一双巧手！当了四年兵，这插秧的手艺还越来越精了。"

"解放軍嘛！"

"是呵，当兵的就是能干！"

"这算么事能干喲？"欧阳海說着干脆唱了起来：

一双大手四四方，
能拿锄头能扛枪；
当兵就是为人民，
劳动的本份哎——
　不呀不能忘！

歌声引起了一陣贊叹，田里的社員們你追我赶，插秧的速度更快了。

大哥趁休息的时候，把弟弟拉到一边說：

"三三，不是我爱管閑事，你难得回来一趟，也該到承財叔

屋里去看看。”

“看他做么事？”

“春芝回来了。”

欧阳海想起了前晚周书記的指示。周书記要他抽空去帮助帮助春芝。可連点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帮助？他問道：

“現在又不到放假的时候，她从学校里回来做么事？”

“年初就回来了。說是响应号召回来的。”

“这不錯嘛。党号召知識青年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回到第一綫来了。她現在干什么？当会計？”

“沒有。傅承財說，讀了上十年的书，再回来搞生产太吃亏。把她關在屋里踩机器。”

“什么机器？縫級机？”

“嗯。承財弄了一架半新不旧的机器，赶墟的时候順便攬些活計，她就在家里当个帮手。你快去看看她吧，她整天都在屋里。”

“我不去！”欧阳海听說春芝跟他爹走“自发”，心里突然冒起三把火。

“三三，按老算法你也是二十三四的人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呀？去看看！顺便到大队把我們的水車扛回来，我們自己也等着要用。”

欧阳海还拿不定主意。他想：“按情理說，应該去一趟。記得上夜校的时候，春芝对我帮助很大。这些年来虽然沒有通信，彼此不够了解，但是作为同志，应該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才对。再說为了根除傅承財那自私自利的思想，也应該帮助春芝鼓起勇气来和她父亲展开斗争。可是大哥为什么扯到我的年龄上来了？莫非他們背地里商量过什么事情？”

欧阳海朝东山大队慢慢走去，走着走着，他想起了大哥的

烟叶子，想起了群众对傅承财的議論。这么多年了，傅承財那自私自利的脑筋还沒变过来。“可是春芝回来了呀！”欧阳海在間自己，“她作为一个团員，給了父亲一些什么帮助，进行了哪些斗爭呢？既然响应号召回来参加生产，为什么又跟她父亲走上自发的道路呢？这是个是非問題，团員应該有自己鮮明的态度。……”想到这些，他加快了脚步，觉得自己有責任帮助春芝从目前的处境中摆脫出来。

到了东山大队，欧阳海听說，当初春芝从学校回来时，确实是准备参加农业生产的，队里也想請她来帮助整理賬目。可是傅承財不答应，嫌当会計吃亏，說什么“踩一天机器，頂半个月会計”，“人总要穿衣服的，有了这門手艺就不愁沒有飯吃”……春芝拗不过她爹，只好勉强答应了。欧阳海听完气得象什么似的。“傅承財这个人！”他自言自語地說，“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不稳当，还想拦住别人往前走。不行，我得跟春芝說說去，只要自己想革命，哪个也拦不住！”他扛起水車就往外走。刚刚出門，迎面有个人打趣地問：

“欧阳海，相亲来了？”

“什么？”欧阳海感到詫异，“我是来要水車的。队里正搶时間車水灌田，早点把秧……”

“莫瞞我們罗，你們两家都談得差不多了。哪天办哪？莫忘了告訴我們一声儿。”那个人乐呵呵地說。

欧阳海沒有答理那个人开的玩笑，扛起水車就往回跑。“幸亏来要这一趟水車，要不，我还蒙在鼓里哩！”他对自己說，“怪不得大哥談起我的年紀，怪不得别人开这样的玩笑，原来他們早在背后商量好了！”

翻过了一道土坎，欧阳海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气。他心里說：“我和春芝只不过是认識，相互間并不了解，又都年紀輕輕

的，他們操这个心干什么？……”

一个約摸五六岁的小姑娘，提着个小木桶走过来，不知說了句什么。欧阳海心里还在生悶气，随便嗯了一声，継續想自己的心事。隔不一会儿，一声尖叫，把欧阳海惊醒过来，抬头看，小朋友沒有了，前边井台四周也空空的沒有人影。“小朋友呢？到哪里去了？”欧阳海連忙朝井台奔去。

井里只有一个木桶在水上漂着，小木桶还一晃一晃的，看样子小朋友沒有走远。欧阳海站在井边朝四周大声喊着：

“小朋友——小朋友——”

沒有回答。

“未必是……”欧阳海話沒說完，发現井里冒出一股渾水。不用說，小姑娘是掉到井里去了，現在正在水里挣扎哩！

欧阳海渾身一顫，心好象要从嘴里蹦出来。他毫不犹豫地准备跳下井去。一想，不行！跳下去会砸坏井里的人。下去的办法只有一个：順着井壁慢慢爬下去。

天旱水枯，从井口到水面足有一丈多高。欧阳海张开两腿蹬住井壁，十个手指头死死摳在石头縫里，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下挪着……

水面上露出来一綹黑头发，晃了两下又沉底了，渾黃的泥沙翻了上来。欧阳海懂得，現在每一秒钟对落水的人来說是多么大的痛苦。他心里象被刀子割着一样，顾不得危险，把身子紧貼在井壁上，双手一松，沿着井壁滑了下去。粗糙的石头上挂着一片撕破的軍衣。

欧阳海把小姑娘从井底捞起来时，她已經昏迷不醒了。他把她托出水面，扛在自己肩上。抬头看，一丈来高的井壁笔直笔直，扛着这个昏迷的小孩怎么爬得上去呢？他在井里拼命地喊着。可是周围沒有人听見他呼救的声音。

水刚刚淹齐欧阳海的耳朵。他必須昂着头挺直身子，踮起脚跟在水里站着，否則他和小姑娘都无法呼吸。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沒有人来到井口。他又喊了一陣，沒有人答应，显然井台四周沒有过路的行人。

不曉得过了多久，欧阳海那举着小孩的两条手臂开始顫抖起来，被石头擦破的胸脯，經井水一泡，漬得陣陣作痛，身子也左右搖晃起来。他咬牙鼓励着自己說："坚持住！現在关鍵的关鍵是肩上的小孩，一定要坚持住！很快就会有人来的，很快就会有人来的……"

小姑娘被欧阳海托在手上，肚子里的水慢慢倒了出来，已經开始輕微地喘气了，这給了欧阳海以最大的力量。他相信只要小孩还活着，他可以在水里再站它三天三夜。又过了一会儿，小姑娘胖乎乎的圆脸上泛出了紅色，合着的眼皮也开始动起来了。他高兴得朝着井口又大声地呼叫起来。

乡亲們終于聞声赶来，他們拿来了梯子、竹竿，又扔下一根绳子。欧阳海先让大家把小孩救了上去，自己攀着竹竿慢慢爬了上来。

一位妇女哭着跑过来。小姑娘也睜开了眼睛。人們在井台边上忙着。欧阳海看看不要紧了，趁着大家沒注意，悄悄离开人群，扛起水車朝凤凰村走去。

人們回头找不着救人的大軍，紛紛議論起来。

"哪个看清楚了，那个解放軍是哪里的？"

"哪个注意他喲！心里只記挂着社英妹子。"

"唉呀，难得别个把人救了起来，連謝都沒謝一声就让他走了……"

"今天得亏碰見他，要不社英妹子恐怕就……"

大家議論着要感謝这位救人的大軍。可是沒有誰記清他

的模样，不知道他是誰。

欧阳海先回到屋里，把打湿挂烂了的軍衣換了，然后扛起水車到田里来。大哥等了他好半天了，远远看見他穿着一身新軍装，心想，換了衣服，又去了这么半天，一定談得不錯。

"三三，談得怎么样？"

"容易得很，我刚开口他們就直道歉，說沒有早一点把水車送回来。"

"不是，我問你跟春芝談得还好吧！"

"春芝？我正想找你哩！"欧阳海一肚子的气又被勾了起来，"我問你，我不在家这几年，你到底背着我做过些么事？"

"沒，沒有呀！"大哥以为他是指烟叶的事，連忙解释道，"我赶的那几場墟，都是拿自留地那点东西去的，除了那点子烟叶，我从来沒管过傅承財的事。"

"今天我不問这个。別个在开我的玩笑，說我們两家都談好了。这不是你們背后弄的？"

"哦！"大哥明白弟弟是指春芝的事，說，"三三，你不小了，也該操操这个心了！"

"你莫操这个心！我还想出家当和尚哩。"欧阳海生气地說。心里想：她明知道她的父亲不对都不敢斗爭，我跟她在这方面有什么可談的？不管哪个操心也沒用，我們走的不是一条路。

"三三，"大哥拉着他的手說，"这几年媽媽心里就这一桩事放不下来，你想……"

欧阳海不等他說完，一甩手走了。他悶着头車水，再也不肯提起这个事来。

收工以后，一队人敲着鑼打着鼓来到欧阳海家門前。他們

打听到是欧阳海中午去东山扛水車的。小姑娘的母亲領着小孩，提着两只脚上纏着紅布的肥母鸡，口口声声要来感謝“救命恩人”。下工的社員都围在門前看热鬧。欧阳海躲在屋里不好意思出来，左催右請他才紅着脸站在众人面前。

“社英妹子，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哪！快，謝謝恩人！”中年妇女催促着說。

欧阳海慌了，赶忙上前把小姑娘抱了起来。

“小妹子，你莫謝我，我小时候也是让别个从井底下救起来的。”

“你？”小姑娘睁着圓圓的大眼睛說，“我不信。”

“眞的。”欧阳海摸着小姑娘的头，心里說，我九岁以前，不一直泡在那无底的枯井里嗎？是毛主席把我、把我們全家、把老鸦窩所有的穷苦人，从旧社会那口万丈枯井里搭救出来的！……他想起了那年刘家大屋的情景：黑屋里，濃烟滚滚哪！要不是“天兵天将”赶了来，要不是周虎山排长把我从大火里救了出来，我欧阳海早就化成灰了！……旧社会不只是枯井，也不光是火坑，那是看不見天日的无底深淵呵！可是，这些事怎么对五六岁的小姑娘讲呢？救人是应該的，你要謝我，我又去謝哪个？……欧阳海抱着小姑娘，滿肚子的話不知从何談起……

天黑下来了，欧阳海打着火把送她們出門。他向小姑娘招了招手：“再見！小妹子，以后再到井边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哪！”

“嗯。”

大嫂子带着滿心感激，提着母鸡走了。小姑娘沒走几步昂起头来問媽媽：

“媽，我又忘了，他叫么名字呀？”

“不是告訴过你嗎，他叫欧阳海。”

“小妹子，我这个名字不好記。”欧阳海說，“你光記着‘解放軍’就行了！”

小姑娘忽閃着眼睛，望望欧阳海又望望媽媽，小声重复着：

“解——放——軍。”

一张胖乎乎的小圓脸，在火把的映照下显得更加紅潤可爱了。

三十三 烟 叶

送走小姑娘以后，欧阳海心里又翻起一个新的波瀾：見人落水要救，見人陷进資产阶級思想的泥坑里，也应該拉一把才对。自己和春芝虽然沒有什么特殊关系，但是，作为同志，帮助她向傅承財进行斗爭是完全应該的。想到这个，他不管插秧的时候也好，休息的时候也好，都在考虑怎么才能让春芝站穩立場，并使她父亲也回到集体道路上来……可是一貫很有主見的欧阳海，这次却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心里說：“記得一九五三年上夜校，春芝曾帮助我学文化，‘合作化’、‘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就是她教的。以后他当了記工員，写写算算有些什么弄不明白的事，也經常找她問一問。后来她进城里上学，我忙着参軍，就很少联系了。媽媽他們究竟跟傅承財有些什么打算，我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次一回来就遇上这些事情……”欧阳海搖搖头，叹了口气說：“彼此不够熟悉，相互間的了解也确实太少了。”

这天，欧阳海正在擱楼上清理东西。他記起春芝进城念书的时候，給他来过一封信，信上大概的意思是要好好学习，其中有两句話現在还記得很清楚：“我要做个新的知識青年，

为家乡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現在正是要她拿出力量来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让她呆在家里跟着父亲踩机器呢？欧阳海想，今天要叫她自己再看看这封信，一定会使她鼓起勇气向父亲的落后思想作斗爭的。只要她的态度一坚决，傅承財的問題也就好解决了。

信还沒有找到，楼下传来媽媽和傅承財的談話声。听口气他們已經談了好一会儿了。

“……聘礼再少也不能少过一台机器。”傅承財說，“我到鋪子里問过，一台縫級机也就是百把多块錢。花費不大，便宜得很！”

“不曉得三三肯不肯，就怕他們当兵的不兴这个。”媽媽停了停又說，“他們队伍上新規矩多得很哪！”

欧阳海一听，差点叫了起来。心里想：“他們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背着我談起婚姻大事来了！怪不得别人說我的风凉話哩。要想拿这个捆住我的手脚，那是万万不能。”他决定继續听下去，看看他們还搞些什么名堂。

“……春芝妹子好說歹說也是个初中生，你們家三三連半天学堂也沒上过，哪点配他不上？虽說春芝回农村来了，可她跟我学会了裁縫手艺。我看哪，有了这套手艺，比当干部还强。干部拿不了几个錢，你想想，連县长也才几十块錢一个月嘛！有了手艺，再买两台机器，那日子好过得很。如今不管哪家都等着添衣服，不愁沒有活計。等日子过兴旺了，三三再一复員回来，我保险他吃不了亏。”

“三三說好了要多当几年兵的，这个我不能拦他。唉！我这当媽媽的也难哪，又想早点让他成个家，又怕这么办如今不时兴。我看……你还是等他爹回来了，再跟他說說看。”

“老嫂子，你莫五心不定罗！好，不管他当几年兵都行，我

叫春芝等着，这該可以了吧。买机器的事——我跟你說心里話吧——我是拿它来稳住丫头的心。她現在一天到晚跟我吵，說什么要当个‘新燕子’‘旧燕子’的……我也听不懂，反正是想下田劳动。有了机器，她就眞的长了翅膀，变成‘新燕子’也飞不了啦。这个事由我当爹的作主。好，就这样說定了！过門的事，由他們年青人自己定，早办晚办都可以。”

“这……这，你等我跟三三說好了再定，我还沒跟他哇过，他脾气倔得很！”

“哎呀！我們莫在錢上見外。好，我再让你們十块錢。嵩伢子拿了我十块錢的烟叶子，說是赶墟的时候順便替我脫手的，眼下我就当它是一把火烧了。机器嘛，你叫三三快点抬来，我等着它有急用。”

欧阳海听到这里肺都快气炸了。这哪是談什么婚姻大事，这是在做买卖。他忘了梯子在哪里，一步从楼上跳了下来。

“承財叔！”欧阳海气得呼呼直喘，“你趁早死了这个心！莫說我沒有这么多錢，有錢我也不干。你想把我拉到你那个臭坑坑里去？万万不能！”

“你，你……”傅承財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憋不出一句話来。

媽媽責怪地說：“三三，連点礼性都不懂！”

“是呀！”傅承財这时才緩过一口气来，也吼着，“你还懂不懂得一点子大小长幼？”

“大小我懂得，长幼我也清楚；可是好歹、是非我更明白！”欧阳海气呼呼地說，“要买机器、要发財，莫找我們貧农人家的后生！”

“好，好！有你这句話就行。告訴你，春芝不滿二十，不是

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比你……”

欧阳海不願听这些話。这样的婚姻，这样的談話使他感到羞辱。他跑出門去，用拳头捶打着松树，心里在駡自己："一个共产党員怎么能卷到这种事情里来？太糊塗了！我怎么事先就沒有想到他們会搞这些鬼名堂呢？思想領域里的阶級斗爭，眞是一分一秒也不会停止的。"

傅承財的脸色气得煞白煞白的，一路駡着走了。媽媽坐在門檻上叹气：

“三三，你也是二十三四的人了。看，两句話把个媳妇吵跑了，我看你怎么办？”

“我就是当一輩子和尙，也不找这种人家的姑娘！再說，这个事你老也沒跟我商量过呀！”

“唉！如今，如今老人的話不中用罗，管不得儿女們的事罗！……”媽媽紅着眼圈說。

“媽！这是个是非問題。我是个解放軍，是个党員，怎么能为了娶个媳妇，拿錢让别个走資本主义道路呢？”

“买台机器就……就算資本主义了？”

“媽！他是要靠那机器去賺錢。有了机器，他就可以把春芝拴在家里不搞集体生产，拉着她一起走資本主义道路了。媽，你莫小看这个事情，这就是两条道路斗爭的反映哩！我們貧农人家，哪能帮資本主义思想的忙呢？”

“我也弄不清这些事，只是日后你么样办？”

欧阳海在媽媽身边坐下来，笑嘻嘻地說：“媽！你莫为我操心，現在当不了和尙的，庙里也不收当兵的呀！等再过它五、七年，我給你老人家娶个大手大脚爱劳动的好媳妇回来。”

“給我？”媽媽笑了，“三三，成家是你的終身大事。媽媽想得不周全，可你自己总要多操点心才对呀！”說着进屋去了。

欧阳海一个人站在松树底下，考虑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曾指导員曾經說过：私有观念和資产阶級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向我們进攻，稍不小心，就会被它俘虏。傅承財是个滿脑子自私自利的人，春芝跟他生活在一起，这里边也有个“誰战胜誰”的問題。

看来，由于春芝的脚跟站得不够稳，快要被她爹拉过去了！……他問自己：“傅承財在拉她，我也应該拉她一把才对呀！我是个共产党員，能眼看着她离开社会主义大道不管嗎？不，一定要把她拉回来！”

欧阳海回到擱楼上，找到了几年前的那封信。又到大队閱覽室借了一些介紹邢燕子和其他知識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材料。然后坐在桌前給春芝写起信来。他在信的結尾写道：

> ……目前你的态度很重要，只有坚决参加集体生产，使他失去“自发”道路上的帮手，这才是对父亲的正确态度；也只有让他感到“自发”的思想处处碰壁，連在自己家里都行不通，他才能更快地轉变。对錯誤思想百依百順，不仅自己丧失了立場，而且也害了你的父亲。社会主义的大道寬闊得很，我們都要往前看。万万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就把革命都忘了。地球还要旋轉，革命还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农村会越变越好的。在这場伟大的斗争中，你应該坚强起来！……

欧阳海把信和材料包在一起，托人給春芝捎去了。心里好象还有个什么事，又急忙給公社党委、周虎山书記各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大哥和傅承財父女的問題。这时，他才象卸下了一副担子，滿身輕快地跑到插秧的人群中去。

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春芝的回信。信里这样写着：

欧阳海同志：

謝謝你的帮助、鼓励和送来的材料。年初我从学校回来时，是

一心想参加农业生产的。哪曉得一到家，我爹就发起脾气来，怪我事先沒跟他商量，說我辜負了他的培养。我从小沒有母亲，是父亲把我背在背上，走东闖西拉扯大的，当时我只念父女之情，心一軟，也就依了他，以为过些时他会改变他的做法。沒想到他越变越厉害，竟想找一台縫級机来把我捆住。

你的信使我明白了：这就是阶級斗爭在我們家里的具体反映，对爹爹的那种思想只能斗，不能躲，躲是躲不过去的。为了堵死他的那条路，也为了改正我当初的錯誤，我当夜就搬到我們的"三八"妇女突击組来了。爹爹什么时候不轉变，我就什么时候不見他。

今天，支书正在找他談話，社員們也都在帮助他。他在旧社会做小买卖时也还是吃过一些苦，我相信他迟早是会轉变的。

有关那燕子的材料，我想留下来再学一遍。我和她相差太远了，我决心从头学起，立志做一个那燕子式的知識青年。

另外，听說我爹爹有一点烟叶放在你大哥那里，是准备托他去卖的。請你大哥不要再帮我爹的忙，把他这一条路也堵死。

那些风言风語的事情，是老人們背后干的。我同意你的意見，我也不会再把它放在心上。

此致

敬礼

傅春芝

欧阳海看完信，高兴得跳了起来。"应該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說，"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識青年，哪能輕易地开倒車呢！看来，不仅春芝迈上了正道，連她的父亲也会跟上来的。"他拿着信跑到大哥屋里来。

"大哥，給你看看这个。"欧阳海把春芝的信递到大哥的手上說，"到'三八'妇女突击組去了！"

欧阳嵩这两天一直不好意思单独和弟弟在一起，怕他又提起那点烟叶子的事，可是弟弟已經进来了。他接过信来，越

看心里越发慌："自己和傅承财一起赶过墟，还准备替他卖烟叶子，自己犯了錯誤不說，这不跟春芝过去一样，成了傅承财自发道路上的帮手了嗎？現在人家都轉变了，可是我連烟叶子还沒送回去……只好等着，等着弟弟发脾气吧。"

欧阳海扶着哥哥在床前坐下来，說：

"大哥，党总在教导我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多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半点也不做。你想想，把生产放下不搞，对别个的烟叶子那么关心，这究竟对誰有利？"

"唉！我是想把烟叶子給他送回去的。这几天忙着插秧，我就把这个事耽誤了。都怪我！"

"他还有沒有别的什么放在你这里？"

"沒有了，就这两捆烟叶。当初我托他到墟上去卖过点自留地的东西；前些时他說裁縫活計忙，托我把这几斤烟叶卖掉。我又拉不下脸来，只好……"

"是呵，象你們这样互相'帮忙'，那精力就一天到晚都放在赶墟的事上了，哪还有心思搞生产呢？莫看卖几斤烟叶不犯法，弄得不好，自私自利的思想就跟着沾上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私有制的命，革資产阶級思想和各式各样个人主义的命嘛！我們应該赶紧洗掉身上的邋遢，推着革命往前走才对呵！你了解傅承财的情况，应該赶紧找他們队长談談去，这才是眞正的帮助。"

"嗯。"大哥答应着。他想起这半年来的一些事情，渾身发冷。最早为了手头多几个活錢，把自留地的东西拿到墟上去卖。尝着点子甜头就舍不得放手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和傅承财粘到一起去的。开始是几捆烟叶，后来又是几斤麻綫，这顆心就一直挂在墟上，連生产也懶得再搞了。要不是三三回来，自己不就滚进去了嗎？他自言自語地說：

“莫小看了这几斤烟叶子，它会压得一个人喘不出气、抬不起头呵！它硬是会把人逼上邪路的。”

欧阳海拿出那本《毛泽东选集》和笔記本說：“大哥，抽空把烟叶子送去。有空就讀讀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就是指点天下受苦人鬧革命的法宝。不学习，在革命路上就迈不动步子，还可能要犯更大的錯誤的！”說完，他把书放在桌上，朝門外走去。

欧阳嵩真想把弟弟喊回来，心里还有多少話要跟他談呵。他后悔这两天不該躲着弟弟。多么好的一个兄弟！难得回家来一趟，自己听他的规劝听得太少了。他拿起桌上的《毛泽东选集》，眼睛望着书上的毛主席象。刚刚接触到毛主席的眼睛，又連忙羞愧地低下头来。他想起吃野菜那天晚上三三讲的話：“……要說对不起，你对不起引我們走上正路的毛主席。”他心里火烧火燎地感到难受。“是呵！”他抬起头来，慚愧地說：“毛主席！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差点走上了邪路……”

欧阳嵩好象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他飞快地跑到墙角，把那堆害人的烟叶子扛在肩上。

欧阳海独自在松树底下徘徊。他在考虑，如何进一步使大哥明白私有观念的危害性，要改变我們一穷二白的农村，关鍵的关鍵是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忽然大門一响，里边走出来一个人，急急忙忙朝东山大队奔去。

欧阳海目送着大哥那微駝的背影在月光下漸漸远去，心里說：

“好大哥，你这才算真正回到社会主义大道上来了。記住：順着这条大路往前跑，万万莫回头呵！”

三十四 万里鞋

凤凰村坡上坡下的梯田里边鋪滿秧苗的时候，探家的战士假期将滿，該返回部队了。

十个昼夜一晃就过去了。欧阳海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也一直沒有忙出什么名堂来。按自己向支部作的保证来检查："参加集体生产"，只能說做了一些；"正确处理家庭及个人問題"，还存在不少缺点；就連最容易做到的"按期归队"，現在也好象有些麻煩了。还有多少事沒办罗：公社周书記那儿应該再去看一看，汇报一下；給德信爷爷砍的柴禾还得再打几担，最头痛的是，直到現在还沒把明天就走的事告訴媽媽。"老人家想多留我几天，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不但不能多住，还准备明天就提前回部队去。这怎么好向媽媽开口呢？"他在想，"也許这担心是多余的，媽媽是个懂道理的好媽媽，她会想到部队上工作忙、任务紧的。……对，先給德信爷爷打两担柴禾去。別的，到时候再說吧。"他拿起砍刀准备上山去。刚出大門却被队长拉到队部去了。

屋里坐滿了人，大家听說欧阳海要回部队了，請他来再作一次"报告"，要不就随便談点什么。山里人听什么都新鮮。这种不出題目的要求，反倒使欧阳海更加作难。他眨巴着眼睛在想，談点什么好呢？

"随便讲么事都可以罗！"欧阳德信老人說，"我們山里閉塞。拿我来說，活了七十好几也沒有你見得多、看得远呵。你把外头的人怎么穿衣、吃飯的大規小矩哇一哇，我們也好长长見識。"

"对呀，对呀！"大家附和着說，"就讲讲穿衣吃飯的事也可得罗。"

“听說广东人过冬，身上不着棉？”

“那个海什么島，一年收三季呀？”……

欧阳海觉得自己就是山里出去的，这四年要說长見識也不多。可是对乡亲們这样的要求再不满足，那就太說不过去了。他想了想，就天南地北地給大家談起来。說朝鮮人民現在搞起了“千里馬运动”。有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国家，莫看国家不大，人口也少，可是骨头硬得很。說越南南方的游击队員到处都在打胜仗。……从这些事，又談到全国各地向困难作斗争的大好形势。談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仍然兴致勃勃地想继續听下去。欧阳海从报紙上、从首长讲話中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情全倒出来了，仍然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实在沒什么好讲的了，他說：

“要听，我就再給你們讲一个人吧。”

“可得！”大家只有一个要求：讲。

“有个叫曾武軍的同志，他是我們指导員，也是我的入党介紹人。”欧阳海又从头談起来。他从曾武軍的名字是怎么从“五斤”变过来的，小时受过些什么苦，怎么来到革命部队的；以后打过多少仗、立过多少功，一直說到开原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他用手抓住了敌人打得发紅的枪管。“……战斗下来，上級要給他立功，他硬是不肯要，說机枪主要是靠那个战友才繳过来的，他自己只是拿手擋了一下。……”欧阳海說着說着，想起了指导員的一举一动，看見了那高大的身形和他满臉胡茬子的面龐，声調也越来越激动。“前年秋天，为了执行紧急任务，曾指导員又跟着同志們一起到了工地，就象个好人一样沒日沒夜地干哪！有天为了搶救器材，为了搶救同志，他又用那只負过伤的胳膊，托起要倒的房架，让同志們冲了出来，指导員自己却昏倒在水里。……平时他慢声細語，哪个也不曉得他

就是个战斗英雄。可是他那顆心、那双手为革命做了多少工作呵！他眞正懂得了一个革命者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一个革命者应該怎样去为党的事业战斗。所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来沒有想到过他自己，也从来不願談起自己的事。”

屋子里靜悄悄的，人們欽佩地点着头。

“我們凤凰村这几年也遭了灾。”欧阳海继續說道，“要說困难也确实蛮多。可是比起解放前老鴉窩的苦日子来，又何止强百倍！要是人人都象曾武軍同志那样，明白我們肩上的責任，懂得应該怎样来搞好生产，那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够难住我們？我們搞生产，不光是为了多打点子粮食，把生活过得好一些，我們是在鬧革命。我們說人民公社是天堂，还有人盼它垮台哩！搞不好生产，那是我們往自己的脸上抹灰呀！有人拼了性命干革命，我們沒病沒灾的，要連生产都搞不好，那能对得起誰呢？”

“是呵，有人活在世上，心里眼里都清清楚楚，懂得穿衣吃飯为了么事；有人活了七老八十，糊里糊塗，光曉得穿衣吃飯，不懂得人生在世为革命，那……那就是猪狗不如呵！”欧阳德信感叹地說。

“对！德信爷爷說得对。”欧阳海說，“莫看我們凤凰村在山上，沒有什么外人上山来。可是我們的生产搞得是好是坏，就連毛主席也操心哪！站在山头上，不光要看見这四州八县，心里头要能望見北京城。莫看我們是几十戶人家的生产队，工作搞好了，也是推着革命往前走。人人的步子都紧一些，那社会主义建成的日子就会更早一些到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們就会懂得，活着不光是为了穿衣吃飯，活着是为了立共产主义大业，干无产阶級革命！”

欧阳海讲完了，大家沒有再提什么要求。每个人的眼睛

里都閃着光。老鴉窩——凤凰村，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名，有多少人知道它呢？可它也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住在山上的几十戶人家，如今再也不是为刘大斗当牛当馬，也不只是为本家本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在为子孙万代、为天下受苦人鬧革命。

"我說，"队长站了起来，"海伢子这几年在部队上进步得真不慢哪，解放軍就是能出息人！"

欧阳德信老人走过去摸着海伢子的头感慨地說：

"是呵，难得他回来一趟，到家整十天沒有歇过半天，光在秧田里就忙了整整九个工。还按天給我送柴禾。我不說，在座的都哇一哇，看看該么样办好？"

"要給他們部队打封信，报告报告。"

"工分是要給他記上的！"

"一天就算二十分，也要記上一百八。"大家議論着。

欧阳海連忙站了起来："德信爷爷，我可不是为了工分才回来劳动的呀！"

"你是你。你的道理，我們記在心里；工分，我們也要記。要不，"德信老人拍打着胸脯說，"我們这里过意不去呀！"

"大哥，"欧阳海在求援，"信不要打，工分也不能記。我吃国家的，穿国家的；老鴉窩的山泉流水、野菜树皮，凤凰村的五谷杂粮把我喂大，我回来劳动一下算得什么？我还欠着家乡对我的养育之恩呢！"欧阳海說完，提起柴刀跑上山去。他还有好多事情沒有办哩。……

日头已經躺在山梁上了。欧阳海挑着滿滿一担柴給德信爷爷送去。

"德信爷爷，部队的任务紧，我明天就要赶回去了。"他笑着說，"这回柴禾也沒打够，等来年我回来再給你老人家打。"

火塘旁边的柴禾已經快堆不下了，这都是欧阳海每天一担打来的。欧阳德信望着那一大堆柴禾好久沒有說話。欧阳海往火塘里加了两根柴，用鼎鍋里的开水沏了一碗热茶，送到德信爷爷的手边，轉身朝門外走。老人在背后喊住了他。

“伢子，你让我再看看你。”他站起身来抓着欧阳海的手說，“我是个孤老头子，沒儿沒女，旧社会那年月，我活得好艰难呵！那时我只想，早一天死早一天了。今天，我七十好几了，公社把万事都給我安排得好好的，我想去帮着看看牛，干部們都不依，怕把我累着了。說心里話，我現在又舍不得死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好好看看我們这个新社会，好好看看共产党教养出来的好后生。伢子，你見天給我送一担柴来，临走了还放不下这个事，这……这都是哪个教你的喲！”

“是毛主席教的。他老人家在《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里教給我，要彻底、完全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我还是刚刚学着做呢！”

“好呵，好呵……”老人激动得只是重复这两个字，再也說不出别的話来了……

欧阳海告别老人往家走，远远看見媽媽坐在門檻上，只好硬着头皮回来。怎么向媽媽开口讲呢？他故意哼着歌，装成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溜进屋里，急忙收拾起东西来。幸好媽媽一心一意地在绱鞋子，沒有說什么。欧阳海想，能拖一个钟头就拖一个钟头，等爹爹回来再談，人多就不怕了。

爹爹回来了。欧阳海看見媽媽好象在生气，觉得仍然无法向她老人家开口。大哥把他叫到一边說：“等明天你一早走了，我們再告訴她。”欧阳海觉得这样虽不好，但是总比当面看着媽媽流眼泪强些。

全家都睡了，欧阳海躺在床上，想起參軍那年离家的情

景。这次一走，不曉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想到这些，自己也多少有点舍不得。可是离开連队十来天了，排里該沒有出什么問題吧！眼看快到四好初評了，排里的四个第一落实得怎么样？应該快点回去，有多少工作在等待自己呵！对，明天一早还是跟媽媽說一声再走。提前两天回部队，这是为了革命工作嘛，这个道理她会明白的。……

欧阳海想着想着快睡着了。迷迷糊糊地，他好象又透过屋頂看見了滿天星星。“不会吧，我不是睡在新房子里嗎？”他揉了揉眼睛，才看清是里屋透出来的一綫光亮，正好照在樓板上。“哦！媽媽还沒有睡！”他輕脚輕手地爬起来，朝里屋走去。

媽媽坐在床边上，正眯縫着眼睛，就着油灯一針一綫地納鞋子。欧阳海推开門走进来。

“媽，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呀！”

“就睡的。”

“快睡吧，鸡都叫二遍了。”

“还差几針，这就納好了。”

“晚上看不見，明天……”欧阳海犹豫了一下，还是說，“明天再納也来得及。”

“明天？明天你不是要走嗎？”

“媽，我明天……走不走都可以，假期还沒滿哩。”欧阳海慌了。

“三三，”媽媽看了他一眼，說，“我曉得你記挂着队伍上的工作，打算早点回去。这事做得对嘛，为么事不告訴我一声呢？你还是信不过媽呀！”

“媽，我怎么能信不过你老人家。参軍那年还不是你送我走的！……我是怕你心里难过，想晚一点告訴你。”

"三三，媽媽不識字，也不懂得么事道理，儿女一出远門，就牵腸挂肚地好象这顆心也跟着走了，这眼泪嘛，我是要流一些的，做媽媽的都是这片心哪！可你这是去办正事、搞革命，留不住，也不該留。这个，媽媽心里也明白。我赶着做双鞋，是让你出門万里去鬧革命。"

"媽！"欧阳海喊了一声。他想劝媽媽早点休息，可是他沒有說；他想說部队发的鞋蛮够穿，可是他也沒有讲。媽媽要做鞋就让她做吧！是呵，做媽媽的嘛，都是这片心哪！

欧阳海醒来的时候，一双新布鞋帮靠帮地放在枕头边上，挎包里还塞了十几个热呼呼的煮鸡蛋。看来媽媽一夜也沒有睡。他特意把部队发的解放鞋包起来，穿着新布鞋在媽媽面前走了几步。

"媽，你看正好，不肥不瘦。"

媽媽看了看，沒有說什么，眉宇間流露出一絲心滿意足的神情。

大哥从地里赶来握着欧阳海的手說：

"三三，你放心地回部队去吧。你的那些話我都記住了。秋后……秋后你等着我們生产队的丰收喜訊吧。"

欧阳海本想再嘱咐几句什么，可是又改变了主意，只是用力捏了捏哥哥那双劳动慣了的大手。这滿手厚茧的貧农，当他記起了旧社会的苦，看清了集体道路的光明前景，并决心一辈子跟着党走到底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再嘱咐什么了。

爹爹远远地站在地里，放下鋤头朝儿子晃了晃手中的小烟袋。好象在說：儿呵，走吧。加快步子往前走！

欧阳海走了，穿着一双新布鞋又上路了。他向全家告别，向松树告别，然后朝山下走去。媽媽昨天晚上讲的那些話，他記得清清楚楚，这是"办正事，搞革命"去。想着这个，他觉得

今天两条腿分外有力，步子都踩得登登直响。

欧阳海离开媽媽、离开凤凰村走了。他带着媽媽的囑咐，乡亲們的期望返回部队。新布鞋在大路上踩起一縷滚滚向前的灰尘……

三十五　来人的嘱咐

蓮溪周圍那些稀稀疏疏的秧田，已經由黃轉青；綠油油的秧苗密密麻麻，把田里的水都遮得看不見了。欧阳海边走边看，心里乐开了花。熬过了三个灾年，今年的秋收有指望。

上了公路，前边不远就是公社了。欧阳海想，該有多少事情要向周书記汇报呵！这几年在部队的情况，那天沒来得及談；今后的努力方向，还要請老排长指点指点；另外，凤凰村生产队的問題、傅春芝决心参加农业生产以及她父亲的情况，都要向书記詳細談談。还有……他刚想到这里，突然身后有誰給了他一巴掌。

“欧阳海，干嗎去？”

欧阳海一回头，发現是周虎山站在身后。

“周书記，我正来找你！”

“找我？等了好几天都沒見着你的面，我还以为你悄悄溜了哩！”

“那天我在信上給你汇报的时候，不是說好一定来看看你的嗎！这几天让些别的事耽誤了。”

“亏得你今天来了，要不我也要派人去把你抓来！”

欧阳海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你别笑。”周虎山认真地說，“我正要派人去找你。知道嗎？有情况！”

“情况”！就象当年在太平山抓吳崽子时一样，一听到这

两个字，欧阳海忽地一下停住了脚，手也下意識地在身上摸了摸，好象要找家伙似的。他精神抖擻地問：

"周书記，是不是……"

"我馬上要赶到县委去开会。走，我們車上談。"

县委派来的小車飞快地朝城里奔去。沒等欧阳海开口汇报，周虎山就搶先說道：

"凤凰村生产队的情况，傅承財和他女儿的問題，我都了解过了。昨天，他們大队的支书来說，傅承財出工很积极，春芝在'三八'妇女突击組組織了个'燕子小組'，劳动得很好。欧阳海，你做得很对，起了作用，应該这样。"他話題一轉，非常严肃地說，"知道不，要打仗了！"

"眞的？"欧阳海差点从汽車座位上跳起来。

"眞的。刚刚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让所有探家休假的軍人立即返回部队。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正吵吵着要窜犯我們的东南沿海。"周虎山輕蔑地說，"蔣介石那把老骨头作痒，准备送貨上門来了。"

"眞的呀！"欧阳海紧紧握着书記的手叫着，"这可太好了！"

"所以我說，要是你今天再不来，我眞要派人去抓你嘛！"

"不用抓。这样的事我等还等不着哩！"欧阳海激动地說，"我等了四年了，以为仗都让你們老革命們打光了，自己再也打不上了呢！哪曉得蔣光头自己送上門来了。好！这还省得我去找他。"他想起了刚参軍的时候，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就以为自己一定是上福建前綫，硬把崩石头的声音当成是炮击金門。那时候眞是什么也不懂，連枪都不会放就先忙着要打仗。以后又是西藏平叛战斗，自己也是鬧着非去不可。以为一上战場就会成为英雄，就会变成个"董存瑞"……"那时候眞是

太幼稚了。可是这一回嘛，”他心里讲，“这回可要看看自己的眞本領了。”

“怎么样，这回該滿意了吧！”

欧阳海抿着嘴沒有作声，眼睛里迸出两道兴奋的光采，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他想說“滿意”，又想把这个“滿意”深深地藏在心里。現在不是担心有沒有仗可打，关鍵的关鍵是要在战場上过得硬，多抓俘虏多繳枪。

周虎山继續說：“蔣光头那点虾兵蟹将做不了几碗菜。你别笑，眞的！我看不一定人人都能打上。”

“那……”欧阳海心中有数，他說，“打不打得上，就看我們連开不开上去。只要我們三連有任务，我不多抓它几个胡子兵，多繳它几支美国枪，那我这五好战士就算是个冒牌貨！”

“我說，”周虎山用胳膊肘捅了捅欧阳海，半开玩笑地說，“你回去以后打听一下，要是有让轉业的同志归队的信儿，你赶快告訴我一声。”

“做么事？”

“打仗去嘛！”周虎山有神的眼睛忽閃了几下，“有十年沒听見炮声了。”

“哦！你也想打仗呵！”

“怎么？就許你想不許我想？”

欧阳海挪过身子，装出副一本正經的語調說：“打仗去，你这公社书記的担子交給誰？那年我要参軍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說的？农业是基础，会計工作也很重要……今天一輪到你自己想打仗，这些道理就变了？”

“小海，你忘了那年沒报上名是誰帮的忙？托你这么点事你都不干……”

“你早就該把我送到部队去。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大問題，

也是你的义务，看看我們这些年青人能不能把打仗的担子接过来，挑起来！”

“是嘛！現在我們一齐到战場上去交班接班多带劲。再說保卫祖国，人人有責嘛！欧阳海，要是有信儿你不告訴我，你以后再回来，看我怎么揍你！”

“不管有信儿沒信儿，等会儿到了县里我就汇你一报，說我們那周虎山书記不安心工作，想打仗去。”

“不錯呀，欧阳海，看来这四年兵沒有白当，如今你也懂得全面地来考虑問題了。好！告訴你吧，小海，我們在后边也閑不着，县委让我們把基干民兵的訓练計划提前完成，一旦打起来了，要求和正規部队一样：打不垮，拖不烂，攻必克，守必固哩！”

“哦，說了半天你是在考驗我哩！”

車里沉默了。他們沒有继續談論下去。不知道是誰輕輕地給了对方一拳，接着是一陣咯咯的笑声。

公路两旁綠油油的秧田飞快地从眼前掠过。欧阳海在盘算他的立功計划。周虎山詳細地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最后說："要打起来了，欧阳海，桂阳秋后的丰收可要靠你們来保了。我哩，推着小車給你往前綫送軍粮。”

“书記，我保证不辜負家乡人民的期望！”欧阳海一字一板地說。

車到县城，迎面碰上县委书記。书記打着招呼說：

“欧阳海，知道了吧？”

“刚刚知道。”

“知道了就好。欧阳海，上了前方好好打，要为桂阳县的人民爭光！”

“是！书記，您放心，我一定記住您的話。”

县委书記放心地拍了拍欧阳海的肩膀，說：“我們全县的

人民都在等你的好消息。你快走吧，回到部队，对所有桂阳县的战士們說，家乡的人民希望你們好好地打，狠狠地打！来多少就消灭多少，一个也别让他活着回去！”

“是！”

“再見。”县委书記說，“老周，武装部的同志都到齐了，我們馬上开会。”

欧阳海向县委书記敬了礼，轉身要走。周虎山搶上一步紧紧握着他的手說：

“你快走吧，我不耽誤你了。欧阳海，可要为人民多立几功啊！”說着他从提兜里拿出一本紅色封面的书来，“这本《紅岩》我刚看完，送給你吧。它会告訴你，一个共产党員应該怎样生活，怎样为人民而战斗。”

“周书記，我走了！”欧阳海把《紅岩》装进了挎包，“你还有什么指示？”

“沒有了，去吧！”周虎山說着并沒有松开欧阳海的手，相反两个人的手握得更紧了。他們俩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站着，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这两双传神的眼睛，正傾吐着他們心里要說的千言万語。它包含着信任和期望，也包含着决心和感激。

三十六　通信班长

知道了“紧急战备”的消息后，一路上，欧阳海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到连队，和同志們一起奔赴东南沿海去参加战斗。坐上了汽車，他觉得汽車跑得太慢太慢了，为什么它只有六个軲轆而不多安两个翅膀呢！坐上了火車，他觉得火車象在地上爬似的，它应該会飞才对。即令是坐上飞机，那也满足不了欧阳海此时此刻的急切心情。盼了多少年啊，想打仗，向往着

激烈的战斗生活，現在多年的向往已經来到身边，做过多少次战斗的梦啊，如今战斗就在眼前。列車，你再跑快点吧！人民解放軍严陣以待，箭上弦，刀出鞘，冲鋒号就要吹响了！欧阳海嘴里正默念着刚从《紅岩》上学到的警句："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們每一个人都应該，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他觉得这样的神圣时刻已經到来了。

連队正处在紧张的战备活动中。大大小小的动員会，一級一級地召开；紅紅綠綠带着巨大惊叹号的标語，貼滿营房；一迭一迭的决心书、請战书和保证书，逐級送到最高首长的办公桌上。深更半夜，还有人在操場上练手榴弹，东方欲曉，刺杀声代替了起床号。在营区里，你看不見哪一个人在慢慢走着，不管是誰，不管干什么都是小跑步……一切工作都加快了速度，所有的同志都变得更加生龙活虎——这是适应战斗需要的节奏。同志們为美蔣匪帮胆敢窜犯我东南沿海，气得眼珠都紅了；同志們也为"运輸大队长"送"貨"上門乐得嘴都閉不上。干部們盘算这一仗要比解放战爭打得更漂亮，战士們决心在第一次战斗中，拿出全部过硬本領，做一个保卫祖国的战斗英雄。

魏武跃认为目前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实战来证明他确实是个思想、技术全面过硬的五好战士；高翼中也准备接受最艰巨的任务，立誓让战斗来考驗自己。人人都认定这一仗是铁定打上了。多少次油灯下苦讀毛主席著作，多少个烈日照射下的射击預习，多少个雨夜中的急行軍……这一切一切，不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卫祖国，保卫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嗎？現在，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已經到来，一个个磨拳擦掌，劲头十足。……

可是，等待着欧阳海的，却是一个考驗，一个完全出乎他

意料的决定。

“好！我知道你会提前赶回来的。上級决定：調你去担任一营通信班班长。”关英奎說。——这是欧阳海回到連队后听到的第一句話。

欧阳海刚一回到排里，同志們嗡地一下全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分不清誰在讲話。大家带着詫异的口气在詢問、談論为什么把副排长調走了。高翼中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問：

“副排长，怎么把你調去当通信班长呢？你……你犯了什么錯誤，把你‘降’了？”

欧阳海听了哈哈大笑：“怎么是‘降’了，調到营里去是‘升’了嘛！再說要杀敌立功，那可不看誰的职务是什么，而是看他思想过不过硬，战斗勇不勇敢，二百米內的硬功夫到不到家；关鍵的关鍵是看他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敢不敢把命拿出来！林彪同志說过，我們人民軍队是靠人的觉悟、靠勇敢、靠政治挂帅。我体会，这就叫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

小魏說：“副排长，这些道理当然对。最可惜、最最可惜的是好不容易撈上个打仗的机会，你又調走了。通信班长光管送信、打个电話什么的，整天在指揮所里呆着，弄得不好你連蔣光头派来的胡子兵都看不見。你那政治再挂帅，二百米內的硬功夫再硬，也沒地方可使呵。”

“是呵！”高翼中說，“你是个属‘虎’的，怎么能去干通信班长？赶快給首长提个意見，还是留下来吧。我們排里正缺你这么个虎将呢！”

“副排长，这次要是你还打不上仗，那以后就更沒有指望了！”

“对呀！这可是个关鍵性的……”大伙都吵吵起来。很明显，同志們都舍不得欧阳海离开三排，千方百計要把他留住。

“你們都走开，让我好好想想。”欧阳海支开了同志們。他确实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刚接到通知的时候，他还沒有完全明白过来，經大家这么一議論，他才懂得了“通信班长”的意思：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打仗的机会，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眞刀眞枪拼杀的时刻，自己又要往后靠——离开連队上營部去了。等上了战場，人家冲鋒的时候，自己只能站在一旁打信号弹；人家突、突、突地打机枪，自己喂、喂、喂地摇电話；同志們抓俘虏、繳机枪的时候，自己收电綫。等最后战斗結束了，同志們都为人民立了功，自己空着手連个胡子兵都沒抓着……想着想着，欧阳海脑子里嗡嗡乱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这些英雄都在自己脑子里活动着，就象是一个个的桥型碉堡，一个个机枪火力点，一場又一場激烈的战斗，都要从手边滑过去了。怎么办呢？他擰了一把湿毛巾搭在头上，极力使自己平靜下来。他問自己：“要是曾指导員在，他会对我說些什么？他会教我怎么做呢？……”随即他又自問自答地說，“他会教我带着这个問題从毛主席著作中去找寻答案的！”想到这个，耳边仿佛响起了毛主席說的話：

>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是呵！通信員的工作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嗎？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不也需要有人在这个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嗎？一九四四年，抗日烽火正急的时候，革命需要有人上前綫去杀日本鬼子，革命也同样需要有人去安塞的山中烧炭。莫小看了通信班长，也許我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还不一定能挑起这副重担呢！……想着想着，欧阳海摘掉了头上的湿毛巾，狠狠地給了

自己发蒙的脑袋一拳，对自己說："我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更全面地考虑問題，什么时候才能自觉地使自己的想法和党的需要完全一致呢？"

在营部，营长和关英奎正在談論通信班长的問題。

"营长，我們三連的小魏你总熟悉吧，人挺机灵，腿儿也勤快，枪法又准，鬼点子也多，要是到通信班來准是一把好手。"

"他呀，是不錯。"营长說，"就是个头太小了点……"

"要大个也有！"关英奎連忙接着話尾巴說，"一班长刘伟城怎么样，膀大腰圓，思想、軍事各方面都过得硬。我看要是調他来当个通信班长什么的，那一定会比二营、三营的那两个通信班长强多了！"

"老关，你别給我耍鬼心眼！叫你通知欧阳海来，你跟他說了沒有？"

"說是說了，我看他不一定干。你也了解欧阳海，自打参軍那天起就吵着要打仗。这好不容易把蒋光头等来了，又調他上营里来，恐怕他想不通。再說，他这个同志干通信班长也不太适合……丢三拉四的，又喜欢穷鼓搗，小心把你的报話机子捅坏了……"

"关英奎，你給他胡謅些缺点干什么？他什么时候丢三拉四来着？"营长带笑不笑地說，"同志，你别鬧'本位'！哦，你想留着他打起来顺手是不？告訴你，营里沒有个得力的通信班长，到时候該联絡联絡不上，我照样不放心。要为全营想想！"

"这些我們連里都想过了。除了他你調誰都行。"

"除了他我誰都不要！"

"要是他不干呢？"

"說服嘛！"

“我說了多少遍，真的連嘴唇都磨薄了，他还是不願干。”关英奎裝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說，“他倔得很哪！”

“得了得了！你先把你自己說服了就行啦。”营长盯着他的眼睛說，“用欧阳海的話讲——这关鍵的关鍵在你这儿哩！”

关英奎不好意思地笑出声来：“营长，几个好班长都让你調走了，唉！……”

“那又有啥？营里的几个好班长，还不都让师、团的通信部門調走了！……”营长說完也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未落，門口响起一个洪亮、清脆的声音：

“报告！”欧阳海全副武装，直挺挺地立在門口，“一营通信班班长欧阳海奉命来到。”

“瞧，这不是来了！”营长說話的时候，用眼睛瞅着身旁的关英奎。“欧阳海，你願不願意来当通信班长？不願意的話，跟着你們連长再回去。”

“我願意。”

“真心話？”

“当然是真的，通信班长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关英奎綳着脸問：“你不想真枪真刀地去冲、去砍了？”

“怎么不想，当然想！”

“那……”关英奎看了看营长，不好意思地把下半截話咽了回去。

欧阳海沒有再說什么。他心里正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后悔哩！……当兵快四年了，一直在“当不当得成英雄”“怎么才叫真正的英雄”这些問題上摔跤。組織上一再教育自己，今天脑子一热，差点又犯了老毛病。是不是英雄，不在他打沒打过仗。曾武軍在战場上是全团出名的英雄，在平时的工作中，在铁路工地上也是个英雄。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是英雄，

勤勤恳恳砍柴烧炭的张思德也是英雄。今天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誰說通信班长的工作不重要，背着电話机跑一辈子，我也是跑在共产主义的大道上！

“通信班长！”营長喊，“通知各連連长馬上到营部开会。”

“是！”欧阳海回答着。

“复誦一遍！”关英奎說。

“通知各連連长馬上到营部开会。”欧阳海复誦得清晰有力，然后一轉身，矯健地朝前边跑去。

刚下过一陣小雨，潮湿的黄土地上，留下了欧阳海两行笔直笔直的脚印。关英奎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一九五九年通知欧阳海去集訓队学习时的情景来。那时候他还是个光着脚丫子、跑起来左右乱晃的新战士。今天他跑得多么稳当，多么快呵！变了，变了！欧阳海一天一个样。他一步一个脚印，踏地有声，蹬，蹬，蹬地在往前跑呵！象他这样的战士，不論放在哪个崗位上，都能完成党交給他的任务，都能成为人民所需要的英雄！

是呵，欧阳海张开翅膀越过了重重障碍，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航道上来了。当他彻底明确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应該怎样活着，应該怎样工作、战斗的时候，任何考驗都左右不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了。

飞吧！欧阳海，把握住航向，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全速前进！

前边，还有新的考驗……

第八章　新的考驗

三十七　挑重担

营房四周那一排排常青的桉树，不分昼夜，天天見长，才几年的工夫，它就从单杠架那么高冒过房頂了。一場大雪在它們的枝枝丫丫上鑲了一层銀边，远远看去，好象挂着一排排白色的帳幔。几陣东南风刮来，桉树抖掉身上的积雪，在白雪覆盖过的枝头上，又窜出条条嫩綠的新芽，明显地比房頂又高出好长一截。摇曳不停的新枝在向人們报信：又一个春天到了。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到了，营部的四好通信班班长、第二次超期服役的五好战士欧阳海，在营部經过了半年的战备訓练，奉命又回到三連来。

一九六三年——这是欧阳海参軍后的第五个年头，有可能是他留在部队继續服役的最后一年了。貫彻軍委扩大会議的"决議"以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形成了自觉的风气，"老三篇"解决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根本問題——世界观問題，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四好为綱的連队各項工作，在軍委和林彪同志的正确領导下，遵循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正沿着非常无产阶級化和非常战斗化的道路，推动着部队飞速前进。今天，眞可以說是一派老传統增輝，一片新气象誕生。欧阳海想，作为部队的一員，自己在这几年中有沒有进步呢？特别是近一年来，对政治挂帅、坚持四个第一是不是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呢？虽然通信班年終評上了四好，自己又出

席了四好、五好代表会議，可是这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通信班里的同志都是从各連挑选出来的，基础本来就不錯；再加上营的几位首长都亲自抓，这样評上的四好，算不得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过硬。要想真正的考驗自己对四个第一认識得清不清楚，要想衡量衡量自己这几年来有沒有进步，还必須到一个复杂点的环境里去考驗考驗才行。担子总是有輕有重，工作也会有难有易，关鍵的关鍵看自己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前不久收到曾武軍一封信，他說他的伤已經治好了，可是右手完全殘废，不能继續留在部队工作。領导上提出两个工作由他选择：一是留在医院做政治工作；一是回到农村去。指导員考虑到农村的工作更需要些，条件更艰苦些，毅然决然地到农业第一綫去了。“……指导員殘废了，还想着为革命挑重担。老三連这次把我要了回去，我一定不辜負連首长的期望，要找一副重担子挑起来！”欧阳海一路走一路这样盘算着。

俱乐部門前的空地上，有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青干部正在那儿敲敲打打地修理着一副墙报架子。他把木板刨得平平展展的，又把架子的两条腿稳稳当当地埋进地里。他忙得滿头大汗，連脸也沒顾得擦上一把，又着手給墙报架涂起油漆来。墙报架煥然一新的时候，这位干部倒退几步，一边打量着自己一上午劳动的成果，一边自言自語地說：

“可惜还缺个頂儿，要能找几块杉树皮来給它釘个遮檐，我敢保险，那刮风下雨就都不怕了。”說着，他发現頂上还有一小块沒有漆匀，便又搬来个板凳，站在上边忙了起来。

欧阳海打这儿路过的时候，这位干部喊住了他：“同志，帮帮忙，把那个油漆罐递过来。”

欧阳海連忙拾起地上的油漆罐給他送了过去，自己也站在旁边忙了起来。干部漆完了墙报架，发現欧阳海也弄得滿

手都是油漆，抱歉地說：

“看，害得你也弄了一手髒！”

“不要紧，一洗就掉了嘛。”欧阳海回答着。这时他才来得及仔細打量对方：高高的个头，两眼虎虎有神，眉宇之間好象总是带着一股使不完的劲，一看，就知道是个痛痛快快、干巴利落脆的同志。这时，那位同志也正眨巴着眼睛詫异地望着欧阳海。

“同志，”欧阳海看見他忙得滿脸都是汗珠，說，“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呀？”

“休息！”那位干部用沾滿油漆的右手指了指墙报架說，“这就是最好的休息嘛！該玩就玩，看見活儿就干！一天到晚抄着手休息，那还不把人憋出病来了！”

欧阳海点了点头，望着溜光錚亮的墙报架，又看了看身边这位龙精虎神的年青干部，心里在說：“对呀！平素自己也有这个体会，老呆着不干活，那最难受了……”

“你找誰呀？小伙子！”干部爽爽快快地問。

欧阳海还盯着这位干部在想：我怎么从来沒見过他呢？昨天教导員找我談話时，說連里新来了一位干部，莫非就是他？

“我不找誰。我原先就是老三連的，今天刚从营部通信班回来。”

“哦！不用問就知道，我敢保险，你就是欧阳海，对吧？前几天我就听首长說你要回来，心里边还一直盼着你哩！”那位干部热情地伸出手来說，“来来来，反正你的手也髒了，咱俩还是拉拉手吧！我叫薛新文。”

薛新文把欧阳海邀到連部門口，顺手拿起个脸盆轉身对他說：

“你先进去坐一会儿，我打盆水来，咱俩洗洗手。”

欧阳海連忙搶过脸盆說：

“我去吧！”說着，朝井台跑去。

不一会儿，欧阳海端着一盆水进来。他把水送到薛新文面前：

“首长，你先洗吧！”

“你这个同志才怪哩！干嗎非得我先洗不可？”薛新文瞪了他一眼，“来！一起洗。”

“是！”欧阳海大声应着。两个人笑呵呵地同时把手伸进盆里。

“首长，”欧阳海問道，“昨天教导員还提起过連里新来了一位干部，你就是到我們連来帮助工作的吧？”

“不，我是来鍛炼鍛炼的。这次領导上下决心把我从机关放到老三連来，是让我跟着訓练部队好好学一学。我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缺乏实际工作的鍛炼，主要是来学习的。前不久你們的副指导員調到政治干校去学习，团里临时指定我代替他的工作。”薛新文停了停，“眞快！来到連里一晃就是二十多天过去了。”

“哦！那你就是我們的副指导員嘛！”

“不，”薛新文說，“可能我很快还要回原单位去，現在只是代理代理。”

“这一个多月我到軍里参加四好、五好代表大会去了，怪不得沒見过你。”欧阳海急于想知道自己的任务，問道，“副指导員，我回来以后上哪个班？”

“連里的几个同志还沒正式研究哩，等决定了以后，馬上就告訴你。”

“是。”欧阳海說，“我是想，要能早点决定，我就能早点开始工作了。”

“慌什么？星期天嘛，先休息休息。”

“你刚才不是說，看見活儿就干，一天到晚抄着手休息，那还不把人憋出病来了！”

“这……欧阳海呀，不用問就知道，我敢保险，你这张嘴一定是全連出了名的！”薛新文說，“好！我們馬上就研究，尽快地通知你。”說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欧阳海刚想向代理副指导員汇报一下自己最近的情况，薛新文象想起件什么事似的，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你瞧我这个人，差点誤了件大事！”

“什么事？”欧阳海吃惊地問。

“一班的刘大个子上个星期天就跟我約好了，要我今天下午去和他比比摔跤。我要不去，他还說我怕了哩！”薛新文急急忙忙地拿起一件上衣，“走，給我助助威去。”

“我想先回班里去看看同志們。”

“那也行。你的工作問題，我們一会儿就研究。”薛新文說着，人已經跑出去老远了。

欧阳海望着他的背影想：“这代理副指导員可真有股热乎劲儿！”

虽然是星期天，但是大多数同志都沒有外出，为了迎接大练兵，同志們正在屋里削手榴弹把儿。欧阳海前脚刚进門，大家就嗡地一下全围了上来。这个說：“欧阳海，你可回来了！”那个喊：“老班长，听說你要回来，我們盼了好几天了。”这个接过背包，那个递过来开水；这个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那个扯着欧阳海的衣角，七手八脚地恨不得把欧阳海分成几份儿，每人都能抱着点儿……其实欧阳海离开三連才半年的时間，到了营部，也差不多天天都和大家見面；只是最近一个来月到軍里去出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又参加了毛主席著作心得交流

会，大家才沒見着他。但是大伙一直是嘴里念叨着，心里惦記着欧阳海。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誰都舍不得和他分开。

魏武跃从人縫里挤到前边来說："欧阳海，你上哪个班定下来了沒有？要不，到我們七班来当班长吧。現在全連最次、最最次的就是我們七班。我一个人不行，实在頂不住！"

小魏刚讲完，馬上有人頂了他一句："七班副，你也太不知足了！新来的代理副指导員背包还沒放下就到你們班去蹲点，一呆就是半个多月，你还要怎么的！这欧阳海刚回来，你又想拉到你們班里去？"

"坚决反对！"小黃說，"依我看，到四班来最合适：一，我們四班是訓练先行班，要求高，需要配备一个过硬的班长来領导；二，欧阳海原来就是四班长，对班里的情况比較摸底；三，你們說，他不上我們班上哪个班？'物归原主'嘛！"

"依你这么說，"高翼中也叫了起来，"欧阳海还是我們三排的副排长哩！"

"对不起！"小黃說，"現在編制上沒有副排长了。"

"不管有沒有，"小魏爭辯道，"要讲物归原主，那也得'归'到我們三排七班来。再說我們也得考虑考虑工作，目前最需要、最最……"

"你别最来最去的啦！你想想，全团出名的四好班班长，上你們七班去干嗎？去当受气包呀？"小黃的嗓門提高了。

"四班副，你这个观点可不太对头哩！七班就不是三連的一只胳膊了？告訴你，七班要是搞不好，全連的工作照样受影响；再說，未必帝国主义来了，光你們四班去冲鋒繳枪抓俘虏，我們七班在一边当'啦啦队'？当'参观团'？……"高翼中的声音也不小。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黃分辯道，"我是說我这个副班长

不过硬。你想，一，欧阳海第一次立功的时候，我在替他数快板；二，他那三枪把刘大个子刺得一楞一楞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当裁判員；三，……”

“你好賴还是个裁判員。可我呢，”小魏說，“欧阳海当我們班长的时候，……一想到那次攀登陡壁，我这腿肚子就直抽筋！”

“你别夸大事实！說这些干什么？”欧阳海拦住他們說，“我这两下子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工作上也沒啥經驗。再說到营里去了半年多，这次回来还得从头学起哩；另外，分配到哪个班，得由領导上决定嘛。”

“繳枪不杀！”随着喊声，飞过来一个白晃晃的东西。欧阳海連忙伸手接住，原来是一根歪歪扭扭沒削好的手榴弹把。一个胖乎乎的小战士，正杈着腰站在那里哈哈大笑。

“你又出什么洋相？砸着人怎么办！”魏武跃分开众人撵了过去。

小战士一轉身钻到床底下去了。

“你要抓着我了，就算你过得硬！”随着一声“繳枪不杀”，又飞出来一只鞋。

“你出不出来？”魏武跃喊着，“我現在最头痛、最最头痛的就是你！”

小战士根本不听。高翼中喊了一声“代理副指导員来了”，他才哧溜一下钻了出来，后脑勺把床板撞得格登一声。

欧阳海上前問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叫我‘小鬼’嗎？那你还問什么！”小战士揉着后脑勺說。

“手榴弹把儿不是象你这样削的嘛。”欧阳海拿着那根歪歪扭扭的木棍說，“这样的手榴弹也练不出过硬的功夫来，上

了战場喊一百声‘繳枪不杀’，敌人也不会繳枪的。”

“你管得着嗎？”小战士搶过那截木棍，撅着小嘴走了。

“咦！……”欧阳海觉得奇怪，这小战士的脾气眞倔，大概是刚才喊了声“小鬼”，惹得他不高兴了。

魏武跃走过来說：“老班长，你别理他。他叫刘延生，是我們七班的一个新同志。……”

“延生？”

“是呵，延安生的。”魏武跃把小刘如何爱玩爱鬧、不听招呼的事都介紹了，最后說，“别說我这个副班长沒有办法，我看不管誰来都得费一把劲，他就是在副指导員面前还比較老实点。也难怪他，才滿十七岁嘛，鬼子投降那年在延安生的。”

“唔……”欧阳海在仔細琢磨魏武跃刚才介紹的这些情况。按道理讲，自己是老四班的，这次应該回四班才对。可是听他說七班存在一些問題，小刘又連着在队前挨了两次批評……“要想挑重担，应該爭取到七班去。問題越是多，越能鍛炼自己。”想着，欧阳海拿起刀来細心地削好了一个手榴弹把儿，朝小刘走去。

“刘延生同志，刚才我不該叫你‘小鬼’，是我的嘴巴走了火。对不起，敬礼！”

刘延生白了他一眼，胖乎乎的脸上沒有一点笑意。他拿着那个象狗啃的木棍沒有說話。

欧阳海遞过自己削的手榴弹把儿說：“小刘同志，别生气了。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刘延生接过去端詳了半天，脸上漸漸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說：“刚才大伙儿都夸你不錯，我还以为是說客气話哩，沒想到你还眞有两下子。行，帮我再削两个吧！”

“要这么多干什么？”欧阳海問。

“练本領嘛！我这个星期的投弹指标是三十米，等功夫练到家了，上了战場喊不喊‘繳枪不杀’，敌人都会乖乖地繳枪的。你連这点道理都不懂？”

欧阳海笑着說：“看你刚才那个样子，我还以为你不想要了哩！”

“我是在考驗你是不是真心帮助同志！老兵带‘小鬼’这是我們部队的老传統嘛，我干嗎不要？”刘延生說完把手伸給欧阳海，“来，拍三下，不吵嘴也不打架；拉拉手，做个肩并肩的好——战——友！”

“行。”欧阳海握着他的手想：这小鬼不錯！

“走，”刘延生兴致勃勃地說，“练几弹去！”說完，也不等欧阳海表示态度，拉着他的衣角就往外跑……

晚上，欧阳海向三排长陈永林打听了連里最近的一些情况后，問道：

“排长，你看我上七班来怎么样？跟着你这个老班长，心里也踏实些。”

“那当然太好了！現在就数七班的問題比較多点，七班也正缺一个班长，我又抓不过来。只要你能来，我看年底爭取个四好排完全有希望。”

“三十五，三十五！”刘延生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說，“排长，我刚才按照欧阳海教的要領連着打了三弹，都是三十五米。超过了这个星期的指标五米远！”

“不錯不錯！”陈永林夸奖說。

“按照这个进度，下个星期就能达到优秀；当它三、五年兵，这手榴弹准能頂上一門追击炮使喚！”刘延生轉向欧阳海說，“你行！教得又耐心，办法又对头。欧阳海，来我們七班吧，好好带一带我！”

欧阳海見他胖乎乎的臉上挂滿了汗珠，心想，这个小战士幷不象有些人說的那样調皮嘛。星期天不休息，还在一心一意地练投弹，这身上的积极因素还不少哩！他递过一块毛巾給小刘擦汗，說道：

“把衣服扣上，小心着凉。”

“不要紧！”小刘說着干脆把外衣脫了，“趁热打铁，你再教我打几弹去。”

“练了这么半天，休息一会儿嘛。再說，天都黑了，看不見怎么练？”

刘延生挤了挤眼，从床底下拿出一把香来，細心地点燃了，又把它捆在手榴弹上說：

“看見沒有？有了这个窍門，晚上照样可以练。扔出去一道火光，又能看見弹着点，又能把手榴弹再找回来。走吧！”他不由分說拉着欧阳海又往外跑。

陈永林在后边喊：“欧阳海，等会儿你去跟連长要求要求，别忘了！”

七班确实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紀律松懈，作风不够紧张。班长一直沒有，副班长魏武跃一个人又抓不过来，加上小刘爱打爱鬧、出个洋相什么的，显得問題更复杂些。头半个多月，刚刚下放来的薛新文同志到七班来蹲点，一进門就碰見小刘拿着一把香，口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薛新文不知道他是去练投弹，以为是在出洋相，也沒有問清情况就把魏武跃找来批評了一顿；在队前点名的时候，小刘认为是冤枉了他，又和代理副指导員辯了几句，使七班的問題更加复杂化了。刚才的干部会上，关英奎指出薛新文思想工作抓得不細致、調查研究也不够的缺点，为这个事，薛新文思想里还沒完全想通哩！

連部寢室里，关英奎不在，薛新文正在桌前看书。欧阳海打完手榴弹跑了进来。

“副指导員，”欧阳海問道，“上午摔跤，你們誰胜誰負？”

“刘大个子使了股巧劲儿，把我干倒了。下个星期天我准备再和他較量較量！”

“那……刚才你們开干部会的时候，决定让我上哪个班？”

“会刚刚开完你就跑来了。你可抓得眞紧哪！”

欧阳海笑着說：“工作不定下来，心里不踏实。”

“会上还沒有最后决定。”薛新文放下书說道，“現在就是四班和七班缺班长。連长的意思让你去七班；我觉得你去四班比較适合。你看呢？”

“我服从組織分配，到哪个班都可以。要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我願意去七班。”

“七班？你这个同志才怪哩！”薛新文試探地說，“你怎么想到要去七班呢？七班的問題多嘅！这是目前全連最次的一个班，思想、作风、訓练各个方面都比别的班差点劲儿。”

“我知道。”欧阳海知道副指导員是在試探他，坚决地說，“工作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解决問題嘛！毛主席說，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担。我还想专門挑一个問題多点的班去鍛炼鍛炼哩！”

薛新文沒有吱声。他觉得眼前这个小班长果然不錯，有干劲，敢挑重担。可是，又考虑到欧阳海刚从通信班回来，步兵分队的这些工作可能比較生疏些，猛一来就挑起一副重担子，会不会有些吃不消？他說：

“我看你还是去四班算了。那个班比較有基础，你又比較熟悉，工作起来順手些。七班，你得費把劲儿哩。”

“副指导員，你放心，我保证搞好！”欧阳海要求說，“刚才

我把七班的情况大致了解了一下。七班有些問題，这是它消极的一面；但是七班誰都不甘心落后，人人都想赶上先进的一班、四班，这才是它的主要方面。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好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那完全可以改变七班目前的面貌。关鍵的关鍵在于領导方法对不对头。首长也說过，兵都是好兵，就看干部怎么带領他們。只要領导上让我去，我保证和七班的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好！”

薛新文望着欧阳海，心里在說：这个班长是不錯，劲头也不小，可就是看問題太片面了点。对自己不足的那一方面考虑到了嗎？……积极要求工作是好的，可是对困难也应該有足够的估計才对呵。

“欧阳海，你能保证把七班搞好嗎？”薛新文把“保证”两个字說得很重。

欧阳海琢磨代理副指导員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同意自己去七班了，高兴地說道：

“沒問題，保证搞好！”他心直口快地又补充了两句，“我們保证尽快地赶上一班、四班，彻底改变七班的落后面貌，爭取在年底的时候，让人人都能思想、作风、訓练……全面过得硬，来它个满堂紅！”

薛新文沒有回答。他也在琢磨欧阳海刚才讲的这几句話。心里想：要是能很快地把七班带起来，那当然太好了。可是四班是全連的訓练先行班，又正缺他这样一个“虎”班长。凭他这股劲头，也許去四班更合适些。七班有七班的具体困难，需要配备个稳当点的班长。看来，他对七班的情况还不了解，困难也考虑得不充分。……

欧阳海見薛新文还在考虑，知道他还有些不放心，便进一步要求道：

“副指导員，你放心！要是搞不好七班，你把我撤了！我就不相信天下还有搞不好的事。困难就算是太行、王屋两座山，我們十来个人在支部領导下，也能把它搬掉！”

“你准备怎么‘搬’呢？”

“抓四个第一嘛！都是一样的革命战士，都是在一个支部領导下，只要把人的因素眞正摆在第一位，那别的班可以做到的事，七班也应该可以！”

“从道理上讲，这是对的，可是有哪些具体困难，針对这些困难如何使四个第一落实，你考虑过沒有？”薛新文說，“我敢保险，这些具体問題你还根本沒想哩！”

“对！……我还沒来得及細想。”

薛新文望着欧阳海摇了摇头。他想起以前在机关曾經遇到过这么一个同志，也是通信班的，工作上很有一套，遇着了困难也会想点子，渐渐地，就有些自負了。有次考核通信联絡，他对困难条件估計得不足，大大咧咧的也不好好准备，考核起来才知道情况很复杂，一着急就更抓瞎。結果該联的联不上，出了大事故。……

“欧阳海，”薛新文认眞地說，“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对困难估計得不足，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当然，要是你眞能象自己保证的这样，那我还是同意你去七班的。”

“副指导員，你同意了！敬礼！”欧阳海乐得一蹦好高地跑出門去，刚出門他又把头探回屋里說：

“副指导員，我保证不辜負領导的信任，你等着我們七班的好消息吧！”說完，他撒腿朝班里跑去。

薛新文正想再对他嘱咐几句关于刘延生的話，可是欧阳海已經跑了。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語地說：

“这个同志眞有股热乎劲儿，可就是不太稳重，毛里毛躁

的。刚回来半天嘛，还能把什么情况都摸清，什么困难都估計到了？……”

关英奎拿着一张表报进来說：“老薛，訓练計划营长已經同意了，下个星期……”忽然他停住嘴，側耳听了听，“……刚才是欧阳海来了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

“用你那話說，‘我敢保险’是他！光听这个脚步声我就知道，一溜风似的嘛！”关英奎指着門外說，“一定是找你来磨嘴皮子，非要去七班不可。对吧？”

薛新文笑了起来：“你說的一点不差，刚才来磨了好半天。我同意你的意見了，让他去七班試試。”他想了想，問道，“老关，这个同志是不是有点自負？刚回来半天，就呱呱呱地說了好大一套！”

“不不不，你不了解欧阳海，他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工作上也很有办法，历来都是个踏实、肯干的好同志。上次营长非要指名調他不可，連里怎么留也沒留住。”关英奎說，“这次把他又要了回来，就是想让他把七班带起来。我相信他一定能搞好。你說呢？”

薛新文摇了摇头說：“凭他这股子劲头，我相信他能把七班带好。不过咱們也要防止他产生别的問題。”

“当然，这就要靠我們領导上多帮助，特别是你。三排分工由你重点抓起来，七班的情况你也了解，今后对他抓紧些。”关英奎展开手中的訓练計划，“来，咱們先把这个研究一下。营长已經完全同意我們的方案了。教导員再三强調，要我們紧跟目前的大好形势，政治挂帅，深入实际，加强調查研究，特别是工作中要多傾听战士們的意見，反对主观片面……”

薛新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全神貫注地盯着訓练方案

思考着。远处，传来了熄灯号声……

三十八　正确处理

晴空万里，天上沒有一絲云彩，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一陣南风刮来，从地上卷起一股热浪，火烧火燎地使人感到窒息。杂草抵不住太阳的曝晒，叶子都卷成个細条了。每当午后，人們总是特别容易感到疲倦，就象刚睡醒似的，昏昏沉沉不想动弹。連林子里的小鳥，也都张着嘴巴歇在树上，懶得再飞出去覓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三連的同志正在山坡上进行战术演习。战士們趴在滚热的沙土地上，一动也不动。任凭上边晒着，底下烤着，人人圓睜着眼睛逼視前方。伪装圈下，那一个个黑里透紅的脸上，正滚着黃豆大的汗珠。汗珠流进了眼窩，漬得眼睛都睜不开，但是沒有一个人动，沒有一个人擦一把。远远看去，就象是靜悄悄的山上长着一堆堆的小树丛。忽然，一声巨响从山頂传来——爆破手拉响了炸药。紧跟着冲鋒号声，"树丛"朝山頂移动着——全身伪装的战士們，飞快地朝爆炸声奔去。豪迈的冲杀声震得地都发顫。

七班最先冲上了山头！

全連进行讲評。关英奎黑乎乎的脸上，象抹上了一层油似的，他見站在一旁的薛新文手脸都被刺窩挂破了，說道：

"老薛，我先讲讲。你到树蔭底下歇一会儿，找卫生員来上点药。"

"不用。"薛新文站着沒动。

"小心化膿！"

"沒事。蹭破点皮算什么！你快讲你的吧，我还有点事要說哩。"薛新文还是沒有动。

关英奎来到队前，他目光炯炯地把同志們挨个儿看了一遍，放开那洪钟似的嗓門儿說道：

"今天，"声音刚出口，全連唰地一声立正站好，百多双脚跟碰出一个声音。

"請稍息。"关英奎继續說道，"今天的动作以七班最好。"

七班的战士們听見連长在表揚他們，个个都直挺挺地立着，象十来根栽在那里的铁柱子，腰杆笔直，目不斜视。只見他們渾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連腰带、胶鞋都湿漉漉的可以擰出水来。

关英奎扫了他們一眼，滿意地說下去："他們的特点是：快、猛、狠、隐蔽。这是和他們政治思想工作領先，明确了练兵的目的分不开的，也是他們注意养成教育和培养高度的組織紀律性的結果。最近两个月以来，他們有了很大的进步，値得全連向他們学习。"他把眼睛盯着欧阳海，問道，"刚才連續三顆手榴弹都投进敌人枪眼的是誰呀？"

"报告，是刘延生。"欧阳海在队列里回答。

"好，小刘同志最近的进步更为突出，练为战的思想明确。入伍才两个多月，在投弹的准确性上，已經是全連数一数二的了。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結果，应該給予表揚。"关英奎說，"其它一班、四班也很好，八班和五班的同志也撵上来了。現在，代理副指导員給大家讲話。"

"同志們，我就說一件事。"薛新文向前跨了一步，"刚才教导員說，今天来演习的路上，别的分队有个别的同志不够注意，从老乡的地里穿过来了。营里指示，要我們注意群众紀律，宁可钻刺窩、繞远道，也不能损害老乡的庄稼。大家听到了沒有？"

"听到了！"

"大家到树蔭底下休息一会。解散!"

"杀——"全連又发出了整齐的吼声。

休息的时候，各个班的同志都紛紛就七班受到表揚的問題議論开了：

"七班有什么可說的，欧阳海去了嘛！"

"全团有名的班长，硬帮帮的副排长，要是連个七班都搞不好，那象話嗎！"

有的不同意："我們也不比别人少个脑袋，搞好搞坏全凭主观努力。"

"話不能这么說，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哩！人家欧阳海就是有办法。"

欧阳海听見这些議論，不好意思地走到一边去，同志們的表揚使他感到脸紅。他想，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呢？——班里的工作都是按支部的指示，連首长的布置进行的。尤其是刚来的副指导員，对班里的工作抓得更紧。回想自己刚到七班来的时候，抓了抓骨干，把小高和另外几个同志的积极性調动了起来。然后就是正副班长、党团員們事事带头。群众发动起来了，困难也就克服了。真要遇上了問題一时解决不了，就組織全班讀毛主席著作，人人发議論，个个联系自己找根源。加上最近的报紙上又不断地介紹雷鋒同志的事迹和"好八連"的材料——这些都使得班里的工作越做越順手。要說七班有了一点进步，这也是党的心血和同志們努力的結果，我作为七班的一員，只是沒有出什么大毛病罢了。欧阳海心里默默地說道：

"我們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从党中央、毛主席到各級首长以及每个同志的家庭；从报紙、杂志、連环画到我們唱的革命歌曲，都是在关怀、引导、督促青年人好好进步。

有誰象我們的党这样关怀下一代的成长哩！在这样的关怀下，再做不好工作，怎么对得起我們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欧阳海掏出小本記下連长的表揚，也記起了曾武軍在来信中囑咐过的話：“听到表揚的时候，应該想想自己还有哪些不足。”是呵，同志們虽然都有了进步，可是班里也还存在着不少問題。就拿小刘来說，他总是随随便便、嘻嘻哈哈的对什么都不太在乎。头上頂着根鸡毛他不觉得輕，背上压个磨盘也不知道重。特别是組織紀律性上还有問題。欧阳海想：“有了进步就应該对他要求得更严格些，对他来讲，单靠鼓励已經不够了……”

薛新文朝这边走了过来，看見欧阳海正在小本上写什么，問道：

“七班长，写什么呢？”

“沒写什么，”欧阳海递过小本說，“无非是班里的一些情况。今天連长又鼓励了我們，我想……”

“听到了表揚可別暈乎呵！”薛新文接过小本扫了一眼，“尤其是現在，全連都拿眼睛盯着你們，看你們能不能經受住表揚的考驗。刚才我听見一班、四班，还有八班的几个同志在那儿議論，說为了迎接练兵高潮，一定要苦学苦练把你們撵过去。他們的劲儿可是憋得很足呵！怎么样？欧阳海，能不能继續前进，可就要看你們这会儿的思想过不过硬了！”

“副指导員，我們保证继續努力！”

“別的我不担心，我就担心小刘。你对他要抓紧点哩！要出問題的話，我敢保险，八成就会出在他身上。”

“不会吧。小刘最近有很大的进步，組織紀律上……”

薛新文打断他的話說：“欧阳海呀，不是我又批評你，你这种思想就容易出問題。小刘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也挺喜欢他。

可是对他不能随随和和的。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給你捅个漏子。……”

正說着，刘延生滿脸泥巴，呼哧呼哧地跑了过来。

“副指导員，你在这儿呀！害得我好找。”小刘一揚手，飞过来一个圓溜溜的东西。

薛新文赶忙用手接住，一看，原来是个紅薯。

“紅薯！这是干嗎？”

“給你吃的嘛！我刚才在水里洗了两遍，保証卫生。……咳！这南方的鬼天气可真热，要是到了七、八月間，还不把地里的紅薯都烤糊了！——嘿嘿，那倒省事了。”

薛新文把手里的紅薯看了又看，眉毛一擰，怀疑地問道：

“小刘，你这紅薯是哪儿来的？”

“要吃你就吃，别管哪儿来的。”

“你得先告訴我，哪来的？”

小刘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刚才我打那块紅薯地里路过，有……”

“什么？”薛新文猛地站了起来，“你这个小鬼眞是越来越不象話了！刚才营里还嘱咐，不要踩坏了老乡的庄稼，你可倒好，連人家地里的紅薯都給刨来了！”

“你，你……”小刘也楞住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刨人家地里的紅薯呵？”

“不用問我就知道，我敢保险！”薛新文指着不远的一块紅薯地說，“刚才我看見你在那儿拱来拱去的，我就知道沒什么好事。……都怨我，刚才少說了一句話，可你……”

“同志，不了解情况别……”小刘刚想冒炮，欧阳海发觉他的情緒不对，連忙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制止道：

“小刘！”

"他，他……"小刘輕声地嘀咕着，"他冤枉我嘛！"

"瞧！这小鬼多不虚心。我不能因为你給了我一个紅薯，就連原則也不要了呵。这种无組織无紀律的事，我不能不管！"

"我无組織无紀律？……"小刘說着，眼淚涌了出来，气乎乎地到一边去了。

"欧阳海，你看看，你看看，到底是出事了吧！我早就提醒过你，对小刘要抓紧点，抓紧点，你思想上一直也沒引起重視！"薛新文說，"这个問題可不能再拖了，今天你們抓紧时間开个班务会，好好批評批評他。"

"副指导員，这个会……"

"这个会一定要抓紧，別跟他嘻皮笑脸的！"薛新文把紅薯塞到欧阳海手里，拔腿就走。

"副指导員，你上哪儿去？"

"去檢討嘛！"薛新文生气地說，"刚才教导員問我，連里有沒有損害老乡庄稼的事，我还一个劲地說，我敢保险，咱們三連不会出这样的事……这下倒好，連人家的紅薯都刨来了，我还不得赶快上营里去檢討官僚主义去？"說完，人已經走远了。

欧阳海站在原地沒有动。他望望手中的紅薯，望望站在一边还在生气的小刘，琢磨刚才发生的这件事：刨了老乡的紅薯，又当面和代理副指导員頂撞，这当然应該进行严厉的批評。可是这又不象是小刘做的事。記得小刘曾經說过，他三岁的时候，就从媽媽口里学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这支歌。一直在革命家庭里生长的孩子，难道他不知道，我們的优良传統是不能动群众的一針一綫嗎？另外，从小刘今天的情緒来看，这件事当中一定有个什么原因。不然，他不会是这个态度的。"对！"欧阳海心里說，"应該相信刘延生同志，一定要把这

件事鬧清楚以后再处理。”

演习結束以后，小刘还把嘴撅得老高，开晚飯的时候，他也只随便扒了两口就回宿舍去了。欧阳海想：“小刘的情緒还沒轉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論开会也好，批評也好，都不会起到眞正帮助小刘的作用。”他問小刘，紅薯到底是哪儿来的，小刘又撅着嘴不肯讲。欧阳海和副班长魏武跃合計了一下，决定把班务会往后推一推，自己又跑到刚才演习的山头上来。

山坡上有好几大片紅薯地。欧阳海本想能够碰着在地里干活的老乡，找他們問問情况。可是社員們都收工回家去了，地里連一个人影也沒有。欧阳海有点作难：情况弄不清楚，怎么帮助小刘呢？

无意間，欧阳海发現田塍上有一个用小棍作成的箭头，順着箭头望去，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箭头。他感到有些奇怪，步子也不由自主地沿着箭头指引的方向挪动着，終于在紅薯地边上发現了一个用土块压着的小紙包。欧阳海打开紙包来看，里边包着两毛錢和一张紙条。紙条上写着：

老乡同志：

练兵本是保国防，慰問紅薯不敢当。留下“光洋”两毛正，革命传統要发揚。

此致

革命敬礼

一个小紅軍战士

望着紙条上这几笔連飞带舞的字，欧阳海知道是小刘的笔迹。尽管从紙条上还看不出更詳細的情况，但是小刘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为什么不想吃飯的原因都清楚了。欧阳海揣起紙条和錢，飞快地朝連里跑去。

刘延生还坐在操場边上生悶气。欧阳海走到他跟前問他：

“小刘，紅薯到底是怎么來的？”

刘延生望了望班长沒吱声。

“小刘，”欧阳海問道，“你說你今天的态度对不对？”

“我反反复复地想过了，”小刘还是撅着个嘴，“我沒啥不对的。”

“那……我給你讲个故事。好吧？”

“我不听。”小刘低着头沒有动。

“雷鋒同志的故事呵！”欧阳海說。

刘延生抬起头来，望着班长眨了眨眼睛。

“雷鋒同志很注意节約，”欧阳海說道，“有一次，他去参加运动会，大热的天，賽完了一个运动項目，又热又渴，很多人都去买汽水喝。雷鋒同志也拿出錢来，准备去买一瓶来解解渴。正好，这时候供水站送来了开水，他就把錢又收起来，轉身走了。

“有个新战士說，雷鋒也太小气了，連一瓶汽水都舍不得买。雷鋒一听，把嘴撅得高高的，气得連晚飯也不想吃了……”

“什么什么？”刘延生觉得奇怪，“不会吧，雷鋒同志怎么能这样呢？”

“他觉得冤枉嘛！”欧阳海还是綳着脸說，“你也知道，雷鋒同志为了支援人民公社，把他多年来积攢下的两百块錢都捐献了。那新战士还說他小气，他能不觉得委屈嗎？”

“那也不会！”刘延生认真地說，“我敢肯定雷鋒同志决不会这样！他会好好向那个同志解释的。……这段故事一定是你自己編的。”

“对。这故事的結尾是我編的。雷鋒同志当时是耐心地向那个新同志作了解释，讲了很多为什么要节約的道理。可是，”欧阳海严肃地說，“副指导員今天批評了你，为什么你把

嘴巴一撅就走了呢？就算有些情况还不够准确，为什么你不好好地向他說明情况，反而气得連飯都不想吃了呢？你不是說过要向雷鋒同志学习嗎？”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小刘分辯道，“紅薯是老乡慰劳我的。我不肯要，他們死活非塞給我不可，說练兵太辛苦，給我解解渴；还說，这是社員的一片心意，你怎么能不要呢！我沒有办法，只好拿了过来。我要掏錢給他們，他們不肯收，我只好回来了。走了沒几步，我还是觉得不好。記得我爸爸說过，他們打游击的时候，老乡送来一些吃的东西，也是不肯要錢，他們就悄悄把……”

欧阳海接过来說：“把光洋埋在地里，留个紙条，是吧？”

“是呵！这有什么錯？我向老紅軍学习也不对呀？”

“在紅薯問題上你是沒有錯。可是雷鋒同志不买汽水喝也沒錯呵。可别人就不象你这个样子！”欧阳海說，“你好好想想，你今天对待副指导員的态度对不对？为这么点小事就生气，就不想吃飯应不应該？今天連长表揚了你，你应該拿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才对呵！”

小刘低着脑袋不吱声了。

“对待批評，应該領会上級的精神；有些情况需要說明，就好好地解释。象你这样做，那还行呵？我們常說要向雷鋒同志学习，为什么遇到具体問題，就不以雷鋒同志作榜样来要求自己了呢？你想想，雷鋒要是处在你今天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对待？雷鋒同志买不买汽水是件很小的事，可是要想把他对待意見的正确态度学到手，还要我們多努力才行呵！”

刘延生慚愧地望了望班长，又点了点头。

“还有，”欧阳海說，“今天你不想吃飯也不对。一个战士嘛，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随时准备行动。要是今天晚

上，上級来了一道命令，让我們連夜出发，你說，你随便扒那么两口飯能不能跑得动？能不能順利地完成任务？吃飯不光是自己的事，通过它，也能看出一个战士对自己的職责认識得清不清楚。所以說对这件事，也应該认識到是自己組織紀律观念不强的表現。”

刘延生坦率地盯着欧阳海的眼睛，真摯地說：“我錯了，我向你承认錯誤。”

欧阳海看見小刘真的认識到錯誤了，这时才把那张小紙条和两毛錢塞到他的手上。

小刘望望紙条，又望望班长，心里想：“为什么他啥都知道呢？怪不得他批評起人来，让你連半句反駁的詞儿也憋不出来哩！”

“望着我干什么？”欧阳海說，“赶快把錢給公社送去呀！”

“是！”刘延生大声地应着，胖胖的脸上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三十九 誤 会

欧阳海向值星排长請了个假，領着小刘到生产队去送錢。他們說明了部队的紀律，謝謝社員的好意，也向他們做了解释，又把紅薯和錢放在桌上。有位老大爷連声夸奖大軍的紀律，但說什么也不肯要錢。

“这两个小紅薯也算不得慰劳嘛！”一位生产队的干部說，“就算慰劳，人民慰劳子弟兵也是应該的呀！”

欧阳海不敢久呆，拉起小刘一陣风似的跑了回来。

路过服务社的时候，欧阳海問：“小刘，肚子餓不餓？”

“早餓了！气一出，这肚子里就空空的了。”

欧阳海想，炊事班的同志都休息了，不好再去麻煩他們。

又考虑到小刘在演习中爬上滚下地累了一天，便买了个面包塞給小刘。两人一起回到宿舍里来。

小刘一边吃着，一边从床底下拾起一个练习用的手榴弹，高高兴兴地又去练投弹去了。欧阳海又把那张紙条掏了出来，心想："小刘真不錯，革命家庭使他养成了很多非常好的品质。在紅薯問題上，他是沒有什么錯誤的。現在問題已經弄清楚了，班务会也不必再开了。"他刚把紙条揣进兜里，又想，"小刘今天和代理副指导員的頂撞，是由于批評不够准确引起的。作为小刘，当然不应該計較，更不应該頂撞；可是代理副指导員本人却应該引起注意。另外，紅薯的来历应該向代理副指导員解释清楚，刚才去生产队处理的情况，也該向他及时汇报。"想到这里，欧阳海朝連部走去。

連部沒有人，欧阳海一边看报紙一边等着。不一会儿，关英奎匆匆忙忙从外边跑了进来。

"欧阳海，你在这儿呀！快，团政治处刚才来了个通知，原定后天举行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座談会提前了，今晚就开。你快去吧。"

"連长，让魏武跃去吧。他学得好，談得也比我深刻。"

"还是你去吧，这是团政治处指定的。欧阳海，这沒啥可謙虛的，参加这样的会，一方面是介紹經驗，更主要的还是向别人学习嘛！怎么，你不愿学习？时間差不多了，咱們快走吧。"

"你也去嗎？"欧阳海問。

"我是去开訓练会。"关英奎說，"老薛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該給他說一声才对。我給他留几个字吧。"

"那我去拿点东西。"欧阳海說。他跑回宿舍拿了几个笔記本，就和連长一起朝团部走去。心想，等开完会回来再向代

理副指导員汇报吧。

月光把人影映得清清楚楚的，欧阳海开完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座談会往回走。一路上他都在仔細琢磨会上那几个同志的发言，心想，回去以后，一定得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认眞安排一下，現在兄弟連队的同志們已經跑到前边去了。

欧阳海回到班里，魏武跃把他又拉了出来，小声說：

"班长，代理副指导員来找了你几次。他問我：'誰让欧阳海又跑到团里去介紹当班长的經驗的？'我說，'我不知道开什么会。好像是团政治处指定要他去的。'他說，以后象这样的事，应該主动推一推，現在还远不是介紹經驗的时候。"

"哦！……"

"他还問起班务会的事。"

"这事怪我，临走时沒找着你，也忘了給高翼中交代交代。我赶紧找代理副指导員汇报去吧。"

欧阳海刚进連部的門，薛新文連忙迎了上来：

"七班长，你上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我开会去了。有事嗎？……"

"我找你就是談开会这个事。"薛新文让欧阳海坐下后，继續說，"这几天我一直想抽个空好好跟你扯扯。下午刚跟你扯了个开头，又让小刘那个事打断了。七班的工作最近有很大的起色，一两个月当中能做出这样的成績，确实不簡单。可是有了成績，自己得沉住气呵。現在連里准备通过你們七班，組織一个你追我赶的练兵高潮哩！"

欧阳海有点納悶，望着薛新文不知道該回答句什么才好。

"你看看，你看看，"薛新文从抽屜里拿出个文件夹說，"这是一班給你們的挑战书，这是四班提出的竞賽条件。这儿，还

有，八班的，二排五班六班的……現在連里的形势多好！大家的劲头都鼓起来了。其它班的同志都挽起袖子，嗷嗷叫，要和你們挑战；你們可倒好，象和那个什么什么賽跑的兎子似的，还沒跑到目的地哩，就躺在半道上睡起大觉来了。这还行啊？”

“副指导員，我們沒睡觉呵……”

“沒睡？班里的小刘刨了老乡的紅薯，犯了群众紀律又不肯承认錯誤，叫你們开个班务会吧，你們又不抓紧。摆着这么些严重的問題不处理，你还有心思去介紹什么当班长的經驗……你这不是睡觉是什么！你把班里的問題解决了，再去介紹經驗也不迟嘛。欧阳海，你說說，你們这种做法，让不让領导上着急？”

欧阳海听到一半就有点想笑了。代理副指导員是眞关心七班，可也眞不了解七班。他說：

“副指导員，我說句話你别生气。你确实象那个誰讲的，有那么点官僚主义。”

“欧阳海，你严肃点。”薛新文认眞地說，“我这是为你們担心，找你来談問題哩。”

欧阳海强忍住笑，說：“你听我說具体的嘛！今天晚上那个会，是政治处組織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座談会，不是什么介紹当班长的經驗。临走的时候，連长沒找着你，在記事牌上留了几个字的。”

薛新文看了看記事牌：“这学习心得座談会不是說后天才开嗎？”

“提前了，团里临时通知的。”

“哦！……”薛新文問，“那叫你們开的班务会为什么不抓紧点？我都上教导員那儿检討完了，可你們还把这个問題擱着，不赶紧处理。”

“副指导員，这个事本来要向你請示的，我想問咱們那个班务会是不是可以不开？”欧阳海把刘延生的小紙条递給他，又把紅薯問題前前后后的經过都詳細地談了談。最后說：

“……小刘正是为了照顾部队的影响，学习老紅軍的传統，才这么做了。我觉得这里边他沒有錯，而且后来又承认了当时对你的态度不好。班务会的目的已經达到了嘛。”

听了欧阳海的介紹，薛新文才明白了紅薯問題的真相。他仔細想了想，埋怨自己說：

“对！这个問題我当时处理得太急躁了些。不过他也用不着抹咸水嘛！一个战士，应該把他培养得能摔能打，刺刀对着鼻子尖都不带眨眼睛的。象他这样碰不得挨不得，将来怎么过得硬？”

欧阳海不太同意副指导員的这种說法。战士的勇敢、刚强，应該建筑在阶級觉悟的基础上；勇敢，是人民战士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誠的表現。但是考虑到代理副指导員是一片关心，一时又沒轉过弯来，便沒有和他爭論，只是把飯后去生产队处理的情况又向他汇报了一番，最后問道：

“副指导員，你看关于小刘的这个班务会是不是不开了？”

“开不开会倒沒啥。主要是对他应該严格些。这小家伙虽然有很多优点，最近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太調皮了。”薛新文停了停又說，“当然，今天这个事我有缺点。你回去向他解释解释，叫他心里别存着这个事。”

“是。那我走了。”欧阳海說。

“别走哇！我对你还有个意見哩！”薛新文把欧阳海又按在身边坐下，“欧阳海，要想把一个班带好，主要是严字当头。怎么，我听說小刘不想吃飯，你还給他买了面包？”

“嗯。”

“光这个事我就該批評你。部队嘛，要培养能够冲鋒陷陣的战士，不是托儿所；光靠哄着、捧着，那是培养不出过硬的战士来的。这問題你今后要格外注意。”

欧阳海沒有吱声。薛新文又交代了一些如何組織应战的具体問題，最后說：

“七班长，你們現在可千万不能松劲，更不能驕傲。連里对你們的期望很大，你可要再加把劲才行啊！”

“是。”欧阳海敬完礼后往外走。

“欧阳海，”薛新文在背后又喊住了他，“你干脆把小刘找来，我跟他解释，免得他情緒不高，鼓不起干劲来。”……

熄灯号吹过半天了，欧阳海发觉小刘的床还空着。“小刘怎么还沒回来？是在副指导員那儿談話呢，还是又悄悄练手榴弹去了？”想着，欧阳海跑到操場繞了一圈，沒有找着小刘。他决定坐在門口等一等，等小刘回来以后再跟他談談。“副指导員說得对，現在要鼓足全班的劲头，在挑战、应战中苦练杀敌本領。”

“班长，”副班长魏武跃披着衣服过来問道，“你还不睡呀？不早了！”

“我等等小刘。”欧阳海說，“明天我們抓紧时間开个班务会，根据我們上次給支部的保证，检查班里还存在些什么問題。代理副指导員刚才找我談話的时候，再三强調要我們不松劲、不驕傲，思想工作要做在前头。小魏呀，領导上对我們这方面很担心哩。你先考虑考虑，我們班、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些什么問題。会前我們再召集个党小組会研究一下。現在关鍵的关鍵，就是不松劲、不驕傲。”

“对，組織紀律問題也得再强調强調。”小魏說，“小刘还沒

回来，該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欧阳海站了起来，“一定还在代理副指导員那儿談話哩。这么晚了，首长也該休息了。我找他去。”

欧阳海还沒走到薛新文的宿舍門口，远远就听見了他們的声音。声音很大，好象为一个什么問題爭論得相持不下。欧阳海停住了脚，声音却不断地飄过来。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可你呢？老是‘不用問就知道’，‘我敢保险’，……这还有不批評錯人的？”这好象是刘延生的声音。

“批評嘛，領会对方的精神，认眞检查自己就对罗！象你們这样还行呵？听到了表揚以后，就碰不得挨不得了？同志，这种情緒是不对头的！”

“那也要看怎么碰怎么挨。只要碰得对，挨得对，怎么重都不为过。你瞧瞧我們班长，多棒！总是先把問題了解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再具体指出来哪些地方不对，为什么不对。要是你一时想不通，他就找个故事来‘将’你一‘軍’，想方設法，批評得你心服口服。这就是思想工作，这就是抓活思想！这样的批評，能帮助人、教育人，听着都让人从心眼里往外舒服。”

“小刘同志！你算是恰恰把我的担心說出来了。你們班长又是捧、又是哄的，正好把你慣坏了。”薛新文說，“我早就不同意这种做法，也当面批評过他，可他总是沒引起重視。我可不能象他那样，又是讲故事又是买面包的。这恰恰是迁就你，对你不負責任，害了你！”

欧阳海听到这里，一下楞住了。

屋里談話还在继續：

“你瞧瞧你們这股子嬌气，这还行呵！現在驕嬌二气在你們班表現得最突出。”薛新文說，“要是再不引起注意，我敢保

险，用不了多久非出原则問題不可！……”

欧阳海猛地惊醒过来：我怎么能背后听别人的談話呢！他急忙轉身往回跑。

已經听到的几句話使欧阳海又停住了脚步。这样的情况他还从来不曾遇到过。“听到了表揚以后，就碰不得挨不得”、“又是讲故事又是买面包……不負責任”、“又是捧、又是哄的，正好把你慣坏了”……这些話都乱哄哄地在耳边响着，就象和那两个紅薯混在一起似的，怎么也分不清，弄不明。他想冷静下来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可是脑子里象一鍋浆子似的想不下去；他想回忆一下自己做錯了哪些事情，可一时又回忆不起来。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問自己說：

“难道今天这个事我錯了？是我的方式方法有了毛病嗎？……不！我从信任小刘出发，經过調查研究以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从效果来看也是好的。我并沒有姑息小刘。紅薯問題上他沒有錯誤，班里这样处理也是对的。可是代理副指导員为什么还不滿意呢？具体問題具体对待，难道这就叫‘捧着、哄着’？……”

欧阳海撓着头皮在想着……

四十 “与人为善”

欧阳海这两天在琢磨一个問題。他把自己到七班以后碰到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关于帮助刘延生同志的一些方式方法問題，都仔仔細細地想了一遍。想来想去，不明白錯在哪里。他想：“既然代理副指导員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必然有他的道理。”可是，一时又找不到答案。

細心的高翼中发現了班长在想什么問題，对自己說：“咱們班长是眞沒說的！他就象那上足了发条的钟摆似的，永远也

不知道疲倦，永远也不知道休息。为了搞好七班，他花了多少心思呵！干活的时候，有一百斤的担子他不挑九十斤的；有空就找同志們个别談心，征求对班里工作的意見；大家休息了，他还总在忙着，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整理笔記；就連同志們的衣服鞋子髒了，他都要搶过去替你洗淨晾干。星期天，别人都出去玩玩，他又照例到伙房去帮厨。……全班被带动起来了，成了全連学赶的对象，他又开始琢磨新的問題。好班长呵，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累垮了！”

无忧无虑的刘延生也发觉班长在考虑什么問題，見他总捧着书在看。今天又看見班长坐在操場边上，两眼望着远处在想什么，半个多小时了，还在那儿一动也沒动。他打趣地对魏武跃說：“咱們班长真有股倔劲。他准能琢磨出个什么新問題来！”

“不对。”魏武跃說，“班长想的問題，八成和你有关系。”

“不会吧。”刘延生摇摇头說，“班长想的問題和我能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欧阳海是在想有关帮助刘延生的問題。

前天晚上听見代理副指导員那些話以后，他琢磨了很久。代理副指导員提出了怎样去看待小刘、帮助小刘的問題，欧阳海由这个又联想起代理副指导員本人的工作方法。当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昨天一早，小刘把他和代理副指导員談話的情况告訴了欧阳海。这下，他的看法更坚定了。他觉得代理副指导員工作不够細致，調查研究不够，脾气又比較急躁一些，在处理小刘的两件事上都是有缺点的。可是代理副指导員不但沒有认識到他自己的毛病，相反对七班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想到这个，欧阳海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也觉得有点委屈。

为了思想上曾經出現过这么一刹那不太对劲的情緒，欧阳海昨天晚上躺在蚊帳里，拿着手电筒把《論共产党員的修养》又认眞地讀了几段。前不久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他記得文章中有些話，正可以用来解决自己目前的情緒。可是因为当时学得不够仔細，那些原話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欧阳海把打过紅道道的地方反复地讀了几遍，終于在讀到最后几頁的时候，仿佛从字里行間听到了少奇同志亲切的声音：

……有些同志……絲毫也經不起批評、打击，受不了委屈、寃枉，甚至連一句不好听的話也受不起……

看到这里，欧阳海閉了手电，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一陣陣慚愧从心底涌起来，他責备自己說：

“入党还差几天就三年了，可是用一个党員应有的修养来衡量自己，还差得多远呵！昨天我对小刘說，要經得起誤会，要向雷鋒同志学习。可是一旦自己遇上了具体問題，仍然不能够完全正确地处理。由于工作方法而引起爭論，这是常見的事。領导上从关心我們出发，多批評了两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算批評得不够准确，那也应該从积极方面来領会，应該經受得起。”他气憤地給了自己一拳，“我眞成了少奇同志批評的那样，是个‘連一句不好听的話也受不起’的人了。这样的党員，怎么能担当起改造世界的艰巨任务呢！”

薛新文拿着手电来查鋪了。他脚步輕輕地朝欧阳海身边走来。欧阳海急忙把书掖到枕头底下，忙乱之中，却把一条胳臂完全露在蚊帳外边了。眼看代理副指导員已經走近，他只好假装睡着了，沒敢再动弹。

薛新文輕手輕脚地把欧阳海的胳臂塞进了蚊帳，嘴里小声嘀咕着：

“你这小子，睡觉都不老实！蚊子咬你也不痒痒？看我明天克不克你！”

薛新文慢慢朝二排走去。欧阳海心里想：“副指导員就是这么个人，說話虽然重一些，可是心里边总是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同志們。”他望望薛新文的背影，继續对自己說，“只要我經过仔細检查，自己对小刘的帮助方法并沒有問題，那副指导員提醒提醒、批評批評，作为警惕今后的工作，也是完全应該的。領导上提醒得多一些，要求得严一些，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挑战竞賽馬上就要开始了，班里还存在不少問題，我应該一心一意把工作搞好，千万不能誤解領导的心意。……”

今天中午七班又召开了一次班务会，检查了班里的薄弱环节，找了找和一班、四班的差距。欧阳海一方面批評了小刘的任性，同时也检討了平素对他的帮助不够，要求不严。这些，小刘都接受了，也作了比較深刻的检討。可是当会后欧阳海个别向小刘提意見，說他那天晚上不該和代理副指导員当面頂撞的时候，沒想到小刘火了。

“班长，你这么来处理問題可缺乏点原则性。”小刘說着站了起来，“我們那叫爭論問題，不能算是頂撞。”

“爭論問題？”

“当然哪！同一个紅薯問題，两种处理方法，得到两种結果。你說，我們不該弄清楚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嗎？”

“領导上批評批評也沒错嘛，領会上級的精神就对了。”

“不！精神要領会，問題也要弄清楚。”小刘說。

“作为我們来說，不应該强調領导上的方式方法。再說，你那样去爭論也解决不了問題，弄得不好还会影响团結。”欧阳海說，“小刘，找个机会你去代理副指导員那儿解释解释。”

“我沒什么可解释的！”刘延生委屈地說，“我觉得我的看

法是对的，去爭論爭論也是应該的。他处理紅薯問題就是不对嘛，我解释啥？……要解释你去解释。以后，我再也不提意見，再也不爭論問題了。”

“小刘，你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班长，你这个批評我更不能接受。怎么叫‘与人为善’？他工作上有缺点，你不让我提意見；他还沒察觉自己的問題，你不让我爭論；問題沒鬧清楚，你还让我去解释；我坚持原則不去，就不是‘与人为善’?！……班长，你这道理說服不了我！”刘延生气得眼圈紅紅的跑了。跑不几步，他又轉回来說，“你明知道他不对，还不去提意見，我看你才不是‘与人为善’哩。你这叫自由主义！”

正是和小刘的这段談話，正是“与人为善”和“自由主义”这几个字，使得欧阳海又琢磨起問題来：“自己不計較領导上的批評，这是对的；但是这能叫做‘与人为善’嗎？不宣揚自己的长处，也是对的；但是看見别人的不足也不具体地指出来，这不正是自由主义嗎？”

刘延生的那几句話給了欧阳海很大的震动。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沒有学好毛主席著作，不能处处事事按照主席的教导去做。他想起第一次学习《反对自由主义》时，只記住了一个不要背后乱說，以为不背后乱說就是沒有自由主义了。其实这种理解該多么肤浅呵！他心里說：“主席号召我們反对自由主义，是要我們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原則放在第一位。沒有很高的党性修养，沒有高度的革命責任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識，欧阳海决心再从头认真地学学主席的这篇文章。他坐在操場边上捧着《反对自由主义》一遍一遍地念着。念完了，他觉得主席举出的那十一种，好象都沒有

具体地涉及到如何对待上級同志的缺点；可是合上书本想想，又觉得书上的每一句話、每一个字，都是針对自己解不开的問題說的。毛主席一开头就說：

> 我們主张积极的思想斗爭，因为它是达到党內和革命团体內的团結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員和革命分子，应該拿起这个武器。

毛主席的指示該有多么具体啊！自己是个党員，薛新文同志也是党員，为什么不能从党員对党員的角度，来談談彼此的意見，相互爭論爭論呢？《反对自由主义》中“听了不正确的議論也不爭辯……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一段話，好象正是批評我的。欧阳海感叹地說：

“小刘眞是又单純，又眞摯。到底是延安生的，从小就在革命家庭的培育下，养成了耿直、实事求是、有錯就改的好品质。他的是非异常分明，怎么认識就怎么去做。看見上級有某些不足，他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心事，不爭論、不斗爭他就坐不住。这才是眞正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反，自己在这个問題上倒是过于犹豫了。这是思想水平不高的反映，也是农民意識、个人主义还沒有徹底斷根的一种表現——应該这样来认識自己。”

欧阳海决定，无論如何也要找代理副指导員把自己的全部意見都談出来。

这两天来，不管是工作时間还是休息的时候，薛新文也在考虑欧阳海和七班的問題。他想，七班受到了表揚，应該对他們要求得更高一些；欧阳海一直是个好同志，立过功，受过奖，入党也比較早，最近工作上又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对他就应該

抓得更紧一些。可是从他們目前的状况来看，幷不太好。嬌气滋长了，驕傲情緒也有些抬头。薛新文担心地說："这么好的一个同志，怎么才能使他在取得一些成績之后，进步得更快一些呢？革命的路途长得很哩，上游是沒有止境的。应該让他們鼓起更大的干劲往前冲才对呵！"

薛新文带着这个担心去找陈永林了解过，也問过連里的几个老班长。大家一致說欧阳海刚参軍的时候，有点爭强好胜，以后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至于爱提意見、辯論个問題，这倒是他一貫的特点。"……是我对他的看法产生了偏差呢，还是他在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毛病？"薛新文在問自己，"連长对我不注意調查研究的作法提过好几次意見了，这次我可别再武断地給誰下結論。一定要多观察观察，为了对欧阳海的进步眞正負責，还应該多看看他今后的表現。"

星期六晚飯后，同志們都上俱乐部准备文娱晚会的节目去了，欧阳海抽空来找薛新文。一进門，看見他正在和一个新战士談心，欧阳海又赶忙退了出来。

"七班长，有什么事嗎？进来坐嘛！"薛新文說，"我也正有事要找你哩！"

"我……我等会儿再来吧。"欧阳海說。

"进来坐嘛，我們这就完了。"

欧阳海走进房去，看見九班的一个新战士在場，心里想：当着一个新同志的面給代理副指导員提意見影响不好。他說道：

"副指导員，我想单独跟你談談。"

"好嘛！"薛新文說着轉身告訴那个新战士，"我們今天就談到这里。回去以后，你再好好想想。以后可不許再跟班长当面頂撞了，呵？"

"是。"新战士敬完礼就走了。

薛新文給欧阳海倒了一杯水，让他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心里揣度着欧阳海的来意：大概是前天晚上批評了他之后，来检查他們的驕傲情緒来了。到底是立过多次功的老同志，省悟得就是快。他見欧阳海还沒吱声，問道：

“拉这么长的过門干什么？有事快說嘛！”

欧阳海想了想才說：“还是有关小刘的那几件事。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們都是一个支部的，我想从一个党員的角度来和你交换一下意見。”

“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这还有啥可談的？”

“我觉得这里边反映了几个带原則性的問題。我越琢磨越觉得非談不可。”

薛新文一听这个話头，有点吃惊。他說：

“喲！……那你就說吧。我也认真听一听。”

欧阳海把前天晚上熄灯以后来找小刘时偶尔听到的那些話，以及事后小刘介紹的一些情况都談了，說道：

“我把这些事都归納到两个問題上来：一个是如何开展正确的批評；一个是如何进行自我批評。我觉得你在这两个問題上都有缺点。在批評上，你比較主观，不注意調查研究。毛主席教导我們，批評要防止主观武断。可是你对小刘的两次批評都过于主观了些。”

“不就这一次嘛！”薛新文說。

“头一次，他拿香火是为了晚上练投弹，这是他苦心琢磨出来的一个窍門。你不但沒有表揚他，反而批評他出洋相；第二次的紅薯問題也是这样。公社的同志看他年紀小，练兵练得滿头大汗，送了两个小紅薯給他。他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为了挽回影响，他学习老紅軍，把錢悄悄埋在那块地里。他这么做是根本沒有錯誤的。你又批評他违犯了群众紀律。本来，

这些事稍微作些調查研究就能弄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你呢，急着忙着把他批評哭了不說，自己还跑到教导員那里責怪自己管教不严，作了个不必要的检討。这两次批評动机虽然是好的，但由于缺乏調查研究，效果却恰恰相反，沒有达到帮助同志的目的。”

“唉！工作忙，人手少，总不能次次都去調查研究完了才处理呵！”

“不。这就是我要談的第二个問題。”欧阳海接着說，“你处理問題时調查研究不够，对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又认識不足，当同志給你指出来了，你就应該认眞考虑才对！可是你沒有这么做。这說明你在自我批評上是不够虛心的。前天晚上你找小刘談話的时候，他把你批評不准确的毛病指出来了。我认为这很难得：一个入伍不到三个月的新战士，敢于破除情面給你提意見，正是出于爱护首长、关心首长。我們应該先考虑意見对不对。毛主席說，虛心使人进步。对待同志的意見，怎么能当場就頂回去呢？”

“我是觉得他那种要求本身就不对头。——反正咱們俩是談問題，不同意的都可以談談自己的看法。”薛新文說，“一个战士能光强調領导上的方式方法嗎？”

“小刘的要求并不过分嘛！毛主席教导我們：‘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他根据主席的指示，要你多調查研究，这有什么不对呢？軍委号召我們讀毛主席的书，我們都应該自觉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对呵。可你却认为这是强調方式方法，說他碰不得挨不得。我觉得这正是你自己不准他碰，不准他挨。毛主席說：‘我們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抗日战爭时期，边区有一家老乡給我們的一位分区司令員提了意見。毛主席說这是个

了不起的变化，說那个老乡很有觉悟，說老百姓敢給‘长官’提意見是天大的好事！——我們伟大的領袖是这样来評价提意見的人的。我們自己怎么能一听到意見，就責怪提意見的人太嬌气了呢！这不正說明你太嬌气了嗎！”

欧阳海的这个故事和这段分析，使薛新文有点受不了。他心里虽然佩服这个小班长，觉得他的分析无懈可击；但是自己又一时拉不下脸子把这些意見全部接受过来。为了平静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倒了一杯水慢慢地喝着，停了一会儿才問道：

“你还有嗎？”

“还有。我觉得你在对待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問題上，不管是主观武断也好，不管是不够虛心也好，都是因为过于自信才造成的。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遇到情况就会輕易地作出結論；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听到相反的意見就容易不冷靜。这种自信再加上对战士的积极因素估計不足，恐怕就是你既不注意調查研究，又听不进群众的意見的主要原因。”

薛新文参軍六七年了，由于比較能干，又能吃苦，总是听表揚的时候多，听批評的时候少。尽管由于工作方法不够細致，碰过一些釘子，但总的說来，还是比較順利的。今天，欧阳海作为一个战士，为了帮助領导做好工作，竟能这么細致认眞地給他提意見，并且談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合情合理，这使他很受感动。可是这些意見又同时使他有些担心：一个战士这么爱談理論問題，是不是有些自負呢？哪怕有一点自負的因素在內，作为一个干部、一个比他参軍早两天的同志，难道能够把这个担心埋在肚里嗎？不能！不談是不負責任的。应該及早地提醒他才对呵！

“你談完了嗎？”薛新文問道。

“就这些了。”欧阳海說，“你参軍比我早，受党的教育比我多，我分析的不一定对。上級号召我們学习毛主席的立場、观点、方法，用它来看待問題。我文化浅，理解得不深不透，学的也太少，恐怕有很多地方引用錯了，最好你自己再学学。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这篇文章中，对主观主义的危害談得很深刻。支部几次組織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交流会，你都因为忙着一些劳动活儿沒有参加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損失。支部书記关英奎同志工作也很忙，可他每次都从头至尾地参加了。……我的意見就是这些，还是只供你参考吧。”

薛新文見欧阳海不說話了，低着头踱到一边去。

欧阳海望着他的背影，后悔自己沒有早点来提意見。他埋怨自己道：“应該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个共产党員，应該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无論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爭’。要是自己能早一点按照主席的教导来做，那該有多好呵！”这时，他好象卸掉了一个思想上的包袱，感到周身輕快。他亲切地望着薛新文，等待他的回答。

薛新文思想上正經历着一場斗爭。欧阳海的意見，虽然使他有些受不了，但是心里很明确：这些意見提得对，提得好，应該全部接受下来，好好考虑。他脑子里斗爭的是，現在該不該把自己担心的事向欧阳海指出来？一提，会不会使别人又觉得他不够虛心？“工作忙，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既然欧阳海能够开誠布公地把意見全部談了出来，为了对同志、对工作負責，自己更不能犯自由主义了！”想到这里，薛新文迅速地轉过身来。

“欧阳海呀！我謝謝你对我的批評。老实說，我参軍以来还沒有听过这么尖銳的意見，有些問題，思想里可能一时还轉

不过弯来。不过不要紧，这些意見我都会好好考虑的。”薛新文犹豫了一会，“我今天也想談談你的問題。”

“那当然太好了！”欧阳海說，“我是一方面来提意見，一方面来听意見的。”

“这些意見、看法、分析，是你自己想的嗎？”

“我是一边学习一边认識的。”

“不，我是問，你原原本本的思想就是这些嗎？”

“那倒不是。我原来还不想来提意見哩！”欧阳海把这两天来的思想斗爭，特别是小刘的启发，以及自己由不准备提意見，到决心把意見都談出来的认識过程，都一五一十地讲了。最后真摯地說道：

“……顾虑、患得患失，沒能及时地找你提意見，都說明我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个人主义，反映在行动上是自由主义。刚才我还想，根源是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不能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薛新文打断了他的話，說：“我是想問你，七班听到了表揚以后，你都是怎么想的。难道你这两天沒有考虑过这些問題？”

“当然想过。我和小魏初步合計了一下，班里准备通过小刘的这些事，重点抓一抓組織紀律問題和群众紀律問題。今天早上我們开了一次班务会，明天准备利用开飯前的时間，再談談……”

薛新文見欧阳海根本不願意涉及他自己的問題，揮了揮手說：

“欧阳海呀！我觉得你目前正象我当初那样，由于过分自信而看不清自己的問題。事实很明显嘛，作为我来讲，应該加强調查研究，虛心听取群众的意見；可是你們自己呢，工作上有了成績，听到了表揚以后，班务会也不抓紧开，对班里的要

求也不严了。这是种什么情緒？就算紅薯問題我了解得不够全面，你們也可以就小刘的态度开个会来警惕警惕大家嘛。可是你們并沒这样处理。这是不是也有点自負，經不起批評呢？”

欧阳海张了张嘴沒有說出話来。他想，我給代理副指导員提了个如何正确地对待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問題。現在，这个考驗正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怎么办？”欧阳海心里在問自己。很快地他就得出了答案：“聞者足戒嘛，虽然我还沒有察觉到这个問題，但是値得今后很好的警惕。”他說：

“副指导員，这个問題应該引起我今后注意，我願意冷靜下来再考虑考虑。”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担心罗。我是希望你，希望你們七班能够經得住这次表揚的考驗。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当一个同志比較自負的时候，往往对領导上的方式方法格外挑剔。这种驕傲自負的情緒，也往往是自己察觉不出来的，觉得自己多說几句是应該的。这比一般的‘翹尾巴’更危险。我先把話說在头里，只要你們自己不注意，我敢保险，不出几天，你們班准出事故！”

欧阳海想：“是呵，是应該警惕驕傲情緒的滋长。不过听代理副指导員的口气，显然他还沒完全听明白我的意見。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也还沒有眞正认識到。等时机成熟了，我还是要来提意見。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俱乐部里传来了鑼鼓声，星期六晚上的文娛晚会馬上就要开始了。欧阳海平靜地說：

“副指导員，你的意見我一定好好想想。明天我們就开个班务会，专門談談你提出的这个問題。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我提的那些意見。”

薛新文认真地說："对对对！我們都考虑考虑。"

"副指导員，那我走了。"

"去吧，晚会就要开始了。你和小魏不是还要出节目嗎？咱們今天的爭論，暫时告一个段落，以后再接着干。不过不能影响情緒，节目一定要演好。"

"是。"欧阳海說，"我和小魏的相声，一股湖南味儿，水平太低。小刘的兴国山歌唱得挺好，听說还是他爸爸教的哩！"

"那你先去吧，我馬上就来。"

欧阳海敬完礼后，走了。薛新文独自在屋里来回踱着。他自言自語地說：

"在批評小刘的問題上，連續出問題。我这个主观主义是不能不引起自己的严重注意了！可是欧阳海的这股驕气，也应該引起領导上的重视。他現在还一点都沒察觉到，怎么才能帮助他认清自己的問題呢？看来，一帆风順、过多的表揚、鼓励，已經在他身上产生副作用罗！

"我既然到三連来了，就要設法弥补这个問題。应該提醒欧阳海，不能眼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同志走下坡路。对！是該向他敲起警钟的时候了。"

俱乐部里鑼鼓越敲越紧，薛新文拿起帽子出了門。他脑子里还在重复着这句話：

"应該拦住他，不能眼看着这个同志走下坡路。"

第九章　迎着烈火冲上去

四十一　"雷鋒的战友"

黎明时分，空气格外清爽，晨风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清脆悠揚的呼号，随着《东方紅》的优美旋律，天地万物重新披上一身燦烂的霞光。我們欣欣向荣的祖国呵，正迈着大步向前进。

欧阳海一大清早就来到操場上。他拿着《矛盾論》边看边思考。当学到"研究問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問題"时，觉得昨天的爭論虽然还沒有結束，但是应該仔細考虑代理副指导員的意見，从难从严地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和班里的工作。

七班抓紧开飯前的时間，又召开了一次班务会，中心內容是学习"虛心使人进步"，幷討論如何正确对待班里的成績。同时还朗讀了两遍"战士尊干八項要求"，同志們特别就第二条"尊重干部，服从管理，遵守紀律，反对极端民主化"联系各自的思想进行了检查。刘延生也再一次談到他无組織无紀律的錯誤。当他刚要提起和代理副指导員爭論的問題时，欧阳海赶忙咳嗽两声制止了他。欧阳海早已經向他囑咐过，这个問題不要拿到会上来談，让同志們都知道这件事，影响不好。——这不是迁就哪个人，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小刘眨了眨眼睛，把話又咽回去了。最后欧阳海根据大家的意見归納了几条：謙虛謹愼，防止驕傲；加强組織紀律观念，遵守紀律；反对自由主义，模范地执行一切規章制度。

欧阳海拿着会議記录和全班共同拟定的保证书去向薛新文汇报。薛新文指示，这样的认識很好，但是还要进一步挖挖思想根源；特别是欧阳海本人，应該着重检查一下驕傲自滿情緒，这样才能巩固目前取得的成績，不断进步。

欧阳海回到班里来，屋里热鬧得很。今天是星期天，刘延生要上街去照相，班里的、排里的同志都托他办些事。这个要

修理鋼笔，那个要寄錢，有的要取包裹，有的要买信紙信封；还有的要买《雷鋒的故事》，要买針綫……你也叫他也喊，把小刘都吵懵了。他喊了声“同志們，一个个地来”，大家才靜了下来。統計的結果是：买书的五桩，寄錢的五桩，补衣服、修鋼笔……連小刘本人照相的事加在一起，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三件。小刘吐着舌头說：

“我的个媽呀！这任务还挺艰巨的哩！”

“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吧！”欧阳海同情地說。

“这算啥！向雷鋒同志学习嘛。”刘延生笑着說。他整理好东西問欧阳海：

“班长，你不需要捎点什么回来？”

欧阳海替他扣好风紀扣，說：“你快去吧。把相片照得端端正正的；另外，晚飯前一定要赶回来。給我捎个‘遵守紀律，按时归队’！”

“是！”刘延生往腰带上掖了个练习用的手榴弹，准备路过团部大操場时再好好投几弹。心想，連长、班长都表揚了我，应該加把劲，把投弹成績再提高一步。

欧阳海嘱咐他說：“注意安全，别伤着人了！”

“放心吧，錯不了！”刘延生唱着歌儿跑到值星排长那儿請假去了。

吃罢早飯，欧阳海領着七班的同志打扫完食堂的卫生，又想起俱乐部門口墙报架子的遮檐还沒安好。他記得伙房背后堆放柴禾的地方有一些沒用的杉树皮。“对呀！杉树皮做遮檐不正好嗎！找它几块拼拼湊湊准能行。”想着，他朝堆柴禾的地方跑去。

刚拐过伙房門前，远远看見一个穿着背心的同志在那儿劳动。欧阳海走上前一看，代理副指导員正用一把鐮刀在剁

树皮哩。他已經滿身是汗，背心都湿透了。不用問就知道他已經干了好一会了。

"副指导員倒比我先想到这个事了。"欧阳海对自己說，"这些方面都很值得好好向他学习。劳动活儿上他总是說干就干，爽快得很，星期天也很难得看見他休息。"他記起第一次和薛新文見面的情景，嘴里喃喃地重复着：

"一天到晚光抄着手休息，那还不把人憋出病来了！"

欧阳海刚想上前去帮帮手，薛新文說：

"欧阳海，你来干嗎？快回去休息休息！"

"那……那你呢？"欧阳海不肯走。

"你跟我比干嗎？"薛新文說，"这次下来时間虽然不長，可是我有个很深的体会：連队里最辛苦的就是你們这些当班长的，白天黑夜領着十来个同志摸爬滚打，事事都要模范带头。今天是星期天嘛，休息休息。去，睡不着也給我在床上躺着！"

欧阳海看見他快干完了，只好轉身来到伙房。

"去去去！你又来干什么？"司务长李祥也往外撵他，"今天可沒有你干的活儿了。下午吃的面条早擀好了；炸酱，你这个湖南伢子又不会弄，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

欧阳海想，人家干部星期天都不休息，我們年青青的怎么能够閑得住！他硬挤进門去想找点零活儿干干。可是伙房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确实是一切都弄好了。他指着蒸籠問道：

"司务长，怎么这么长时間沒吃饅头了，是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吧！"

"人手倒是够罗，就是蒸籠坏了。修理組的同志忙，还沒来修理。"

欧阳海把蒸籠检查了一番。根据他修补籮筐的技术，只要有竹子，自己也能动手修理。他想，到底还是让我找着了一

件活儿，要不然星期天眞难过。心里拿定了主意，他說道：

“行呵，算我今天来晚了，什么忙也沒帮上，我干脆打場球去吧。”

“对嘛！劳逸結合一下，刚才刘大个子还到处找你，說要跟一連賽球哩。”

欧阳海无心打球。他向值星排长請完假，决定到楠口公社去。虽然来回有四十多里路，可是那里出的楠竹方圆几百里都有名，价錢也便宜，值得去跑一趟。連长前几天說，搞副业生产的扁担不够用，刚好自己这个月还节約了好几块錢，干脆多买两根竹子回来，蒸籠、扁担都解决了。他計算了一下时間，觉得完全够用，便拿起刚虎山送的那本《紅岩》走了。他想，路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把描写江姐、許云峰的那几段再看看。

日头当頂的时候，欧阳海到了楠口公社。他說明了来意后，社里很支持，派了一位老大爷領他去砍竹子。他先砍了两根又粗又长的楠竹，正准备砍第三根的时候，那位老大爷拦住了他。

“小同志，你們来了几位呀？”老头問。

“就我一个。”

“那你扛得回去呀？”老头打量着欧阳海說，“你先試試看有多重。”

欧阳海憋紅了脸才把竹子扛起来，估計总在一百八十斤左右。他不好意思地說：

“你們这里的竹子好重呵！”

“这还不算大的罗，小同志！有的一根就百把多斤。我們这山上的楠竹是出了名的。拿它去搭棚做梁，几十上百年不腐不烂，比料还經用些！”老头得意地說。他挽起袖子，“小同志，你扛不动，我来送送你。”

“不敢，不敢。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了……”

“多大岁数？按新算法才七十整。癸巳年生。他們都說我，我……”老头激动得头直晃，“說我跟毛主席是同庚哪！”

“哦！”欧阳海这时才知道毛主席已經七十岁了。他想：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紀，还在日夜为全国人民操劳，我們这些小青年还有什么可說的！他連忙付完了竹子錢，渾身是劲地扛起楠竹朝駐地跑去。

欧阳海大步往回走着。想起了毛主席，就象有誰用手托起了自己的身子和肩上的楠竹，肩上那将近二百斤重的竹子好象不存在了似的。他越走越快，一口气就跑了十来里路。涉过一条小河，离家只有一半路程了，他才歇了下来。他坐在河边，把脚泡在清凉的水里，拿出《紅岩》来讀着。

江姐临牺牲时說的那些話，每次都使欧阳海激动不已。他把“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們每一个人都应該，也可以做到——臉不变色、心不跳”和“不管是狂风暴雨，不管是惊濤駭浪，……一定要把战斗的旗帜指向共产主义”这些警句，都烂熟地背誦下来。他在想，一个共产党員能够在死亡面前毫无畏惧，这是他从事的伟大事业所决定的。江姐他們牺牲了，可是共产主义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多少人继承先烈的遺志，在为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継續战斗呵！連我这个差点埋到老鴉窩雪堆里的討米娃娃，也站到战斗的行列中来了。人总是要死的；我們的革命事业沒有休止，它将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心想着革命事业的人，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他早把个人的安危放到一边去了。欧阳海自言自語地說：

“心里能看見革命事业終将胜利的人，他眼睛里是沒有个人的死亡的。”

想到这些，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白求恩……这些崇高

的名字，又都在欧阳海的脑子里出現了。欧阳海虽不曾見过他們，但是他們的形象，在欧阳海脑子里却非常具体，只要一閉上眼睛，就能清晰地看見这些烈士：董存瑞举着炸药包，两眼正盯着冒烟的导火索；黄继光扑在机枪火力点上，一杆冲鋒的紅旗跟在他的后面；张思德穿着一身灰布軍装，乐呵呵地挑着一担刚刚出窑的木炭，从安塞的山里走出来；白求恩戴着一副眼鏡，专心致意地在为伤員动手术；江姐穿着那件紅色的絨綫衣，堅定地从歌乐山监獄走向刑場，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洒滿了她的全身……看見了这些伟大的战士，听見了他們的声音，也理解了有的人能够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到最后一息，有的人在死亡面前这么潇洒自如、落落大方，都因为他們对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充滿了責任感，充滿了胜利的信心。这时，欧阳海耳边还仿佛响起了英雄們对他的期待——"……你是否为保卫紅旗而生，为保卫紅旗而战，为保卫紅旗而貢献了問心无愧的一生？"他撫摸着手上的《紅岩》，喃喃地对自己說道：

"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中，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而我做的又是多么不够呵！"

日头偏西了，水面上留下了欧阳海长长的身影。他急忙扛起竹子朝連队走去。刚爬上一道土坎就听見背后有人喊叫。回头一看，河那边的一間房子上冒起了滚滚黄烟。

"失火了?!"欧阳海吃惊地喊了一声，連忙扔下竹子，飞快地朝着冒烟的方向奔去。

一間单独的土墙草頂的房子正被濃烟包裹着。几个妇女、小孩站在旁边大喊大叫，一个約摸六七岁的小孩对着草房大声哭着：

"婆婆呀，婆婆呀！……"

欧阳海一听，心里明白了：房里边有人！他象箭似的一步窜进門里去。

滿屋濃烟使得欧阳海什么也看不見。他焦急地四下里寻着，大声在屋里喊叫着：

“有人嗎？快出来呀！……婆婆！……”

屋里沒有回答的声音。

欧阳海在屋里摸了一圈，沒有找着婆婆。他抱着两床棉被跑了出来。

小孩还在哭，还在喊婆婆，欧阳海跑过去說：

“小兄弟，别哭，你婆婆在哪里？”

小孩急得讲不出話来，只把手往屋里指了指。欧阳海又往門里冲去。刚到門口，只听轰的一声，濃烟变成了明火，烧起来了！两个妇女赶过来死死拉着欧阳海喊着：

“去不得呀！大軍同志……”

正是“大軍同志”这声喊叫，使欧阳海渾身是胆。“要迎着烈火冲上去！”他脑子里飞快地掠过了这样一句話，一甩手，又窜进烈火中。

“老婆婆，你出来呀！……”

看不見也听不見，欧阳海被嗆得連气都不能喘了。忽然，从已經燃起来的楼板上掉下来一个口袋：人在楼上！

楼，只是在土墙的半腰上搭起的一层木板，有一人多高。欧阳海哪顾得及找梯子，他平地往上一跳，双手扳住楼板就翻了上去。模模糊糊看見有个人躺在那里，大概已經被濃烟熏昏过去了。他連忙脫下軍上衣包住老婆婆的头发，背起她就往下跳。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和勇气，欧阳海居然背着老婆婆从六七尺高的楼板上跳了下来。等他冲出門口的时候，在地里干活儿的年青人都赶回来了。

有的泼水，有的抢救东西。欧阳海提起一桶水，把全身淋得透湿，轉身又爬上楼去。他把烧着的木板撬了下来，一块一块地扔到屋外，这样，渐渐阻止了火势的蔓延。十来分钟以后，火才全部扑灭。

屋架烧掉了一半，茅草屋頂全被火燎光了。所幸的是屋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救了出来。老婆婆坐在地上望着被烧的房子，伤心地流着眼泪。生产队长指着一个口袋对大家說：

“乡亲們！黃婆婆为了队里的这袋优良麦种，不顾性命往火里闖。現在房子烧了，大家說么样办？”

“給她老人家砌新屋！”

“对！說动手就动手。队长，我屋里还有点料，先給黃婆婆用吧。我这就去拿来。”

“要别的我沒有，磚还有一些。黃婆婆，你等着，我这就去挑。”另一个社員說。

“行啦！盖房子，凑材料，这个任务我們貧协小組包了！”

黃婆婆站起来說：“不能呵！队里信得过我，把种子存在我屋里，这回差点把它糟踏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哪能让大家給我砌新屋？不能呵！”

欧阳海听到这里，心里麻酥酥的。他对自己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房子起了火，她不搬箱子不拿被褥，一心只記挂着公家的种子。社員們也都把黃婆婆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情願拿出自己的材料为别人砌新屋。这都是多么可貴的品质呵！”他深情地望着黃婆婆和周围的社員們，“这就是我們的公社社員！他們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紧紧地和人民公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集体劳动使他們彼此都成为亲人了。”

社員們吆喝着替黃婆婆盖起房子来，忙乱中忘記了救火的战士。欧阳海带着激动的心情悄悄过了河，又扛起竹子往

回走。一摸衣兜，那本《紅岩》不見了，大槪是刚才救火的时候弄掉的。他想回去找找，又怕别人拦着他問姓名、道感謝。——这在欧阳海來說，是最不自在的处境。不找又舍不得。那么好一本书，人人都搶着看，还是周虎山书記送的哩！他回头看了看，社員們正七手八脚地来回忙着，有的人已經爬上了墙。他心里說：

“不能单从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們的人民公社，公社給人們的思想带来多大的变化呵。如今一个老婆婆也从独家独戶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遇事都能为集体着想，为公社着想。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要比生产上的丰收更为可貴！”

走了沒几步，欧阳海觉得身上一点力气也沒有了，两只手火辣辣的痛起来。手掌上被火燙起了几个燎泡，有的地方已經破了皮。他想起小时候有一年下大雪，冷得沒办法，蜷在火塘旁边睡觉。半夜里痛醒过来才知道，是睡梦中不小心把脚伸进了火塘里，右脚被烧坏了。“那是什么年月呵！”他又想起老鴉窩，想起了解放前自己家里那間擋不住风雪的破草房。他摸着肩上的楠竹說：“老大爷讲楠竹可以当料用，为什么不把这两根竹子送給老婆婆，帮她先把房子蓋起来呢？我也是凤凰村貧农的儿子，应該对一心为公的老婆婆表示这点敬意！”說着，他扛起竹子朝小屋跑去。

天擦黑的时候，屋子全部修补好了。欧阳海帮着黄婆婆把一件件东西搬回屋里，把那袋优良麦种又重新擱在楼板上。一切都安排得停停当当的了，他才告别出来。

“莫走哇！”队长拦住他說，“忙了你大半天了，留下个姓名再走。”

“我又沒做什么事，房子是社員們自己拿出料来蓋的，火是大家救的，我一个过路人只帮了一把手，这算得了什么！”欧

阳海說完想跑，队长一把拉住了他。

“算什么？要不是你来得早，黄婆婆年紀大，手脚不灵便，又一心記挂着那袋优良麦种，恐怕眞要出事哩！……”队长认眞地說，“留个姓名嘛！黄婆婆为公家搶救种子，你又把黄婆婆救了出来，一个是舍己为公，一个是見义勇为，都值得宣传宣传，也好让社員們学习学习。”

“好，你等我告訴你嘛！”欧阳海在想脫身之計，“你放了手我就說。”

“好。”队长松开了手。

“我們部队的番号要保密的啰！”欧阳海装出一副要說的样子。

“这我曉得，你光說个姓名就行。”

“我呀，”欧阳海大声說，“我叫雷鋒的战友。”說完他轉身就跑了。

队长在后边大声喊：“同志，雷鋒的战友！你回来……雷鋒的战友！……”

“队长，莫找我了，我是个过路的，你找也找不着的！”欧阳海已經趟过了小河，回头对着河对岸喊，“謝謝你們，我一定把黄婆婆爱社如家的事迹，带回部队去宣传宣传。再見了！……”

一輪圓圓的月亮从东边山上升起丈把高了，銀色的月光泻在地上。衣服漸漸地又干了，晚风吹得身上凉嗖嗖的。欧阳海問自己：“月亮光照在身上到底是暖和些还是凉快些？”他搖了搖头，回答不了自己的問題。他想，把这个問題拿去問問高翼中，他一定会知道的。

走了沒多远，肚子里咕咕地叫了起来，这时，才想起有大半天沒吃飯了，怪不得身上沒有劲哩！忽然，他哎呀一声：“我

怎么把晚飯前归队的事誤了呢！”想到这个，他渾身来了劲，腿上添了力气。他拔腿就跑，恨不能生出两只翅膀，一下子就飞回連队去。

当然，就是飞也来不及了……

四十二 听到批評的时候

开晚飯的时候，薛新文让值星排长通知班、排长們飯后到連部来开会。上級交下来一項临时任务，要部队停止一个星期的操課赶修一条公路。为了让县里的水庫提前完工，通往大垻的那条簡便公路需要加宽加固，以便赶快把施工器材运进去。部队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設，支援农业，主动地把这項任务从县委书記那儿要了过来。

人到齐了，薛新文向班、排长們交代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上級的要求、指示，最后說：

“关連长明天要去师里参加一次短期集訓，十天以后才能回来。連里把这阶段的施工任务交給我来負責。我經驗不多，希望大家鼓足干劲，共同来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各班班长簡短地表示了决心。薛新文发現起来发言的人里沒有七班长。他用目光在屋里搜寻了一圈，才知道会場上根本沒有欧阳海。

“七班长呢？”薛新文問道。

“他，他出去了，”七班副魏武跃站起来回答說，“还沒有回来。”

薛新文搖了搖头沒有讲話。今天上午欧阳海还向連里作过保证，說要“加强組織紀律性”、“模范地遵守連里一切規章制度”，为什么在保证书递上来的当天，作为一个班长就敢于带头不按时归队呢？更严重的是，过去欧阳海对生活制度还

是遵守得比較好的，現在工作上一有了成績，就連起碼的組織紀律观念也沒有了！他反复地把欧阳海最近的表現想了想，心里說："唉！一个好同志变得这样快，眞是到了不批評不行的时候了。"

开会的同志都走了。薛新文拿出欧阳海的保证书仔細地又看了一遍。他把昨天和欧阳海爭論的問題又想了想，埋怨自己說："都怪我！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沒把他的驕傲情緒狠狠地批一頓，現在到底是出了事了。我早就觉得他的这种自滿情緒要不得嘛！……

"不行！我可不能再犯自由主义了。正因为你是个不錯的同志，所以我就不能不对你負責。你对我有意見也好，认为我这个干部水平不高也好，只要党把我放在这个崗位上，只要我看出了問題，我就要管！我非把你擰过来不可，不能眼看你往下坡路上走！"

一片皎洁的月光照在操場上，薛新文在給全連讲話。他已經讲了一会儿了。

"……連里不止一次地强調要加强組織紀律性，可是有的同志思想上就引不起重視，尤其是七班，更应該受到批評。"

七班的战士个个低着头。今天全連有两个同志沒有按时回来，恰恰都是他們班的：小刘是开飯后回来的，欧阳海直到現在还沒回来。

关英奎在一边来回踱着。他觉得薛新文今天的讲話里，有些說法不够准确。但是考虑到他到三連时間不长，可能很快要回原单位去，就緊绷着嘴唇沒上去打断他的讲話。

"有的同志，"薛新文继續讲道，"道理都懂得了，也知道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可是做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七班长欧

阳海就是这样的，直到現在还沒回来！……七班副，欧阳海回来沒有？”

“沒有。”魏武跃小声回答說。

“大家說說，照这样发展下去，領导上能够不为他担心嗎？不錯，欧阳海是个很好的同志，工作上有办法，干劲也大，把七班搞得很有起色，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变了呢？这就是驕傲自满造成的。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应該吸取教訓。党总是希望我們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上游是沒有止境的。可有的同志就是认識不到这个問題，取得了小小的一点成績，就再也不想往前跑了。这还有不出事的！同志們，我們是革命部队，部队是要打仗的，說声有情况馬上就要拉走。当然，今天我們只接受了一項修公路的任务。假若是个战斗任务，个个都不能按时归队，都这样松松垮垮的，那拿什么来保证战斗的胜利？这个部队又怎么能完成任务呢？”

“报，报告……”欧阳海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回来。

薛新文說：“你怎么才回来？”

“我……我回来晚了。”

“入列吧。”薛新文望着他說，“一会让七班副給你传达传达。欧阳海！可得注意呀。这次你們一定要认眞地开个班务会，好好找找根源。”

“是。”欧阳海回答着，可心里还不太理解代理副指导員这些話的意思。

“我們每个同志都要不断地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够了，更不能因为工作上有了点成績就驕傲自满起来。我再說一遍，誰要是不警惕这个，我敢保险……”

关英奎觉得这些批評走題太远了。他赶上前去对薛新文耳語了几句。薛新文犹豫了一下，說：

“好吧，我今天就談到这里。”

薛新文最后这几句走了題的批評，反倒使欧阳海明白了：“原来代理副指导員把一切問題都看成是我‘驕傲自滿’的表現了！”

七班就坐在操場边上开会。关英奎也端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棱角分明的嘴唇上挂着几分担心：薛新文今天的批評可能不够准确，可是作为下級，应該怎样来正确对待呢？欧阳海的火暴性子能受得了嗎？——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小魏刚向欧阳海传达完明天的任务和代理副指导員的批評，刘延生就跳了起来。

“我沒啥可检查的。”他胖乎乎的脸上全是委屈，“刚刚开飯我就回来了，頂多……撑死了頂多也只晚了两分钟。”

刘延生說的是实話。同志們刚唱完歌走进飯堂，他就赶到了，也就是晚到了那么一小会儿。

“小刘同志！”魏武跃說，“不要計較晚了多长时間，哪怕晚了半分钟，也算沒有按时归队嘛！”

“副班长，你知道我今天上街多紧张——在邮局里寄錢，碰上位老太太不会写字，我帮她塡好了汇款单才忙自己的事；书店里边更挤，好几十个少先队員在那儿买《雷鋒的故事》，我总得让他們先买吧；高翼中要补的那条褲子，前后四个大补釘，裁縫鋪里补衣服的又是个老头儿，再加上他那台縫級机是比我爸爸岁数还大的东洋貨，咔吧咔吧老断綫……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把二十三个任务完成了二十二个。我急着忙着一个劲地往回跑。我，我检查啥好？”

关英奎插嘴道：“怎么，你上一趟街有二十三个任务？”

“还不算我在团部大操場练手榴弹哩！”小刘委屈地說。

“哦！”关英奎笑了，“完成了二十二个也不錯嘛。說說看，是哪个任务沒完成？”

刘延生沒吱声。

“說嘛：你家里来信要的相片，你照了沒有？”

“我連照相館的門檻还沒迈进去，那太阳就‘刷’地一下挨着山尖了。”刘延生更委屈了。

同志們本来都低着头在考虑代理副指导員的批評，經小刘这么一讲，大伙又感动又禁不住想笑。大家心里說，是嘛，小刘在团部大操場跟全团的投弹标兵学了个把钟头的手榴弹；上了街又一直是在帮别人忙来忙去——有些事还是帮八班、九班的同志們干的——自己連相都沒照成，又只晚了那么一会儿，让他检查什么好呢？

“我看哪，”高翼中說道，“这个事主要怪我。小刘要不替我去补那条倒霉的裤子，也就不会晚回来这两分钟。在一定的时間限度內，他只能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这是科学的态度。”

高翼中这段話引得大家都检查起自己来：有的說不該托小刘去买书，有的讲这个批評应該記在大家名下，……同志們几乎异口同声地說：“这怎么能怪小刘，人家等于替全排出了一趟公差嘛！”

欧阳海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救火的事談出来。薛新文的批評使他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想解释解释的。可是大家刚才的发言使他有了新的想法：要是都强調起客观原因来，那今天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更无法接受領导上的批評。再說，連长明天去集訓队，家里由代理副指导員負責，万一这事传开来，会使副指导員的威信受影响，不好工作。想到这里，他站起来說道：

"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見。小刘帮同志們办了很多事，又照顾老大娘和少先队員，这是向雷鋒同志学习的結果，是应該这么做的。領导上是从組織紀律、从战斗需要出发来批評我和小刘沒有按时归队，这也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說，我們是人民的勤务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那我們帮着同志們办了点事，难道就不允許領导上批評我們的缺点了嗎？这样，我們还叫什么'勤务員'呢？"

欧阳海見大家沒有反駁，想了想又說：

"今天我們开会，并不是要否定我們办了哪些好事，而是检查我們为什么沒有按規定时間赶回来。是补褲子、修鋼笔重要，还是打仗重要？大家都会說，当然是打仗重要。那代理副指导員从这个角度来批評我們，我們就該想想自己的战备观念是不是那么强。拿我自己来讲，对战争的警惕性是不高的，思想深处并沒有做好隨时拉上去的准备，作为一个保卫祖国的战士，我觉得副指导員批評得很对，很及时。我們应該检查检查。"

"对，班长說得对！"魏武跃說，"优点我們不該抹煞，缺点我們也不能放过。小刘帮助同志們干了不少事，忙得把自己照相的事都忘了，这应該在班里受到表揚。至于回来晚了，哪怕只晚了一分钟、半分钟，也应該受到批評。我們上午还强調过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要向雷鋒同志学习，現在正是最最需要我們用保证来检驗我們思想的时候！"

"那……那你們說，我应該怎么办？"小刘問。

"宁可事不办完，也要按时归队！"欧阳海說，"办不完的事，以后可以再办；不能按时回来，这是組織紀律問題，一旦有了情况就无法弥补了。"

刘延生慢慢抬起头来。操場尽头，一个游动哨兵在来回

走动，刺刀映着月光，一閃一閃地在他眼前晃动。他想起了爸爸曾經对他說过，越是在和平的环境里，警惕性越是重要；等炮弹貼着头皮飞的时候，不用誰說，人人都会自觉地提高警惕性了。想到这里，他坦率地說：

"我同意大家的意見了。我思想里就是沒有准备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在街上我虽然急，但也觉得回来晚点不要紧。这就是麻痹情緒。我接受領导上的批評。"

"今天代理副指导員的批評，应該由我負全部責任。"欧阳海說，"我沒有什么客观原因。沒有按时归队只是現象，根源是自己的紀律观念不强、战备观念不强。平时，我作为班长沒有能很好地提醒大家，这也是警惕性不高的表现。副指导員說得对，部队是要打仗的。要是今天真的有了情况，就会因为我沒能按时归队而影响全連，至少也使得我們七班不能按时拉上去。一个战士到打仗的时候上不去，那还叫什么战士？我向連长、向全班同志检討，保证今后決不再犯。希望大家多給我提些意見。至于驕傲情緒……我再考虑考虑。"

同志們并沒有給欧阳海提多少意見。大家都根据薛新文的批評来检查自己，会議中心轉到"警惕性"上去了。同志們一致认为，組織紀律就是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这是为六亿人民、为社会主义祖国站崗的战士所必須具备的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代理副指导員的批評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么样，我們也要按时归队，有什么客观原因能大过祖国的安全哩！

听到这里，关英奎嘴角上流露出来的担心消失了。他站起身来把欧阳海叫到一边問道：

"你今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欧阳海想了想，觉得这会儿把救火的事談出来不好。自己警惕性不高是事实，談出来等于为自己的缺点辯

护。他說：

"連长，这个事以后再談吧。"

关英奎問道："你对今天的批評有什么意見沒有？"

"基本上我都接受。不过也有些看法，我早就想跟支部反映。可是現在我对我自己本身存在哪些缺点、錯誤，应該負些什么責任还沒考虑成熟。你明天一早就要集訓去了，三言两語又談不清，等你回来我再好好向你汇报吧。"

关英奎想了想，說道："欧阳海，这个事我已經了解了一些，你目前的态度，我认为是正确的。革命部队中有时也会遇到些磕磕碰碰的事，要相信組織，要从大处着眼。本来我是想找你好好談一次的，可是今天沒时間了，好在我們支委准备連夜开个会来統一认識。欧阳海，对你自己来說，不管有什么問題，也絕不能影响这次任务呵！"

"連长，这你放一百二十个心！不管是七班还是我自己，保证出色地完成任务，不出任何事故。"

"那好，"关英奎伸出手說，"十天以后見。"

欧阳海急忙把手藏在背后，开玩笑地說：

"免了吧，連长同志，分开十天八天的拉个什么手呢！"他敬礼后就飞快地走了。

散会了，同志們都往宿舍走去。魏武跃来到欧阳海跟前：

"班长，我有个意見。"

"說吧。"

"批評就批評嘛，为什么扯到咱們驕傲的問題上来了，我看这不够准确。帮助同志，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針对具体問題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否則……"

欧阳海問道："你在說誰呀？"

"代理副指导員嘛，你沒回来的时候，他……"

欧阳海打断了他的話，說道："对代理副指导员的意見，你可以当面跟他談，或者是按組織反映。今天我受了批評，我們俩再这么談那就不好了。对待批評，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就会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好处。……"

小魏还想說什么，欧阳海有意地岔开話題說道："連长刚才指示，要我們一定把这次支援农业的修路任务完成好。你去把工具檢查一下，让同志們都早点休息吧。"

"你也回去休息吧，飯还留在伙房里哩。"

"我，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这会儿也不想吃。让我在这儿一个人好好想想。"

小魏刚走，高翼中悄悄来到欧阳海跟前。

"班长，給你！"

"什么？"欧阳海問道。

"餅干。"高翼中說，"伙房的炉子已經封了，司务长刚撬开来給你热飯，代理副指导員怕来不及，让我把他的餅干先送来給你垫一垫。"

欧阳海接过餅干，感激地說："我倒不怎么餓。小高，你快睡觉去吧！"

就在这个同时，关英奎和薛新文正坐在房里談話。关英奎介紹了一些欧阳海过去的情况，认为他今天沒能按时归队是有些原因的。虽然他自己沒有說，但是应該相信这个同志。"你想，他不是这么个糊塗人儿嘛！"

"連长，"薛新文說，"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正后悔昨天沒有把他的問題更严肃地指出来哩。这小班长目前很有股傲气！"

"傲气？"关英奎不明白他話里的意思。

“对，就是驕傲情緒。那天我让他們通过小刘的問題开个班务会，警惕警惕全班，他就是不肯抓紧。我們再不抓紧，可就害了他啦！”

“咳！你不了解他。”关英奎找出几封桂阳县委轉来的信說，“这个同志做了工作、做了好事以后是不願意向别人談的。去年他探家回来，也是什么都沒向組織上談，可是县委、公社都来信說他在家参加了劳动，向‘自发’思想进行了斗爭，还跳到井里去救了个小孩……”

“对，这是事实。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正因为过去只看到他好的一面，所以才使得他現在驕傲起来了，今天才会出事故，超假好几个小时不回来。再不向他敲敲警钟，我敢保险，会出更大的事的！”

关英奎見他根本不考虑別人的意見，說道：“批評当然可以，可是你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些。”

“連长，我已經和他碰过好几次了。这个同志比較固执，心平气和地談起不了作用。我认为只有象今天这样，才能挖着他的根儿！这事当然主要怪我。三排分工給我，我沒有按支部的指示及时抓好工作。对我来說，这已經是个教訓了！”

“那我們如何估价七班的进步呢？基础不牢嗎？”

“这个，我还沒考虑成熟，不敢乱发言。不过就他最近的表現来看，我敢保险，他还有不少問題沒有解决，至少在如何对待工作成績这个問題上还有毛病。”

“不！我不这么看。”关英奎站起来，深沉地說道，“最近一两年来，我有一个特別强烈的感觉，今天我們战士的进步很扎实，身上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往外冒。想来想去，我认为这是軍委、林彪同志号召我們把毛泽东思想眞正学到手所带来的新气象。老薛呀，过去我当战士那工夫，开起討論会来，开口

閉口是'指导員說'、'連长說'：可是今天的战士呢，他們直接从毛主席的著作中获得前进的力量。再加上他們經历了合作化、公社化这些伟大的变革，在新社会培养教育了十多年，这比起我們为保田保家而参軍那工夫，可是大不相同了。比方，今天有哪个战士給你提意見，他准能根据主席的教导，分析得头头是道。这意味着我們战士的觉悟水平、理論水平大大提高了嘛。我每次跟欧阳海談話都有这样的感觉。这和某些知識青年的夸夸其談完全是两回事。”

薛新文眨巴着眼睛想了想，觉得关英奎的話有些道理。

“老薛！”关英奎继續說，“咱們部队里出現了雷鋒，出現了数不清的雷鋒式的五好战士，出現了好八連和无数个好八連式的四好連队。这絕不是偶然的，这是軍委、林彪同志最近几年来，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和我軍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整套革命化措施的結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揚三大民主，开展四好連队运动……已經使部队在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跃进了。摆在我們这些基层干部面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根据无产阶級解放事业的需要把他們带好，如何把党的关怀体現在我們的工作当中。正确地估量一个战士的进步，是与自己的思想改造紧緊相关联的問題；对有些新鮮事物看不慣，理解不了，往往与自己脑子当中的习慣势力、旧思想有关。对你我来說，这都是一次新的考驗哪！”

薛新文說：“你的这些看法我是都同意的。不过对欧阳海最近的表現，我……”他停住不讲了。

关英奎見他只讲了半截話，說道：“这样吧，老薛，明天一早我就要集訓去，但这个問題不能再拖。如何看待这个同志，怎样来理解他的一些意見，这是个問題。我建議我們連夜召

开一次支委会，統一一下认識。你看怎么样？”

“好吧，为了帮助这个同志，我也有些看法需要和大家交換交換。”

連部办公室里，支委們展开了激烈的爭論。欧阳海一个人还在操場上来回踱着。烧伤了的双手，滚烫滚烫。他想：“該不会发炎吧，工作这么紧张，得想个什么办法才行……”他走了几步又想：“救火的事不能談，一談連这次支援水庫的任务也参加不上了。……看来，代理副指导員已經对我有了些成見。这以后再慢慢解释吧，现在不是考虑这些事的时候。連长說得对，应該从大处着眼。有多少工作摆在眼前呵！社会主义早建成一天，全世界的革命就提前一天。报紙上說，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在刚果、在拉丁美洲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在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杀害那里的人民！現在的时間該有多么宝貴。这才是关鍵的关鍵哪！一个人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的时候，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那眼前受了这么点批評又算得了什么哩！”他輕声激动地喊着：

“干吧，为了水庫早一天发电，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为了革命，为了全世界还被奴役着的人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吧！”

月光在欧阳海深邃的眼睛里映出两朵火花，他坚定地朝宿舍走去。

支委会上，爭論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四十三　高标准

三連和其它分队的同志們为了支援水庫工程，挤出訓练时間，又和扁担、籮筐打起交道来了。他們白天頂着太阳，晚上扯起汽灯，只用了五天时間，就把一条平平整整的公路，从

岔路口鋪到大坝旁边。現在只剩下一点收尾工作：有的同志在路边种树，有的同志在路面鋪上一层細沙；欧阳海領着七班在敷設一条排水的涵洞。

这几天干活当中，高翼中发現欧阳海在挑土、扛石头的时候有說有笑，一輪到用铁鍬、鎬头刨土的时候，总是皺着眉头。他想，莫非班长又有了什么病痛？要不然，象他那样铁打的汉子是难得皺一皺眉头的。他有意地观察了几次也沒发現什么破綻。奇怪的是，班长不管干什么的时候，总戴着那副施工手套，甚至吃飯的时候也沒見他摘下来。高翼中想："过去施工时他从来不肯戴手套，說戴着那玩意儿不方便。为什么这次变了呢？唔，手套里边一定有鬼！"

高翼中把这个情况向魏武跃汇报时，小魏說他也早就发現了这个反常現象，而且也注意了不止一天了。

"我看哪，"高翼中說，"班长的手套里边准有問題。要不，为什么一天到晚不摘下来？"

小魏試探地問道："手套里能有什么問題？"

"可能是他的手坏了。"

"不会。"魏武跃肯定地說，"这几天我天天都上卫生員那里去問，班长根本就沒找他看过病。"

刘延生在一旁听得有点不耐煩了。他說：

"你們也是，瞎估計有什么用？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嘛。待会儿把班长的手套摘下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高翼中曾經这么試过，說道："他不肯摘！星期二下午我就叫……"

"軟的不行我們来硬的嘛！"刘延生对着他們倆的耳朵，小声的嘀咕着，"……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三个战友商量完了，都笑出声来。

收工号响过了，小魏把大家召集到一边說着悄悄話。轉身一看，欧阳海却不見了。同志們四处喊了一陣，还是不見班长的人影。

刘延生說："咦，怪了！刚才我还看見他在这儿的。"

"上哪儿去了？"大家相互問着。

忽然，同志們觉得地底下好象有声音，停了一会儿，才見欧阳海从涵洞里爬出来。大家一見他那模样，笑得一个个前伏后仰，連牙根都酸了。

欧阳海光着上身，滿脸滿身全是稀泥，头发被泥浆粘在一起，象个带毛的葫芦瓢扣在头上，全身上下只有两顆眼珠是干净的。他不停地吐着嘴里的泥沙，莫名其妙地望着大家說：

"你們在笑什么？……呸，告訴我一声嘛！呸呸……"

同志們見他自己还糊塗哩，笑得更起劲了。小刘提起半桶凉水，对准他脑袋泼过去：

"冲个凉吧！"

"好哇，小刘，看我一会儿怎么揍你！"欧阳海一边躲一边叫着。清亮亮的凉水从他身上經过，流下来的全是渾浊的泥浆。他开玩笑地說，"呸……这'葡萄糖鈣粉'味道不錯，就是牙齿受不了。呸，呸……你們在笑什么嘛！"

小刘打趣說："班长，笑你哩！别人常說誰誰誰象个泥猴，今天我才算眞正看見了。"

"說正經的，"欧阳海赶忙漱了漱口，"涵洞我检查了一遍，涵管都对得很齐，坡度也合乎要求，几百上千吨的大机器开过去保证不塌。明天我們再弄些水泥来好好一被覆，那就彻底完工了。"

"这回我們七班該撈个表揚，挽回一下影响了。"小刘高兴

地說，"超額完成任务了嘛！"

欧阳海問他怎么算"超額"，小刘扳着指头数道：

"路，我們跟大家一起修好了，副业生产我們也沒拉下；你还領着我們給全連削了二十根扁担，做了一副蒸籠；挤出时間又修了这个涵洞。这，这还不算超額？"

"小刘，你这标杆定得太低了。"欧阳海說道，"为人民服务是我們的本份，完成任务是应該的。要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額'应該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你說，我們才干了这么点活儿，能算'超額'嗎？"

"那，那你这标杆也太高了。按你这么讲，那不到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我們就都不算彻底完成了任务？"

"当然啦！所以我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嘛！現在，我們只能算'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个具体任务。"欧阳海問大家，"你們說对不？"

"对！基本上完成任务。"大伙齐声回答着。

"我不同意。基本上完成任务就是这个任务沒完成好。不过今天我們不爭論这个。为了庆賀我們圓滿地完成任务，"刘延生伸出手說，"班长，我們拉拉手表示表示。"

"同志們，这几天我們的小刘干得就是不錯，对涵管的时候，趴在洞里三四个小时不出来，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欧阳海伸出只戴着手套的手，对大家說。

"摘了！戴着手套不礼貌。"高翼中說。

欧阳海見势不对，連忙把手插在褲袋里，說：

"你們要干什么？"

"沒什么別的意思。"高翼中說，"請你把手套摘了，我們拉拉手。"

"嗬！你好大的架子！"欧阳海赶紧跑到一边去，"你哪来

这么多讲究，哪来这么多規矩！"

小刘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同志們按原定計划齐声喊着，一拥而上，三下两下就把欧阳海按倒在地上了。

"你摘不摘？"

"我，我就是不摘！"欧阳海躺在地上，两只手死死插在褲袋里。

"好，算你有本事！来，撓他的痒痒。"小刘一声招呼，五六双手一齐伸到欧阳海的腋下、腰間乱抓乱撓起来。

"哎喲！哎……"欧阳海滿地打滚，"我，我不怕，我就是不摘！哎……"

"干脆，来硬的！"小刘喊着。几个人猛地一使劲，把欧阳海的手从褲袋里扯了出来。

魏武跃看見欧阳海褲袋里掉出来一个小瓶。他拾起来一看，上边写着："万花油。专治火伤，烫伤；去腐，生肌……"

"呵！到底还是手出了問題！……"魏武跃赶紧拦住大家，喊道：

"别碰班长的手，别碰！"

抓住手套的小刘和其他几个同志都楞住了。

"班长！"魏武跃拿着"万花油"小瓶說，"瞒不过去啦！自己把手套摘下来給大家看看吧。"

"摘就摘。可不許乱嚷嚷。"欧阳海慢慢地把手套摘下来說，"看吧。"

一双长滿厚茧的手，現在变了模样：燎泡已經消下去了，手心、手指上有几小块刚长出来的紅彤彤的嫩肉，光光滑滑連掌紋都还沒有哩。

"喲！"刘延生完全沒有料到这場玩笑会开出这样个結果来。他輕輕地托着欧阳海的双手說道：

“班长，原来这几天你是带着伤干活儿的！你，你怎么不早点說哩！”

“沒事了！”欧阳海縮回手来，瞪了他一眼，“已經完全好了嘛。这不，都长出新肉来了！这叫‘新陈代謝’。对吧？小高。”說完，他还故意拍了两下巴掌。

“班长！”高翼中制止地說，“你这是怎么搞的？”

“問这干什么？”欧阳海把手伸到同志們面前，“反正已經好了嘛！”

魏武跃埋怨地說：“那你也該先告訴我們一声。我也是糊塗，早几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思想上沒重視，最不該、最最不該的是让你跟着一起干了这么久！要是早点发觉，也好……”

“好让我靠边儿稍息呀！这不，公路修好了，手也好了。工作身体两不耽誤。”

魏武跃說：“我，我找代理副指导員汇报去。”

“不行。”欧阳海拦住他說，“不准汇报！”

“为什么？”

“副班长，”欧阳海央求着，“我們班上事故已經不少了，你再一汇报……”

“怪了！”小刘插嘴道，“你带伤工作也算事故？”

欧阳海故作一本正經地說：“当然算事故。五好里头有一条：‘鍛炼身体好’。你們一汇报，到了年底我要是評不上五好，戴不上五好证章，誰負責？这可是个大事！”說完，他自己也憋不住笑了起来。

輕伤不下火綫——这是五好战士的本色。同志們知道班长是在开玩笑，有的也跟着笑了起来。高翼中这会儿却不想笑。他想起了自己刚来三連那次去修路时，欧阳海曾經說过，“只要是斗爭需要，别說脚上打了几个泡，就是两条腿打断了

也要往前爬。这也是一門科学——革命的科学。"他輕輕地对自己說：

"班长呵，班长！你真是怎么說就怎么做呵。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远远超越所謂的'生理限度'。人民需要我們怎么工作，我們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員毅力的限度。我过去那些胡謅八扯的'科学根据'，已經被你这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徹底攻破了……"他觉得眼眶发涩，急忙背过脸去……

薛新文在連部写这次施工总結。他俯在桌上认真地思考着。經过了五天紧张的劳动，虽然一身新軍裝的两个肩膀头全磨破了，可是眉宇間仍然带着一股使不完的猛劲。关英奎去集訓队以后，修路的担子，由他挑了起来。要把一个連队带好真不容易，有多少事要操心，有多少事要干呵！不管白天黑夜，肩膀头上都沒有輕松过，就算卸下了籮筐、扁担，可是責任的担子总在心上。

今天，公路基本修好了，营首长还夸奖了几句。可是工作还远沒有做完。他写完了总結又拿起桌上的一张名单。这是根据各排汇报的初步意見，准备在队前表揚的一些同志。其中七班就有四个，"欧阳海"三个字也在上边。薛新文看着名单想了又想，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关英奎在支委会上，就他对欧阳海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对他的某些做法进行了批評。看来，大家的意見有道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从星期天晚上批評了欧阳海之后，欧阳海就好多了。这次修公路当中，同志們的反映都很不錯，这說明那次批評是对的，起了作用。可是，现在能不能在全連进行表揚呢？一听到表揚，欧阳海的驕傲自滿情緒会不会重新抬头呢？

“不錯，欧阳海是个好同志，干劲足，这些优点我都承认。可是他太容易驕傲了。对他目前来說，表揚沒有什么好处。”薛新文自語道，“要吸取上次的教訓，对他更严格一些准沒錯。他是老同志了，次把两次不表揚也沒啥关系。另外，七班提出了四个受表揚的，比例也太大了点……”想着，他拿起名单，准备去和三排长陈永林再研究一下。正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門口进来一个战士。

“报告！”营部通信員喊着。他递来一封信，是查詢一个救火的战士的。还有一本烧得只剩一半的《紅岩》。

“教导員請你在連里查一查，看这个救火的战士是不是三連的。最好快点給营里一个回信。”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通信員走了，薛新文回到桌前，抽出信来看着。信上說，阴历十五那天，有个自称“雷鋒的战友”的解放軍战士，在黄家湾从火里背出一个老婆婆，又帮助群众扑灭了大火。公社希望部队能协助他們找到这位好战士。薛新文記不得今天是阴历什么日子了，这几天工作很忙，沒有人外出，休息时間大家也不会跑到什么“黄家湾”去。他又拿起那本《紅岩》。书已經烧得残缺不全了。忽然他瞥見在书上划了很多紅道道，在一些警句的后面还打着感叹号，在书的扉頁上写着：“我要学习江姐，如果共产主义事业需要我去牺牲，我一定能够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薛新文想：这个战士眞不錯！

《紅岩》的封面上还可以隐隐約約地看出几个鋼笔字来。薛新文費了好大的劲才认清是“周虎山”三个字。他笑着說：

“我們連哪有‘周虎山’这个人！”他把信和《紅岩》放进抽屜。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显然已經认为沒有必要在三連找那位“雷鋒的战友”了……

全連軍人大会上，薛新文把修路工作的总結談完了，接着宣布了受表揚同志的名单。刚宣布完，原来是靜悄悄的会場，立刻发出嗡嗡的議論声。他說道：

“各班分头討論討論。对总結、对受表揚的同志还有哪些意見，都可以反映上来。”

薛新文刚刚回到寢室，陈永林就跟了进来。

“副指导員，”陈永林說，“全排都同意表揚欧阳海，他在修路中表現得很突出，你怎么把他漏掉了呢？这样以后我們在排里不好做工作。”

“三排长，我刚才是想找你来研究研究的。我认为这样对欧阳海有好处。你也了解，这个同志最近有些驕傲自滿，刚刚有了一点轉变就表揚，这不等于害了他嗎！不表揚他正是为了帮助排里做工作嘛。”

“不。我并不认为欧阳海驕傲。副指导員，我是个直統子，有啥說啥的。我看你这是成見看人！他就那一次沒有能按时归队，原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扯到他驕傲自滿的問題上去呢？你那样批評欧阳海，很多同志有意見，支委会上也統一过认識；今天你又来这么一下子。这說明支委会对你的分析是对的。在对待欧阳海的問題上，你思想里有……我不說，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叫我想什么？”薛新文問道。

“你应該想想，你对待欧阳海的批評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我觉得你的思想就是有些跟不上形势！”

“我跟不上？欧阳海的情况你了解嗎？老实告訴你：他們七班听到表揚以后，那些松松垮垮的表現，我还沒在支委会上談哩！这样的一个好同志，突然翹起尾巴来了，不批評批評还

有什么原則？你作为三排的排长，对欧阳海也得抓紧点才行呵，同志！”

陈永林知道无法談下去了。他站起来說：

“我认为你对欧阳海的看法有些片面。建議再开一次支委会研究一下。”

“現在就开支委会？”

“时間由你决定吧。”陈永林恳切地說，“副指导員，你刚来不久，确实还不了解欧阳海。我跟他一起快五年了，从連里到团里，不管哪次分配給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突出，这是一貫的。哪次表揚也沒有少了他。連咱們的几位軍首长都知道三連有个欧阳海，下部队的时候总来看看他，关心着这个好同志的进步。难道这么多人的看法都有問題？你要不信，就去听听群众的反映。工作要抓两头嘛，象你这么脫离領导、脫离群众，那是会犯大錯誤的！”……

各班都在对总結和“表揚名单”进行热烈討論。可是当薛新文一走攏去，討論会馬上就冷了下来。他知道同志們当着他的面有些話不大好談，心想：“是应該調查研究一下，听听群众究竟有些什么反映。”薛新文悄悄朝七班走去。

七班受到表揚的三个同志都觉得于心不安，話显然已經說得差不多了。

高翼中說：“我哪方面都不如班长。表揚我不表揚他，我心里觉得不大好受，这个表揚也起不到鼓励先进的作用。”

“我呀，只有一个意見，”刘延生說，“干脆得很：該表揚的同志不表揚，那这表揚，我不好意思要！”

魏武跃也是受到表揚的。他觉得很为难：既不能附和同志們这种不太对头的情緒，又不太同意代理副指导員的意見。他半吞半吐地說道：

“大家不要这样嘛，有意見我們可以好好地提。我觉得目前对我們受到表揚的同志来說，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别驕傲；对沒有受到表揚的同志来說，最要紧、最最要紧……”

小刘急了，說：“副班长，你別光最来最去的啦！对我来說，最迫切、最最迫切的就是想听听你到底是个啥意見！”

魏武跃想了想說：“我們班长当然不錯，这是一貫的。至于該不該受表揚，这是我最最拿不定主意的問題。干脆！我不表示态度。”

薛新文远远看見欧阳海低着头沒有吱声。他想，同志們对不表揚欧阳海，确实有些意見，現在看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态度吧！

“行了！”欧阳海站起来說道，“大家的意見我根本不同意！首先我們这个会就不該糾纏在誰該不該表揚上。做完了一段工作，应該是总結經驗，吸取教訓，改进今后的工作。我們应該认眞地討論一下代理副指导員的总結才对。”

“我觉得总結得很好，很全面，沒有意見嘛，还討論个啥！”小刘撅着嘴說。

“好，就說表揚吧。”欧阳海望着小刘說，“我們干工作是为了表揚嗎？不是。毛主席說：‘我們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刚才开会之前，我們还念过这一段，現在正是活学活用的时候。拿我自己讲，星期天晚上刚刚受了批評，在修路中略微有了点好轉就表揚，那让領导上今后怎么做工作呢？”

小刘反駁道：“工作这么做：該表揚就表揚，該批評就批評嘛。那次挨批評还有我一个哩！”

“表揚、批評都是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进步。”欧阳海耐心地說道，“代理副指导員那天批評我，是为了使我认識錯誤，改正

錯誤；今天他沒有表揚我，說明我做得还不够，还要继續努力。这不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嗎！你是个新同志，有了这么明显的进步，当然該表揚；我比你受党的敎育多一些，当然应該要求得严格些。我觉得这次副指导員沒有表揚我，正是他对我的信任和督促。”

小刘說：“你又不是代理副指导員，他是怎么打算的你都知道？我不信……”

欧阳海严肃地說：“小刘，我們作为一个战士，无論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該从积极方面去領会上級的批評或表揚，这样才能步調一致，才能把工作搞好。你比方这次修路，大家都看見了，代理副指导員本人的带头作用非常突出。半夜里我站岗的时候，几次看見他还在和技术員一起研究第二天的施工問題，可是第二天他又和我們一起干。快三十的人了，过去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又比較少，身体当然不如我們小青年。可是他扁担都压断了好几根，这是全連都知道的。这次他沒有表揚自己，营首长也沒有給他个什么嘉奖，能根据这个，就說明他的工作不好嗎？不能！領导上总是全面地考虑一个同志的进步的。要求不一样，方式方法也就不同……”

薛新文沒有听完就走开了。这段讲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和陈永林談話以后，已經意識到不表揚欧阳海是有些不妥当的。可是欧阳海竟能够这样来理解上級的意图，为了維护領导，反复地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能有这样的觉悟水平，确实难得呀！这个同志是不简单！……可是，”他停下来問自己，“究竟是欧阳海改正了錯誤呢，还是他根本就沒有錯，只是我对他的看法太片面了呢？”他想起了欧阳海的意見，想起支委会上的批評，“难道我眞是犯了主观主义，对他作了一种錯誤的估計嗎？”他觉得現在是应該从头来想想那些批評，好

好考虑一下原来那个看法的时候了。……

“副指导員！”

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打断了薛新文的思路。他見魏武跃走了过来，問道：

“七班副，什么事呀？”

“副指导員，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这几天我們班长是带着伤工作的。”

“什么！伤？”

“他两只手都坏了，上边全是刚长出来的嫩肉。可他沒有上卫生員那儿去看病，自己买了一瓶治火伤的‘万花油’，偷偷治好了。”

薛新文全身都激动起来：“火伤?！你快說，哪天开始的？啊？”他埋怨自己說，“这个事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他一天到晚把手統在手套里，我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大概是开始修路的时候手就坏了。”

薛新文自言自語地說道：“星期日……阴历十五……对！那天晚点名的时候月亮很大，……”突然他撇下魏武跃，一个人飞快地朝連部跑去。

薛新文回到办公桌前，急忙拉开抽屜，拿出通信員送来的那封信，仔仔細細地看起来，嘴里还小声念道：

“……阴历十五……雷鋒的战友，楠口公社黄家湾……竹子，湖南口音……”

“楠口公社黄家湾”、“竹子”和“湖南口音”使薛新文吃了一惊：記得值星排长那天說过，欧阳海是去买楠竹的。他埋怨自己說：

“我这个人可眞成問題！怎么先头就沒仔細看看这封信哩！这不写得明明白白是去‘楠口公社’嗎？……”他又拿起那

本烧糊了的《紅岩》，“周虎山，……周虎山是誰呢？难道那天欧阳海是去救了一場大火?！要是这个原因，我不又犯了主观主义了！……”他沒往下想，决定先把欧阳海找来問問，“要調查清楚，这一次可不能再莽莽撞撞的了。”

通信員从床上把欧阳海叫了起来。薛新文迎着一面扣衣服一边跑来的欧阳海問道：

“你认識一个叫‘周虎山’的嗎？”

“周虎山？”欧阳海想了想說，“哪个周虎山？你是問我們公社的周书記嗎？”

“他的名字怎么写法？”

“周虎山嘛。老虎的虎，高山的山。”

“哦！……”薛新文知道不用再問什么了。他揮了揮手，輕輕地說：

“沒事了，你，你回去睡觉吧……”

欧阳海莫名其妙地退了出来。

薛新文觉得脑袋象要炸开来似的。他望着那本烧得殘缺不全的《紅岩》，眼睛发直。一陣晚风刮进窗来，书的紅色封面被吹得一晃一晃的，整个书象是一团大火在眼前燃起来，心里也好象被大火烧着了一样。他沉痛地說：

“看来，支委会上的批評、关連长的意見、欧阳海的分析完全正确！是我……錯了。这不願意进行調查研究的毛病，可把我坑苦了！我跟不上形势，犯了錯誤，誤解了一个人人称贊的好同志，委屈了一个眞正的好战士！……”

支委会上的批評、关英奎的談話、陈永林的忠告和欧阳海的分析，好象被这本《紅岩》引燃成一堆熊熊大火，在薛新文心中猛烈地燃燒起来。它将会燒掉他心中那些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的思想，燒得他陣陣絞痛，痛得他漸漸地低下头来……

猛然間，好象有一个声音在喊：

"薛新文！要象欧阳海那样——迎着烈火冲上去！"

薛新文的脑子里还在嗡嗡乱叫。他想起临下来以前，領导上是让自己到老三連来，深入实际，好好学习。沒想到刚到連队不久就犯了錯誤。今后可怎么办呢？……抬头，望見了墙上的領袖象，薛新文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他想起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 共产党人必須隨时准备修正錯誤，因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四十四 干革命

公路已經加寬了，七班修的涵洞，也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被覆。魏武跃联合全班，强迫欧阳海留在家里看看书，休息休息，作为对他带病工作又沒有告訴大家的一种"懲罰"；否則就交給連首长处理。欧阳海感激同志們的关心，同时也不愿意把自己带伤工作的事让連首长知道，只好同意了大家的意見。

魏武跃带着七班来到涵洞跟前，刚分配完任务，回头一看，欧阳海已經挑着一担开水跟了上来。

"班长，你又跑来干什么！"魏武跃說，"刚才你已經同意了的，我們也信得过你；可是你……干脆，我們还是叫連首长来处理吧！"

欧阳海放下开水說："小魏，炊事班要給你們送水来，他們的人手又不够。你說，我是躺在床上看书呢，还是把这担开水挑来？"

"行啦行啦！你这张嘴厉害，就象'品'字形的地雷似的，怎么也攻不破，这点我算服了。現在水也送来了，你該再也沒理由不回去了吧！"

"我……我总得喘口气儿嘛！"欧阳海說着說着，就地坐了下来。

小魏摇摇头說："在适当注意身体和休息这些方面，全連最不自觉、最最不自觉的恐怕就数你了！"

"副班长同志，你别乱扣帽子嘛。我保证不干活儿，保证好好休息！"欧阳海指了指涵洞說，"其实，副指导員讲过，一天到晚抄着手休息，准能把人憋出病来。你們让我在这儿多坐一会儿，……必要的时候我只动嘴不动手。你想，同志們都工作去了，硬让我在家里躺着，我也难受不是？"

小魏迫不得已地說："班长，你坐在这里休息也可以，不准得寸进尺，又要求别的嘅！"

"当然。"欧阳海笑着說。

同志們动手干了起来：有人在攪拌混凝土，有人猫着腰爬进了涵洞。……

欧阳海坐在一旁眞的沒有动手。只是不时提醒大家注意质量，偶尔也告訴同志們，涵管接头处如何被覆，怎样才能加快速度又保证质量。同志們干得满头大汗，他又給大家晾了几碗开水，依次送到战友的嘴边；有时讲几句笑話給大家"加油"。……七班十几个同志干着唱着，惹得过路的行人都停下步来贊叹地望着他們。全班都觉得今天的活儿干得又快又順手，一点也不累。

休息的时候，欧阳海給大家念了几段《雷鋒的故事》。他把书上"入党"和"用党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两节念完后，还联系班里的情况談了一下。这主要是針对高翼中談的。高

翼中的入党問題，小組已經討論了，支部分工要他来負責培养，很快就要提交支部大会討論。欧阳海心里想：現在正是抓紧教育的时候。自己入党那会儿，支部和曾武軍书記費了多少心血呵！

第二次休息以前，欧阳海跑回連部把报紙借了来。报上登着一則我們党和兄弟党的联合声明。同志們围成个小圓圈，欧阳海大声朗讀着。讀着讀着，他激动起来，声調也更加有力：

> ……現代修正主义者……抛弃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麻痹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迎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需要。他們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自己不支持革命，也不許別人支持革命。……

欧阳海忽然停住了，他臉色气得通紅，两道黑眉在額头上倒立起来。他想：要革命就必須反对現代修正主义。让他們乱舞指揮棒，全世界受苦的人民哪一天才能彻底解放？……在越南南方、刚果、拉丁美洲，美帝国主义每一天都在那里杀人、放毒！多少受苦的人民正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呵！……可是有的人自己怕死还叫別人不革命。不革命怎么行！一定要把革命的紅旗高高举起来！……

高翼中接过报紙继續念着。欧阳海心里仍然是波浪翻滚。"联合声明"念完了，他站起身来，重复着文件上最后的話，大声喊着：

"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同志們又继續干了起来。欧阳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党的声明，还深深激动着这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党員。他深刻地理解了早一天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他望着涵洞在想，这也是社会主义大厦上的一片小瓦，能够提前一分钟完成，革

命就向前推进了一分！

想到这里，欧阳海甩掉手套，提起一桶混凝土飞快地钻进了涵洞。

当远处传来开飯号音的时候，涵洞提前半天全部完工。同志們站在公路上准备回去了，欧阳海才慢慢地从洞口爬了出来。大家見他又是滿身泥水，手也被混凝土“咬”成了灰白色，誰都感动得說不出話来。魏武跃接过他手里的工具，說：

“班长呵！你……你手还沒好利索嘛！”

欧阳海坐在洞口沒有回答也沒有动。他的整个思想还处在激动中。忽然，他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順手拿起一撮沒有凝固的水泥，在洞口細心地塑了一个五角星。他退后几步看了看，感到还不滿足，又在刚刚被覆上水泥的洞口，端端正正地刻上了三个大字：

干 革 命！！！

七班的同志站在洞口，望着“干革命”这三个大字，人人心里波濤起伏，热血沸騰。透过这三个字，他們更深刻地懂得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也进一步理解了他們的好班长。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們心目中更加具体了，革命战士的远大抱負，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全班同志望着亲手修起来的涵洞，望着手里的铁鍬、鎬头，心里都在激动地呼喚着：干革命，修涵洞；修涵洞，干革命！

一縷夕阳在“干革命”三个字上抹上一层金輝，薛新文坐在涵洞口望着它在思考着。

今天一早，他从值星排长口里知道，欧阳海星期日确实是到楠口公社去买竹子的；另外很多同志都記得欧阳海有一本

《紅岩》，是他們公社党委书記送給他的……經过詳細的調查之后，一切情况都证明了，那位"雷鋒的战友"就在自己的身边。

弄清了情况后，薛新文思想里斗爭得更激烈了。事实证明，欧阳海是个好同志，自己却犯了主观武断的錯誤。他把自己到三連以后这一桩一桩的事都想了起来。从关英奎在干部会上的批評、欧阳海要求到七班去……直到昨天晚上欧阳海的发言。几个月来，薛新文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一个同志改正驕傲自滿的毛病，要把他从錯誤中搶回来；实际上却成了这个同志前进路上的絆脚石。他問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看見他的优点，而我偏偏看不見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我的眼睛？"他想起了紅薯問題和欧阳海的意見，不觉慢慢低下头来。薛新文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因为自己的思想旣落后于形势，又不調查研究，所以理解不了今天的战士。遇到欧阳海这样的新型战士——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敢于向不良傾向作斗爭，自己就认为他是驕傲了。更严重的是，自己只爱听恭維話，不爱听批評話，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兴。这样，竟把善意的批評，同志的規劝，都看成是驕傲情緒的表現。基于这个錯誤的认識，才产生了一系列的錯誤思想和錯誤行为。他想起欧阳海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过："……我觉得你在对待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問題上，不管是主观武断也好，不管是不够虚心也好，都是因为过于自信才造成的。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遇到情况就会輕易地作出結論；老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听到相反的意見就容易不冷靜。这种自信再加上对战士的积极因素估計不足，恐怕就是你旣不注重調查研究，又听不进群众的意見的主要原因。"想到这里，薛新文深深感到心在痛，"多么尖銳的批評，多么誠懇的帮助呵！可是我作为一个連队的基层干部，作为一个做思想工作的代理副指导員，竟把这

些足以引起自己认眞考虑的批評輕輕放过去了！放弃了一次必不可少的思想交鋒，反而对他、对一个給我指出錯誤的战士，产生了一系列的錯誤看法，认为他开始翹尾巴了。……”他簡直想不通，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老憋在一个死胡同里繞不出来。他痛心地給了自己一拳：“我作为一个代理副指导員，眞是太不称职了！”他觉得对不起欧阳海，对不起首长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对不起党这六七年来的培养教育。……

薛新文明白了自己的問題，也知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怎样才能挽回自己給党带来的損失呢？……

薛新文慢慢抬起头来，又看見了欧阳海写的“干革命”那三个醒目的大字。眼前的“干革命”，就好象是欧阳海本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眞是个了不起的战士呵！他用‘干革命’的精神，不計較我对他的批評和誤解，全心全意地干工作。我比他参軍早两年，受党的教育也多几年，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錯誤来挽回党的影响，为什么我不能用‘干革命’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錯誤呢？……”

毛主席的教导象警钟似的在耳边响起来了：

>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見、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嗎？

好象有一股新的力量回到了他的身上，薛新文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觉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扶起来的。这股无穷的力量呵，正在催促着他，使他坚定地朝着教导員办公的房子走去。……

支部委員会开得非常热烈。会議結束的时候，薛新文站起来懇切地說：

"同志們对我的批評我完全接受。一輩子我也要記住这次支委会。为了让我更快地改正錯誤，为了让更多的同志来监督我、帮助我，也为了挽回我給党造成的損失，我要求在全連的軍人大会上再檢査一次，我要好好听听战士們的意見，也让我这种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受到批判。"

关英奎和营党委书記研究了一下之后說道：

"薛新文同志的这个要求很好，这說明他眞正认識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也願意坚决改掉它。我們相信，全連的干部和战士，都会从中受到教育。"

俱乐部里坐滿了人，营首长也来参加三連的軍人大会。薛新文站在队前，几天来的思想斗爭使他的眼窩深深凹进去了。他指着桌上的几件东西說道：

"同志們！这是一个练习用的手榴弹，这是刘延生同志留給公社的一张紙条，这是欧阳海同志的那本《紅岩》。这三件东西都各有一个故事，它可以充分反映人民战士的精神面貌，說明我們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但是在这三件东西上，也充分暴露了我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我的錯誤就是从这几件小东西上开始的……"

薛新文激动地讲了三个小故事，也痛心地把自己主观武断的处理經过談了出来。

同志們开始非常吃惊：一个干部怎么能这样粗枝大叶地工作，毫不进行調査研究呢？一个參軍六七年的同志，怎么能这样听不进群众的意見，忽視自己的思想改造呢？……可是听

着听着，大家又为代理副指导員誠恳又毫无保留的检查所感动：一个干部能在同志們面前这样誠恳、这样坦率地批判自己，从大大咧咧地批評别人，到认眞严格地要求自己，这是多么可貴呵！

薛新文越讲越痛心："……党再三教导我們要改造思想，可是一直沒有眞正引起我的重視。过去我很少深入实际，工作上一貫馬馬虎虎的——这是我犯錯誤的总根。带着这种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从学校来到革命部队，只是在劳动活儿上还比較泼辣，就认为自己够了，很不錯了，十分幼稚地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不如自己，一听到批評就不冷静，而沒有意識到这就是墨守成规，不願意进步，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表現——这是犯錯誤的近因。这次来到三連，首长嘱咐我深入实际，向工农同志好好学习，而我却抱着那些錯誤思想不放，用担心的眼光来看待周圍的一切，认为誰要是不按我的主观想法去做，誰就是有了驕傲自滿的情緒。这种只相信自己不信任同志的思想，是促成这次錯誤的具体原因。同志們，如何对待批評与自我批評，是衡量一个革命者改造得是否彻底的試金石。一个全心全意于革命的人，他必然是聞过則喜。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就能使自己更快地进步。而我却在这块試金石上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总是步步为营、頑强地保护着自己。这也正是我曲解了欧阳海同志的意見，听不进批評的思想根源。……"

薛新文誠恳的检査，使欧阳海心里热呼呼的。党使薛新文同志这么快地认清了他的問題，欧阳海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想起了支委們彻夜不眠的会議，心里說："多么坚强的战斗堡垒！"他深情地望着代理副指导員，听他继續說下去：

"……尽管党組織再三批評过，欧阳海和其他的同志們也

提醒过，可是我沒有省悟过来，甚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我也很少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我辜負了党的期望，大大落后于形势，看不清党已經在今天的部队中培养出无数个新型的五好战士。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他們，他們学一点用一点，事事按毛主席的指示来衡量衡量、辨别辨别，出口成章地引用主席的話，敢于向不良傾向进行斗爭。而我却把这一切都看成是驕傲情緒，是夸夸其談。我是被个人主义蒙住了眼睛，看不清部队的深刻变化，使自己犯了錯誤……

"我感激党組織对我的挽救。也感謝欧阳海同志。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党員应有的崇高品质。这里，我誠恳地向欧阳海同志公开道歉！……同志們！我为自己的錯誤感到羞愧，我也为我們伟大的党，培养出欧阳海这样的战士而感到自豪。我願意在老三連、在欧阳海同志身边从头学起……"

薛新文指着那几件东西說："这些东西，我建議把它永远放在俱乐部里'批評与自我批評栏'的下边。让我一看到它，就想起自己主观主义的危害和思想改造的艰巨性；让同志們一看到它，在向欧阳海同志学习的同时，就联想到应該从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薛新文讲完了。他把那几样东西放到"批評与自我批評栏"前面的桌子上，然后慢慢回到座位上来。关英奎代表支委会作了检查，也检討了他平素对薛新文同志帮助不够的缺点。教导員起来发言，他同意支委会的意見，对薛新文的检查也表示滿意。"……我們相信他一定能很快地改正錯誤。今天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的思想太主观，太片面，这就是虛心的表現，这就是进步的开始。为了彻底帮助薛新文同志，我临时建議把我們的'軍人大会'改成'民主大会'。大家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讲讲。"

沒有人要求发言。

教导員望着欧阳海說："七班长！你还有些什么沒說的話、沒提的意見，今天再和他大胆地說，大胆地爭論嘛！"

"有。"欧阳海跑到前边，激动地指着那个练习手榴弹說，"代理副指导員的检查使我深受教育。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待錯誤、对待缺点的正确态度。看見这顆手榴弹，我看見了一个对待錯誤毫不留情的好榜样。它象一面鏡子挂在这里，让我們每天照一照，看看自己对待缺点是什么态度：是偸偸瞒着舍不得改正呢，还是象副指导員这样，为了人民利益，一脚把它踢开！……"

教导員打断了欧阳海的話，說道："談談你还有哪些意見嘛！难道你沒有意見了？"

"意見？当然有！"欧阳海接着說，"我的意見是对我自己的。那次副指导員批評了我，我心里觉得有些委屈，这說明我还經受不起誤会。少奇同志在《論共产党員的修养》中說过：'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誤会的人是沒有的，而誤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們应該受得起誤会……'对照这个来检查自己，委屈情緒实际上是一个党員修养不够、觉悟不高的表現。所以，我希望組織上，希望副指导員今后好好地教育我們，更严格地要求我們，更大胆地管理我們，帮助我們尽快地接近党的要求。我保证听从副指导員的教导，学习副指导員对待思想改造的严肃态度。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副指导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种干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象一声春雷，象一陣急风驟雨，俱乐部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它表达了同志們对薛新文的信任，也感激欧阳海說出了

大家心里的話。

薛新文面对着营党委书記，面对着全連百多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級兄弟，坚定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两行激动的眼泪，在他的脸頰上緩緩地、緩緩地流着……

欧阳海跑上前去，紧紧握住了薛新文的手，同志們也都亲昵地呼喚着拥了上来。

俱乐部里，掌声經久不息，越来越热烈了……

第十章 脸不变色心不跳

四十五 箭上弦

南岭山脉的崇山峻岭間，秀丽富饒的湘江两岸，碧綠的楓叶漸漸变成暗紫色，又由暗紫变成一片深紅了。紅楓恰似一把一把熾烈的火炬，在青山綠水間举了起来。它給祖国江南的初冬原野綴上一片盎然生气。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到了，“野营合练”也来到眼前。这是全面考驗一支部队能否过硬的时刻。解放軍的每个指战員都把它当成是鍛炼、检查自己思想、訓练各方面过硬本領的大好机会。首长說得好：“能在野营合练中过得硬的战士，就是战場上能够过硬的英雄。”

野营合练就要开始，就象箭已經搭在弦上，只待一声令下，整个部队就会离弦飞去。

最后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欧阳海挑来了几十斤大米和一些黄豆，分别装进同志們的米袋里去——这是老传統，紅軍时期的整个“后勤”都带在指战員們自己身上。大米

装完了，他把到达目的地以后做豆腐用的黄豆，放进自己的米袋里。大米随走随吃，黄豆背的路程要远些，他想："当兵五年了，这可能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野营；多背一点吧，能为同志們減輕一两負担也是好的。"

"班长，你看看我这样准备行不行？"刘延生全副武装，身上收拾得利利索索，騎枪擦得油光鋥亮，挺胸收腹地站在欧阳海面前，等待检查。

欧阳海瞟了他一眼：站在面前的这个战士，早已不是上半年喊着"繳枪不杀"的那个小鬼了。胖乎乎的脸上带着战士特有的暗褐色。这是风吹雨淋、烈日照射留下的痕迹，它記載着战士的辛劳和对祖国人民的忠誠。欧阳海藏着內心的喜悦，严肃地喊道：

"目标，大操場。跑步——走！"

刘延生輕捷地跑了出去，枪支不摆，水壶不响，一切都安排得停停当当了。

欧阳海对跑回来的刘延生說："你笑什么，还有一项重要的沒检查哩。"說着，他从門后拿出一杆秤来。"上級規定每个人的負重标准是这个数儿，我看看你够不够份量。"

"干嗎非要背那么多不可？"刘延生指着秤杆上的星星不解地問道。

"这是經过計算研究的。打起仗来，我們身上的武器弹药和其它装具加在一起，可能就是这么重；野营合练中不背够这个份量，就练不出打仗的过硬本領。"

"哦！"小刘明白了。他調皮地說，"要是我沒有那么多东西，不够这么重呢？"

"那好办，为了将来能够冲鋒陷陣，为了练出吃大苦、耐大劳的真本領，你去找两块磚头塞在背包里。反正要背够份量，

一两也不能少！”

称的結果，小刘和全班其他同志都合乎要求。欧阳海滿意地对大家說：

“不錯，都能自觉地按照上級的指示执行，这說明我們对这次野营合练有认識，思想上能过硬。小刘嘛，……也基本上合乎要求。”

“什么，基本上？反对！咱們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合乎要求。”小刘撅着嘴說道，“还是看看你自己吧，你的装具还沒过秤呢！”

欧阳海藏过自己的背包說：“我的不用称。”

“为什么？”

“我是班长，上級說……班长……可以不称。”

“对不起，我們沒听說过，也不会有这样的‘上級’。”刘延生一使眼神，大家把欧阳海的背包搶了过来。連同装具一过秤，超过了好几斤。

“班长，”小刘指着秤杆問道，“这你还有什么話讲？上級規定的标准，你……”

“我也是基本上合乎要求嘛！就算我現在背得多了一点，打起仗来我就多抓两个俘虏。未必多抓俘虏还不行？……”

“不行！照小高的說法，你背得太多，超过了体力限度，把人累垮了，也許連一个俘虏也抓不着哩。”小刘指着秤杆說，“同志，这是經过計算研究的！”

同志們不由分說打开了欧阳海的背包，发現里边除了規定携带的衣物之外，还有很多学习文件。小刘拿起一份刚刚发表的《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問道：

“班长，野营合练那么紧张，你有时間学嗎？”

“沒有时間也得挤。雷鋒同志說，在学习中要有釘子那样

的钻劲挤劲。一挤就能挤出点时間来的。”欧阳海感慨地說，“現在世界上出現了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帝国主义擦脂抹粉，变着花样来欺騙革命人民，不学习怎能认得清他們！”

同志們都沒有再說什么。是要挤时間学呵，最近这些日子，国际上的斗爭多么尖銳复杂！已經发表了“四評”了，每当欧阳海拿到这些文件，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尽管他还理解得不深，甚至有个别的字还要查查字典，但他从不在困难面前退縮，經常苦思苦想到深夜。作为一个战士，一个党員，他明白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更懂得要立足連队，眼观全国，胸怀世界。这个曾經討过米的、一无所有的穷孩子，一旦来到革命部队，懂得了阶級斗爭的眞理，他知道怎样才能去做天下的主人。当年討两口残菜剩飯是为了活命；今天，活着是为了天下受苦人。每当收音机里响起庄严的《国际歌》时，他总要跟着激动地高唱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經沸騰，要为眞理而斗爭！”他为自己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他觉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神圣使命就在自己肩上。

“班长，”高翼中跑进来說道，“連长請你去一下，說有要紧的事情。”

欧阳海赶忙来到連部。看見关英奎已經打好了背包，正准备动身了。

“連长，你上哪儿去？”

“我要去接新兵，年底前怕赶不回来了。你坐，我跟你談个事。”关英奎挪过一张椅子，凑到欧阳海旁边說，“原来部队是准备把你留下来的，师团各級首长都有这个指示。支部也考虑过送你到步校去学习一个时期，回来負責一个排的領导工作。可是現在情况变了，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你。”他煞住要說的話，仔細观看欧阳海的反应。

欧阳海已經超期服役两年了，他思想上早就做了可能要复員的准备。今天眞的知道了这个情况，心里仍然感到有些突然。他一把抓住关英奎的手，低着头不曉得說什么才好。他心里想："参軍快五年了，革命需要我轉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了。可是我离不开生活了五年的部队呵！五年来，党为我操了多少心呵！……"他抬起头来望着关英奎，无意間发現連长带棱带角的嘴角上添了一道皺紋，"……党正是通过連长、指导員……这些首长来具体地教导我的。在关連长这双眼睛里，清清楚楚地記下了我的变化、成长。为了我的缺点和微小的进步，他眼睛里流露过多少焦虑和期望呵。……不能再让領导上为我操心了。"

关英奎从欧阳海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态度，放心地說道：

"我們新建了一个国防工厂，中央指示，从部队抽一批骨干，抽一批党員充实进去。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艰苦，它是我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設方針落实在国防工业上的一項重点工程。相比之下，这个担子比領导一个排更重些。軍首长接到指示后，决心派出我們最好的战士，老政委还特别提到你的名字。听說軍区催得很急，可能你們野营合练一回来就得走。欧阳海，看来，我們俩这就算分手了。"关英奎說着把厚实的巴掌搭在欧阳海的肩上，使劲地按了两下。

又有一个新的、更重的担子落在欧阳海的肩头。他兴奋得滿面紅光，眉梢忽地往上揚起来，小声問道：

"連长，工厂在哪儿？是不是制造那个的？"問着問着他站了起来。

关英奎眼睛里也閃着光："这……这我不知道，也不能告訴你。軍——事——秘——密！"

"軍事秘密！"欧阳海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强使自己坐了下

来。他在想：多好呵，又有一个艰苦而重要的崗位在等待着我了。五年前，为了打仗来到部队，那时候“軍事秘密”几个字，給我带来了多少幻想和兴奋；今天，眞的要去从事一項軍事秘密工作了，心情好象比五年前更为激动些。革命路上总是这样的：一个任务紧接一个任务，一場战斗接着一場战斗，就象刚刚打扫完战場又听見了进軍的号声。我們生长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該有多么幸福！这才是革命者的战斗生活！……忽然，他瞥見了关英奎的背包，一股依依难舍的心情又涌了上来。

“連长，那，那我們年底以前碰不了头了？”

“是呵，估計我回来以前你們就走了。沒啥，以后咱們多通信嘛。”

“信我当然要写。連长，要是我們工厂有假期，我一定抽空回連里来看看。”

关英奎看了看表，說道：“时間到了，我該走了。”他还想說什么，张了张嘴又沒讲出来。对欧阳海这样的战士，他是完全放心的。不管放在哪个崗位上，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相信欧阳海会成为那里最好的同志。他摘下胸前的鋼笔說：

“属虎的，这个送給你作紀念。”

“不，連长，你自己留着用吧。”

“我可不是要送給你一支笔呵！”关英奎指着脑后的那块伤疤說，“一九四八年在黑山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我負了伤，团政委——就是咱們今天的老政委奖給我这支笔，让我好好学习。那时候我連扁担倒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个‘一’字，就靠这支笔，学会了写‘共产党万岁’，写了入党申請书。可是我的脑子受了震动，进步一直不大……你馬上要走向新的崗位了，带上这支笔吧，这是把首长的心意带去，也把咱倆五年来的战

斗友情带去。欧阳海呀，要好好学习，咱們工农出身的同志也要去搞尖端，不学怎么行！听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抽时間学外文哩！”

关英奎拿起行装朝团部走去。欧阳海撫摸着手上那支黑杆的老式鋼笔，笔杆上留着几道槽槽，这是被关英奎的大手捏出来的，它生动地記載着連长在学习上的頑强劲儿。这时，他似乎更深地懂得了連长的心意。他望望鋼笔，又望望連长寬闊厚实的背影，想赶上去送連长一程，再跟他說几句：自己今后該注意些什么，連长还有些什么嘱咐，都还沒談哩。可是时間来不及了，他只在原地大声喊着：

“連长，你放心！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我一定按照党的要求去完成一切任务！”

关英奎沒有說啥。他回过头来望着欧阳海，松开了紧綳着的嘴唇笑了笑。欧阳海觉得，連长在他那很难得見到的微笑中，把該說的話，該嘱咐的千言万語，都送到了自己的耳边。……

大概是半夜一两点钟了，欧阳海还在宿舍里忙着沒有睡觉。对新工作崗位的向往，对老三連的依恋，勾起他心里的千头万緒。他看看已經睡熟的同志們，难分难舍的情緒又爬上心头。朝夕相处好几年了，一起翻开《为人民服务》，細細地琢磨主席的教导，一起流过多少汗水，一起战胜了多少困难，为了保卫祖国练本領，一起把胶鞋磨破了十多双；眼看就要分手了，怎能离得开同志們！欧阳海仔細琢磨“同志”这两个字的含意：并肩战斗的阶級战友，目标一致，步伐整齐。它比骨肉还要亲，比同胞手足还要近。一想到很快就要离开連队，他觉得比离家时的心情还沉重些。“反正还有二十多天呢！到时候再說吧。”欧阳海寬慰着自己，又忙了起来。

他从枕头下边拿出一条破得不能再补的軍褲，把它剪成十多块，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大包針綫，分成十来份，分别装进同志們的針綫包里。他自言自語地說："野营合练就是一場战斗，衣服褲子难免要挂破撕烂的，到时候得让同志們有針綫可补。"他在小刘的挎包里发現了一个針綫包。这个針綫包是他爸爸用过的，虽然包包已經褪了颜色，但是上边綉的一顆五角星还紅艳艳的，里边有一个磨光了的銅顶針，据說还是紅軍时期的东西。欧阳海撫摸着銅頂針說："新人一代一代在成长，老传統一代一代往下传呵！"最后，他又检查了一下同志們是不是都带着《毛泽东著作选讀》，直到在每一个挎包里都看見那个熟悉的紅色封面后，他才安心地准备睡觉。

欧阳海刚刚上床，忽然发觉高翼中的米袋子鼓鼓包包的。掂过来一看，原来是高翼中把他背的黄豆悄悄换过去了。他楞在小高的床前，感叹地說："想背就让他多背一点吧。这不是几粒黄豆的問題，从怕苦怕累，到主动搶重活儿干，这是一个飞跃。它表明这个新党員願意在自己肩上多挑几分責任。'生理限度'已經被'革命的需要'所代替了。"說着，欧阳海把黄豆又放回到小高的背包上。

"你还沒睡呀！"薛新文拿着手电查鋪来了，"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你是想把自己折騰出病来还是怎么的？"

"我……我这就睡。"欧阳海說，"副指导員，你也該早点休息了！"

"你别管我，我現在是談你的問題。"薛新文把他拉到門口，說，"怎么？我听小刘他們向我反映，說你每天都起个大早，一个人'猫'在俱乐部里学习。是不是有这回事？"

"沒……沒有呵！"

"沒有？你現在瞞不了我啦！我是經过多方面調查研究

的。前天早上天刚刚亮，我就看見你在那儿学‘四評’，上个星期天，人家都去打球，你一个人在屋里学……”

“現在国际上的斗爭多么尖銳复杂，緊学慢学还觉得跟不上队哩！”

“学习我不反对。”薛新文說，“可是也应当注意身体呀！”

“是！”

薛新文和欧阳海肩并肩地一起回到屋里来。他摸了摸衣兜，掏出个小瓶說：

“喲！差点忘了。給！”

“什么？”欧阳海接过小瓶問道。

“黃連素。你腸胃不是总有点小病嗎？把它带着，觉得不舒服了，就吃两片。别忘了！呵？”

“副指导員，我挺好的，你买药給我干啥！”

“什么挺好的？这些情况我早从卫生員那儿調查过了！”薛新文瞪了他一眼，“你还当我象上半年似的，馬里馬虎的什么也不知道？告訴你，不管你們有什么情况，我敢保险，当天就能調查得一清二楚！”

欧阳海沒話可說了。他望着副指导員憨笑了一陣，感激地点了点头。

“对了，还有个事哩。”薛新文小声地說，“連长接新兵去了，新指导員又刚来不久，野营的担子重，你可要多提醒着我点，不能眼看着我又出問題啦！”

“副指导員，这个担子我可挑不起。”欧阳海不好意思地說，“反正連里不管有什么任务，你交給我們就是了。我們七班拼尽全力去完成！”

薛新文满意地点了点头：“睡吧，很快就要行动了。”說完他守在旁边，直到欧阳海钻进了被窝，才輕輕地朝二排走去。

欧阳海躺在床上摸着装药的小瓶，心里想："副指导員这半年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到底是参軍早，觉悟高，改变得多快呵！……"他想起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副指导員滿脸汗珠的面孔又在脑子里出現了。一想到很快就要和他分手了，心里也觉得不是个滋味。

欧阳海迷迷糊糊地刚睡着，就听見一陣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同志們一骨碌爬起身来。黑漆漆的屋里，沒有一絲光亮，沒有半点声响，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集合哨音刚落，全副武裝的欧阳海第一个跃出房門。黑暗中传来他短促有力的声音：

"七班！跟上！"

一队雄伟的人流，象一支离弦的箭朝前方飞去。枪刺上发出一片寒光，脚下沙沙作响。野营合练开始了。

地上一片銀霜，头上滿天繁星。

四十六 山頂上

山頂上，一个左臂套着蓝色袖章的同志，手里拿着个小旗晃动着。他警惕地监視着山下，偶尔点响一小包炸药。爆炸的回声在山谷里滚动。突然，他发現远处的山脚下，冒出一小队全身伪装的人影，只見他們迅速冲到河边，便刷刷刷地跃进激流中。进攻的"紅軍"向着"蓝軍"的山脚奔过来了。

河水揚起了一溜白白的浪花，"紅軍"正在与激流搏斗。水急浪猛，一个战士的身子漸漸下沉，他手脚乱了，呼吸也急促起来。

"不要慌！"欧阳海猛划两下赶了过来，用手托住那个战士說，"沉着！"

“班长，”战士无力地說，“我，我不行啦！”

“假如河对岸的敌人就要逃跑，身后的指揮員正等着我們冲上山头、截断敌人的退路，发出总攻的命令，想想，你能够停下来嗎？咬碎了牙齿也要冲过去！”欧阳海說着，把他背上的弹药接了过来。

那个战士倚在欧阳海的身上，抬起头来喘息了一会儿，埋怨地說：“我記得那旁边不远就有座平平整整的桥。我們从桥上过，該多……”

“你罗嗦什么？”高翼中游过来斥責道，“这是战斗需要，革命需要！”他猛力一推，把那个战士送向岸边。由于用力过猛，自己被反作用的力量連人带枪沒进水里……

山上的“蓝軍”計算着时間，大約再过半个小时，“紅軍”就会冲上山头。他們发出信号准备迎击，山上的人紧张起来。三挺輕机枪堵在那条唯一可以上来的路口，成堆的小包炸药封鎖住前面的斜坡。他們在想：“看‘紅軍’怎么上来吧！四周全是陡壁、刺窩，坡度都在七十度以上，能不能过硬就看你們这一下子了！”

突然，从那根本不能上的陡壁方向，传来一片杀声。“蓝軍”們正感到奇怪，一些全身湿透的战士們已經冲了过来，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頂住了他們的脊背。欧阳海一个箭步上前，从身后拦腰抱住那个“蓝軍”假設敌的指揮官。他用膝盖往前一頂，叭嗵一声，“蓝軍”的指揮官就躺在地上了。

“繳枪不杀！”刘延生冲到跟前，手里还拿着根背包带，大声喊着，“班长，把这‘反动派’捆起来吧？”

“不能捆！”欧阳海制止道，“先搜他的口袋！”

刘延生神气活現地从“蓝軍”指揮官口袋里搜出一张“收到条”，上面写着：

你部缴获美式轻机枪三挺，卡宾枪五支，报話机一部，俘虏十名。

欧阳海揚起手中的紅旗，发出占領“四八三高地”的信号。远处升起三发信号弹——偷襲任务胜利完成，友邻部队的总攻开始了。

“杀——”七班的战士揮舞着枪支，在山頂上兴奋得大声喊叫着。

欧阳海这时才想起躺在地上的“蓝軍”，連忙推开小刘，把那位指揮官扶起来一看，原来是兄弟部队的一位連长。

“首长，对不起，”欧阳海滿臉尴尬，抱歉地說，“刚才我們的手脚太重了，沒碰着您什么地方吧！”

“沒碰着？又抓又挠的，差点把衣服都撕破了。”那位連长故意斥責地說。他看見同志們一个个手足无措的样子，继續鼓起眼睛瞪着大家。

“首长，”刘延生心直口快地說，“为了帮着我們练出一身过硬本領，我看你付出一点牺牲也是必要的。培养接班人嘛！”

“蓝軍”的那位同志哈哈大笑起来：“我逗你們哩！不錯呵，你們的动作有股子猛劲，我估摸还有半个钟头你們才上得来，沒想……”

欧阳海指着身后的陡壁說：“我們是从那儿爬上来的，估計您不会注意那边。”

小刘得意洋洋地說：“咱們这叫做‘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好！你們是哪个分队的？”

“三連七班。”小刘回答說。

“三連第七班？”“蓝軍”同志想了想，說，“有个叫欧阳海

的，是不是你們班的？”

“首长，你认識他？”刘延生間。

“认倒不认識，我是听說过。上半年他为公社救了火，又带伤工作，上級发了通报，我們組織全連学习过。”

“他呀……”欧阳海拦住小刘，搶着回答道，“他是二支队三連七班的。”

薛新文領着后續部队上来了，欧阳海跑上前去报告：

“副指导員，七班按預定計划攻上了‘四八三高地’，繳获輕机枪三挺，卡宾枪五支，报話机一部，俘虏十名。”

薛新文接过“收到条”說：“好！欧阳海，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待命！”

欧阳海响亮地回答道：“是！”

“蓝軍”同志走过来点点头說：“小鬼，还很有点风格。象个‘雷鋒的战友’！”

欧阳海不好意思地轉过身去，大声宣布道：

“注意了，原地休息待命！”

这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野营合练已經接近尾声。七班和全連同志一起，經过了“走訓”、“駐訓”，现在“合练”也将胜利結束了。

走訓为练铁脚板。在一千多里的行程上，七班一直是全連的尖兵班，走在全連的最前面，为后續部队探路，任务完成得很好。駐訓結合阶級教育同时进行，他們在助民劳动中洒下汗水，在訪貧問苦中流下了眼泪。全班一致表示，要在合练中苦练眞本領，为阶級兄弟报仇。这次偷襲“四八三高地”，就是在連續两天两夜的急行軍中，奔襲了二百三十多里路以后进行的。同志們一听到“原地休息待命”这句話，那两天两夜

的疲劳全部涌了上来。有的同志坐在地上一声不响，有的干脆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欧阳海一坐下来，觉得上下眼皮在打架，右脚上那几个血泡也隐隐作痛。他望着同志們那疲憊不堪的样子，心里想：让大家眯一会儿吧，現在哪怕能够眯糊一分钟，也比吃什么都香呵！……忽然，他又記起刚才副指导員交代的命令，"現在是'休息待命'，万一馬上又有行动，带着这样的情緒怎么去完成任务？"这个想法就象往他头上淋了一瓢凉水，使他馬上精神起来。

"喂——"欧阳海大声喊着，"七班的注意！我們让一班老大哥来个节目好不好？"

同志們睡意正濃，參差不齐地回答着："好……"

"大声点！好不好？"

"好！"大家都揉揉眼睛坐了起来。

"一班——"

"来一个！"

"一班的老大哥——"

"你来一个嘛！"

一陣有节奏的掌声之后，刘伟城站了起来。他并沒有表演节目，而是联合全連一齐向七班进攻。"七班——来一个"的声音以压倒的优势盖了过来。

"来就来！"欧阳海說着跳出人群。他把帽沿折到里边，順手拿起一个菜盆，表演了一段"新疆舞"。七班的同志哼着曲調替班长伴奏。欧阳海的舞跳得并不高明，也沒有什么新疆味儿，但是他連唱带比划的，把同志們的困意都赶跑了。拉节目的吆喝声、善意的諷刺話儿此伏彼起，一会儿是一排、三排联合起来整二排，一会儿又是全連拉炊事班的节目，連薛新文

也被推出来数了一段快板。山頂上一片欢騰。

高翼中把欧阳海按在地上坐着，說：

“班长，你那双脚不能再跳了！前天晚上就起了好几个血泡，这两百多里地你又沒休息，‘革命的本錢’还是应該适当注意的。你，你出什么节目嘛！”

“不要紧，跳一跳反倒更精神些。”

高翼中埋怨自己說：“都怪我！刚才我一眯糊就睡着了。班长，你自己也該多注意一些。你要觉得需要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緒，就告訴大家一声，这些工作，同志們也能做嘛。你要是怕同志們疲劳，那也該喊我一声。就算我不会出啥节目，喊两句口号总可以。”

欧阳海想，是呵，应該告訴他主动地多做些工作。还有几天自己就走了，今后，班长的担子，将由他們挑起来。要搞好一个班，說容易也容易，說复杂也确实要費一番心呢！他說道：

“小高，工作总是做不完的，关鍵的关鍵看我們能不能主动去找。只要一心一意想着同志，想着全班，想着集体，就会发現到处都是工作，想閑也閑不住；否則，就会觉得沒啥可干的了。”

高翼中明白这是欧阳海在批評他。他点了点头，好象在說：班长，你这几句話我一定好好記住。

出发的号声传来，部队又朝山下奔去。指揮部命令：天黑以前要赶到铁路西边某地宿营。这就是說，三个半小时之内，还要强行五十里。

同志們兴致勃勃地朝前走着。刚刚表演的那几个节目，就象給要停摆的钟表上足了发条，給拍不起的皮球又打足了气，現在，一个个劲头十足，两条腿也踏得特别輕快有力。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十五里。可是，走着走着，疲劳、困倦又都回

到身上来。欧阳海发觉小刘一步比一步走得艰难，渐渐拉下了好几米。他停下脚步等着小刘跟上来。

“小刘，够呛吧，把枪給我算了。”欧阳海說。

刘延生看見班长肩上已經扛着双枪了，他說：

“誰够呛？‘枪不离肩，人不离队’，这是我的保证。把你那支枪給我还差不多。”

“别逞强！听說明天要横跨铁路，任务肯定更艰巨。累垮了怎么办？”

“累倒不累。”小刘指着肚子說，“班长，实話告訴你，就是这里边空空蕩蕩的。”

欧阳海开玩笑地說：“这好办嘛。走！咱們上地头上去轉轉，想法让人家慰劳两个紅薯。”

“那怎么行！”小刘說，“人民解放軍不拿群众一針一綫。”

“你給人家留个紙条嘛。”

“班长！老‘揭’人家的‘底’干嗎？那种事我不会再干了！任何情况下，哪怕肚皮貼着脊梁骨了，老乡慰劳的东西也不能收。这是老传統！”

“对！这几句話有水平。”欧阳海从挎包里拿出一块餅递給他說，“拿去！我这儿有不用留紙条儿的东西，早就准备好慰劳你的。”

“班长，你的干粮还沒吃完？”

“吃吧！”魏武跃說，“老兵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身上总有点可塡肚子的，壶里边总有几口可喝的——这才是老传統。”說着，他把自己的水壶也递給小刘。

刘延生大口吃着干粮，他說：“班长，你們老兵眞有两下子，我最佩服了！”

“算啦算啦！”欧阳海說，“我們这两下算什么！你不用多，

再当一年兵，再参加一次野营合练，铁定会比我們这两下子强十倍。”

“眞的？”

“当然眞的！”欧阳海指着干粮說，“就拿这个餅子說吧，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参加野营合练，还沒出发呢，我就把干粮全部吃光了。心想，这样走起来輕松些，至少也可以減輕点負担。哪曉得沒走出多远，肚子就餓得嘰哇乱叫。亏得連长塞給我两个饅头，要不，我早躺在路边不肯走了。当时我想，咳！坐汽車我是不敢想呵，哪怕弄口老母猪来騎一騎，也比走路輕快点……”

刘延生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肚子里好象有了底，劲头又回到身上来。他甩开大步跟上了队伍。魏武跃在一旁也跟着笑了，他感叹地对自己說：“班长眞行呵！他想方設法編个故事也能鼓舞同志們的情緒。”

翻过一道山梁，前边传来休息的号音。同志們就地休息，有的背靠背相互倚着；有的还站着原地踏步，說这样的休息，继續前进时就会輕松些。大家都在猜問、打听还有多少里路。

一列火車从山下飞奔而过。

“火車！”有人叫了一声。这說明离铁路附近的宿营地不远了。

同志們的情緒又上来了，連坐在地上的同志也都站起身来朝山下望去。蜿蜒曲折的铁路上，一列长长的貨車正向南方开去，車厢都是些圓鼓隆隆的筒筒。有人問道：

“咦！这是装什么的？……”

“装汽油的嘛！”刘延生說。

“对对对！是汽油。这一車得拉多少斤呵！”“起碼好几万斤！”“不止，至少有好几万加侖！”“你們猜它是往哪儿运的？”

"那誰知道，反正哪，都叫汽車喝了。"……火車引起了紛紛議論，汽油勾起了各式各样的話題。

"你們猜，"刘延生对大家說，"这些汽油是不是我們自己出的？"

"这还用猜？当然是我們自己出的！"高翼中說，"前好几年，我們的克拉瑪依……"

"你那是老黃历啦！"刘延生打断了他的話，把声音放得低低的，带着几分神秘的口气继續說，"前不久，我碰見一个回来探亲的石油工人，听說我們又发現了一个好大的大油田，那儿的油直往外冒，装都装不贏，足够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用的。可是誰都不知道它在哪儿，知道的也不准随便讲。有些外国人一看我們不用洋油了，急了眼，想打听它在什么地方。可是对不起，里边連半个洋人也沒有，把老……"下边的声音小得听不見了，同志們发出一陣自豪的哄笑。

欧阳海沒有参加議論。他站在一旁朝山下望着，直到火車拐过一个大弯，消逝在远山的背后，还把眼睛盯在那里。刘延生讲的这个消息，他也隐約听說过。他心里說：

"这就是我們伟大的祖国，这就是我們的社会主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使她一天一个样啊！为了建設她，火車一天到晚在奔跑，机器日夜不停在轉动，我們起早貪黑来练兵：全国上上下下都为了这同一个目标在战斗。江姐和无数的先烈，就是为了实現这个理想而献出他們宝貴的生命的。現在，用洋油的时代过去了！社会主义要加速前进，还需要更多更多的人为建設她、保卫她而继續奋斗！……"

太阳离山巔不远了，夕阳把滿山的楓叶映照得更加鮮紅。阳光和兴奋使得同志們滿面紅光，沒有半絲儿疲倦。部队迎着铁路奔去。

又有一列嶄新的客車飞駛而来。欧阳海不由自主地停下步子，睜着那双明亮深邃的大眼，衷情地望着呼嘯而去的列車。輕快、高昂的排气声滚滚而来，急促有力，好象列車正高唱着一支进行曲在飞奔。这震撼着山川田野的轰隆轰隆的声音，在他听来，仿佛是：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四十七 向 往

天黑以前部队准时到达宿营地。七班借宿在一家老乡的閣楼上。从那，背后可以眺望到滚滚北流的湘江；前边不远，横着笔直的京广铁路。欧阳海一放下背包就把魏武跃、高翼中找来开了个党小組会。他說：

“連續走了将近三百里，同志們都累得不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带动全班，关鍵的关鍵是我們党員的模范行动。现在有三件事要做：一，首先給老乡挑水，打扫院子。这是老传統，再累也不能忘了这个。”

魏武跃說：“小組长，这个事小刘已經开始在做了。我和他一起来完成。”

“好。”欧阳海继續說，“第二，几天来沒有正式睡过觉，赶快借点稻草打好地鋪，让同志們休息。說不定什么时候又有行动，能多休息一分钟也是好的。等炊事班把飯做好了，我再叫醒大家。”

“这事交給我。”高翼中說。

“第三，要上山撿点柴禾，給同志們烤烤棉衣，把武装泅渡时打湿了的东西烤干。这事算我的。你們有啥意見？……沒有？那我們分头快干吧！”欧阳海說完朝山上走去。自己的两条腿告訴他，要是不好好休息，明天再来个百把里路的奔襲、

追击，那全班都会拖垮的。他自言自語地說："棉衣晚上再烤，先烧点水給同志們燙燙脚才对。"

欧阳海在山上撿了一担枯树枝回来，碰着个小男孩赶着两头水牛朝铁路方向走去。他想起了前几年在铁路上施工的时候，一位老工人說过铁路附近不准牧放牲口的事，便急忙喊住了小孩：

"喂，莫把水牛赶到铁路上去呵！"

小孩回头望望，象沒听懂似的继續吆喝着牲口往前走。欧阳海一瘸一拐地赶上来，說：

"小兄弟，铁路跟前不兴放牛的哇！牛的皮厚，火車压不烂，一撞上火車就不得了！"

"我曉得。"小孩笑着說，"学校的老师跟我們讲过，我大哥还格外嘱咐过哩！"

"你大哥？"

"嗯。他是火車司机，还不比你懂得！"小孩指着远处的铁路說，"那里还竪的有牌子哩！"

"牌子上說的什么？"

小孩一字一板地說道："严，禁，在，铁，路，两，旁，牧，放，牲，畜——！对不对？"

"对！"

"我是帮生产队把牛赶回家去的。"小孩望着欧阳海說，"解放軍叔叔，你是个……是个班长吧！"

"不对，"欧阳海說，"我是个新兵，刚刚参軍的。前几个月，我也在生产队放牛哩！"

"你騙人，你騙人！"小孩唱了起来，"身上穿着旧軍装，不是新兵是班长，手里拿着机关枪，保卫人民打胜仗！"

"讲战斗故事，讲战斗故事！……"就象从地里突然冒出来

似的，一下子围上来七八个小孩儿，扯着拉着，要欧阳海讲战斗故事。

“我沒有打过仗，真的！”欧阳海解释着。

小孩們哪里肯信，他們又是叫又是跳地簇拥着欧阳海走下山来。

“我真的沒有打过仗，我給你們讲雷鋒的故事吧。”

“好！”小孩們齐声应着，都围到欧阳海身边来，有的趴在他的膝盖上，有的摟着他的脖子。

欧阳海一边烧水，一边讲着。讲了一个又一个，把他知道的雷鋒的故事都讲完了，小朋友們还舍不得走。有的問欧阳海見过雷鋒沒有，有的讲，听說雷鋒叔叔还活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认真地說：

“就是，雷鋒叔叔还在开汽車哩，解放牌的！”

欧阳海对这个說法沒有反駁也沒有解释，让小朋友們自己去編完这段故事吧。他心里說：“我們这一代該是多么幸福，从刚刚記事的年龄起，就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我們树立了榜样，他們用战斗的一生，为我們指明前进的大路。人們学习他們，怀念着他們。雷鋒同志怀念着黄继光；黄继光思念着董存瑞、刘胡兰；今天，我們的心目中又多了一个雷鋒。……”想到这里，他主动地說道：

“小兄弟，我再給你們讲一个故事，《紅岩》当中江姐的故事。”

“好！”

欧阳海詳細地从江姐怎么領受任务，叛徒如何出卖，以后双枪老太婆如何搶救，江姐在监獄中如何斗争……一直讲到江姐的牺牲。“……敌人把江姐押到刑場上，江姐一点也不害怕。她脸不变顏色，心不乱跳。回头看了敌人一眼，吓得反动

派連枪都打不响了……你們說，江姐她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們受苦的穷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让我們能够上学念书，让我們能够戴上紅領巾。她是为我們死的。你們說，江姐好不好？”

“好！……”小孩們含着眼泪回答着。

“要記住江姐。我呢，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你們呢，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們都听毛主席的話，把天下的反动派都打敗，替江姐他們报仇！”欧阳海看看天色不早了，起身送小朋友們回家。

小孩們心满意足地走了，有的还在喊着：

“叔叔，明天你再給我們讲故事！”

班里同志們烫完脚以后都睡了，欧阳海烤了几件湿衣服，又端起一盆热水朝連部住的房子走去。

薛新文正在灯下查看明天的行軍路綫图。欧阳海輕手輕脚地把水端到他的跟前，說道：

“副指导員，你先烫烫脚吧。”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薛新文抬起头来說，“欧阳海，你再要給我們烧水，我可就要批評你了！”

“你这个批評我不接受，‘官爱兵、兵爱官’嘛。再說，未必就兴干部給战士掖蚊帳、盖被子，就不兴让我們当兵的給連首长烧盆水？”

“行啦行啦！你这张嘴是真厉害！”薛新文笑着說。“班里同志都睡了吧！”

“睡了。”欧阳海用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問道，“指导員他們呢？”

“去营里开会去了。你坐。”薛新文見欧阳海的脚上满是

尘土，心想："他自己还沒燙过脚哩，就先把水給我送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他总在忙，不論在什么情况下他总先想到别人，他从来就沒有把'我'字放在心上。眞是个好同志呵！……"他深情地望着欧阳海，心情就象那盆水上的热气，不停地翻腾着。

"副指导員，燙完脚你也早点休息吧。你們一天到晚也太累了，白天和同志們一起行軍，晚上同志們休息了，你們还要开会研究問題。"

"属虎的，"薛新文抓住他的手說，"你别光說旁人，你自己呢？連里工作多，我的水平又低，好多事情顾不过来，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很快就要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了，党还要你挑起更重的担子，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哩。爱护身体就是爱护革命。"

"是。"

"来，"薛新文說，"我們一起燙吧。"

"我，我刚刚燙过了。"

"你脚上还尽是灰哩，什么时候燙的？"薛新文說着，一把把欧阳海拉了过来，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两双脚同时伸进滚热的水中……

欧阳海把班里的大致情况向副指导員汇报了，最后建議道：

"同志們都有些够嗆，我看連里得采取点具体措施。"

"不光是你們七班，也不只是我們三連，全营都是这样，同志們确实相当疲劳了。現在，野营合练就要胜利結束，有人会产生松劲思想，我敢保险，从明天起，就会出現一些掉队走不动的同志。营首长已經布置下来，让我們派一个能过硬的班，担任全营的后卫警戒和收容任务。这个担子很重，欧阳海，你看这个任务……"

“副指导員，这个任务交給我們七班！”

“交給你們？先說說你們的条件！”

“我們班个个都有完成任务的决心！”欧阳海說，“思想上早做了吃大苦、耐大劳的准备，一定要把重担子主动挑起来……”

薛新文打断了他的話，說：“这只是一个方面。我現在要了解具体的：全班有哪几个同志脚上打了泡，是左脚还是右脚；合练以来，有哪些人身体不舒服过，对完成任务有沒有影响，特别是最近几天有沒有人觉得野营快要完了，思想上在考虑回营房的事……”

欧阳海想，副指导員的工作眞是越做越細致，調查研究越来越具体了！他把班里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詳細汇报后問道：

“副指导員，你看怎么样？”

“行！指导員也是这么想的，我們几个干部都是这个意思。警戒收容任务就交給你們了！”

“我們保证完成任务！”欧阳海站起来說。他深邃的眼睛里，好象迸出两朵兴奋的火花，眉梢也高高地揚了起来。年初，他要求到七班来的时候，薛新文曾經見过他这副神情；以后，每当他要求任务时都带着这股劲。在任务面前，他从来是不甘人后的。

“副指导員，”欧阳海继續說，“你放心吧！不管情况多么复杂，我們也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有多少掉队的同志，我們也要帮助他們赶上队，全班就是背也一定把他們背到目的地！”

“好。欧阳海，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薛新文又交代了一些警戒和收容应該注意的事項，最后說：

“营里指示，明天行軍的序列是：我們連是前卫，你們警戒收容班要跟在炮連的后边。路上我們碰不着面，遇上什么困

难全靠你自己想办法了。”

“是。”

“另外，”薛新文指着桌上的行軍路綫图說，“‘反空降’的演习場地在这里。沒有别的路可走，明天我們必須横跨过京广铁路，赶到指定地点。过铁路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千万不能大意！”

“記住了！只要有七班在，我們保证不出任何事故！”欧阳海斬釘截铁地說。

欧阳海从連部出来的时候，几顆雨点掉在他的脸上。“下雨了！好啊，这倒眞是考驗我們四个第一落不落实，思想能不能过硬的时候了！……只是一下雨，路上的困难会更多些。”想着，他上团后勤要了一点稻草，又上馭手那儿扯了两根馬尾才回到班里来。

小魏在灯下整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笔記。同志們都睡熟了。欧阳海走上前說：

“你干嗎还不睡？”

“你呢？”小魏反問道。

“我跟你不同。”欧阳海开玩笑地說，“你是全連出了名的‘睡午觉’嘛……”

“班长，对我来說，目前最沒兴趣、最最沒兴趣的就是睡觉。一个人干嗎要睡觉呢？几十年的光阴，睡去了三分之一，太浪費了！要是一天能够少睡几个小时，那就能多挤出一二十年来为人民服务。”

“不！主席說过：‘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間，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觉，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这是蝕本生意。’”欧阳海搶过他的笔記本說，“怎么样，未必你还想当‘蠢人’啊？”

“‘蠢人’我当然不想当。可，可咱們班还有一班崗哩。”小魏拿起枪来說，“这任务算我的啦！”

欧阳海目送着副班长出了門，回头发現高翼中手里捧着几件烤干了的棉衣，坐在那里沒有动。上前一看，才知道他已經睡着了，膝盖上还擱着一本《为人民服务》哩。欧阳海輕輕把高翼中放倒在地鋪上，然后端着一盞小油灯，凑到同志們的脚前，撩开被子，細心地替同志們挑起水泡来。曾武軍說过：“行軍路上，同志們脚上打了多少泡，班长心里应該淸淸楚楚的。”副指导員刚才交代任务时，也督促我在工作上要多調查研究。現在誰都不願把自己的困难告訴别人，通过給同志們挑水泡，倒能更細致地了解全班的情况。記得曾指导員还說过，战爭年代，敌人坐着十輪卡車跑，我們架着两只脚追，战士們的脚上水泡一个接一个。要消灭敌人，踩着血泡也要走呵！那时候，战士們都用馬尾穿在血泡上。可以說，我們是靠一顆紅心、一根馬尾撵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

雨漸漸下大了，房頂上沙沙作响。欧阳海挑完了水泡，又拿起稻草搓草绳。这是准备明天給同志們捆在脚上当鞋碼子的，免得路上打滑。他一边搓着草绳，一边考虑明天的警戒收容任务：“‘反空降’以后，野营就結束了，这可能是自己在部队領受的最后一次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呵！”他打了两个呵欠，觉得眼皮也越来越重了。“不能睡！”他提醒着自己說，“还有多少事沒考虑哩！班里几个体弱的同志要組織人和他們互助；收容組的分工問題要跟小魏研究研究；还要組織同志們交流毛主席著作学习的心得；还要……”

“你还沒睡！”薛新文发現楼上还有灯光，上来看見欧阳海还在忙着，輕声地責备道，“两天两夜沒休息了，你就不累嗎？快睡觉！”

“我这就睡的。”

“你給我躺到被子里去！晚上很冷，小心着凉，呵？”薛新文說着，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了。楼梯上传来他輕輕的脚步声，就象当年曾武軍来查鋪时那样，輕手輕脚地，唯恐惊醒了睡梦中的同志們。

欧阳海躺在被子里，两只大眼睛还圓溜溜地睁着。屋子里边漆黑，什么也看不見。远处一列火車开过去，震得房子都微微颤动起来。这声音，使欧阳海想起参軍时坐火車的情景。多快呵，一晃就是五年，馬上要离开部队走向新的崗位了！他觉得当兵三年时間太短了，超期两年也不够；当兵嘛，起碼要当它十年八年才行。刚刚懂得了一点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刚刚学会一点軍事技术就走了，多可惜呀！他对自己說：“当然，一旦打起来了，一旦祖国需要，我还是要重新回部队来的。”

“跟上跟上！”身边的刘延生說着梦話，把被子也踢开了。

“这小家伙，睡着了也不安生，梦里还在急行軍哩！”欧阳海替他盖好被子，继續在想，“部队就是这样，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小刘他們一定会比我强；連长又去接新兵去了，新来的同志会比小刘更棒！”想到这个，他又觉得自己該走，“部队不仅是訓练軍事技术，更主要的是培养教育接班人。一批批不太懂事的新战士补进来，一撥撥老同志送出去，它就象个学校似的，川流不息地为党的事业培养着人材。青年人最好都能到这个熔炉里来过一遍火；只要听毛主席的話，努力学习，經过这三年五載，就会变成一块鋼，出去也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設起点作用了。……”

小魏站完崗回来了，远处又有一列火車开过去。欧阳海还沒有睡着。他催促着自己說：“快睡，明天还有任务哩！”可

是翻了几次身，仍然沒有一点睡意，眼睛还盯在漆黑的屋頂上出神。五年前离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也象今天一样睡不着。那时候是参軍的兴奋，战斗的幻想激动着自己；如今是即将来到的“軍事秘密”令人向往。同样是睡不着觉，但是环境变了，人也变了，進門前那棵老松树又长高好多了吧。只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曾武軍临走那天代表支部向自己談的話：“……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他們的眼睛不只看到自己、看到中国，要把眼睛望着全世界；这样，他們才能称为共产党員，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希望……”是啊！不管在部队，在国防工厂，或者是回到农村，都应該象曾武軍教导的那样去战斗。活着，拼尽全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战斗；死，脸不变色，心不跳。

小魏又发出了輕微的鼾声，雨点在瓦上敲打，火車在远处轰鸣。漆黑的雨夜里，欧阳海还睁着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在思考着明天的任务、今后的工作和斗爭……

四十八 南岳楓紅

欧阳海在睡梦中不时被远处隆隆的火車声惊醒。他觉得火車的声音仿佛一夜都沒断过，每隔几十分钟就开过去一趟，每过一趟他就被强烈的震动唤醒。汽笛鳴叫着，又有一列火車开进了附近的車站，車头粗声粗气地喘息着，好象在积蓄力量准备再次飞奔。欧阳海抬头看了看窗外，天空还是漆黑一片，屋檐下还滴滴答答地掉着雨点。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了，短短的一觉，似乎已經赶走了多少天来的疲倦。他独自爬起身来，点燃了桌上的小油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日記本，俯在桌上写起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雨

野营合练途中，七班接受营的后卫警戒和收容纠任务……

刚刚写了一句他就停下笔来。“今天已經十八号了！！”想着，他翻了翻前两天的日記。等证实今天确实是十八号了，他不觉暗暗吃了一惊，望着摇曳不定的灯苗，輕輕地說：“眞快呀，已經十一月十八了！再过几天，我就滿二十三岁了。……我还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沒做哩，就过了二十三年，长成个大人了！”他想起在老鴉窝的时候，刚过十岁就想当“天兵天将”，周虎山不肯要，說自己年紀太小。“那时候，”他心里說，“那时候多么盼着快点长大呵！記得自己常常到門前的那棵松树旁边去比比高矮，用柴刀在树上刻下記号。哪曉得过了些日子不但沒长，好象反倒矮了一截。媽媽說自己是个‘苕伢子’，說你长它也长，你还有树长得快？”是呵，那时候就是想长得比松树还快些——长大了好当兵呵！可是現在……欧阳海打量着自己一身洗得发白了的軍衣，現在又觉得自己长得太快了，一晃就过了二十三年，从小就盼着的当兵生活，眼看就要結束了，等待着自己的是一場新的战斗，一副更重的担子。国防工厂在哪儿，是干什么的，“軍事秘密”会不会是制造……这些新的問題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着。去工厂是首长指名挑的，自己能不能用实际行动来回答首长的期望呢？欧阳海深深觉得自己进步得太慢，学的东西太少。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共产党員去完成，而自己却什么都不懂！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么忙还在学外文，自己哪怕从此不睡觉，也会觉得时間不够用的，而自己偏偏把这二十三度春秋輕易地放过去了……

“这二十三年就算它过去了，”欧阳海对自己說，油灯在他深邃的眼睛里映出两朵发光的火苗。他提高了声音，“下二十

三年、从今往后，我可要多做工作，努力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設挑起双担来！”

窗外透进来一綫灰白色。欧阳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同志們叫醒了。全班开了一个簡短的小会。会上，他传达了警戒收容的任务，研究了分工和注意事項；大家也紛紛表示了决心，人人都对完成全营的后卫警戒和收容任务充滿信心。他們打好了背包，整理好房子，外边才传来起床号声。

天已經大亮了，細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湘江流水翻滚着白浪，云雾繚繞着巍峨的南岳衡山，祝融峰隐藏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靄中。一陣风起，滿山的楓叶顫抖着。看样子，一場大风大雨就要到来了……

部队踏着泥濘，按照行軍的序列向东奔去。他們将横跨铁路，奔向野营合练的最后一个演习場地。指导員率領三連出发了，薛新文从行列中跑了出来，向站在一旁的欧阳海嘱咐道：

“欧阳海，我們先走了。后卫警戒、收容任务，都交給七班、交給你了！”

“副指导員，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欧阳海象噴出一堆铁块，字字千鈞地回答着。

部队成单行前进。七班目送着副指导員赶上了連队。高翼中計算了一下时間，估計警戒收容班一时还走不了，对欧阳海說：

“班长，我們抓紧时間去检查一下群众紀律，看看借老乡的东西是不是都还了，有沒有損坏了沒賠償的。”

“这也是后卫警戒的任务嗎？”一个战士問。

“当然这不算警戒班的任务，”高翼中說，“可这也是革命工作嘛，我們旣然想到了，就应該主动多做一些。”

欧阳海和魏武跃都沒有說話。欧阳海滿意地望着小高，觉得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离开七班、离开連队到新的崗位上去。有这样的好战士，一旦挑起班长的担子，会把一个班带得更棒、更出色的！

七班挨家挨戶問的結果，得到的是一片感謝声：感謝同志們挑水、打柴，感謝大軍把房前房后都打扫得干干淨淨。一个系着紅領巾的少先队員，背着书包从一間屋里追了出来。他喊着：

"叔叔，你們要走了？"

"是呵，再見了，小兄弟！"欧阳海回答說，"我們有任务，练好兵去打反动派。"

"那……什么时候再給我們讲故事呵？"

"等我們回来的时候吧。我一定給你讲一个新的故事。"欧阳海向小孩招招手，領着七班，跟在炮連的后边，踏上了征途。

部队急速朝前移动着。前边不远是一道两山之間的峽谷，两条錚亮的铁軌从峽谷中伸展出来。山頂上，有一座白塔屹立在风雨中。

长长的行軍行列朝白塔下面的峽谷奔去，他們将从这儿横跨铁路，奔赴路东。

欧阳海甩开大步走在全班的最前面。他不时回头望望巍峨聳立的衡山，心里想："要是晴天就好了，可以看見祝融峰頂和滿山的紅楓，还可以看見山上一排排新修的工人疗养院大楼哩！"

刘延生望着前方的路基引起了一个話題：再过几十年铁路会变成什么样，火車还要不要人来开。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見解：有的說当然要用人开；有的讲那时候一切都靠

自动化操纵。

“那时候一切都不用人了，人活着干什么？”刘延生不解地問道。

“你别担这份儿心。”一个战士回答說，“等一切都是自动化以后，人就坐在屋里享福嘛。譬如想吃飯了，一按电鈕，肚子就飽了。”

“不会吧！”欧阳海插嘴道，“人活着嘛，总是为了劳动。一天到晚光享福那有什么意思！”

“我不同意班长的意見。”那个战士說，“衡山上有好多工人疗养院，那是用来干什么的？还不是为了工人老大哥劳动完了之后，住进去疗养疗养，享享福！”

“不！”小刘爭辯着，“工人疗养院是为了让工人老大哥疗养好身体，以便更好地劳动。”

“对，小刘說得对！”欧阳海說，“劳动不是为了住疗养院，劳动是为了創造世界。譬如我們平素干完了一件工作，完成了一次任务之后，心里总有一股特别的舒服劲。这股劲儿就是劳动换来的。不管享什么福，不管吃什么好的、穿什么好的，都代替不了劳动之后的这股劲。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有了更深的体会，射击打了优秀，投弹达到五十米，野营中练出了一身保卫祖国的过硬本領，我們就恨不得高兴地唱起来才好；要是光让你享福，你能唱出个什么調調来？我呀，要是不让我干活儿，不让我工作，哪怕让我活上一百八十岁我也不干。活着也是个废物嘛！……”

“对！我同意班长的意見。”刘延生說，“这就是那人生观問題！”

云层越来越低，雨也越下越大。雨点敲打着路边的树叶和崖壁上的杂草，激起一片沙沙声。雨、雾攪合在一起，使得

远处近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先头部队已經穿过铁路往东走了，走在最后的炮兵分队和担任警戒收容任务的七班，正走在象刀切开似的两山峽谷之中。前边是个急轉弯，远处传来了火車的汽笛声。

“停止前进！火車来了，注意安全。”前边一句接一句地传来了口令声。

“停止前进！火車来了，注意安全。”欧阳海大声地向后重复着，让同志們紧紧貼着崖壁站稳。

弓背形的铁軌隐沒在四五十米外的一座山背后，大家什么都看不見。听声音，火車越来越近了。

一列客車，滿載着上千名奔赴各个建設崗位的旅客，从南往北，风馳电掣地朝峽谷馳来。司机发現路边的部队，急忙降低了行車的速度。

火車鳴着长长的汽笛朝峽谷冲来。霎时間，汽笛声、高昂的排气声、車輪的震动声在两山之間激蕩着，构成了震耳欲聾的共鳴。树枝在风雨中搖擺，杂草紧貼着地皮乱晃，整个大地都随着顫动起来。

飞奔而来的火車从山后一露头，距离欧阳海他們就只有四五十米远了。弧形的铁軌造成了人們的錯觉，就好象火車不是沿着铁路，而是迎着路边的战士，鋪天蓋地地冲将过来……

突然，一声令人顫栗的馬嘶声在身边响起：炮兵分队最后边那匹馱炮的战馬受惊了。它掙断了繮绳朝軌道上奔去！它馱着压不烂的鋼炮横在铁軌中間！它惊惶万状地在車头的前方打轉！它忽然又象用釘子釘在那里，死也不肯动了！

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欧阳海透过蒙蒙細雨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渾身的血液在沸騰！他两道黑眉倒立起来！他

整个心都象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要知道，按照列車的速度，四秒钟內，車头就将与战馬相撞。老工人叙述的慘剧就在眼前，馬死車翻，眼看是无法避免了……

时間不容任何人考虑，突然情况不容任何人犹豫。这眞是关鍵的关鍵哪！就在这个时候，欧阳海，他象支离弦的箭，他象顆出膛的炮弹，冲着車头、朝着战馬、迎着危险飞奔而去……

列車即将与战馬相撞，这是多么危急的一刹那！战馬呵，你赶快离开；列車呵，你赶快刹住；时間呵，你停一停！我們的欧阳海冲上来啦！……

可是战馬沒有动，时間在一秒一秒地消逝，巨大的車头、长长的列車，正以雷霆万鈞之势，劈头盖頂地朝着战馬、朝着我們的欧阳海，压了过来、压了过来、压过来了！……

……这冲上去的一瞬間，欧阳海可能想了些什么？

短短的一瞬間，也許他想起了他二十三年的一生：一个从雪里边撿回来的穷孩子，連个正名都不敢起，饥餓、寒冷就是他的童年，討米籃、打狗棍常在他的手边，連梦里都提防着刘家大屋的黃狗呵！……是共产党从风雪中把他救了出来，是毛主席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懂得了，人为什么才受苦，人活着应該怎样去斗爭；他从一个討米伢子变成中国共产党党員；他过去只为塡飽四妹子的饥腸而挨門乞討，如今他明白了要为天下受苦人战斗到明天。……眼前，列車上是上千个自己的同志和社会主义財产，路边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武器、弹药。集体利益和个人生命无法并存地摆在他的面前，欧阳海，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哩！

在这短短的一瞬間，欧阳海可能看見了些什么？

迎着扑将过来的列車，也許他看見了一条英雄的大路：

瞧！董存瑞在大路上走着，他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响了导火索，坚定地站在"桥型碉堡"下边。看！黄继光在大路上走着，他飞快地扑向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回过头来，眼睛望着冲鋒的战友和胜利的紅旗。看！张思德在大路上走着，他正挑着一担刚刚出窑的木炭，从安塞的山里边笑呵呵地走下山来。江姐也在大路上走着，她还穿着那件紅色的絨綫衣，步伐是那样坚定有力、泰然自若……无数的人民英雄在欧阳海眼前出現了！有的为新中国举起了炸药包，有的为中朝人民用胸膛堵住枪口，有的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息，有的为了实現人类崇高的理想，含着笑容走上刑場……大路上的英雄們用生命撫育着欧阳海。面对飞奔而来的火車，欧阳海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哩！

在这短短的一瞬間，欧阳海可能听到了些什么？

隆隆的火車声中，也許他听到了毛主席的教誨。十多年来党的培养、教育，五年来部队首长的諄諄告誡，亲人的嘱托，英雄們的誓言，都在他耳边回响起来了：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是毛主席渾厚有力的声音；听！"为了新中国，冲呵！"这是董存瑞用生命喊出的最强音；听！江姐异常平靜地在說："如果需要我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我們每一个人都应該，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曾武軍在讲："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媽媽在說："三三，你这是去办大事，鬧革命呵！"……領袖的亲切教导，和这些无产阶級的豪言壮語、人民英雄的鏗鏘誓言，平时就深深地激动着欧阳海；現在，当社会主义财产即将損毁，当上千名阶級兄弟的生命面临死亡的时刻，欧阳海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哩！

在这短短的一瞬間，欧阳海可能說了些什么？

迎着危险而去的欧阳海，也許他正喊着参軍时的誓言："董存瑞，我的好兄弟，欧阳海已經踏着你的脚步跟上来了！"也許在要求着："連长，叛匪在杀人，我受不了，我要为西藏人民报仇去！"也許在說："高举革命紅旗，干哪！"听！他正用生命在呼喊："同志們，欧阳海肩上的担子托付給你們了！"……除此之外，面对着祖国和敬爱的党，面对人民和战友，欧阳海不需要再說什么了！

在这短短的一瞬間，也許他什么也沒有說，什么也沒有想；也許他什么也沒有看見，什么也沒有听到。十多年来，他想的、看的、听的、說的，不就是这些問題嗎！在这关鍵的关鍵时刻，他是不必重溫一遍的。这时，只有一个信念在推动着他：决不能让人民的生命財产遭受損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員应該冲上前去！

欧阳海冲上了铁路！欧阳海搶在車头到达之前，拼尽全力推开了战馬！欧阳海使滿載旅客的列車免遭顚覆！旅客的生命得救了，路边的战友們得救了，国家的財产得救了，无法避免的慘剧避免了；可是，共产党員欧阳海却被巨大的火車卷进車輪底下，倒在血泊中……

"班长啊！……"同志們带着令人心碎的呼喊声奔上前去。峽谷里回响着一片哀痛，湘江的流水，四周的群山，悲切地呼应着：

"欧阳海啊！……"

在欧阳海跃上铁路之前，司机已經撩过了紧急制动閘，巨大的慣性力，推着列車向前滑行了两百來米才停住。司机向欧阳海跑来，旅客們向欧阳海跑来，薛新文从队伍的最前面赶了回来。

欧阳海躺在同志們的臂腕中。他安詳地睜着那双深邃明

亮的眼睛，望着安然无恙的列車，望着陌生的旅客們，望着滾滾北流的湘江，望着細雨蒙蒙的天空。远处是巍峨雄伟的祝融峰，近处是傲然屹立的白塔。

火車載着重伤的欧阳海向县城奔去，担架上抬着生命垂危的英雄向医院飞跑……

人們噙着感激的眼泪，輕輕呼喚着欧阳海的名字，几百名战友、旅客，挽起袖子爭着要为救車的英雄輸血，省里答应馬上派飞机把英雄送到上海去搶救，数不清的人們担心地守在医院門口。

火車司机在病房外边焦急地来回踱着。他逢人便說：

“幸亏这位战士救了列車！幸亏这位英雄救了我們！”

欧阳海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輸血瓶里阶級兄弟的血液正通过皮管送到他的身上。鮮紅的血緩緩地、一滴一滴地流进他的血管里。他是那样的安詳、那样的平靜，臉上沒有一絲痛苦，就好象刚刚完成了一次任务回来，带着憨笑在思考着即将挑起的建設重担。驀地，他深邃明亮的眼睛里迸出两朵火花，嘴唇兴奋地抖动了几下，滿含着笑容似乎想說什么，似乎已經領悟到国防工厂的“軍事秘密”。

——突然，輸血瓶里的血液停住了。欧阳海的心臟停止了跳动。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短暫而光輝的二十三年过去了。他从老鴉窩的雪地里跨上共产主义大道，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二十三年的英雄路程。

起风了，滿山的楓树抖动着身子，鮮紅的楓叶飄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刘延生从欧阳海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讀》和一个被鮮血染紅了的笔記本。笔記本第一頁上清晰地写着：

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沒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

远处，一声汽笛长鸣，欧阳海用生命换来的那辆客車，正发出高昂、輕快的排气声，奔馳在祖国辽闊的原野上。車声隆隆，滚滚向前。

車輪在轉动，列車在前进；风在呼嘯，水在奔騰，高山峻岭，长空大海在齐声贊頌着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們永生的爱民模范、一等功臣欧阳海！

就在这个时候，一縷阳光照在凤凰村的山头上。那棵笔直的青松在阳光下挺立着。大雨刚刚洗遍了它的全身，它显得更为翠綠、挺拔……

青松下，无数顆松果已經破土出芽，一排排茁壮的小松苗正在阳光下成长。

青松呵！它象一座英雄的紀念碑立在山头、立在人們心上，千秋万代，永不雕謝。

第二年的春天，部队在进行“强攻山头”的演习。冲鋒号刚刚吹响，欧阳海生前所在的小分队飞快地接近了山頂。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手里，擎着一杆鮮艳的紅旗……

紅旗在前进，部队在前进，杀声传遍了大江南北、三山五岳……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初稿广州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訂正北京

附　記

一九六三年冬，欧阳海同志为搶救人民生命財产光荣牺牲后，广州部队首长指示我們前往搜集、整理英雄的生平事迹。这部小說就是在首长的授意下，在眞实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

欧阳海同志短短二十三年的一生中，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先后三次跳进水里救起过四个小孩；参軍前，他多次为集体、为五保戶无偿地劳动；担任記工員时，也多次少記或不記自己的工分；参軍后，他一貫艰苦朴素，見义勇为……这些动人的事迹，有些在他生前的时候就已經在家乡、在部队为人們所传頌，有些是他牺牲以后，在怀念英雄的座談会上大家才回忆起来的。欧阳海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好事从不願告訴别人。可以肯定地說，有很多事迹我們还未搜集到，有很多事迹至今还无人知曉。

尽管欧阳海同志的事迹如此生动，材料如此丰富，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无法将英雄的各个方面一一表达出来。小說只跟随着英雄成长的脚步，描述了他的某些片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书中所反映的事迹基本上都是眞实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另一方面，为了更好更集中地表現英雄伟大的一生，以及他在党的哺育下一步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又不得不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进行一定的加工，在时間、地点、英雄与周围人物的关系等方面，有所集中和概括。就这个角度来看，这部

……雄生平事迹的記录。因此除了欧阳海等个别人物以外，小說里描写到的其它人物，都沒有用眞实姓名。

这部小說从搜集材料，写出初稿到完成修改，一直是在各級党組織和首长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欧阳海家乡的同志和广大讀者，給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沒有各級首长的关怀、指示，这部小說根本无法产生；沒有同志們的帮助，这个任务我自己是无力完成的。現借出版之际，謹向关心这部小說的各級首长和同志們，向广大讀者致以最衷心的謝意。

由于作者思想水平所限，对英雄伟大的一生理解不深，小說中錯誤、缺点一定不少。恳切地希望熟悉欧阳海的同志們和广大讀者提出批評，給予帮助，使书中的缺点、錯誤能够尽快地得到更正。

作　者　一九六五年十月